

南风真集（下）

过，暗箭伤人！”

沈齐闻声一惊，关切问道：“你受到过暗算？”

“暗算，哈哈，我现在还剩两天的寿命了。”

遽明想起自己被毒爪帮毒爪过，禁不住连声狂笑，笑声充满了愤怒，没有一丝快乐的声调在内。

沈齐闻言激冷冷打了个寒颤，惊道：“师父，您只有两天寿命？”

遽明沉重地点头，哼道：“那毒爪帮帮主万年毒，暗下的菩提毒汁已在我的体内发作了，我只能支持两天光景……”

“啊！”遽明话还没说完，少年已惊呼出声。

只见沈齐片刻之间，似乎象换了一个人般的，一种愤怒、怨恨的神情布满了他的脸，他仿佛恨到极点，直把牙齿咬得格格作中向。片刻，只听他愤怒地吐出几个字：“毒爪帮，哼，姑……我恨不得把这批恶徒碎尸万段，以消心头之恨……”他愤怒极发的脸色，似乎隐隐透出红晕，但这红晕又极快地消失了。

遽明亦没察觉，只惊讶问道：“沈齐，你跟毒爪帮亦有仇恨？”

沈齐一咬牙，愤怒地说道：“他们杀了我爹娘，毁了我的家园，我恨不得将这批丧尽天良的恶徒，杀个尽光！”

沈齐随着话声，清澈的眸子流露阵阵杀机。

遽明恍然大悟，“哦”的一声，疾忖：原来沈齐跟毒爪帮还有这么段仇恨，怪不得他要拜我为师，学艺以复仇！

他转念又忖道：但是我只有两天的寿命了，便有一番心意，亦无法做到的。

他顿感心有科而力不足，虽然甚是同情沈齐的凄惨遭遇，

但是自忖也只有两天时间，而这宝贵的短暂时间内，对于自己又是珍重的，因为自己尚有更多的事须要在自己未死之前，作个了结。

遽明暗想：如果帮助他呢，自己尚有许多未了之事；如果光办自己的事，他呢？遽明犹豫不定，心中委实为难已极。

舍己与救人在他心中，形成极大的矛盾，他久久不能决定，究竟应该倾向哪一方面。

他为难了，尽管象这类似的事情，他遭遇到的并不在少数。

沈齐清秀的脸孔，接二连三闪过仇恨的光芒，显示他心中充满了仇恨。

遽明忽然觉他的身世与悲惨遭遇，不正跟自己一样吗？或许比自己的遭遇还要悲惨，因为爹爹如今尚在，并且从爹爹口中得知，自己的亲生母亲并没去世，而尚在“碎尸人”处，待自己去救呢！

于是他毅然下了决心，苦笑道，“好吧！我暂答应就是，不过这就要看你的运气如何，也许我侥幸死里逃生。”

他明知死里逃生这四个字，是种不可能的事，但当一眼瞥见少年欢愉的神情时，他就产生不愿使他失望的念头。他强自挤出一丝笑容，微笑道：“只要我逃过厄运，你的一笔仇恨，就一手承揽下来！”

他话才说完，少年似已迫不及待，欢呼一声师父，一个瘦小的身子顿时弯将下来，恭恭敬敬地叩了三个响头，说道：“多谢师父成全，沈齐终身感激不尽！”说罢，脸颊上不知怎地又浮上一片红晕。

遽明有点手足无措，皆因身负毒伤，行动艰难，只得连连摇手道：“起来起来，不要行这大礼，我既然答应了你，你就尽可放心了。”

一观天色，日已正中，知道时辰一分一分过去，就等于自己一步步走向死亡，不敢再耽搁，于是朝沈齐问道：“沈齐你会轻功吗？”沈齐大眼睛眨了一眨，对遽明为何这样问他，大感不解，但他仍然说道：“沈齐小时随父兄学过少许！但还差得很远啊……”

一言甫罢，沈齐双睛注视遽明，问道：“师父，你问这个作什？”

遽明将头一摇微笑道：“你现在的轻功到什么程度，不妨直说出，不要谦虚。”

少年迷茫地笑了笑，面上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点头道：“先父说，齐儿的轻功已接近踏雪无痕的边缘了。”

听罢，遽明呈现失望之态，摇首道：“不行，不行，还差得很远，依你轻功的程度，恐连一匹马的脚程都赶不上……这如何是好！”

遽明不由犹豫起来。

沈齐听遽明如此讲，脸颊不由涨得绯红，十分羞愧地低下头去。

见状，遽明立刻发觉，自己无意说中少年的短处，不由歉然道：“不过，沈齐别生气，只要我侥幸不死，脱过厄运，一定尽量把我的武功传给你……”

沈齐缓缓抬起头，从他的目光里可以看出，此刻他充满了感激喜悦的神色。

他微带稚气地问道：“师父，你刚才问这做什，是否肯告诉沈齐？”

遽明微微颌首，一瞥遽明，便苦笑道：“我须立即去凤池赴会，恐你……”

他说到此处，立刻将下面恐你跟不上的话语收住，以免刺伤沈齐的自尊心，令他难堪。急切间，他想到一个办法，于是他极快地补上一句道：“这样好了，我现在立刻就去凤池，你暂且在这儿找一间客栈住下，两天后，我来接你……”

“凤池”沈齐惊异万分，目光露出一种疑色，极快地问道：“师父，你要去凤池做什？那地方……”

沈齐不禁显出翔的神情，原是近来江湖传闻，凤池将有一场风云集会，沈齐亦略有所闻，故此有这一问。

遽明骄傲地说道：“哈哈，凤池……凤池！也许是我一举而震动天下的地方！哈哈！”紧跟着，他脸色一变，满是怆然之色，惨笑一声道：“也许……也许凤池是我埋骨之所，哈哈沈齐大惊，目光望着这个仿佛略带一点神经质的，年轻师父……”

遽明面容灰暗，但他仍强作欢色，一揽马缰，微带伤感的微带沙哑的声音又自响起：“沈齐听着，两天……等我两天……若两天后，我没有回来的话……”

遽明星眸黯然无光，却流露无限的伤感，一字一句地道：“若然我两天后没回来接你……也许凤池是我埋骨之所……你也别再等我，你可以另访名师……”

望着一脸呈露忧容的沈齐，遽明对他突然由内心产生一丝感情。

这种微妙的感情是友情，抑或是师徒之情？也许是遇到知音之人，所流露的纯真情谊。

遽明带着伤感的沙哑声音又在说了：“记着，两天，两天过后，我若没来接你，你就当我死了……你另访名师，忘了我，知道吗？”说罢，遽明无限郁闷地引腔长啸……

啸声一起，众人吃了一惊，已然听出这凄厉的啸声，充满了煞气。

沈齐亦不例外，当他惊惧地抬起眼睛时，遽明已策动骏马，缓缓而去。紧跟着，遽明感慨而雄壮地长吟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他在马上留恋地一回头，只见木立愕然的沈齐，眼角闪动着晶莹的泪水，同时他洁白的双颊亦同样被泪痕饰满。

遽明不由恻然，目光在沈齐脸上停留一会儿，伤感地说道：“记着我的话，希望咱们两天后见面！”

他强自挤出笑容，朝沈齐一挥手。

突然骏马长嘶，遽明按下最后一瞥，随着奔驰加快的骏马，留下一条淡淡的身影……

轻风拂过，从人耳畔又传来悲怆而雄壮的声音——“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沈齐茫然抬起手臂，缓缓地挥动，他的手是纤巧的，细嫩的……

二十五

沈齐身子仿佛微微地颤抖，他喃喃自语道：“两天，他会回来的！”

且不说沈齐喃喃自语，盼望着遽明两天能够回来。遽明已是单人一骑，如飞地在大道上驰奔，扬起滚滚黄沙，漫飞舞，顷刻间，他已经驰出城外，向东方沿道而去。

红日西斜，万里碧空，苍穹白云，如花朵般布在天边四周，映耀生光，金色彩霞将大地照成金色的世界。

一路上遽明如风抛柳絮，随着颠簸不停的骏马，在宽阔的大道上，响起了一阵串急促的蹄声。

他手掌、额间、脊背已流出冷汗，胸腹间更是奇涨如焚。

他昏花的眸子始终注视前方，他知道该是他最后考验的时候了，生与死紧连一张之间，命运如何，无从判断，只好听天由命了。

忽然，他眸子中掠过一景色，猛地收缰揽马，骏马长嘶，前蹄翻仰，立刻止住身形。

只见前方不远之处，耸立一个极大的建筑物，周围庞大，高达五丈有余，十分眩人耳目，不禁暗想道：这大概就是凤池了吧！

“哼！有这么个理想埋骨场所，上天总算还没辜负我。想着，他蠕蠕挪动身子，手掌一按马鞍，一个身子沉颠颠地翻落马下……”

芳草如茵，他径自坐在草地上，先暗运金刚罡气，企图调和一下心胸间所感受的沉闷压力。

他，一运之下，顿感间昏眼花，手足发麻，不禁大吃一惊，立刻停止这希冀的念头。

他失望地嘘了口气，掏出汗巾拭去额间的冷汗，一面放目四望，只见四周古木参天，绿叶似盖，前方不远之地，有一个极大的空场，碎石轻铺，黄土细填，可见是经过人工一番修整。

空场中央，一座极大石砌水池，水池中央耸立一条细大的石柱，粉雪柱上正盘雕着一双彩凤、庞大无比，柱色缤纷，雄传壮观，不知什么人如此鬼斧神工之能。遽明不由连声喟叹，暗想：苍天虽然薄待我！但是毕竟还给我这么样一个埋骨之处，也算死得其所。

再见四周静悄悄，毫无人迹，他不禁悲哀而又怨怒地抽出金牛宝剑，俯视亮如清水般的剑身，喃喃说道：“宝剑啊，宝剑啊！我生不能让你扬眉吐气，死后也不能带你同葬，宝剑啊，宝剑！今生你没有丝毫对不起我，只有我金遽明对不起你。”

他左手轻弹剑身，金牛宝剑发出虎啸龙吟，气吞山河的傲音，遽明带着无限惋惜伤感，长叹又道：“宝剑啊，宝剑！你另觅名主吧！再见了！”

语罢，他奋臂一扬，只见一道霞光，流星般穿进一颗古木树身……

剑身颤动，嗡嗡响声不绝于耳。遽明长叹一声，颓然倒在草上。

忽地，一个奇异的念头掠过脑际，痛苦之中，他感到迷惑，心下暗想：明天这凤池将成为天下武林中人聚集之所。照说这几天经常有形形色色的武林人物，从各方汇集而来，为什么此刻静悄悄的，连一点声息也没有，奇怪……

寻目望去，流影横斜，偌大空场上，除了那柄深插在古木上的金牛宝剑嗡嗡传出沉洪的余音外，几乎连一支飞鸟的影子都没有。他不禁暗暗诧异起来：难道玉面书生的约会告吹了不成？

不会吧！他亦是成名露脸的人，总不会这样糟蹋自己的名声……

他正疑腹丛生百思不解之明，忽闻一声银铃清脆的笑声，紧跟着铮然一声，划破这静寂的空场。

遽明暗吃一惊，疾抬星眸，突然一张极其恐怖的脸庞映入他的眼帘！

他不禁脸色大变，只见身前不远之地，正停立一个奇丑无比的女人。

这女人一张脸庞伤痕累累，面上肌肤好似被什么锐物，割得凸凹不平，狰狞可怕。

可是奇怪的，他两只大眸子却明如秋水、开阖之间，清澈无比，象一池碧清的湖水，连一丝涟漪都没有，令人不自觉生出和煦的感觉。

此刻，她玩弄着从古木上取下的金牛宝剑，吃吃而笑，露出洁白的牙齿。

遽明疑心大起，喝道：“你是什么人，胆敢抚弄我的金牛宝剑！”

此言一出，这奇丑无比的少女突然娇笑不已，道：“喂，你是什么人！金牛宝剑明明是我的，你竟说成你的！真是怪事。哈哈……”

她声音虽然清脆娇美，却语无伦次，疯疯癫癫。

瞧见她那副尊容，遽明吃不消了，更加上她那疯疯癫癫的话语，他不由更加迷糊了，奇道：“什么？金牛宝剑是你的，你有何根据，欲占为己有！”

遽明好不容易将话说完，已是气喘吁吁了，他心下不悦之感大生，若不是此刻他身有余毒，可能早已发作了。

奇丑少女一掠蓬乱细发，抬起粉藕般手臂，指着他吃吃笑笑，说道：“嘻嘻，你舍不得是不是？告诉你，如果姑娘一定要这把剑的话，你又待如何？”

她哼了一声，带着恨意的语气又道：“休说是你！就算琅琊老魔也是一样，姑娘要怎样就怎样，天下人谁都管不着！”

遽明悚然一惊，疾快地想到：这琅琊老魔不正是太鱼教教主琅琊真君吗？

“这丑女到底是什么来路？”他正疑惑不已，忽闻丑女喟叹一声，不由放目望去，只见她一张血肉模糊的丑脸，竟然呈现一片暗淡悉气，轻叹一声说道：“不过，世上也只有一个人，我肯听他的话，可是……他，他如今……”

丑女仿佛蕴藏着无限隐痛和哀伤，说到“他”时，居然容一整，丝毫没有适才那股疯癫傻样。

她清脆怕声音，微微颤抖，胸脯亦剧烈地起伏，显见她内心十分激动。

见状，遽明忽然产生了同样的感觉，虽然此刻他命在旦夕，但却对她生出同情的念头。

他想，世上为什么有那么多遭遇恶劣命运的人，这些人生下就是来接受痛苦的吗？

他暗哼一声，决定在临死之前，铲除一批这类的人。

他抬起头，目光射出一片火焰，隐泛同情之色，注视在丑女凸凹不平的脸上。

恰巧，她亦奇异地凝视他，四目交视，遽明怦然心跳，只见她那明亮清澈的眼睛，似乎隐藏着无限凄凉、哀伤、幽怨眼角且已闪烁着晶莹泪珠，盈盈欲滴，不胜凄楚。

她似极力地在寻找过去的记忆，小嘴翕动，呻吟出声道：“金，金，唉！他……他叫金什么呢！”

声如蚊鸣，遽明听在耳里，不禁疑惑大生，正想起身站立，忽见丑女脸上阵一阵痉挛，继而又仰天狂笑。

笑声凄厉，遽明不禁毛骨悚然，激冷冷暗打寒颤。

他正觉丑女神态失常，形若疯癫之时，丑女忽然笑声一止，猛挥手中金牛宝剑。

一片霞光闪过，“咔”地一声，紧跟着轰然大响，一株合抱大树，已被齐腰削断。

丑女又是狂笑连声，颤抖的声音急促地涌出喉咙道：“好剑，好剑，哈哈，我记得他也有一把宝剑，哈哈，他叫金……金……”

忽然，她象发现什么似的，尖叫一声，喜道：“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他，他叫金遽明！”

此言一出，遽明大吃一惊，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力量，一跃而起，大喝道：“喂，你说什么，你认识金遽明？”

丑女默视他一眼，不言不答。

忽地，她眼中闪过一片光彩，凝视着遽明说道：“是的，他叫金遽明，我认识他，他很象你，不过他脸色比你的好看得多。”

这一刹那间，遽明脑子疾快地思索一遍，在他的印象里却始终找不出曾经认为过这么个奇丑女人，惊疑地说道：“喂，你叫什么名子，金遽明却不曾与你相识啊！”

“什么！”闻言，丑女愤慨地说道：“金哥哥不认识我？我是他的妻子，你知道吗？你再胡说，我就不客气了！”

说罢，她一扬手中金牛宝剑，气势汹汹地瞟他一眼，那意思象在说，你再胡说，我手中宝剑便不与你甘休了。

遽明又惊又疑，他一再地打量丑女，脑子里始终找不出这样一个自称是他妻子的女人，不禁极端迷惘，喃喃说道：“奇怪，金遽明并不认得你，你却口口声声说认得他，是何道理？”

“住口！我是金哥哥的妻子，金哥哥就是我的丈夫，你为什么胡说？”丑女又指责道：“你是金遽明的什么人，为什么一定要说我不认识他……”

丑女扬起室剑，疾走两步，忽然，她似想到什么，竟然止住脚步，嚤嚤嚤泣起来，口中不停地唤道：“我是他的妻子，我是金哥哥的妻子！这是我爹爹做的主啊……”

望着她起伏不停的肩膀，遽明简直惊到极点，但又无可奈何，只嚤嚤问

道：“请问姑娘芳名？你爹爹又如何称呼？”

这时，暮色四合，天已入晚，丑女闻言，忽然一抬螭首，闪耀着盈盈泪光，丑脸上忽地骤变。

她幽幽喟叹一声，吐出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我的名字吗？唉！不提也罢，他……金哥哥见了也不会要我了，我是这么丑陋，这么难看……”

她一瞥满面惊容的遽明，又道：“但是，从前我是美丽的，从前我很美丽，谁都这样称赞我，说我绝代姿容……”

“唉！”丑女黯然又道：“从前……不提从前也罢！总之，它是过去了，象潺潺流水，带走我的姿容，我的感情……我的金哥哥……”

说到此，丑女明亮的眸子泛出两滴泪水，她轻叹一声说道：“算了，我不希冀任何事了，我自作多情，徒自伤心，应该脱出苦难，寻找我爱的人……”

丑女腔调忽然变得极高，极亮，而又有点怨恨道：“可是，他……他知道我身在苦海之中吗？方天忍辱偷生，我为了谁？我将全部感情、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他却如石沉大海，一点音讯没有……也从没来救我脱难，他算爱我吗？”

丑女说着，忍不住又自哭泣，泣声含带多少的哀怨、幽恨，显然她内心无比的激动与创痛。

“哼！即使我现在与他见了面，他会理我吗？他会认识我吗？他还象从前珠般地爱我吗？”

遽明怦然心动，隐约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疾呼道：“姑娘是……”

他一言未了，身子已疾快地奔了过去，丑女微一怔神，见他如此，不由脸色大变，忽地一扬手臂，金牛宝剑脱手飞出，只见一道霞光，宛如炎日火焰，疾如离弦之矢，径朝遽明胸前飞来……

他惊出一股冷汗，叫声“好险！”蓦听丑女叫道：“舍不得宝剑是不是！现在还你，再要罗唆，休怪姑娘……”

语尚未说完，冷冷盯了遽明一眼，一掉身影，人已飞快地向凤池奔去……

遽明慌张惊呼一声道：“姑娘别走，在下有事告诉你——”

闻声，丑女突然顿住身形，略一侧身，冷冷说道：“阴世之人不管阳间事，再大的事姑娘都不想管，你少开尊口吧！”说罢，掉头就走，再也不管遽明了。

遽明微怔，一股不祥之感忽地浮上他的脑间，忍不住高呼一声：“姑娘请停，我就是金遽明啊……”

此言才出，丑女疾奔身形仿佛遇到无形的阻力，霍然顿住，一回头，两道惊遽的目光凝视在遽明的脸上。

少顷，她丑脸一阵扭动，似惊似疑，急促地问道：“你……你真是金遽明？”

遽明激动地点点头，苍白的脸上浮出惭疚之色，说道：“是的，我就是金遽明，姑娘是——”

丑女胸腹剧烈地起伏，显见她激动不在遽明之下，她梦吃般念道：“金遽明，金遽明……你就是金哥哥……”

她忽地尖呼一声，人若流星，疾朝遽明扑去，遽明分开手掌，一把将她拦腰抱住，疾语道：“姑娘是谁？姑娘是谁？”

丑女喘吁吁，几乎窒息，多少天来废寝忘食，日夜盼望的日子一旦降临，而且是这么地突然。她再也控制不住这如潮流汹涌而出的相思、惦念、憧憬、

希冀之情，颤着声音，把心中的话，倾巢而出道：“遽明，遽明，你知道我是怎样的惦念你，遽明，你听到我的声音吗？喔，金哥哥……”

遽明亦是愁绪万端，真不知怎样开口，只抱紧她的细腰，喃喃说道：“姑娘你到底是谁，到底是谁？”

“金哥哥，我知道你一定认不出我了，我是上官纤玉！”

这奇丑少女竟是他分别多时的初恋情人，上官纤玉。

望着她血肉不清的丑脸，他眼前似乎闪出一个窈窕身影，那含苞待放，娇艳的姿容，温柔多情的个性，她会是眼前这奇丑可怖的少女吗？

他心田犹如大海里的波涛，涌起巨大的海浪，一个接一个，撞击得他几乎昏晕过去，他心灵上此刻间所受的创伤，远比肉体上痛苦还要深刻，他痛苦地说道：“上官妹妹，快告诉我，你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告诉我，是谁这样残害你，遽明替你报仇！”

上官纤玉芳心尽碎，晶莹的泪珠不停地从她面颊滑落，流遍了胸襟，她伤心哀怨地说道：“金哥哥！我找到你了，终于找到你了，我以为今生再也难见到你……皇天不负苦心人，见到了你，我一切都满足了，我虽然吃了不少的苦，但那是值得的，金哥哥你说对不对？”

遽明不由恻然，上官纤玉一片真诚，使他感到异常，但愈是如此，他内心愈感对不起她，便道：“上官妹妹，都是我不好，你能原谅我吗？告诉我，谁把你弄成这个样子，遽明一定替你报仇！”

“不，金哥哥，算了吧！这也许是苍天的意思，虽然我现在丑了，但是我会坚强地活下去……”

遽明突然仰天狂笑，笑声中不知蕴藏着多少的悲怆、忧郁、不平……

“苍天公平吗？好心人一个个倒了下去，恶徒却一个个出人头地，上官妹妹，你说苍天公平吗？”

“不，金哥哥，千万别那样想，我们俩今日能够想见，不是上天给我们痛苦、损失的一个补偿吗？”

遽明恨道：“哼！痛苦、损失，若然上天有眼，为什么不给世上的恶徒痛苦、损失呢，惟独对善良的人们带来灾难呢！”

“金哥哥，你错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般恶徒早晚会得到应得的报应！”

“哈哈……”遽明狂笑不已，说道：“等到他们得到报应的时候，天下好人已受够欺侮了，与其如此，倒不如干脆地放纵算了！”

上官纤玉忽地抬头，目光露出惊色，说道：“金哥哥！你变了！”

“我变了？”遽明奇道，目光投视她的脸道：“我没有变啊，我仍然象从前一样爱你！”

不，我记得初见面时，你是那么谦恭、忠厚，为什么现在你竟变得这样嫉世愤俗，而极端趋向偏激。金哥哥，这是为了什么呢？”

遽明傲然道：“上天既然如此薄待好人，我金遽明就要反抗天意，尽铲恶徒……尤其在这一两天之内，哼……”

闻言，上官纤玉大吃一惊，反问道：“金哥哥，你的意思是要在这一两天之内大开杀戒？”

“上官妹妹，你说得一点没错，这两天之内，说不定我要一举歼灭天下恶徒！”

“为什么？”上官纤玉惊问道。

“哈哈，我金遽明也只有这两天可活了，我为何不替天下善良的人出一口气呢？哈哈！”

“哦！”上官纤玉挣脱遽明的手臂，脸色因过度惊骇而呈现苍白之色，目光紧紧视在遽明脸上，呼唤道：“啊！金哥哥，快告诉我，那不是真的，那不是真的。”

遽明惨笑一声道：“对不起，上官妹妹，那是真的，而且千真万确……”

瞧着她苍白的脸庞，遽明内心一占心剧痛，他仰天长啸。

啸声虽微弱得仿佛出自病人之口，嘶哑低沉，但却悲怆十分，令人闻之恻然心酸！

“上官妹妹，我对不起你，辜负你的一片情意，死前犹难忘怀……”

微一抬眼，只见她脸色惨白如此，不由伤心异常，惨声道：“上官妹妹，本来我们的重逢，应是一件高兴的事。但是，造化弄人，好事多磨。”

说到此，他突然朝上官纤玉躬身一礼，强堆出欢笑之容说道：“这个暂且不提，金遽明除了深深向你致歉之外，愿意高歌一首惜别曲子，略尽你待我一片真情诚意，就是我死后，成为孤魂野鬼时，也有这么个值得慰藉的回忆……”

他这一番话尚未说完，上官纤玉已是泪雨滂沱，哽咽着声音说道：“金哥哥，我们总是无缘的，好不容易才得相聚，就要离开了，你说不是吗？”

遽明悲哀地点头，忽闻上官纤玉又道：“这样也好，反正世上我也毫不留恋了，我们仍可在阴世相互斯守！”

遽明听得出她话中含意，不由大惊失色道：“上官妹妹，快别做这种念头，你知道这样一来，我死却难以瞑目了！”

他痛苦地笑了笑，说道：“人生交友莫过于相处知己者，上官妹妹，我感激你前些日子给我的关照、温暖，我自认对不起你，只望……”

遽明强装出笑容道：“我死后，只望妹妹思忆到我时，在我的家前，给我一束鲜花，我就心满意足了……”

闻言，上官纤玉抽噎不停，抬起泪眼，泣道：“遽明，那么我呢，今后我该如何？”

遽明一恻，鼓足勇气道：“你……你或许可以找到比我更理想的人。”

“哈哈……”

上官纤玉悲极狂笑，半晌，脸色愈发苍白：“明哥，你错了，纤玉虽不能与你同生，但却愿与你同死。明哥你错了，上官纤玉心里只存着你一个人，今生除你以外，不会再有人能获得我的感情……”

“纤玉，不要这样，当今世人中，比我更强的不知有多少，你……你不值得为我一个薄情的人，牺牲一生幸福。纤玉，你要慎重考虑……”

“考虑？”上官纤玉身子猛颤，摇摇欲坠。

遽明摇头道：“纤玉妹妹冷静点，为我这个满身孽债的坏蛋，你不值得……”

他歉然又道：“让我高歌一曲，答谢你对我的一片爱恋之情，今生今世，再也不会有人能听到我的歌声，上官妹妹，我为你骄傲！”

说罢，他用力站起身子，悲声地高歌道：

黄泉之迹何迢迢兮，陌生之旅何孤寂吾将飘灵于彼方兮，吾念伊人于永夜伊人啼泣兮，薄幸之人何堪吾深负伊人，吾偕彼温柔凄婉以俱去！

歌声嘶哑而悲伤，忽高忽低，凄婉之极，飘荡在空间，犹如巫峡猿啼，

孤鹤长鸣，使得凤池四畔，蒙上一片惨雾愁云。

上官纤玉默默凝视遽明，脸色随着他激昂凄婉的歌唱，愈变愈白，最后惨白得象一张白纸，怜、哀、怨、恨，从她清澈的眸子，闪射而出……

忽地，她惨呼一声：“明哥……”

遽明黯然道：“什么事？”

“再见了，不久以后，我们阴世再图相会……”

说罢，银牙紧咬，一掉身形，如同流星赶月，“嗖嗖”飘起衣袖带风之声，直向西方纵去。

遽明大惊，奈何身子虚弱无力，不能动弹，只高呼道：“上官妹妹，此去何方？”

上官纤玉一顿足，惨声道：“天涯海角，追杀仇人，然后阴世见面！”

余音袅袅，人影已杳。

遽明振臂急呼道：“上官妹妹，使不得，遽明罪孽深重，不值得为我而死，你要三思后行……”

可是，他急呼连连，上官纤玉身去已远，再也听闻不见了。

他长叹一声，颓然坐倒草地之上。

此时，月色朦胧，残鸦啼林，天际疏落寒星，人耀凄惨光芒。

树影迷离，草间虫声断续，如嫠妇夜泣，林中枭鸟哀鸣，似巫山猿啼，厉鬼号嘶……

遽明感觉毛骨悚然，他反复自问：阴间是否如此可怖，阴间是否安静……

他反臂抽出金牛宝剑，凝神注视着霞光游离剑尖，产生一丝雄意，暗叫道：“今夜过后就是明天，那时，我金遽明自负顶天立地，成败之举，皆在这一日之中，我名传千古，抑或消影灭迹，也将在短短的一日中得到分晓。我必须吐出最后一口鲜血，拚到灯干油尽……”

他哼的一声，抚剑长吟道：“舞剑幽草里，弹琴复长啸，孤寂是我宿，阴世为我巢……”

嘶哑的吟声，划破沉寂长空，他孤独的苦笑，弹剑吟道：“生不能扬名，死不以安宿，脸犹泪痕在，必犹聚忧郁，英雄何来悲……”

二十六

晓风轻拂，东方已现鱼肚之色。

遽明辗转难寝，他脑子里充满从前的回忆，他象数珍珠一般，每一件事情都值得留恋不舍，也许，他多彩多姿的生命旅程，即将告一段落。

清晨，冰凉的露水，漂浮在他灰暗的脸上，他却毫无知觉，他委实太疲倦了，他颤抖的嘴唇一直在翕动，呢喃地吐出一些人的名字：

上官纤玉、唐琪、庄珍、金独生，以及他出生以来，从未曾见过面的母亲云倩。

忽地，他痛苦地睁开眼睛，映进眼中是一个彪形大汉，冲着他咧嘴一笑。他发现自己躺卧在草地上，满身衣装已被露水滴浸潮湿了。

他迟钝地坐起身子，知觉恢复原先的灵敏，只觉沸鼎吵杂，喧哗如雷……

他惊奇地放眼四望，只见凤池四周不知围满了多少人群，形形色色，衣装互异，人头钻动，何止万千，俱各议论纷纷，交头接耳，看神情一律地象是在等待着什么人来到似的。

他脑海疾快一转，已知这般人是从各方汇聚而来，他们的目的不外是来看凤池之会的。

暗地里他骄傲地笑了笑，暗付自己名头还算不小，竟然招来这么多人，虽然这般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角色，但这已足够自满的了。

他又有些紧张，因为他生死荣辱紧托在这一线之间，除了尽力而为之外，还须有点运气。

正值思忖不已之时，耸立他面前的汉子忽然嘲弄似地说道：“对不起，对不起，刚才大意踏了你一脚，我还以为踢着了木头，现在还痛不痛，朋友！”

遽明微感不悦，盯了他一眼说道：“不妨事，你走吧，下次走路可要带着眼睛出来！”

彪形汉子难堪地笑了笑，道：“朋友，这你就错了，在下不才，生平走路还未曾踢过人，若偶然踢着的，那是活该的叫化子……”

遽明一听话声不对，这汉子竟将他当成叫化子，不禁怒喝道：“滚开！”

汉子一怔，随即脸色一红，摸了摸身背长剑，不怀好意地说道：“朋友可要客气点，明人眼里不掺沙子，道了歉，天大事情都解开了，你鬼叫什么？”说罢，狠狠瞅了遽明一眼，大有一言不合，即拔刀相见之气概。

见状，遽明大怒，奈何全身虚弱，连站起身子的力量都没有，怎能惩戒这凶狠的汉子，只有忍气吞声地垂下头。

彪形汉子得意地哈哈一笑，径别处走去。

遽明颓然无语，心下暗生“曲落平原被犬欺”的感觉。

他迟钝地打量四周，只见人潮汹涌，如山似海，针风池包围得水泄不通，沸鼎吵声，与时俱增。

他厌极地摇摇头，忽见凤池那双石雕彩凤之下，高踞着一位紫衣少年。

紫衣少年仪表不凡，衣着华丽，只是神态俱骄，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仿佛他是凤池大会的主持人，频频点头，正与给他施礼的江湖中人答礼，其倨骄之态，简直无伦比。

紫衣少年似乎来头不小，来往参见的江湖道人，川流不息，纷纷由四方而来，仿佛都以认识这位紫衣少年为荣似的。遽明大感不悦，想起了那骄傲不可一世，面带忠厚而心地险恶的入云苍龙谢璞，跟此人还是不谋而合，暗想：这紫衣少年，到底是何方杰出之辈，瞧他那年岁不大，这般江湖中人却对他恭敬如此，惟恐礼仪不周……

心里想不出所以然，遂往下再看，只见那书生装扮的玉面书生赫然在座，但他地位似乎尚在紫衣少年之下。此刻，他似乎内伤已愈，顾盼生威，风采不亚于初见，只是他坐立不安，眉宇间现出淡淡忧愁之色，似在等待着什么人。

遽明心里有数，知道玉面书生顾盼着一决雌雄的正是自己。

他不由心里一振，暗想人家全力以赴，准备充分，自己却余毒大发，周身软弱无力……”

“看样子失败已成定局！”

遽明颓废地想着，抬眼再望时，那紫衣少年仿佛不耐烦了。朝身后立着的四位云髻高挽面目俏好的少女一阵耳语，然后向玉面书生点头示意。瞬息间，“当”的一声，响起清脆响亮的金锣声。

金锣声才一响起，围观群众，纷纷屏息禁声，向后挪动身形，顿时凤池中央让开一个极大的空场。

这刹那间，遽明的心情随着金锣清亮无比的响声，愤然振作，这清亮的金锣之声，使他血液怒张，暗想道：当初我在花林庄，招婿大会比武之时，是何等地震撼江湖，单掌一剑连败武林魔星黄发猿神、丑星童子，赢得万人敬仰。为什么这次我竟如此颓废……

“哼，金遽明既然姓金，就要如金人一样地屹立不倒，万世流传。”

想着，他灰暗的眸子突然闪出一片光彩，那是气吞山河的万丈神芒。

他历力挪动身形，盘坐在一颗巨大古木之旁。

这时，紫衣少年已漫步而出，先朝众人淡淡施了一礼，说道：“各位朋友，今天是天下武林英杰汇聚之日，也是近几十年来罕见的场面，在下……”

紫衣少年指着自己，微微一笑，说道：“无才无德，承蒙各方兄弟抬爱，暂作凤池大会主持人，今天从告示约得各方英杰来做见证的主要目的，是玉面书生与近来崛起武林的后起这秀金姓少年，做一次全凭真才实学的比武，胜者以天下第一美人作酬劳，以留取英雄美人的一段千古佳闻，而败者应横剑自刎……”

紫衣少年说到此处，不怀好意地笑了笑，指着玉面书生又道：“不用在下多费唇舌，大家都知道，玉面书生凭以武功、才华、风流三绝而名闻关外，其惊人的绝艺自不在话下。金姓少年，在下虽未见过其人，但从近年来，他震撼江湖的轶事看，若无真实才学，决难瞒地天下英雄，所以请天下英雄来，一方做他俩比武的见证，一方亦可目观他俩独特惊人的绝艺，就是在下也愿意请胜者领教两手。”

此言一出，众人不由喧喧，原来大家都明眼人，从紫衣少年最后一句话中，可以听出他亦生夺鳌之心，是以众人已觉出事态并不那么单纯了。

他们都是看热闹之人，事态愈复杂，兴趣愈高。大家私下莫不窃喜不已，知道即刻就有连台好戏可瞧的了。

玉面书生身子微颤，原来他已察觉紫衣少年不怀好意，但事已至此，他亦无可奈何，只有硬着头皮去闯，是非全凭天意。

停了一会儿，哗声稍止，紫衣少年抬头观天色，说道：“也许金姓少年，临变初衷，放弃夺美权利……”

说至此，他回头叫道：“天香，准备敲锣！”

四位少女中，一个生得最为俏丽的紫衣少女，缓缓举起金锣，等待敲下。

紫衣少年朝众人又道：“这面锣声响起，那是代表金姓少年自愿弃权，玉面书生照理应当获胜。”

紫衣少年微一侧身，又说道：“史台若然获胜，在下愿意领教两手高招，留作在下任做凤池大会主持人的纪念如何？”

他语声不大，却能清晰地传到众人耳里，分明炫露一手上乘的内功。

玉面书生脸色微变，颌首道：“只要兄台有此雅兴，在下奉陪就是！”

紫衣少年哈哈大笑，笑声中充分地流露出他勃勃的野心。

他得意地笑了片刻，忽地大喝一声：“敲锣！”

此声一出，盘坐围观的遽明再也忍耐不住，运足气劲，倏地大喝道：“且慢！”

众人吓了一跳，纷纷凝目投视过来，紫衣少年也是一愣，一挥手说声“停”，一面诧异地说道：“英雄有何高见！”

遽明气他独傲，只做不闻，掉头他视。

紫衣少年面色一红，“哼”的一声，喝道：“这位英雄是有意寻找麻烦

的了，须……”

他一言未了，玉面书生突然惊呼一声道：“原来是你！来来来，我们算算前天的那笔帐！”

说着，他说待飞身而出。

遽明剑鞘一扬，提气狂笑道：“哈哈……玉面书生你瞎了眼，就是你不找我，我也会找你，哈哈，我就是金遽明！”

众人再度喧哗出声，数百惊异的眸子，不约而同齐齐停留在遽明灰暗的脸上，他们作梦也没想到，名闻江湖的金姓奇侠，竟是这么一个失魂落魄的人物。

玉面书生脸色一变，紫衣少年已怒喝出声：“姓金的，胆敢对本人无礼……”

身形一长，“嗖嗖”疾如电闪，纵至遽明面前不到三丈之地，喝道：“姓金的，接我三掌再说！”

说着，紫衣少年倏地一抬双正待击出，遽明鼓足全身气劲，猛可大喝道：“你敢听我一首曲子，而毫无妨碍的话，我金遽明就横剑自刎在你身前！”

紫衣少年双眉一扬，嘿嘿笑道：“姓金的，你有多少能耐，本人接着就是，不要忘记你最后一句话——横剑自刎！”

遽明大怒，灰暗的眸子射出一股杀机，左手一探，“刷”的一声，取出久久未曾动用的蚀骨毁金神箫。

目视蚀骨毁金神箫，遽明雄心万丈，倏地仰面一声长啸，啸声嘶哑而同闷，蕴藏无边的忧郁，他抚摸着蚀骨毁金神箫，一时感慨万千……

紫衣少年脸色一沉，已自不耐，怒喝道：“姓金的动手吧，莫要拖延你的死期！”

“我的死期？”遽明怒极而笑，不料因此引起内疾，“哇”的喷出一口鲜血！

“哈哈！我金遽明顶天立地，岂能死在你们这一类人物手里……”

他想到恩师生前，千辛万苦炮制而成这蚀骨毁金神箫，自己何不在死前用这把蚀骨毁金神箫，在武林史上留下一页辉煌的事迹。

想罢，强提胸中一口松散真气，倏然划出一道清遽深长的啸声。

他猛催仅余真气，箫声音调大变，恍如金石交鸣，古钟夜响，震彻云霄，铿锵不绝……

几乎同时，就在箫音响起的刹那间，他体内混浊的真气，竟然自动的相接，缓缓地汇会流动。

他暗吃一凉，想起衍阳派掌门酒仙孔立兴，曾用蚀骨毁金神箫，为自己将已失的武功收回，不禁怦然心动，极快地暗忖道：蚀骨毁金既能替人恢复武功，说不定也能驱逐自己体内蔓延的菩提毒汁。

一股希望油然而生，遽明两目一闭，盘膝静坐，聚精会神收敛杂念，催动着体内缓缓流动的真气。

立时惊呼惨叫之声大作，蚀骨毁金神箫本是一代奇珍，经他全力催动，立刻声划云霄，势如戟戈交接，澎湃怒潮，一股排山倒海神奇力量，震得四周古木枯叶，簌簌而落，紫衣少年脸色苍白，身子已在摇晃……

遽明星目一睁，隐约透出一丝神光，他冷冷望了望紫衣少年，倏然一迫箫音，全力向他逼去。

铿锵箫音，势可穿金裂石，此刻却集中一道，汇成一股奇大洪流，缓缓

飘向紫衣少年。

紫衣少年两眸陡睁，脸色现出惊恐之色，他似乎极力地挣扎。

但是，他全身似披上一道坚韧无比的牛筋丝网，休想移动一毫，他已灰强母之末了。

他本来一张晕红的脸色，此刻惨白得毫无血色，他四肢起了不规则的颤抖，象一条奇毒无比的毒蛇，正在咬噬着他的心脏，他露出乞怜的神色。

盘坐地上的遽明，突然“哼”了一声，两眸神光大亮，劲箫音也从极高的音调，再度拉高一节。

众人痛苦异常，纷纷弯腰曲背，双手掩耳，有的受不了这神箫声的逼迫，倒在地上打滚，扬起漫天飞砂黄尘。凤池四围，如同围上一道密麻筋网，牢不可破，想逃，举步却难……

一霎时间，惨号、哭泣、哀鸣与铿锵、刚猛锐利的箫音打成一片……多日来，遽明受尽的折磨、郁闷、悲怆，此刻豁然大开，痛苦中暗蕴着偏激，使他疯狂地吹动着蚀骨毁金神箫。

从此，他整个生命的画页中，留下血淋淋的轶事。

紫衣少年凄厉地惨叫，摔倒在地上，他挣扎了一会儿，终于静止了，剩下的只是他微弱得几乎不能闻及的呼吸。

玉面书生身离较远，但已脸色发白，摇晃不已。

遽明俊脸奇红，一丝淡淡黑气从他天灵盖上缓缓冒出，轻风飘处，消逝无踪。

忽地，他身子一抖，“哇”喷出一口黑血。紧跟着他一挺而起，一言不语，行至一棵大树前，两臂猛挥，呼呼两股奇大无比的凌厉掌风，脱颖而出，直如排山倒海般向大树扑去……

“轰”的暴响，枝叶四飞，巨大树木竟然禁受不住这般大力地撞，“咔嚓”一声拦腰而断……

他怔立一会儿；目光一扫凤池前七横八竖无数武林中人，倏然发出深厚无比的声音道：“果然不出所料，蚀骨毁金神箫，奥妙之极，医好我的重疾！”

他形若疯狂，飞舞着手中短箫，仰天长啸，龙吟似的啸声，冲破云霄，他俊脸上焕发出骄傲的光彩。

他出神地想了一会儿，裂帛般暴出一连串的喝声、笑声道：“哈哈，我恢复了，我是苍天使者……”

他嘲弄似地望着碧空青天，狂笑道：“哈哈，鬼使神差，让我金遽明沈出厄难，苍天，苍天，你永远无可奈何了！”

他缓缓走到躺卧凤池边上的玉面书生，冷冷道：“玉面书生，你终究胜不了我，你打算怎么办！”

闻声，玉面书生无力地抬起头，灰暗的眸子在他脸上打了一转，说道：“金遽明，我失败了，我佩服你身怀绝世武功，但是我……”

“但是什么？”遽明问道。

“但是我一直遗憾……天下第一美人蓝慧君早已香消玉殒了……”

遽明大惊，疾抓住玉面书生的肩膀，大叫道：“玉面书生，你说什么？”

玉面书生痛得呻吟出声，半晌才道：“我知道，你一定很悲伤，蓝慧君，她……她是无辜的，我终身感到遗憾……”

遽明目眦尽裂，毛发愤张，怒吼道：“玉面书生，你老实告诉我，谁害她的，是谁害她的？快告诉我！”

玉面书生经过一阵子大力摇晃，痛得“哇”吐出一口鲜血，吃力万分地说道：“金遽明，你，你不用恨我，我知道我内腑受伤已重，不久将离开人世，我……我诚恳地向你道歉，我是无意的……”

“什么？”遽明裂帛般大吼道：“慧君是你害的，她跟你何冤何仇，你竟下毒手，我要将你碎骨万段……”

玉面书生身子一颤，气喘吁吁，强自提气道：“金遽明，在下风闻你知书尚礼，温文尔雅，想不到闻名不如见面……哈哈……”

遽明怒吼道：“玉面书生，你爱惜你的生命吗，你为什么要杀害慧君……”

“哈哈，金遽明，古人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难道我临死之言，你也不能相信吗？告诉你，我并没有意思杀害她，只是……只是无意中失手。”

玉面书生黯然又道：“这是我终生做错的第一件事，金遽明，原谅不原谅在于你，你要将我碎尸万段，我也只好认命，只是无心之过，常人都能原有，你武功超人一等，却含仇必报，我玉面书生为你而悲哀！”

“为我悲哀！”遽明怒极长笑道：“玉面书生你不过兔死狐悲，故做哀伤。算了，金某与你势成仇敌，还谈什么原谅！”

玉面书生冷笑道：“那么你待如何？”

遽明怒道：“杀人偿命，金某将你碎尸万段！”

“哈哈……”玉面书生笑得鲜血乱喷，片刻才道：“好！金遽明你碎尸吧，有一天别人将你如法炮制时，你做如何想法，哈哈……”

遽明怒极举拳，正待拍下，却见玉面书生喟咳一声，闭起双眼，灰暗的脸上阵抽搐，仿佛要忍受这生与死之间的痛苦。

他不由得犹豫起来……

玉面书生半晌未见动静，忍不住睁开眼睛，只见遽明满脸犹豫之色，不由说道：“金遽明你碎尸吧！江湖上讲的就是痛快，在你目的达成之后，烦请你通告秦淮三美一声，说我已死了，至于辜负她们之处，来生再容补报……”

说罢，他眼角泛出泪珠，但他极快地收住了，仿佛深怕遽明瞧见似的，强笑道：“杀人偿命，金某人你不用迟疑了！”

“难道‘秦淮三美’是你最亲的人么，你的父母不需要通报一声么？”遽明疑心地追问道。

此言一出，玉面书生脸色骤变，活象受了极大刺激，狂笑不已：“父母？哈哈，我自幼孤身一人，连父母都没见过，叫你到哪里传话，哈哈……”

他文静的脸庞，连变数变，最后长叹一声道：“不提也罢，阁下还是动手吧！休再令我烦恼！”

他默默思索了一会儿又道：“金遽明我并不恨你，杀人必须偿命，除了深深向你致歉之外，希望你抽空照顾秦淮三美，她们俱是美丽温柔的少女，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她们三人这中，你可以任选一位做永久的伴侣，这样我死后也没有蒙上对你不义之名……”

玉面书生百感交集，吐出一口鲜血，真挚在说道：“我从未享受到童年的温暖，自从遇见秦淮三美之后，我得到了一切，但是我不知足，虚想妄求，现在想来，我深为后悔……”

玉面书生诚恳地求道：“念在我们同姓份上，善待秦淮三美，她们给了我一切，我却始终辜负了她们，对不起她们玉面书生灰暗的眸子，闪烁着—

片泪光，他高呼道：“这些都是我衷心的话语，若你居心忠厚，尚义，必定会帮我的！现在我遵照诺言，横剑自刎！”

说罢，突然一坐身子，右掌朝着天灵盖疾拍而下……

遽明微一怔神，来不及阻挡，只闻“拍”的一声，玉面书生头盖尽碎，略一颤动，便死于就地！

遽明愣住了，做梦也没想到玉面书生竟会自击而死，听他临死之前的一番话语，深知他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他悲惨的身世并不比自己强，遽明感到悲哀，喃喃说道：“玉面书生，我原谅你，大家既属武林同脉，我愿意帮你忙……”

这时，忽地一声微弱呻吟，传自紫衣少年口中，遽明脸色一沉，趋身往前，如金人般屹立少年前不言不语，只投视以冷冷的眼光。

其实，他此刻的心情比铅还重。

紫衣少年缓缓睁开眼睛，当他看清身前遽明一张冰冷的脸孔时，他不由惊呼一声，狠狠地说：“姓金的，休要傲狂，少爷疏忽被你箫声所乘，总有一天会向你索取同样的报复！”

遽明冷笑道：“在下还未把你放在眼里，你想报仇，在下时时等着你。”

紫衣少年恨极牙齿咬得“格格”作响，怒道：“姓金的，你等着瞧吧，只要少爷不死，有朝一日叫你好看！”

遽明剑眉一扬，冷然道：“适才你声言，愿与胜者较量一番，现在在下以胜者身份与你过个两招，你道如何！”

紫衣少年心里雪亮，当下明白，是遽明有意奚落他，不禁勃然大怒，竟欲强挣起身，奈何他内脏受伤极重，心有余而力不足，空自怀恨不已。

遽明冷笑道：“阁下野心倒不小，竟图横插一足，获取那天下第一美人……”

他愈说愈气，脑间辉映出慧君安祥的死状，不由狂笑连连，厉声喝道：“你知道天下第一美人蓝慧君业已长逝人间了么，还欲妄加染指，你算人么？”

紫衣少年大吃一惊，脸色骤变，忽青忽白，最后愤恨说道：“姓金的，休要指驴为马，颠倒黑白，在下虽然不才之极，倒还不至于……”

不等他话说完，遽明已大喝道：“匹夫还图狡辩，今朝且饶你一命，下次再撞到金某手里，可别怪我不讲情面！”

紫衣少年目眦尽裂，恨不得将他撕成碎片，咆哮道：“姓金的，此仇此恨，严甘有生一日，当必如数报答，你不要乘人之危，刁言奚落，我的恩师钟山一灵也不会放过你！”

闻言遽明怒喝一声道：“你师父是钟山一灵？”

紫衣少年瞧他一脸惊异之容，误以为自己师父钟山一灵名列武林三尊，将他骇住了，当下得意地狂笑道：“姓金的，怎么样，你恐惧了是不是，既知如此，何必当初，哈哈……”遽明双眸尽赤，杀机隐露，一步一步向他逼进，人未到，先是一声暴喝道：“姓严的，怪你运气不佳，谁叫你撞在金某手中，拿命来吧！”

说着，两臂猛扬，掌风嗖然，刮起漫天飞沙。

紫衣少年连声音都尚未发出，只觉得身如千斤大锤击中，眼圈一黑，死于非命。

遽明默立着愤然自语道：“我杀人了，我开始杀人了，谁也再阻挡不了

我……”

他长笑一声，目光一扫空场上七横八竖的受伤汉子，振臂高喝道：“我是苍天的使者，命运的主宰，天下虽大，没有人能够阻挡我杀人！”

他忽觉此音不合，默想一会儿，孤寂自语道：“除非慧君活着，否则我将成为武林的刽子手！”

蓦的，他察觉似乎有人在偷视，极快地一转身，目光如炬，只见那名叫“天香”的紫衣少女正惊恐地瞧着他。

遽明心念一动，故意板着面孔，冷哼道：“你都瞧清了是吗？天香！”

天香巍巍颤颤，不由自主地连连点头，身子缩成一团。

遽明故作怒容，喝道：“既然看清了，还不纳命来，难道还要我动手吗？”

闻言，天香脸色更白，颤抖着娇躯，几乎窒息，一副楚楚可怜的神态，瞧得遽明心头一软，遂和声道：“好，念你年幼无知，饶你一遭，不过你要替我传达钟山一灵老儿一声，说我金遽明与他誓不两立，腊月之初，贵州风悬岩一决生死，听到否？”

天香机械似地频频点头，大气不敢喘一口，生怕他改变初衷，急促地答道：“金大侠放心，天香决不误事！”

遽明微微一笑道：“如此有劳了，记着，腊月之初贵州阶风悬岩！”

“屈是地若然不来，我要去找他！”

说罢，傲然一视凤池全场，迈开大步，直朝西方急走而去。

他表面冷静，其实心焦如焚，深怕上官纤玉自寻短见，才一离开凤池，便展开虚飘幽风轻功，人如陆地行空，晃眼间，身影俱杳。

二十七

遽明离开凤池，沿着大道，风驰电闪。此刻他功力已恢复，并且借着蚀骨毁金神箫增进不少功力。

不到一个时辰，他已奔进城内。

他忽然想到沈齐正在等待着自己，他九死一生，决定让沈齐惊奇一下。

寻至一间客栈，飘然而进，店小二连忙迎了上来，恭敬地说道：“爷儿，请坐，小的为你收拾房间！”

遽明摇头道：“我不是来住店的，我来找一个人，麻烦你给我带领一下！”

说着，将沈齐年岁、形象告诉了店小二。店小二脸色大变，隐现惊恐之色，急道：“爷儿请回，小的客栈并无这个人，你另寻别家吧！”

遽明见他神色有异，知道必有事故发生，心念一动，疾走两步，一把抓住店小二肩膀，不悦道：“店小二，快如实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否则看我肯饶你！”

手掌加上二成功力，店小二痛得龇牙咧嘴，连连摇头道：“小的不知道，小的不知道，爷儿另寻别处……”

遽明大怒，喝道：“讲不讲由你，看你吃得消否！”一面再使上一成功力，店小二大叫一声，眼泪直流，乞求道：“爷儿请松手，小的委实不知情，您去问皇老爷……”

“皇老爷是谁？”

店小二身子一顿，敢情露了口风，经不起遽明煞神似的凶恶，只是巍顾顾说道：“皇老爷是本城武馆师父……”

又道：“爷儿别说小的告诉您的，求求您……”

遽明惊疑道：“皇老爷住在哪里？”

店小二一抬手正想指着，忽然他的手臂半途停住了，一动不动，脸色由于过度惊慌，呈现灰白之色，他激伶伶连打寒颤，抖索不已。

遽明机警地一转身，目光飘处，只见一个雄伟老者，怒容满面，屹立客栈门口不到一丈之处。

他眼睛一转，已知道老者八成就是皇老爷，否则店小二不会吓成那个样子，遂朗声笑道：“哈哈，皇老爷想不到咱们三年不见，竟在此地相逢，哈哈！酒逢知己千杯少，咱们去喝个痛快，略为庆祝！”

一面缓缓行至老者身前，伸出手臂，做握手之状。

雄传老者不知有诈，疑道：“尊驾是谁？老夫怎么不认得！”

口中虽这样说，一只手掌却不由自主地迎了上去。

两掌才一交握，遽明突然暴出龙吟般朗笑道：“哈哈，皇老爷敢情健忘之人，小弟是夺命金鞭啊！该罚，该罚！”

说着，气贯手掌，正想运劲握下，只见老者忽然喜道：“哦，你竟是贤弟，咱哥俩多年不见，何止三年，来，来来，快来舍下一坐，略谈别后经过，哈哈！”

遽明一愣，老者又道：“咦，贤弟，你怎么变了，多年不见，比从前更英俊、潇洒了！难道你已学会驻颜之术不成？”

遽明大惑不解，想不到自己随口编的一个名称，竟真有其人，而且跟老者还有一段关系，真是江湖之大，元奇不有，造的谣神奇奥妙，元同伦比。

事到如此地步，只好硬着头皮，待看机缘变化，遂笑道：“皇老哥别取笑小弟；惟不知道你武馆藏龙卧虎，扬名千里。…

老者笑道：“士别三日，刮目相看，想不到贤弟口齿也学得伶俐多了仍哈哈，闲话少提，到家里去谈谈，看看贤弟近年来有什么发迹没有？”

“发迹？”遽明脱口而出，但他又极快地微笑着补上一句：“皇老哥别提了，小弟愚笨之材，还会有什么成就广”哈哈，贤弟谦虚了，谁不知道你加入太鱼教，登高座，饮醇酒，抱美人，连老哥都忘了，哈哈……

这明故作不好意思，两颊一红，垂下头来。

老音笑了一阵，忽正色道：“贤弟，听闻你近来跟久无音讯的夏鼎郎君在一起，研究什么绝传武功是吗？”

遽明微吃一惊，暗想那所谓绝传武功，不正是自己的《南风真集）？心念一动，说道：“老哥别说了，小弟筋骨不佳，池中鲤鱼难跳龙门。弄得一事无成，唉，老哥摇摇头，突然驱身拍出一掌，浑雄人厚，刚劲有力，意在试探贤弟的功力是否有长进。

透明脸色一变，本能地滑出一尺，两掌挥动，一左一右，疾如闪电，直取老者命门。气海、天枢。天突四大要穴，他还当被看破行迹，出手毫不留情。

老者惊呼一声，仓促间想不到达明攻势如此神奇奥妙，迫得先求保命，一个懒驴打滚，贴着地面，直滚出丈余，高呼道，“贤弟停手！迟明一收掌势，目光的的，准备稍有差错，便置他于死命。

老者慢吞吞爬起身来，气喘吁吁，惊道：“贤弟还想欺骗老哥！瞧你这手，功力明已至绝顶，大概就是跟夏鼎郎君研究得来的那绝世武功吧！”

皇爷满面羡慕之容，说道：“想不到贤弟有此福缘，真令人羡慕！”

遽明观察一会儿，始微笑道：“皇大哥，不瞒你呀，小弟此次来探望你，就是为了一人！”

老者疑道：“谁？”

遽明答道：“一个毛头小伙子，与我有杀友之仇，小弟誓必将他碎尸万段，才能甘心！”

说着，将沈齐的形貌、年岁，大略说给老者听。

皇爷一怔，脱口道：“哦，原来是她！”

遽明强按喜悦心情，主尖道：“是谁？他在哪里，若让小弟报得杀友之仇，小弟当会重酬老哥。”

皇爷摇头道：“贤弟，你要知道，这小子是本地犯人，老哥不过一个香主身份，没有权利私行让给你的！”

遽明心底倏沉，失望地道：“那么老哥是不愿意帮忙小弟啦！”

老者眉毛微挑，说道：“贤弟这是什么话，体说你与我交情亦非泛泛，就凭你太鱼教执法堂主的地位，毒爪帮谊属亲家，也得买你的情面，只是……只是……”

遽明疑道：“只是什么？”

老者苦笑道：“只是小儿看上她了！”

“什么？”遽明惊问。

老者愤愤道：“贤弟，那小子是个女的，你知道吗？可恨犬子骄纵已惯，暗暗钟情于她，任老夫怎样劝说都不肯听！你想老夫生平只有这么个宝贝儿子，视若性命，还有什么办法可施呢！”

遽明惊异交加，作梦也设想到沈齐竟会是个女孩，脑中做了疾快的回忆，思及沈齐一动一乍，无故脸红，不禁暗叫一声糊涂，默想一会儿，严肃道：“皇老哥，你要当心，那女的与你势成敌对，她不可能看上你的儿子。就是毒爪帮恐怕也不会答应，象这种事情，你必须郑重考虑！”

老者频频点首，表示不错。

说话间，两人已行至一座宏大的庄院前，皇爷身子一停，说声“到了”遂叩铜门，阵阵呼喝之声，从里面传来。

遽明略一打量，只见铜门顶端，巨大扁阁上，粉刷全新，雕刻着“江南武馆”四个朱色大字，气派庄严，尊如将门候府。

不多时，铜门大开，两个劲装少年探身出来，一见老者，齐齐施了一礼，口称：“师父，您老人家回来了！”

皇爷点点头，领着遽明迈步而入。

此时，在庄院里一座规模宏大的空场上，十八般武器样样齐全，正有十来个劲装少年，来回游动，呼喝之声，不绝于耳。

皇爷微微一笑，高叫一声“停”，转向遽明道：“这些不成材的东西，百教不会，贤弟若有兴致指点两手，他们便终身受用不尽了。”

遽明正想谦虚，两个婢装少年已端上茶来，遽明想起正事，不愿多加耽搁，遂道：“老哥，那女的‘犯人’安顿在哪里，带小弟去看看好吧？休让她走掉了。”

说到此他故意得意地笑道：“哈哈，想不到我夺命金鞭此行不虚，见得杀友仇人。哈哈，亡友死也可瞑目了！”

皇爷面有难色，叹息道：“贤弟，你报杀友之仇，老夫决不敢反对，只是犬子痴迷太深，恐怕不肯让你。”

遽明脸色一沉，严厉地道：“皇大哥，想以前你多有魄力，做事果断，机警之极；现在你就没考虑到前因后果吗？你知道如果官府晓得此事后，又将如何打算！”

皇爷一怔，无可奈何地说道：“贤弟所言不差，老夫带你去就是，不过遇到犬子时，贤弟且看老夫薄面，迁就一点遽明点首应诺，两人曲曲折折经过无数甬道。遽明暗想，此人果然诡诈异常，竟将住房之内，布下处处疑阵，乱人耳目。

忽地，光线一暗，耳听皇爷称道：“到了。”抬首见时，只见这偌大阴暗之室，铁栏处处，粗如手臂，俱是精铜打造，坚固异常。

再见铁栏旁，正有一个年约弱冠的少年，垂头丧气，叹息不已。

铁栏内蜷伏一位白衣少女，身材窈窕，支髻松乱，此刻闻见声息，不由一挺而起，恨叫道：“小人，小人，鬼计害人，称什么英雄，姑娘宁死都不屈服……”

说着，她眸子恨恨向这边望来。

蓦地，她怔住了，目光在遽明脸上打转，小嘴翕动，就想呼出声来。

遽明微微一笑，暗使眼色，一面朝皇爷说道：“就是此女吗？哼，亡友之仇，即刻可报，怎不叫我高兴欲狂，哈哈。”

又道：“皇大哥，你一番情谊，小弟深铭五内，事成之后，必当重酬！”

岂料，皇爷闻言，不但毫无欢悦之容，反而慌张不已，目光不停地瞟向那弱冠少年。

遽明正值疑虑，忽见少年暴喝一声，猛地转过头来，厉喝道：“哪个敢动她一毛一发，少爷将他碎尸万段！”

说罢，眸子射出阵阵精光，紧逼在遽明脸上，大有一言不合，就拔刀相见的气势。

遽明暗吃一惊，疾忖道：好深厚的内功！

忽见皇爷呐呐道：“凌儿别急，他是爹爹常提的夺命金鞭邝叔叔……”

少年似乎余怒未息，“哼”的一声道：“不管他是谁？只要谁敢动她一毛一发，我就不客气！”

一面朝沈齐说道：“姑娘，你不妨说实话，愿不愿意嫁给我？”

沈齐娇靥霞红，美目望了遽明一眼，摇摇头，表示不答应。

少年脸色惨变，喃喃道：“啊，你还是不愿意……”

皇爷满面怜爱之容，默然不语。

遽明道：“人各有志，不能相强，何况此女与我有杀友之仇，喂！你不要过份……”

他“痴迷”两字尚示说出，少年已大吼一声，形若疯癫，“锵啷啷”拔出长剑，指着遽明喝道：“夺命金鞭！你敢胡说八道，看我肯饶你！”

一挥长剑，舞起一团剑雨，满室剑光，狂风暴雨般朝遽明劈来！

皇爷大吃一惊，疾喝道：“小儿，使不得！”

少年充耳不闻，手臂疾挥，“刷刷刷”一连三剑，罩向这明全身，出手凌厉已极。

遽明微感不悦，叫道：“来得正好！”

一圈白影倏而上起下落，在偌大的室内，忽作苍鹰伸爪疾抓，忽作灵蛇团团直转。掌式乍见虽是零乱无章、却神奇奥妙之极，只迫得少年连连倒退。

少年俊脸一变，立刻还以颜色，身形旋风般一转，刷刷使也七剑，按着

七绝门户，凌厉年攻。

遽明剑眉微立，朗笑一声，衣袂飘忽，腾挪更速，掌风更猛，招式变幻繁杂，神奇狠辣，令人防不胜防，更瘦那呼啸疾劲的雄浑掌风，更令少年俊脸色变。

十招电闪已过，遽明星目电闪，倏而一声长啸，踏中宫，欺洪门，欺身而进。

少年渐呈不支之势，忽而勃然大怒，聚足全身精气，刷刷，竟作孤注一掷，全力以赴。

遽明朗笑，五指如钩，一曲一弓，“当”的一声，少年手臂发麻，长剑跌落地上。

少年脸上铁青，默默凝视遽明片刻，大吼一声道：“夺命金鞭，承蒙手下留情，没齿不忘，青山不改，日后当心有雪耻的一天！”

言罢，头也不回，愤然而去。

皇爷大叫道：“凌儿，凌儿，且听爹爹一言！”身子也不闲着，急忙追随出去。

遽明心头一动，暗忖：机会来了！

仰天长吸一口气，金刚罡气满布四方，他闷哼了一声，双掌抓住铁栏使劲一分，只听“咔咔”连声，手臂粗的铁条，竟被他巨大无比的神奇力量，活生生拉弯成了弓形。

沈齐惊喜交加，小嘴翕动，高喊一声“师父”，人如小鸟投林，直朝遽明扑去。

遽明微微一笑，轻揽她的纤腰，取笑道：“偌大一个孩子，还是娇性不改……”

沈齐娇脸一红，不依道：“师父，您还说呢？自从你去凤池，我就中了他们的暗算。”

她委屈地又道：“您不知道人家心里多急？还要取笑人家！”

遽明微笑道：“沈齐，你的本领真大，我始终以为你是个男孩子，哪想到……”

沈齐霞生两颊，娇羞无限，露出她少女特有的天真，说道：“您要再讲下去，沈齐不依你了！”

停了停又羡慕似地道：“师父，你本领真大，沈齐要是有你一半功夫，就心满意足了！”

闻言，遽明毫不犹豫，说道：“沈齐，只要你肯学，我一定将全部武艺传给你，让你在江湖上扬眉吐气，手刃仇人。”

他似乎厌倦了江湖生涯，孤独而又暗淡地道：“沈齐，我决定收你为衣钵传人，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至于我，从今以后打算退出江湖，不问世事！”

沈齐大惊，问道：“师父，那是为什么？”

遽明苦笑道：“你是不会明白的。”

沈齐摇摇头，同情地眨着睫毛，说道：“师父，你还年轻，什么事值得您那么悲伤！”

“您还年轻”四个字，犹如千斤大锤，敲在他的心田上，他痛苦地摸着脸颊，喃喃道：“是的，我还年轻，但我的心却已苍老了数十年。”

沈齐一怔，似懂非懂地点头，还欲再问，遽明已沉下脸孔，说道：“沈齐不要再问，此刻不走，等会儿可能有点麻烦！”

一拉沈齐衣襟，就想离去，忽听她尖叫一声，遽明目光瞟处，只见沈齐雪白如玉的足踝上紧紧缠着一道铁链。

他冷笑一声，微一俯身，右掌轻拂；“锵啷啷”铁链如枯草般，立刻断成两截。

沈齐大喜过望，正想道谢，忽见遽明脸色阴沉异常，不由吓得将一番话吞下肚里。

她心底惊疑道：“师父年纪轻轻，为什么一点朝气都没有，整天板着脸孔！难道他又有什么悲伤的事情……”

小姑娘心里想着，难言的滚味在她芳心深处展开，她清澈的眸子，已然蕴藏着一片泪光盈盈欲滴。

遽明已是察觉，疑问道：“沈齐，你怎么啦，是头痛了吗？”

沈齐芳心鹿撞，两片红晕不由自主浮上面颊，她惊骇地说道：“没有，没有，师父您放心吧。”

遽明点点头，说道：“如此甚好。”

又道：“沈齐，你轻劝不佳，恐怕误事，让我带着你走算了！”

深齐依言，柔顺地走了过来，遽明左手一抄，将她一个玲珑的身躯，轻夹在臂间，喝声道：“小心！”

人如行云流云般，疾走而出，不一会儿，广阔庭园业已在望，遽明不敢大意，展开虚飘幽风轻功，人如一缕轻烟，接连几个腾挪，已然离开江南武馆数十丈远。

半途，他耽搁一会儿，决定朝西方去，于是他沿着宽阔在道，风掣电闪般奔走，他想：从西方走，一则可以去找上官纤玉，一则可以去看看慧君葬身的地方。

金遽明悲哀地叹息，空虚地想道：自古红颜多薄命，蓝慧君她……说不得她骨肉已失……

他本是感情丰富的人，想着，想着，眼泪不由直往下流。

沈齐忽然仰起螭首，低喊道：“师父，您在伤心吗？”

遽明俊脸一红，严喝道：“小孩不要多事！”沈齐默默不语。

不知经过多少时候，遽明身形倏停，默默注视一棵参天古木，自言自语道：“是了，就是这里！”

沈齐翻身下地，只见师父神情凄凉，漠然行至古树前，喃喃自语。

她疑腹丛生，突见红光大炽，师父正舞着长剑，在古木树干上，深深刻上十个大字：

蓝慧君之墓，金遽明注首她不禁疑问出声：“师父，蓝慧君是谁？”

遽明黯然不语，半晌才缓缓道：“我未过门的妻子。”

沈齐娇躯一颤，问道：“她死了？”

遽明黯淡地颌首，无限惆怅地道：“是的，她已长逝人间！”

声音细若蚊鸣，沈齐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闪烁着同情的光芒，安慰道：“师父，人死了不能复生，您还是节哀顺变，不要过于悲伤……”

遽明苦笑道：“你年纪太小，不会了解的。”

沈齐忽然激动地道：“师父，我了解您！”

遽明一怔，只见她美目内流出复杂的神秘光芒，仿佛奏流水，潺潺细流，含带着无限温柔情意，他不禁心头猛震，呻吟道：“遽明你不能……我们是师徒……”

沈齐听出他话中含意，粉靥骤变，眼角已浮现泪水，她颤叫道：“师父……”

遽明一硬心肠，喝道：“沈齐，你想不想练艺，手刃仇人！”

一见沈齐点头，遽明又道：“那么你要听我的话，不要胡思乱想……”

沈齐羞愧地垂下螭首，楚楚可怜。

见状，遽明心肠一软，柔和地说道：“沈齐，你年纪太轻，尚有许多事情未能理会，若果的外皮，往往披着一层美丽的色彩，你懂吗？……”

他忧郁地接道：“就拿为师的做例子吧，虽然怀有一身武功，却始终不能摆脱苦恼的纠缠。我年纪不大，但却尝尽人间辛酸，希望你不要致陷入这种深渊里，为师的此言，纯是一片好意，你能明白吗？”

沈齐芳肩抖动，低泣不已……

遽明爱怜地瞧着这美丽可怜的少女，感叹万千，他轻声道：“沈齐别哭，小心着了凉！”

他毕竟有生以来，破天荒收这么个徒弟，自然对沈齐爱护备至。他匆匆退下外衣，替沈齐披上，然后轻轻拍着她的肩膀，说道：“沈齐振作点，若我退出江湖后，你就要继承我的衣钵，替天行道，锄强扶弱，不要为我泄气！”

沈齐闻言，忽然抬起螭首，泪光盈盈的眸子流露一片雄心铁意，毅然道：“师父您放心，沈齐决不会败了你的名头。”

遽明点头嘉许，满意地笑了。

沈齐第一次见他如此开朗的笑容。

正当这时，突然一声叱声传来，声音不大，但遽明内功绝顶，却听得清清楚楚，心念动处，收聚听觉，全神贯注，只听一个清脆的声音叱道：“哼！除非你杀掉姑娘，否则姑娘有生之年，必报父仇……”

遽明脑子轰然一响，几乎以为此身是在梦中。

这几声柔美的声音落入他的耳里，他久已干枯的心情，豁然开朗起来，他俊脸上凝聚一层浓厚的喜悦色彩，突听一个苍劲的声音言道：“姑娘你不要执迷不悟，惹得老夫火起，将你毙命掌下！”

遽明一惊，脑里闪电一村：此人是谁？

忽听清脆宛如银铃的声音恨道：“哼，你敢，我死后自有人找你报仇！”

苍劲的声音喝道：“住口！”

又呵呵大笑道：“你且道来，此人是谁，当今世人能胜得老夫之人，寥寥可数。”

遽明大感不悦，疾忖道：这老儿怎么这样狂，待会儿非与他较量较量不可！

想着，忽听那娇脆声音又叱道：“老鬼别狂，告诉你也无妨，那人就是金遽明！”

此言一出，遽明不再犹豫，匆匆朝沈齐道：“沈齐你等在这儿，我马上就回来！”

说罢，不等沈齐回答，他倏然长啸一声！

啸声宛如龙吟虎啸，直到云表，不知包含着多少骄傲、喜悦与一股刚毅雄心。

他身子快如闪电，甚至连眼皮都来不及眨一下时，他已掠出十数丈外……

广阔的空场上，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一个绝世芳容少女，但她却一脸憔悴之容，仿佛大病初愈，不胜凄楚。

少女身前却昂立一位身材高大，面貌丑陋的驼背老人，目光如电，气势汹汹，他认得那是沧海驼翁。

他身形方才定住，绝世容颜少女已发出一声惊呼道：“金哥……”

惊呼声中，流露出惊异、喜悦的情感。

遽明喜极欲狂，大喊一声：“慧君！”

人已疾快地限了过去，慧君身子一颤，极端激动，但又十分矛盾地退后两步，娇呼道：“你……你……别过来……”

遽明心里倏沉，暗一咬牙转向沧海驼翁道：“老前辈，想不到此地相逢，幸会，幸会！”

随即，他想起慧君父亲的仇人不正是这沧海驼翁吗？他明白刚才俩人争执的原因，不由极端激动。

沧海驼翁心神猛震，看着这位神俊丰秀而又身怀超凡武功的青年人，满面疑容，奇道：“你说什么？老夫与你相识？”

遽明不悦道：“老前辈乃贵人多忘事，在下区区之人，难入前辈记忆！”

沧海驼翁本是倨傲之辈，闻言不由怒道：“你要包揽这笔梁子，就实说出来，何必东拉西扯，让人笑话！”

遽明微怒，朗声道：“老前辈的意思是……”

沧海驼翁怒喝道：“闲话少说，动手吧！”

遽明一瞟满脸憔悴之色的慧君，以为她受到沧海驼翁的欺负，再闻此言，不由杀机陡起，朗笑道：“哈哈，沧海驼翁不愧痛快之人，金某舍命陪君子，死不容辞……哈哈。”

笑声恍如金石交鸣，声声如巨锤般敲得沧海驼翁耳鸣不已，不由惊忖道：果然有点门道，今番可大意不得了！

思毕，不敢怠慢，先发制人，身子一长，双臂猛然挥出两股凌厉大力，惊涛骇浪般朝遽明全身罩下，疾劲狠辣，气势浑雄，刮起漫天枯叶飞沙……

慧君不由自主地惊叫出声，暗替遽明担心。

以沧海驼翁在武林中的地位，不先打招呼，突而出手，可是丢脸的事。遽明剑眉一挑，杀机大生，冷笑一声道：“前辈手脚可谓快极，佩服！佩服！”

说着，步踏五行，身子滴溜溜滑出丈余。

沧海驼翁勃然大怒，拼着数十年日夜苦修的一口纯精真气，双掌一紧，连连发出排山倒海似的疾劲大力。同时他嘴巴一张，“呸”的一声，一口浓痰，比电还快，夹着破空之声，朝遽明吐去。

遽明不再容情，倏地仰天长啸……

借着啸声，暗将金刚罡气布尽四肢。

他裂制般大喝，两掌同时一翻，绵绵大力，如长江涌浪，缓辍逼去。

沧海驼翁老脸惨变，一种灵敏十年来未曾有过的窒息，逼压得他气翻血涌，心肺如焚。

他厉声惨号，再也立不住脚，一个高大身子离地而起，宜摔出三丈以外，“噗”地一声，气绝身亡。

二十八

遽明收起双掌，目视他僵直的尸体，歉意地说道：“对不起，沧海驼翁，我控制不住杀人的心性！”

忽然，一声娇呼夹着一团白影飞扑而来，投在遽明怀中，遽明心头猛跳，连嗓子都沙哑了：“慧君，慧君……”

他用劲地搂着她的纤腰，梦呓似地喊着她的名字：“慧君，慧君……”

慧君抬起螭首，秋水如神，象一片清澈无比的水池！

“金哥哥……”

她颤抖轻唤着，她发现自己竟是高山大海般的深情爱上了他……

多少感情，多少思忆、哀、怨、羨、爱，皆在无言之中，就这么轻轻地呼唤，温柔地一年，驱走了遽明满腔的忧郁，他搂着她，那两双强有力的手臂，环抱得使她几乎透不过气来。但是，她心灵中所需要的安慰，似乎比这强有力的手臂搂抱，更要深刻得多。

刹那间，遽明改变了，他由极度的颓废，改变得十分欣鼓舞。

他不敢否认，那是“爱”的力量。也许，在这广阔的世界里，也只有这个少女能够左右他的一切。

“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情人去了，有再回来的时候。”遽明微笑着想着，神奇的“爱”使他忘记世界上所有的人。

他忘神地想着：慧君是天下最美的女子，我是英雄美人中的英雄，但是，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宁愿放弃‘英雄’的荣衔，长久与慧君相互厮守！

时间却没有因他忘神而停止，一分一秒，慢慢地溜了过去，大地寂静，东方一颗榕树下却发出细碎的脚步声，一个少女美丽的面庞探出来……

她四周望了望，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闪过一对忘神密爱的青年男女时，她不再是那么安祥了，她痒地抓住胸襟，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已然滚落失望的泪水，她仿佛忽然间生了病，微弱地呻吟不已。

遽明却始终没有发觉，他象忘了一切，只觉得这世界里，似乎只有他与慧君在生存着。

他爱怜地轻唤道：“慧君，你为什么这样憔悴，是有人欺负你么，或者你生病了？”

蓝慧君摇摇头，道：“金哥哥，我，我心里只觉得对不起你，我……”

遽明忙伸手捂住她的樱桃小口道：“快别那样说，慧君，只要你了解我，我没有太大的损失！”

他星眸焕发一片感情的色彩，他似体会到人生的真理，微笑道：“慧君，现在我才我究竟跟常人一样，需要感情，需要温暖。我一向自负清高，终究锡不了有失意的地方。但是，平心而论，我并不恨你。慧君，有时候，我甚至为了怀念你而默默流泪，也曾经一度想退隐江湖，埋迹荒山……”

他苦笑着道：“然而，我要振作，我已深深体味到，生命是绚丽多彩的，它就象变幻不停的天气，阴霾过了，它将又恢复原先的明朗……”

他激动地握住那双温暖的手，轻唤道：“慧君，让我们共同携手飞离这个争端不休的世界，与世长久的隔绝。”

慧君幽幽一叹，低声道：“金哥哥，我有个不祥的预兆。”

遽明一怔，奇道：“预兆到什么？”

慧君道：“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好象笼罩着一层阴影，也许我们相处不会太久……”

遽明心神一凛，忙道：“慧君快别这样，只要你我彼此了解，天大的事情都会迎刃而解，你不要为这个耽心！”

慧君幽幽道：“不过我总觉得我们两个似乎太陌生一点，那……”

不等她再讲下去，遽明手臂一紧，优美的嘴唇立刻将她欲说的话封住了。慧君一阵挣扎，颤抖着长长的睫毛，终于合上了眼睛……

一切都几乎静止了，慧君她枯竭的心田，多么需要这种慰藉，但是，她平生第一次让人热烈的亲吻，她全身起了不规则的颤动。

半晌，少女蕴藏的热情暴发了，如山洪决口，一发不可收拾，她雪白的手臂勾住遽明的脖子，开始由被动改为主动。

遽明陶醉了，这个极端恨他的美丽少女，一旦极端地爱他，这种变化，他有点承不了。他亲吻着她柔润的樱唇，淡淡的处女幽香，使他情怀大开，他用力地吸吮，用力地搂抱。刹那间，他觉得天地在转动，宇宙在飘摇……

然而，在他俩极度地沉醉浸浴爱河之中时，却有人极度的痛心，处于深切的复杂与矛盾之中。

那是榕树下的少女，一个情窦初开的姑娘。

她悲惨地呻吟一声，“噗通”倒在地上……

遽明虽然心摇神迷，但练武人耳目终究超人一等，他怔了一怔，纵目四搜。

一个体态玲珑的少女，昏倒在一棵榕树下，那美丽而呈现苍白面庞的少女正是沈齐。

他心神一凛，脑中闪电一转，已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匆匆朝慧君道：“慧君，请你稍等片刻，让我去看看徒弟。”

“徒弟”，慧君“噗嗤”一笑，道，“金哥，看你年纪轻轻，怎么会收了徒弟，他天资怎么样，能让我看看么，我想一定是个聪明的孩子。”

遽明有点说不出口，喘道：“是的，她很聪明，她是个讨人喜欢的女孩子！”

“她是个女孩吗？”慧君喜悦地说道：“你快把她带来，给我看看，我很早以前就想有个妹妹，金哥，你想有个妹妹该多好，我永远就不会寂寞了。”

遽明不言，暗自惊喜不已，连忙说道：“好，我叫她来给你看看，不过她年纪可不小啊……”

慧君面颊一红，白了他一眼，说道：“你这个人真是，又多疑又……”

遽明微微一笑，忙纵到榕树旁，只见沈齐粉颜苍白，美眸灰暗，一脸凄楚欲绝之容，不由暗地一惊，疾忖道：“糟，这小姑娘怎么如此痴情？他怜惜地将她扶了起来，轻唤道，“沈齐，你生病了吗，为师糊涂已极，把你给忘了，你能原谅师父吗？”

沈齐默默不语，美目中转动着晶莹的泪珠，不知在想些什么。

遽明替她拍了拍衣上灰尘，柔声道：“沈齐，告诉我，到底怎么了，让为师帮助你……”

沈齐泣道：“师父，您，您说除了已死的未婚妻子外，您就再没爱……没爱别个女孩子……”

闻言，遽明恍然大悟，怜惜地抚着她的肩膀，说道：“是的，为师曾经给你讲过这句话，但是沈齐，你知道那个姑娘是谁吗？”

沈齐一怔，迷惘地瞧着他，问道：“是谁？”

遽明朗笑道：“她正是我那个未过门的妻子，蓝慧君，哈哈……”

沈齐惊道：“慧君，她，她不是已经去世了吗？您不要骗我。”

她幽怨地又道：“我……我知道师父并不疼爱我，我……长得没有那位姑娘漂亮……”

遽明面容一沉，正色道：“沈齐，以你现在年龄说来，你不应该有这种说法，为师无论对谁，一向是公平无私的，从没有存着欺骗人的念头。沈齐，我非常痛心你不信任我，一个徒弟不能信任师父，那是很危险的事情……”

“沈齐，你身负血海深仇，意欲练就绝高武功，以期手刃仇敌，但是，如果你不相信师父的话，你怎样去练功，怎样去复仇呢。”

说到这里，他瞧沈齐一眼，但见她盈盈欲涕的眸子已然流露惭愧之色，不禁心地一软，柔声道：“我已下决心将一身武功传授给你。你要知道为师的一身武功得来不易，不知费了多少危难、艰苦而得到的，如果为师不疼爱你，肯将一身武功传给你吗？所以，沈齐，凡事都要三思，为师对你始终是爱护的，你我年龄相差不多，我一直将你当成自己的亲生妹妹看待，你知道吗？”

沈齐听罢，凄惋之态已收敛不少，她仿佛对遽明肺腑之言，深为感动。

“师父，沈齐错了，沈齐真是惭愧，师父对我那样好，但我不知怎地，心里老感到难受，好象日夜都怕师父有一天不要我了，将我丢掉。”

遽明安慰道：“沈齐，不要多心，师父既然收你为衣钵传人，就不会不要你。不要再哭泣了，师父带你去见蓝姑娘。”

又道：“蓝姑娘非常喜爱你，见了面，你要做个笑容给她看，不要做出愁眉哭脸的，让人家说师父欺负你。”

沈齐破涕一笑，忧容尽失，平时的天真活泼重又表现出来，拉着遽明的手，问道：“师父，那蓝姑娘怎么又活了，而且这么巧，跟你在这儿碰头！”

遽明微笑道：“人就是这样奇怪，如果你想见这个人，他就偏偏不来，等到你心灰意冷，落漠失意的时候，他偏偏就出现了，你想怪不怪！”

沈齐嗤嗤一笑道：“我知道师父的意思了，师父真是有个情人。”

说到此，她似记起了什么，又幽幽道：“师父喜欢不喜欢沈齐？”

遽明一愣，毫不犹豫地道：“师父自然喜欢你。”

沈齐忽然羞赧起来，美丽的面颊，红晕满布，她犹豫了半晌才道：“我也喜欢师父，等到有一天，我练成武功杀死仇人之后，我要永远跟着师父走，您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可以吗？”

遽明心头猛踏，说道：“沈齐，我真想不通，你怎么会存着这个念头？”

遽明羞赧万分，轻声道：“师父，当今世上，我只有你这么一个人，沈齐不跟您走，跟谁走呢？”

遽明略感放心，取笑道：“沈齐，别忘了，你总不能一辈子不嫁人呀，总有一天师父不要你走，你都会偷偷地溜了。”

沈齐又羞又急，怔道，“嫁人？”

她摇摇头，表示不可能，说道：“难到女孩子一定要嫁人吗？师父，我有一件事情不明白。一个男人，娶了两个妻子，他会不会快乐呢？”

遽明笑道：“这……这就要看情形了，为师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因为为师还没有这个感受。”

他唉了半晌，忽然疑道，“咦！沈齐你问这个做什么？难道……”

沈齐粉靥飞霞，冲着遽明神秘地一笑，也不言语，遽明如坠雾云里，茫然不知所以。说话间，两人已走到慧君身前。沈齐仔细打量她一番，忽然娇笑道：“哦，蓝姑娘好美啊，难怪师父……”

她狡猾地眨了眨眼睛，朝遽明投了一眼。

遽明俊脸一红，指着沈齐道：“慧君，这就是我惟一的徒弟沈齐，天真

活泼，非常讨人喜爱。”

沈齐娇态复萌，白了遽明一眼，故作不悦之容，小嘴一嘟，娇道：“谁天真活泼，哼，我又不是小孩！”

这一来，原先的一丝疑惑，此刻已消逝无形，瞧见沈齐又美娇又天真，不禁怜爱地将她拉到身旁。问长问短，两人见面还不到一个时辰，竟已亲热得胜过亲生姊妹。

见状，遽明大感放心，坐在一旁也不插口，微笑地瞧她俩姊妹似地指东说西，亲热异常。

遽明发现沧海驼翁的尸体尚暴露路旁，不由大感不忍，暗想：沧海驼翁跟我并没有什么仇怨可言，虽然他徒弟攫走了我的小白蛇，但如不是为了慧君的话，他还不至于丧生我的金刚罡气之下。

于是，利用她姊妹俩漫谈不休的时间，匆匆用金牛宝剑挖了一个深坑，将沧海驼翁高大的尸体，放在坑内，一面用松土轻轻地细填着。

大功即将告成，除了一双手臂尚暴露在外，其余让人已无法发现。

他拭了拭汗，正待铲土填埋，大道上已然响起轻碎的脚步声，一个英雄装扮的汉子走了过来。

遽明来不及填埋，便侧过身子挡住那双暴露在外的手臂，避免让人看见，多生麻烦。

但是，为时已迟，那英雄打扮的汉子，两只精光闪闪的眸子已经盯在那双呈露在黄土外头的手臂上。他冷哼一声，一点惊容也没有，自语道：“杀人灭尸，倒是一个好办法，嘿，神不知鬼不觉，人杀了，报仇的无从而知！”

遽明内功绝顶，哪里能听不到，当下也不便发作，硬生生忍住这口气，装做不闻。

岂料，这人似意犹未尽，又道：“杀了人装孙子，这种人一辈子也休想成名。就是我，本来还想不管，但是看着这种情形之后，心里极不舒适，敢情是不管不行了！”

遽明听出话中含意，不禁大感不悦，哼道：“也许有人想管，管不成吧！”

他故意将声音提得极高，分明针对着来人而言，但这人闻及，恍若未闻，嘿嘿冷笑两声，自语道：“阎王老子早上给我的催命符。下午就有人报到，真是灵验，难怪我运气一直走在上坡，从未衰退过……”

遽明大怒，哼道：“明人眼里不掺沙子，尊驾有意思的话不妨管管看，何必扯三拉四，以鬼言惑人！”

闻言，这人阴笑道：“狗东西，杀了一个人，还想杀第二个快报上名来，让太爷听听你够不够资格！”

遽明灵机一动，怒道：“太爷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夺命金鞭就是，什么人敢在太爷面前发狂，简直不要命了！”

闻言，这英雄打扮的人似乎愣住了，他的态度不再象先前那么凶狠道：“什么，你是夺命金鞭？”

遽明见他满脸惊容，以为夺命金鞭这个人名气还不弱，将他震住了，不由喝道，“既然知道太爷是夺命金鞭还不快滚，难道想跟他一样么！”

说着，他手指着埋葬地下还剩一双手臂露在外头的沧海驼翁，表示再不走，太爷就要再杀一个了。

这人呆立一会儿，忽然暴吼道：“滚你娘的蛋，小狗子什么玩意儿！”

遽明见他出口骂人，剑眉一挑，就待出手惩戒，又听他暴喝，“小狗子

什么玩意儿，敢冒大爷名子。大爷堂堂太鱼教黑法堂主，岂能让你这个无名小辈冒充！”

遽明一愣，打狗打到主人身上，万没想到这英雄装扮的人就是夺命金鞭本人，当下俊脸一红，有些面赧起来。

夺命金鞭暴跳如雷，怒吼连连道：“真他妈的造反了，大爷一年来未曾走动江湖，连名字都给人家冒了！”

遽明瞧他脸孔长得不坏，出口却下流已极，不禁勾起少年人怒火，大喝道：“夺命金鞭听着，凭你这点名气，少爷还没将你放在眼里。哼，谁要冒你的名字，少爷不过故意气气你而已！”

夺命金鞭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野狗般大叫一声，“滑啦啦”撒出一条金光闪闪的长鞭，指着遽明道：“小狗拿命来，今天大爷不将你碎尸万段，大爷从此就不叫夺命金鞭！”

遽明冷笑道：“凭你这野狗似的东西还想夺人家的命，人家不夺你的命，已经够朋友的了！”

夺命金鞭目眦尽裂，右臂猛震，“滑啦啦”一阵金鞭骨节响声，“呼呼呼”卷起大劲风，袭向遽明。

遽明身手极高，哪能被击着，冷笑一声，衣衫飘处，人已滑过一旁，正想回击，突闻一个妖甜地声音喊到：“师父，您要小心啊！”

原来沈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赶了过来，正关心地瞧着。

遽明呼的一掌飘处，身形又退后三尺，笑道，“沈齐你放心，为师如果连这野狗似的人都打发不了，还想传你什么武功？”

沈齐甜甜一笑，拍手道：“好啊！沈齐祝师父打狗顺利！”

两人一搭一档，只把夺命金鞭气得眼珠几乎暴凸出来。他一面“呼呼呼”挥起漫天鞭影，一边聚气吐劲，左掌如剪，掌掌不离遽明全身要害，晨将他置于死命，绝不甘心。

象这等浑猛的掌力，一心二用的手法，在江湖上已是够称得起一流角色。

遽明也边斗边看出此人果然怀着一身不同凡响的武功，虽然他游斗中谈笑风生，潇洒自如，但他内心怀着十分慎重的心情。

两人时分时合，高低起落，片刻间十招已过，夺命金鞭后继有力，挥舞着沉重的长鞭，惊涛骇浪般罩向遽明的身子，愈舞愈快，力量也越浑猛，舞到后来，只能听到“呼呼”破空响声嗖一团巨大的坚韧金网，罩在遽明周围。

二十招过后，遽明简直有点惊异了，隐隐感觉到夺命金鞭的金制长鞭，似能跟着对方的动功高低，而随意转变，其中尚具有不少招数，神奇奥妙得几乎使自己都无法应付。

吃惊之下，忙收轻敌之心，长啸一声，暗提全身真气，布满四肢，举手投足间，莫不“呼呼轰轰”威力至大。

夺命金鞭额间已泛出冷汗久战不下，他内心的惊悸超过遽明十倍，他这次出道江湖是暗怀满腔野心的，不想第一次就遇到这么棘手之人，一时羞怒交并，暴喝声中，尽展胸中所学精英，借着金鞭挥舞而出。

凌厉的鞭声，突然微弱下来，似乎人已力不从心，疲困累倦。但是遽明却感到不对，那沉重的长鞭竟一反常态，硬打硬摔，有时候未至尽头，竟然突告中止，弯曲袭至另一方，迷离得令人难以捉摸。

心中一惊，不觉倍加警惕，身随鞭动，起落如风，避免与他金鞭作正面的冲击。

转眼十招又过，夺命金鞭似感不对，右臂一抖，“呼呼”金光暴射，一条鞭影快逾闪电朝遽明当头点到。

遽明错步，旋身，微曲肘部，猛撞鞭身，“噗”的一声，金鞭微抖，夺命金鞭极快变招换式，左掌劈出，长鞭一抽一吐，鞭光如戟，疾点遽明璇玑要穴。就在这短暂如闪电一般的时间，遽明把握着这收鞭时一刹那间破绽，力贯手掌，五指如爪。疾抓住鞭身，同时他左掌陡翻，一股凌厉大力呼啸而出。

夺命金鞭心头猛震，立即“呸地一声，一口浓痰化做坚硬的暗器，直朝遽明脸击去，同时他挫腕收劲，猛撒长鞭。

遽明朗笑一声，手掌已然抓住鞭身，他使劲一抽，紧跟着转动身形，滑出一边。

“滑啦啦”遽明手中多了一条金制长鞭。他冷笑一声，眼皮都未曾抬一下，随手挥处“呼呼”一条金色噬鞭，掷出十来丈远。

夺命金鞭大惊失色，闪哼声中，一个强壮的身子突然平飞过来，人未到，两臂一错，倏东倏西，宛如一条灵蛇，东窜西钻地攻向遽明。

遽明俊脸一变，霍地惊呼出声：“缚龙掌！”

原来夺命金鞭所使的招数，正是《南风真集》中的“缚龙掌法”的“单掌伏龙”。

他脑子里疾快地想起江南武馆皇爷的一句话：“听说你近来跟夏鼎郎君在研究什么绝世武功是吗？”

心念一转，他飘身急退，喝道：“喂，夺命金鞭，夏鼎郎在身在何处，快从速道来，否则……哼……”

夺命金鞭一愣，喝道：“小狗你说什么？”

遽明剑眉一挑，朗声道：“我问夏鼎郎君在哪里，快从实告来！”

夺命金鞭冷笑一声，喝道：“小狗找夏鼎郎君有什么事，夏鼎郎君也工己成生死兄弟，如果有什么事，大爷照样可以做主！”

遽明怒道：“就是这件事，你做不了主，废话少说，快将夏鼎郎君行踪道来！”

夺命金鞭闻言，狂笑道：“小狗，你也太目中无人了，我那夏鼎郎君老哥，武功盖世，岂会跟你一般见识，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不妨告诉大爷。”

遽明怒极而笑，笑声清遽深长，震得四方回音不绝。

“哈哈，夺命金鞭，你练的武功就是少爷的《南风真集》，少爷一时不察，被夏鼎郎君那厮窃去，现在少爷要找他要回《南风真集》，这件事，你能做主？哈哈……”

夺命金鞭脸色大变，惊呼道：“你是全遽明！”

遽明岸然道：“正是在下。”

夺命金鞭足下一跃，掠出三丈余外，就待逃走。

遽明冷笑一声道：“鼠辈敢逃！”声出人到，虚飘幽风，果然绝世轻功，只见人影一闪，他一个身子已掠至夺命金鞭身前，拦住去路，冷冷道：“夺命全鞭，你不告诉我夏鼎郎君的行踪，休想保全性命！”

夺命金鞭脸色发白，似知逃走已成无望，激起凶性，大喝一声：“金某逼人太甚，大爷跟你拼了！”

声出掌到，掌风嗖然，飘起漫天飞沙落叶。

遽明目露杀机，长笑道：“夺命金鞭，这是你自己找死，怪不得金某！”

说着，金刚罡气布之于双臂，一翻一合，顿听轰然大响，夺命金鞭惨号一声，飞出老远，颤抖一下便气绝身亡。

遽明好不容易得到一点夏鼎郎君的线索，顷刻间又告消失，又后悔，又忿怒，呆呆立在那儿，作声不得。

沈齐喜上眉梢，娇呼一声，迎面飞来。

“师父，您这是什么武功，好生厉害，瞧得沈齐又羡慕又害怕。”

遽明微微一笑道：“这门掌力叫金刚罡气，是百年前一代奇人，南风真人所遗留的一套武学奇技。”

沈齐羡慕地惊叹一声，说道：“师父，您……您能不能将它传给我？”

遽明正色道：“小孩子别急，为师一身所学，以后将完全交给你，不过，你要谨记，非万恶不赦的人，不可胡乱施展金刚罡气，否则……”

遽明俊脸呈现出严肃之色，说道：“否则为师决不传给你，知道吗？”

沈齐见状，暗打了个寒噤，惶恐地点了点头，说道：“沈齐决定谨记于心，希望师父放心！”

遽明微笑道：“沈齐，不是为师严厉，这门武功实在太过于厉害，万一锋芒太露，引起恶人之嫉，你就难以应付了。”

他喟叹一声，又道：“就象师父吧，这几天内，大开杀戒，不知杀了多少人。我想，总有一日，我会遭到天谴……”

他早有预料似的，黯然道：“沈齐，你是我惟一的衣钵传人。如果我有何不幸，你要节哀顺变，以本身武功，替世间做一点善事，替为师的赎回一些罪行，好吗？”

沈齐含泪点头，心中却暗在呼叫道：“师父，您不能死啊，您死了叫沈齐怎么办？沈齐宁愿长伴着您，终老一世，也不愿见您死去。”

这时，晚鸦投林，黄昏时分已至，遽明不禁一跃而起，高叫道：“哦！一个月已过，太鱼教跟我的一笔怨帐，也该结了，还有那河朔双英、庄珍，上官纤玉现在已不知如何了？”

一面朝沈齐道：“沈齐快准备赶路，为师尚有几件事要办，咦，慧君呢，她到哪里去了！”

遽明纵目四搜，林木依旧，慧君影子却不知去向。沈齐也发觉了，不禁急道：“师父，刚才你在打斗的时候，慧君姑娘还在那里静坐。她说她有病，身体虚弱，不能前来看你拼斗，叫我来看看你有没有危险。现在，现在她呢？”遽明急道：“难道你连她影子都没有看到吗，真糊涂，你又没有参加拼斗，怎……”

沈齐见他责备自己不同又羞又急，眼角一红，委屈得几乎要哭了起来……

“师父，我……我全神看您拼斗，所以没看到她什么时候走的。”

遽明心急如焚，也不言语，匆匆四下转了儿圈，一面高声喊道，“慧君，慧君，你在哪里……”

焦急的声音，有如空山雷声，传出老远。

但是，半晌过后，一丝儿回音也没有。

无奈之下，遽明只得带着沈齐朝杭州而去。

二十九

杭州自古就是山清水秀的城市，三面环山，西边更是那天下闻名的西湖，

适逢春游时节，杭州这个江南名城更是游人如织，酒肆茶楼，三街六巷，莫不喧声鼎沸，繁华异常。

然而，遽明却例外，尽管沈齐目不暇视，指手划脚般讲东指西，他却一言也没听进，他整个心田充满了焦急，焦急，焦急。

偶而，他纵目四顾，那只是寻找太鱼教教徒的踪迹。他知道，象这一类的邪教，官府是不允许公开设立的，就是询问普通百姓，他们也不会知道。

忽地，一匹骏马飞驰而过，马上汉子俱各身手矫健，在这繁华的街道上，游人如织，他们都能一一极巧妙地闪避而过。

遽明心里一动，连忙接着沈齐，跟在后头，原来他看见马上汉子俱各一色紫色装扮，红带束腰，不禁想起了太鱼教教徒的服装。

沈齐娇喘吁吁，她轻功不高，哪里吃得消这如飞地奔驰，尽管被遽明带着，也累得芳汗淋漓，吃力之极。

一顿饭时光过后，沈齐连举步都艰难了，她大半个身子已倚在遽明身上，幸好这批汉子各自一勒马，停止奔驰，否则她倒成了遽明的累赘。

紫衣汉子纷纷下马，径朝一个规模宏大的楼宇走去。这排整齐的楼宇，高低起伏，不知连绵到多远多深。遽明仔细一打量，只见林木茂盛，绿叶似盖，高大的楼宇前，草木花树争芳斗妍，活象个达官贵人居住的地方。

汉子自动打开红色大门，鱼贯走了进去，大家都诚恐诚慌地默默不言，里面也没有人来接引，令人莫测高深。

这时，那红色大门又将关闭。遽明眼利。忽见楼门之上，悬挂着一面匾额，上面白底墨雕着：“天下惟一主，教门无二真”。

遽明暗叫一声：对了！

当下打算夜晚动身，也不打草惊蛇，默将地形记好，一着沈齐如飞跑去。他陪着沈齐在杭州城游了几圈，不知不觉，天色已灰暗下来。

遽明将沈齐安置在客栈里，吩咐她不要乱跑，自己匆匆换了夜行服装，等待着夜晚的降临。

沈齐知道他心事重重，不敢惊动他，只张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在他俊脸上溜来溜去，又是关心又是担忧。

夜色渐晚，遽明一直静坐着，不言不语，偶而在房内来回踱，他想：太鱼教主琅琊真君，倒是个劲敌，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圆满地完成计划？

本来，少男少女在夜里相处一起，是件很不方便的事，但沈齐却不在乎，她暗地里单恋着这个英俊的师父，情窦初开的她，芳心深处比任何人都矛盾复杂。

她想，如果作了遽明的情人，则她就休想得到他的武功：如果她要得到他的武功，必须维持师徒关系。

她究竟要选择哪一方呢？她委实不敢下决心。

二更的铜锣响起了，遽明立即展开动作，“飒”的一声，比电还快，跃出客房，他向沈齐挥挥手，“嗖”飞跃而去。

沈齐“哇”地一声，哭泣起来。她实在太担忧，如果她有很好的武功的话，她愿意跟着遽明，分担他一部分惊险。

三更铜锣响了，沈齐仿佛中了闷棍，轻微地颤了颤。

再说遽明，他已到达了太鱼教总坛——那座宏大连绵的楼宇。

他翘首望了望满天的繁星，一咬牙，身形如临空飞鸟，“飒飒”带起细微的衣袂破空之声，落在第三层楼宇上。

楼宇间，整齐并列的竹窗细缝，透出微弱的光线，他悄悄窥视进去，只见大厅里，三两个雄壮的紫衣汉子，正来回不停地巡视。

此外，厅房空寂，没有一个人影，他略一顿足，又飞过一幢楼宇，沿着屋檐，他悄悄地偷视……

除了三两个来回巡视的紫衣汉子外，别无旁人，他一连纵过几幢楼房，见到的都是无关重要的人在巡视着，他不禁微感失望，暗忖道：人说太鱼教规模如何大，扑牙如何遍布天下，原来却不过如此，难道是传言误讹，或是闻名不如见面，太鱼教本来就是个小小的帮派。

他愈想愈疑，心里也就愈发着急。

忽然，“拍”的一个极其清脆的声音响起，在这阴森沉寂的深夜，传个老远。

遽明一怔，暗忖道：这种声音与人在对招时，双手交拍的声音一模一样，难道这等夜里，还有人大发雅兴，与人过招不成？

想着，好奇心油然而生，身子一长，跃向发声之处，他轻功本高，这谨慎地一施展，连一点声音也没有发出，真是神不知，鬼不觉。

他微曲身子，象狸猫似地伏在瓦片上，正想偷视里面的情形，蓦地，“拍拍拍”连声，惊得他纵个老高，几乎发出声音。

清脆的声音响后不久，里面突然传出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道：“没出息的东西，还不快与我跪下！”

遽明轻轻落在瓦片上，暗地一红脸，嘲笑自己道：“金遽明，看你吓得这样子，简直象惊弓之鸟。

他自个儿解嘲似地笑了笑，忽听那铿锵有力的声音又道：“没出息的东西，还想创什么教，成天胡作非为，大失民心，还不快快给我解散！”

遽明吃了一惊，显然他为这人傲狂的口气，给愣住了。

半晌，忽有人颤声道：“师父，您老人家还请息怒，徒儿实在有多方面的苦衷，逼得不做不休，只有硬着头皮干下去了。”

遽明不禁俊脸一变，全身起了一阵寒意，原来他听出这叫“徒儿”的语音中，内劲十足，似乎还不在自己之下，那么他的师父就更难以料想了。

这时，那铿锵有力的声音又传了出来，隐隐透出叹意“孽障，孽障，老夫两早子来所积下来的善德，全叫你断送了，孽障，孽障。”

那徒儿颤抖的声音忙道：“师父，您老人家放心，徒儿再怎样坏，也不敢累及师父您老人家……”

“哼！”那师父怒道：“孽障，你还不死心，老夫八十年来隐居荒山，看破世情，已做到四大皆空。想不到你这个孽障，竟使老夫发起怪来。唉！孽障，你耗费我一片心血调教了遽明心头猛震，暗叫道道：“嘿！这人口气真大，动不动就是两甲子，八十年，难道他真的活了那么多年不成？”

他又惊又疑，脚步微移，突听那师父喝声道：“什么人？快与老夫下来！”喝声犹如龙吟，径在遽明耳边盘旋，不知有多久才缓缓散去，遽明吓得俊脸发白，一个身子僵在瓦片上，一动不敢动，深怕那师父发觉。

这时，徒弟刚劲的声音言道：“师父，这里夜猫子最多，不会是人……”

他顿了顿又道：“如果是人，哼！谅他也不敢来！”

师父“哦”地一声又道：“听你说话煞气隐伏，决非老夫一两次能劝导得开，唉！你给老夫闯的恶恨也太多了……”

他铿锵的声音，流露出一丝悲伤的成份道：“孽障，为师预算，物化已

在不还，那时，你失却了管头，不知又要闯下多少恶孽！唉！老夫收你之时，实在太大意了，没有考察你的心性如何，硬下决定……”

“师父，您老人家请放心，徒儿决不让您失望！”

遽明听得清楚，身子却不能动弹，不禁又惊又忧，想不出解救自己的办法，暗想：自己总不能站立不动直到天亮啊！那时危险更大，说不定会让琅琊真君发觉……

思忖间，他灵机一动，拾起一块瓦片，使劲一掷，“哗啦啦”，二十丈外楼宇房脊上连起一连串清晰的声音，在这沉寂的夜里传出老远。

果然不出所料，这连串脆声才出，屋内人停止了语声，似在倾听。半晌，忽地响起了那徒弟的语声：“师父，您稍待片刻，让弟子去瞧瞧！”

一阵细碎的脚步声刚过，“飒飒”破空之声大起，遽明连忙伏下身形，收聚目光凝望过去，只见一条人影比苍隼还快，一个掠身已跃上屋脊。

他打量着四周，放声喝道：“何方鼠辈，敢来太鱼教总坛放肆！还不快给本教主出来，难道还要本教主请不成！”

闻言，遽明大惊失色，原来方才颤抖声音说话的竟是太鱼教主琅琊真君。那么另外一个自然就是琅琊真君的师父了。

遽明暗叫一声“糟！”想不到琅琊真君的师父还在人间，自己这番真是堪堪可危了。

他打了个寒噤，看见琅琊真君怒骂几声，又自跃落地面，他把握时机，连忙从竹窗缝里偷视进去。

只见一个奇古老人昂立大厅之内，奇古老人皑皑须胡，几达胸腹，飘忽间，令人肃然起敬。

这时，琅琊真君匆匆掀开门帘，疾走进来，“噗通”一声，跪在奇古老人身前，说道：“禀告师父，不知哪里来的人搅混，扔下一块瓦片后，就逃隐无踪了。”

老人点点头，两只神光湛湛直可透过墙壁的眸子，看了他一眼，忽作黯然之容，说道：“孽障，你惹下的仇恨已不少了，从这次人家扔下瓦片而逃的动机看来，就可以知道你在外面的行为如何了。唉！你再不想法收敛，恐会遭到天谴！”

琅琊真君俊美的面庞浮上惭愧之色，嚅嚅道：“师父教训极是，弟子永记于心！”

奇古老人颌首道：“从速解散太鱼教，你能答应吗？”

琅琊真君心神一凛，惶恐地说道：“师父，请恕弟子反对，弟子实有难言的苦衷。”

奇古老人脸色一沉，说道：“有何苦衷，从实道来，为师帮你解决！”

琅琊真君露出遽明从未曾见的低声下气状，犹豫半晌才嚅嚅道：“因为……因为她……她不肯顺从我！”

奇古老人问道：“他是谁！”

琅琊真君瞧他一眼，犹豫不决地道：“她……她是一个女人……名叫‘云倩’……”

他吞吞吐吐，半晌才将话说完，但遽明已是“轰”然一声，整个脑子被震得迷迷糊糊，思想全停……

原来，琅琊真君所指的女人，竟是他朝思暮盼的母亲“云倩”。

这时，奇古老人已怒喝道：“孽障，可恶至极，竟然为了一个女人，做

出那伤天害理的事情！”

老人愈说愈怒，“拍”地左掌一挥，琅琊真君俊美的脸庞顿时一片火红。

“孽障，从速道来，那女人身在何方？”

琅琊真君抚着火红的面颊，不知是羞是愧，一时之间，倒愣得说不出话来。

奇古老人面色凝重，如同布上一片露雪，喝道：“孽障，你敢反抗！”

琅琊真君激冷冷暗打了个寒战，惊叫道：“师父息怒，弟子说了！”

老人喝道：“在哪里？”

琅琊真君嚅嚅道：“她……她不肯屈服，弟子就将她软禁闻言，老人奇道：“哦，光为了她不肯屈服，你就创设太鱼教害人吗？”

琅琊真君似乎怀着极大的心事，欲言又止，神情尴尬异常。

遽明晕晕然，脑中由一片混浊变为清醒，产生出无限孺子慕思之情，他悲恸得忘记了危险，大喝一声：“还我母亲来！”左掌聚劲，“拍”的一声，击落竹窗。

他身躯一缩一弹，“嗖嗖”穿过窗户破洞，掠进大厅内。

他这一现身，室内两人同时一怔，尤其是奇古老人更是微变脸色，他在这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能在离他不远之地，逃过他耳听目风的搜索而惊奇。

琅琊真君瞧清遽明的脸孔，一愣之后，立刻换上笑容，说道：“小兄弟考虑过了吗，是否已……？”

他望了老人一眼，颇为顾忌地将“答应”两字吞进肚里。

遽明俊脸带怒，星眸含恨，喝道：“琅琊真君，闲话少说，还我母亲来！”

奇古老人一动不动，冷眼旁观，琅琊真君带着满脸奇异之色：“什么！谁是你的母亲？”

“哼！”遽明怒道：“难道你将我母亲软禁起来，还不承认吗？琅琊真君你要再否认，我跟你势难罢休！”

琅琊真君吃他连连指责，俊脸一红再红，最后他实在忍受不了，慑于师父在旁，不敢恶言恶语，只冷冷笑道：“朋友，咱们久未见面，本该叙述旧情，哪想到你存心捣蛋，口口声声要母亲，本教主难道畏你不成？”

说着，他瞥了老人一眼，忽作犹豫之态，似乎不敢在老人面前与遽明翻脸拼斗。

遽明剑眉一挑，再也不顾自己生命危险，大喝道：“放与不放，全凭你一言，琅琊真君你说吧！”

他星眸连闪着气吞河山的万丈神芒，紧紧盯在琅琊真君面上，脚步微移，摆出一副立刻就将动手的架式。

琅琊真君又气又怒，碍着师父在旁，不敢发作，只瞪着精光炯炯的眸子怒视过去，一面凝神聚气，准备随时采取行动。

这时，一直沉默的奇古老人，打量遽明片刻，老脸浮上微微的笑意，挥手说道：“孽障，你犹豫什么，难道你想败了老夫名头！”

琅琊真君不在犹豫，遽明已大喝一声：“琅琊真君，接招！”

声出掌到，铁掌如剑，划出尖锐的破空呼啸之声。

这次，他不敢大意，慎重异常，皆因琅琊真君武功不在他之下，拼斗起来，胜负难分。还有那奇古老人更是强敌，立在一旁，对自己犹如死神在侧。

琅琊真君冷笑一声，旋身错步，眼皮未抬，两双手臂击出绝大掌风，“呼呼”已到遽明胸前。

遽明曲肘吐劲，掌风嗖然，人已滴溜溜滑出一尺，借着这掌吐劲来之际，左足猛踢，快逾闪电，直向琅琊真君膝盖踹去。

两人乍分乍合，隼起免落，掌劲呼啸中，十招已过，高手过招，本在抢先机，两人武功都已炉火纯青，施展之下，犹如两团幻影，才一接触，立即又告分散，一时满厅都是呼呼风声，夹着目不暇视的拳风掌影。

金遽明展出《南风真集》里的缚龙掌法，人如天际游龙，又疾又快，不时骈指如戟，弹出锐利的指风，罩向琅琊真君全身要穴。

琅琊真君武功亦有独到之处，只见静如处子，动如苍隼，其招式之变幻繁杂，出手之神奇狠辣，皆属空前绝后。

奇古老人冷眼旁观，似乎泽他俩这惊天动地的拼斗，一点都不存放于怀，他冷漠地瞧着遽明所施展的缚龙掌法，微抚面颊，似乎在回忆着什么……

转眼三十招过去，俩人不但没分出上下，简直就连抢先机也未显出端倪。

奇古老人“哦”的一声，老脸微变，他没有先前那样安祥了，他神色之间，依然冷漠如故，但却隐隐透出惊疑之色。远处“当”的一声传出清晰的锣声，显见四更已过，天色也即将转明了。

遽明久战不下，心头火起，怒从胆边生，倏然仰面长啸一声。

啸声清邃深长，隐含着一股焦灼之意，震得厅内嗡然回响，袅袅不绝，他已借此提聚了金刚罡气的真力。他大喝一声：“琅琊真君看掌！”

双掌齐翻，两股绵绵大力汹涌而出，他金刚罡气已练得八成火候，出手决不带一丝火气，就连一点声息也没有。

琅琊真君见多识广，刹那间，也觉情形有异，忙不迭提气进掌，准备全力以接。

奇古老人嘴皮微动，忽然发出铿锵的语言：“孽障快退！”

琅琊真君百忙中怔了一怔，身手略一稍慢，立觉一股令人窒息的绵绵大力汹涌而来，再想闪避，为时已迟，急得俊脸一变，猛抖身子，只听“格格”暴响，他一个修长身体，顿时矮了半个头……

原来，琅琊真君不甘束手待毙，情急之余，施也缩骨功夫，硬生生挡他一挡。

奇古老人脸色一变，喝道：“孽障挡不得！”

话未说完，他脚步微抖，也不见怎样作势，人已滑至遽明身前，单掌一翻，竟是硬接遽明金刚上气来势。

遽明大吃一惊，金刚罡气霸道已极，想收招已有不及，不由惊喝道：“退！”

老人微微一笑，左掌虚空一抓，右掌突然过去。

金刚罡气的确不愧为武学神气，展动之下，一股绝大狂飚，似慢似疾，毫无声息地逼了过去，一种坚韧无比的柔势，笼罩了整个宽阔的厅房。

远处的桌椅已在摇晃，竹制的窗户也在晃动，遽明却突觉左面的绵绵大力虚了一虚。

这是出奇的现象，他忍不住惊呼一声，一个身子也朝左面倾斜了微许。

“轰”，他右面的大力砸到了右面的墙壁，发出憾地的响声。

这一刹那，遽明有点迷惘，他没有听到以往发力后对方的惨号声。

蓦地他耳畔有人铿锵的说话，刚劲的声音使他耳膜几乎涨破：“小伙子，南箫是你什么人？”

遽明眼皮眨了两眨，扫视过去，大厅重新恢复得清晰宁静，奇古老人眼阵射出骇人的神光。

遽明不由自主脱口道：“南风真人正是我的恩师！”

老人吃了一惊，极快地道：“哦，南箫是你师父？”

遽明闻言，忽觉这老人实在太托大了，暗想：“恩师百年前即名传天下，誉为武林八奇之一，这老人何等身份，竟然口口声声直呼恩师的名字！”

想着，脸上已现出不悦之色。

奇古老人目光一扫，已自觉，思索一会儿，急道：“小伙子，南风真人呢？是否尚在人世？”

遽明不悦地摇着头，朗声道：“恩师百年前已物化仙逝！”

闻言，老人面色一沉，如同凝上一片霜雪，肃穆地道：“小伙子年纪轻轻，口出欺人之语，你当老夫糊涂吗？”

遽明一怔，奇道：“南风真人确实是我师父，我何曾欺骗你！”

老人不悦道：“小伙子既言南风百年前物化，为何你年纪不大，竟自称为南风道友之徒？”

遽明恍然道：“我既得南风真人遗留的全部武功，难道还算不得他老人家的徒弟吗？”

老人频频颌首，忽道：“原来如此，小伙子堪为可教之材，不知愿意为老夫积一善德否！”

遽明毫不犹豫道：“你说来看看，我能力所及，也许为你效劳！”

老人道：“小伙子何言‘也许’？为何不肯下定语？”

遽明朗声道：“你徒弟软禁我的母亲，久久不放她老人家出来，难道还叫我肯定为你做事不成？”

闻言，老人目光如电，不悦地盯了琅琊真君一眼，只吓得他连退两步，朝遽明狠狠投过一瞥。

“孽障，从速放还他母亲，如有差错，一切惟你试问！”

转眼朝向遽明道：“小伙子，还有什么不满之处否？是否能肯定地帮老夫之忙？”

遽明怒气微消，点头道：“可以！”

老人浮上一丝喜悦之态，从怀中取出一块银牌，色呈暗青，人耀生辉，银牌里隐隐伏着一双手掌，栩栩如生，遽明方惊疑不已，忽听老人沉重地道：“孽徒自获得老夫行将就木，残余晚年不足以管束孽障，所以……所以……”

说到此，老人喟叹一声，老脸颤动，似乎在下最大的决心似的。

遽明疑腹丛生，暗忖道：这老儿端的古怪，说了半天，还尽是一些无关重要的话语，奇怪！

心有所思，不禁放眼望去。

只见老人沉吟不语，状似犹豫难决，但他身旁的琅琊真君却不同了。

他铁青着脸，难看之极，额间沁出的豆在冷汗，已一滴一滴滑落地上，他全身不规则地颤抖着，似怀着极大的恐惧。

遽明心里暗暗打鼓，不知琅琊真君为何做出这可怕的神情。

半晌，老人忽大喝：“小伙子，今后你就代表我，负责约束这个孽障！”

闻言，遽明大惊失色，忽见老人手臂挥处，那银牌朝自己掷来。

他忙抄手接过，一句问话还没出口，老人又严厉地说道：“见到此牌，如临我面，孽障你好自为之吧，为师已将本门令谕交给别人掌理了。”

琅琊真君俊脸铁青，猛喊一声：“师父，不行，你不能将令谕交给别人！”

闻言，奇古老人满面怒容，手掌一挥“拍”的一声，琅琊真君连闪都来

不及闪一下，俊脸之上，已然多出五个火红指印。

他犹豫一会儿，终于退后一步，垂首不语。

奇古老人怒喝道：“孽障自己不能节制行为，还敢反抗，老夫恨不能将你劈成两段！”

一转身，朝遽明说道：“小伙子，今后孽徒如有什么恶迹，老夫惟你试问！”

遽明怔道：“前辈的意思……”

老人补上一句，道：“你全权负责约束他的行动，知道吗？”

遽明机械似地连连点头，心中却迷离得毫无头绪。

老人露出一片喜容，赞道：“孺子可教！唉，比起孽徒来，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南风道友天上有知，也该含笑瞑目了！”

说罢，他摇头叹息不已，摆出一副懊悔之容。

遽明心里一动，忙问道：“先辈能否将尊讳相告！”

老人笑道：“小伙子真糊涂，从老夫给你那块银牌上不就可以看出了吗？”

遽明忙览视银牌，只见乌光闪闪中三寸直径的银牌上，只雕刻着一双手掌，栩栩如生，不由暗忖道：奇怪！光这双手掌，怎叫我认出他的名讳呢，天下什么掌什么掌多如过江之鲫。

百思不出，只有摇首道：“恕晚辈愚蠢，晚辈实在不知道前辈尊讳。”

老人长眉一扬，忽仰天长笑道：“难道几百年来，使用掌的，还有比老夫更显着的人吗，哈哈。”

老人傲笑连声，说道：“小伙子，老夫即是百年前八奇之一，与汝师南箫齐名的北掌。”

闻言，遽明悚然一惊，忙恭身道：“恕晚辈无知，冒犯之处，尚请前辈原谅！”

北掌挥手笑道：“免了，免了，以后老夫还要多借重你，严加约束这孽障的行为！”

琅琊真君不知是怒是气，这小伙子平白跃为自己顶头上司，如何能忍住这口气。但北掌在旁，他又无可奈何，只不时将怒毒的目光朝遽明投去。

遽明微笑置之，一面说道：“这些是晚辈应该向前辈效劳的，谈不到什么借重之处。”

北掌喜容满面，说道：“小伙子还蛮讨人喜欢的，老夫如果能多活几年，说不定将你收做衣钵传人，哈哈。”

显然，北掌对遽明的谦恭有礼，忠厚诚实，感到喜爱，他望着遽明频频点头道，“小伙子相貌不凡，骨骼绝佳，心性又好，将来一定成为武林的一朵奇葩，老夫真羡慕南风道友，死后还有个这么好的衣钵传人。”

北掌又转朝琅琊真君道：“孽障，你以后的行动，老夫全托这位小伙子约束了，如果下次老夫来问出有一点不轨之处，当心你的脑袋！”

说着，朝遽明道：“小伙子你照着办吧，老夫刻欲归去，希望你不至于误事。”

遽明忙拱手道：“前辈放心，晚辈尽力而为。”

只听“飒飒”两声，一条淡影不知有多快，就连眼皮都未来得及眨一下时，北掌身影已杳。

遽明怔立一会儿，想起今天这种奇遇，不禁感到实在大出意料之外了。

他由寻仇而来，顷刻间又变成仇敌的行动约束者，这个变化也未免太大了。

慢慢地，他的思想由远处归到正题，他想起了自己这次来的目的，不由盯了呆立一旁的琅琊真君一眼，说道：“喂！琅琊真君，我现在开始要约束你的行动了，这是你师父北掌老前辈的意思，怪不得我……”

闻言，琅琊真君怨恨地看了他一眼，恨恨道：“你不要狐假虎威。本教主除了听师父的话外，天下就没有一个人能管得了我。告诉你，以你的身份，对本教主说话还要客气点，哼，否则我……”

遽明大感不悦，剑眉一挑，说道：“否则你怎样？”

琅琊真君冷笑道：“好坏由你自己的想法，本教主说到做到！”

遽明怒道：“只要你敢，在下随时都可以请北掌老前辈亲自来管理！”

此言一出，琅琊真君脸色大变，欲言又止，摆出一副敢怒不敢言的神态。

遽明冷笑一声，想道：对付这种人，也只有抓住其利害关系，否则他哪肯轻易就范！

继道：“琅琊真君，适才北掌老前辈说过，命你将我母亲放出来，现在你执行北掌老前辈的口谕去吧！”

琅琊真君目光尽赤，恨恨盯了遽明一眼，说道：“好吧！本教主就将这笔帐记下来了，有朝一日，小子，你别后悔！”

言罢，他大喝一声：“来人！”

此声一出，立刻就有人答应道：“教主有何吩咐？”

两个身手矫健，手执干戈，恍如战场斗上似的汉子疾走进来，未抬眼，先是恭身一揖。

琅琊真君暴喝道：“快将四十四号房子的女人带来！”

这两个汉子忙应了声“是”，两人对望一眼，躬身而嫁，他们似乎对教主突然发怒而感到惊讶。

遽明知道他受到的刺激甚大，心怀气愤，语气自然流露出来，当下微微一笑置之不理。

半晌过去，五更铜锣已响起了，前排楼宇长长甬廊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一个洪亮的嗓子喊了起来：“禀告教主，小的尊照吩咐，人已带上！”

琅琊真君露出暴戾的本性，大吼道：“人带上了，还不带进来，罗嗦什么，难道还要我请不成？”

门外惶恐地应了声“是”，大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首先就有一个手执长戈，面貌凶恶的紫衣汉子，颠颠走了进来，垂手恭立一边。

刹那间，遽明心情是极度的紧张，他多少日子来慕思、盼望、怀念的日子降临了，而且是那么突然，他不由感到心房的跳动，如同大海狂浪，紧张而又惊心。

琅琊真君板着面孔坐在一张太师椅上叱道：“蠢材！一个人要多久才能带来？”

叱声才出，就有两个汉子扶着一个女人进来，缓缓走到琅琊真君面前，等待着命令。

遽明激动地打量那被带进的女人，只见她一张鹅蛋似的脸形，美貌高贵，但又有点憔悴，那眼角微微现出的皱纹，显出她似乎心事重重，忧虑过度而形成的。

她鬓发有点紊乱，仿佛被人从沉睡中拉起来似的，身材很好，衬托着一

个美丽的脸庞，使人想到她在以前，一定是个风华绝代的少女。

这个女人的出现，遽明倒反被怔住，虽然他适才曾暗想见到母亲时，一定上去抱着痛哭一番……

他凝视着这个从未见过面的娘，一种陌生的害怕。使他顿忘自己傲啸武林，单骑闯天下，使武林英杰铁胆心寒而停足不前的那种豪迈。

他激动紧张而又特别地害怕。忘记了他曾经讲过的一句话：“我是苍天的使者，没有人比我更紧张！”

那时，他是气上云霄，豪气冲天的，为什么这时他忘了从前那一段英雄事迹，而生出他从未曾有过的“害怕”之念呢？

这也许是人的天性，也许是他复杂的感情。

他喉咙里连连在叫着“娘”，但是却没有展开对久别的娘重逢的一种感情动作。

这时，他娘已开口说道：“又有什么新的对付方法呢？”

忧伤的声音如同一根锐利的箭矢，刺进遽明的心房，他身子痛苦地摇了摇，他发现娘的眉宇间浮着一丝淡淡的忧愁，他灵敏地想到自己，不禁痛心地想着：啊！娘吃了不少苦，她一定每天盼望跟我见面，她每天徘徊在静僻里孤寂地叫喊着我的名字！

眼泪不停地滚落，洒满衣襟。

然而，他象尊石像似的，一直没有动作，只忘神地瞧着娘。

琅琊真君摇头对娘道：“你有好日子过了！”

这短短的几句话，引起了遽明的共鸣，他欲言又止，颤抖唇皮，不知道从何处讲起。

中年美妇茫然摇着头，叹了一口气道：“你不要骗我，我心里除了记忆着以前的日子之外，并不要求过好的日子！”

闻言，遽明一恸，喉咙间不由地叫着“娘、娘、娘”，口里头却发不出声音来。

琅琊真君不悦道：“你儿子来了！从今以后你有好日子过了！”

中年美妇美目一睁，射出一片喜悦的光辉，似信非信地喃喃道：“在哪里？在哪里？”

她四下寻找，当她眸子与遽明的目光互相接触时，遽明不知怎地，突然响起了颤抖的声音：“娘……”

他千言万语似乎都包含在这“娘”字之内。

中年美妇怔了一怔，喃喃道：“是他吗……是……他吗？”

遽明流了两滴孺子慕思的眼泪，轻唤道：“娘……”

中年美妇长长的睫毛眨了两眨，再也不犹豫，跌跌撞撞向遽明扑去，一面喃喃道：“你是我儿子？你是明儿……”

这瞬间，遽明有力量了，他摊开了手臂，忽然大呼一声“娘”，一把将中年美妇抱住，真挚的眼泪如江河决口，倾泄而出……

中年美妇被遽明两支手臂紧紧抱住，她茫茫然，几疑此身如在梦境……

少顷，她稍感清醒，手臂也紧紧抱住了遽明，惊喜的眼泪，繁星似地滚落说道：“明儿，明儿，你长这么大了！”

她抚摸着遽明黑细细的头发，激动得几乎窒息：“明儿，你受苦了，都是娘不好，从小就离开了你！”

遽明感情在奔放，他忽然变成小孩子一样，把头埋在娘的怀里，一面高喊道：“娘，娘，我终于找到你了，终于找到你了！”

中年美妇轻轻地抚摸着他，满足地叹了一口气，这短短的叹声饱含辛酸，她忍受了十多年风吹雨打，霜寒日晒，忍辱偷生下来，她的目的只是希望有这么一天。

母子两人静静地抱着，现在这种无声的慰藉，却比千言万语还要深邃。

琅琊真君颓然倒在椅子上，他思想紊乱了。是的，他深深爱着这个女人，但是十来年，她一直没有假以辞色，甚至于连一句话，也不愿跟他说。

他想，我这一生完全丧在她手里，她应该给我补偿，我为了她，损失实在太大了，她不应该视若无闻。

他反复考虑，一种心灵上的空虚感，使他挺身而出，他来回踱着，心里一直在吼叫道：你不能失去了她，你不能失掉她，你的损失实在太大了！

他痛苦地抓住头发，连连摇晃，他象一个失意的醉客，在无人的地方摧残着自己的身体。

半晌，他闷哼一声，抬起了精光闪闪的眸子，那是含有原始野性的杀机。

他挥了挥手，朝恭立一边的紫色汉子喝道：“你们出去！”

汉子们惊慌地望他一眼，悄悄退了出去。

琅琊真君又在踱走了，他不时瞪着凶眼，狠狠地望着这对相逢的母子背影，似乎难下决心。

他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俊美的脸孔亦是扭曲得可怕。

忽然，他重重点了一下头，似乎下了最大决心，他缓缓移动着脚步，一步一步朝这对惊喜忘神的母子走去。

他举起了手掌，那雪白瘦小的手掌是含有惊天动地的力量的。

他在距离两人不到两丈之地，站住了脚步，仰面长叹了一口气，两臂也随着吸气当儿，缓缓地提高起来。

正当这时，大厅外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琅琊真君心社是一凛，收起欲击的架式，不悦地喝道：“谁在外头？”

“是我！”脚步声一停，一个清亮的年轻人口音响起：“教主，人已带来了，不知道你准备好了没有？”

琅琊真君脸色稍舒，正想开口，来人已推门进来，原来是一个潇洒的年轻人。

年轻人相貌堪称俊美，但那两只滴滴溜东西乱转的眸子让人见了，不由得生出恶感之心。

他身手灵敏，矫健已极，并且两旁太阳穴鼓起老高，显见他内功修为已达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他一边走进来，肘腋下还夹了个纤巧玲珑的少女身躯，不怀好意地低笑了两声，说道：“教主，只要她服下‘迷魂透血’后，准保她死心塌地地跟着我，不会再想那个小子了！”

琅琊真君似乎想起了什么，奇异地问道：“那小子是否姓金……”

他说说到“姓金”时，将声音尽量压低，深怕遽明听见似的。

年轻人一怔，道：“教主此意为何，难道我夏鼎郎君骗了你不成，不信你可以问她。”

夏鼎郎君指了指手中夹着的少女道：“她一路上跟他在一起，那时我从那儿经过，适巧遇见了，于是我就乘那姓金的小子无暇顾及之时，把她带了就走。”

他顿了顿又道：“为了此事，夺命金鞭还丧命在那小子毒手之下。”

琅琊真君又惊又疑，目光瞟处，只见遽明与他母亲相拥一起，并未发觉到这边来，于是，他赶紧将夏鼎郎君拉到一旁，奇异地问道：“贤弟，你只说那小子姓金，也没告诉我他的名子，他是否叫金遽明？”

夏鼎郎君怔了怔神，面浮诧异之色，奇道：“大哥，你怎么知道他叫金遽明？咱们相处一年，小弟还从未听你提过这个人呢。”

琅琊真君俊脸倏变，说道：“贤弟，如果此刻你遇见了金遽明，又该如何处置？”

夏鼎郎君满脸愤色，“拍”的一声，自拍脸腰说道：“如果这姓金的小子让我夏鼎郎君遇到，哼，那可有乐子瞧了，我夏鼎郎君不但可以雪几年东窜西隐之耻。而且，可以为亡友夺命金鞭报仇。”

琅琊真君不怀好意地笑了笑，说道：“贤弟果然是忠义之人，令人佩服不已！”

夏鼎郎君谦逊道：“大哥休要取笑，只要夏鼎郎君有生之年，必定为大哥鞠躬尽瘁。”

琅琊真君望了望他手臂夹着的少女，心里不禁生出一个歹毒念头，说道：“贤弟，这个姑娘，你又作何处置？”

夏鼎郎君涎着脸，笑了笑：“大哥，你明知道小弟生平就是有个贪色的毛病，此妹不知化费我多少心血才勾上手的，至于处置之法，你当然比小弟更清楚了。”

琅琊真君极愉地瞥了遽明母子一眼，故意提高声音长笑道：“哈哈，夏鼎郎君就是夏鼎郎君，生平除了贪淫好色之外，什么都迎合人意，哈哈，此妹是否照你一向手法……玩了就杀……”

琅琊真君内劲充沛，语声本来已经不小，再加上此刻故意长笑豪语，顿把遽明从迷茫之中，惊得清醒过来，他细细听了一遍，不禁又惊又怒，调转了目光，投视过去。

一个熟悉的面庞映进眼帘，他几乎惊呼出声，那不正是废寝忘食欲捕获的夏鼎郎君吗？

他瞧见夏鼎郎君肘腋下夹着一个纤巧的少女的体躯，极为熟悉，不禁惊喜交加，忖道：那少女不就是慧君吗，不知她无恙否？

遽明心中焦急，匆匆朝娘道：“娘！让我把这个坏蛋收拾掉，再来伴你好吗？”

中年美妇关切地瞧了他一眼，只见他器宇不凡，身手矫健，星眸如电，不禁安慰地笑了笑，微感不放心地说道：“明儿，要当心啊！”

遽明应了一声，扳起面孔，缓缓走了过去。

琅琊真君何等心细机警，当下故做未见，笑道：“贤弟，艳福不浅，终年常伴娇花，享那人间佳乐，真羨煞老哥了，哈哈！”

夏鼎郎君与遽明背面对立，尚自未觉，畅笑道：“老哥真乃风趣之人，怪不得小弟初见面，就打从心里生出好感。”

遽明热血奔腾，怒火上冲，倏地大喝一声道：“夏鼎郎君，且看看我是谁！”

夏鼎郎君闻言大吃一惊，身形飘动，闪出一丈远外，回头一瞧，不由得脸色大变，怔得说不出话来。

琅琊真君冷冷一笑，道：“贤弟，此人是谁？”

夏鼎郎君惊怔之余，脱口而出：“金遽明！”

琅琊真君紧笑道：“哦！他就是那万恶的小子，贤弟你适才不是说要将他碎尸万段么？”

夏鼎郎君脸色一红，老羞成怒，大喝道：“正是！”鼎郎君又鼓足勇气道：“金遽明，闲话少提，还我朋友命来！”

遽明怒极而笑，声震长空，宛如喝金巨响，古钟夜鸣道：“哈哈，夏鼎郎君，少爷还没向你索取《南风真集》和慧君姑娘，你要先下手为强。嘿，谅你近年来，将偷窃去的《南风真集》已练得差不多了。咱们现在就过招吧，胜负由掌上见真章！”

夏鼎郎君冷笑一声，将昏迷不醒的慧君放在太师椅上，迅速退却外衫，露出一身劲装，喝道：“动手吧，是非由武功解决！”

慧君不言不语，倏而仰声长啸，借着龙吟般啸声，暗将金刚罡气运足八成，怒喝一声，翻掌吐劲。

立时，一股惊涛骇浪的绵绵大力脱颖而出。遽明睡眸电闪，恨他至极，早已存着杀机，是以开头一招，就使出奇门玄功金刚罡气，出掌毫不留情。

琅琊真君身形暴退，阴笑道：“贤弟，此番全看你的能耐了！”

夏鼎郎君脸色大变，想不到对手第一招就使出金刚罡气，他钻研《南风真集》多时，尽得真中三昧，但是唯一遗憾，限于天资，无法将金刚罡气练得深具火候，只能踏入门径，练得五分功劲。情急之下，他再也顾不得汗多，仰到猛吸空气，双掌运足所习金刚罡气功劲，霍的迎上。

两股柔韧大力一接触，轰然发出巨响，夏鼎郎君劲力较弱，丝毫取不得巧，大叫一声，震出丈余远外，气血一阵翻逆。

遽明朗笑一声，踏中宫，追洪门，五指猛弹，尖锐指风破空而起，疾罩夏鼎郎君全身黑田、将台、风尾、百会四大要穴，左掌更不闲着呼呼推出一股凌厉大力，猛撞前胸，出掌三连，掌风之猛，无同伦比。

夏鼎郎君照面之间先机已失，被迫得左挡右封，连连倒退，不胜吃力。

遽明冷冷一笑，欺身而上，双掌挥动，一左一右，又将夏鼎郎君罩在深猛的掌风下。

夏鼎郎君心胆俱丧，大叫一声，努力朝侧一闪，劲疾踢出救命双腿。

遽明不再留情，双掌互击，“拍”地声响，他一支右臂灵蛇般穿过左臂，径朝夏鼎郎君天灵盖拍到，疾如闪电。

夏鼎郎君愈斗愈惊，而三个照面被他迫得连连倒退，斗志尽失，暗地打起逃走的主意。

他百忙偷空一打量只见偌大的客厅，只有一处门户，别无逃路，连飞都休想飞得出去。

遽明似知他的心意，呼呼连击四掌，踢出三腿，把夏鼎郎君四面笼罩得象一座吴罗地网，插翅难飞。

夏鼎郎君作梦也想不到，自己千辛万苦习得《南风真传》里的武功，只因金刚罡气功力稍弱，就落得一败涂地，失望之下，悲叹一声，正待闭目等死……忽然，他疾快闪过一个念头，心中狂喜。等死之念立刻消逝无形，故作愤容，裂帛般大喝一声道：“金遽明，你逼人太甚，大爷跟你拼命了！”

说罢，身形踏前一步，双掌虚空呈挥，利用遽明微一怔神的机会，明攻暗退，倒纵一丈来远。

遽明剑眉一挑，大喊：“匹夫敢戏弄我，看掌！”

声出掌风，这番怒极出手，掌风比从前不知要刚劲多少倍。

夏鼎郎君阴笑一声，忽地俯身抱起慧君沉迷不醒的身躯，朝来势迎去。

遽明陡然一惊，仓猝间，顾及慧君，忙不迭收掌撤招，硬生生暴退丈远，怒道：“夏鼎郎君，想不到你竟是如此卑鄙，斗人不过，硬拿无辜的人做挡箭牌！”

夏鼎郎君脸孔一热，但他此刻顾命要紧，再也考虑不到面子问题，阴森森地笑道：“嘿嘿，我知道阁下舍不得将美人与我同葬，嘿嘿，姓金的，要活口就让开一旁！”

遽明无可奈何，只气得暴跳如雷，喝道：“小人，小人，看少爷不将你碎尸万段！”

夏鼎郎君得意地嘲弄道：“嘿嘿，金某人也未免太狂了，须知碎尸万段，这机会早已过去了，嘿嘿……”

遽明强按千丈怒火，喝道：“你待如何呢？”

夏鼎郎君冷冷道：“嘿，要想叫在下留个活口，阁下就得乖乖给我站远一点，让在下全身而退。”

岂料，他得意地话尚未说完，便怔住了。

且说夏鼎郎君双臂挟抱着昏迷的慧君姑娘，阴笑连连，就待离开。突然，背后脊梁穴，有物轻触。

练武人最具敏感，夏鼎郎君大惊之下，猛然回头，只见那平时称兄道弟的太鱼教教主琅琊真君，正怪异地微笑不已。

他又惊又疑，急道：“教主，你……你怎样！”

琅琊真君暴笑道：“哈哈，贤弟，钟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强也！须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哈哈！”

他似得意，又似讥嘲的笑声，使得夏鼎郎君深深意味到，他不怀好意，但夏鼎郎君仍不肯死心，急道：“教主，你别开玩笑好么。这种时候，你还戏弄小弟，真是……”

琅琊真君怪笑接道：“老弟，美人儿放下，自然就没你的事了。”

轻描淡写的数语中，充分表露他心中怀着的野心。夏鼎郎君惊怔之余，知道琅琊真君话中含意，不由怒道：“教主，乘人之危，横加威胁，这难道是你教主应有的风度吗？”

琅琊真君冷哼一声，手臂一使劲，夏鼎郎君顿感半边身子发麻，手软足虚，不禁暗暗叫苦，如雨冷汗，已然潜潜湿透胸襟，琅琊真君冷然说道：“贤弟，难道你还想反抗？”

投鼠忌器。夏鼎郎君斜瞟了怔立的遽明一眼，缓缓地将慧君娇躯斜逼过去。

遽明被他俩耍戏法的动作愣住了。这时，眼看着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迭遇灾难的慧君，又将落入琅琊真君之手，不禁急得龙吟般地大喝道：“且慢！”

夏鼎郎君打了个哆嗦，怨毒地瞥了琅琊真君一眼，那样子象似在说，都是你这个出卖朋友的小人，害人害己，结果弄得鹬蚌相争，渔人得利。

琅琊真君满面诡异之色，说道：“金某人，你亦有夺螯之念否？”

遽明怒道：“放下？”

一面凝气运掌，舒掌伸妥，准备心要时，脱颖而出。琅琊真君怪笑道：“金某人，如此丽妹，举世罕逢，本教主操劳半生，中馈犹虚，难得绝世佳丽送上门来，本教主决定赐她教后之位，你欲加干涉吗？”

夏鼎郎君垂头丧气，不时抛以怨毒目光。

遽明气愤填膺，喝道：“琅琊真君，你师父苦口婆心地不能纠正你一股暴戾贪婪之色，可见你天性之恶，实在不堪想象，金某不才，但愿能替北掌老前辈，略施微劳。”

琅琊真君秀眉一扬，怒道：“金某，你口口声声拿我师父做挡箭牌，妄图压制。难道本教主身为一教之主，就畏惧你不成。”

话虽这样说，心中仍然免不了一股顾忌之情，干瞪着俊目，不收有所动作。

这时，夏鼎郎君说话了，语气之中，颇有从实招供之意：“金某人听着，在下跟你虽有深仇大恨，但也愿奉劝一句，此琅琊真君，心黑手辣，诡许异常，跟你家门有一段血海仇恨。如果你是血性男儿，万万不能放过他……”

琅琊真君暴喝一声：“夏鼎郎君，你自愿撞到鬼门关，别怪本教主手下无情。”

一言未了，单掌如铁，掌风若剪，呼呼快逾电闪，直击向夏鼎郎君百穴之首丹田运气之所。

遽明惊怔不已，事出仓猝，顾不得再加思虑，大喝一声，双掌陡翻，两股凌厉大力直朝琅琊真君胸前撞去……

一旁中年美妇云倩，心关爱子，忍不住脱口呼道：“明儿，使不得！”

琅琊真君正面受敌，一个胸腹完全暴露在遽明的掌风范围内，堪堪危及，百忙中，怒喝一声，猛撤攻击架式，一个旋身错步，滑出三尺，喝道：“金某人，你既听信小人之言，休怪本教主翻脸无情！”

金遽明长笑一声，安慰娘道：“娘，您放心，明儿自己会照顾的！”

一面指着琅琊真君说道：“琅琊真君，你若是真心不愿与我为敌，就从速放下慧君，否则我将会不顾一切，与你作对！”

闻言，琅琊真君低首览视昏迷的慧君，但见她眉黛如绘，娇靥似花，虽略带憔悴之色，但仍然不失她闭月羞花，国色天香的绝世容颜。一时，犹豫不决，沉思不已。

夏鼎郎君瞧见遽明满面愤怒之容，心中暗喜，以为有机可乘，遂谀笑道：“慧君果然不愧天下第一美人，谁见到都会心动，难怪琅琊真君平日不可一世，此时美人在抱，也会贪色背义，见异思迁……”

遽明闻言，大感愤怒，喝道：“夏鼎郎君，你休开口，咱们的帐，等会儿还须要做个了断！”

偷鸡不着，反蚀把米，夏鼎郎君脸色一红，冷笑道：“姓金的，人我放心，就是你不提，在下也得替亡友报仇！”

话虽如此说，其实他心里，早已暗自拟定了逃走的打算。

中年美妇一直在旁盼顾，这时也忍不住问道：“明儿，这少女跟你是什么关系，瞧你那么着急的样子，好象是……”

遽明俊脸飞红，犹豫半晌才道：“娘，娘……她是明儿未过门的妻子。”

中年美妇“哦”地一声，仔细打量慧君几眼，频频点首，状似极为满意，安慰地说道：“唉！光阴果然流逝得极快，想不到明儿已将成家安室了。唉！”

我折磨了十来年，也该见见世面。”

遽明一恸，他听出娘的话中流露出无限的伤感，暗想娘自生下自己以来，一直没幸福地过着日子，全被琅琊真君以幽室软禁，虚渡青春年华，可见是如此悲惨。想着，想着，两行清泪顺颊而下，激动道：“娘！等事情一了，明儿愿意永远陪着您，整天游山玩水，戏游人间，让您享受应该享受的快乐。”

中年美妇茫然道：“明儿，人大了总有自己的志向，一个年轻人充满了生命活力，应该创一番事业，光祖耀宗，不应该为了娘耽误自己的大好前程！”

遽明毅然说道：“不，娘，您让明儿给您制造快乐吧，您已受够了悲惨，折磨……”

说到此，一股怨恨油然而生，暴喝一声：“琅琊真君，你现在该承认自己就是‘碎尸人’了吧。哼！杀人须得偿命，你软禁我娘多年，让她受了无穷折磨，你要还我一个公道！”

此言一出，琅琊真君心神一凛，强笑道：“姓金的，你娘在我这里渡过十来年，本教主敢保没伤她一毛一发，虽然，本教主承认此地似乎较没自由，但那是不得已的，至于这段恩怨，你不会了解，否则你断然不会这般讲法！”

遽明冷哼一声，想起爹爹金独生的遗言，不由咬牙切齿地喝：“碎尸人，你别再妙口生花，加以隐瞒。你原与我爹爹情如手足，后来却为了满足自己贪欲，夺我爹爹秘籍，将他下肢尽焚，还软禁我娘十数年。此满门深仇，如山似海，金某今天拼了受北掌老前辈责罚，也得报此血海深仇！”

琅琊真君见他一股交通规则定神色，料定万难解释清楚，不由得狂傲性起，眉毛一挑，冷冷道：“姓金的，你要报仇，尽管报仇，本教主并非无能之辈，岂会惧你，哼！”

遽明大怒，喝道：“如此好极了，金某拼出性命，也得与你周旋！”

言罢，气贯双臂，霍然一抖，“哗啦啦”一阵骨骼响声，他已将金刚罡气运至八成。他自出江湖以来，所向无敌，金刚罡气从未用到八成。这次，他冤仇家恨，齐涌心头，愤怒之下，再也顾虑不到什么了。

但见他毛发根根倒竖，俊脸涨红，星眸如电，一副凶猛神情，瞧得琅琊真君一凛，就是中年美妇也为她儿子这般凌厉神情，惊得说不出话来。

夏鼎郎君眉头暗喜，眼眸蕴悦，金遽明与琅琊真君干戈相交，正是他所希冀的事情。他一面暗自准备，等双方两败俱伤之时，动手夺取那天下第一美人慧君，隐迹江湖，享受温柔幸福。

双方虎视眈眈，四目交视，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琅琊真君左臂依然紧夹着慧君的身躯，腾出一掌，准备全力以赴。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须臾间，两人紧张得好似过去一年。

大厅静寂，偶有几个太鱼教汉子，在门外探头探脑，满脸惊容，但他们却不敢轻举妄动，深怕一个不巧，惹得教主不悦，便身遭重难了。

遽明凝神聚气，全身真气运至顶点，突然仰面一声长啸，啸声朗长清高，余劲雄厚，震得大宁宛如雷鸣交响，喻声不绝。

啸声中，遽明身如行云流水。停身、推掌、吐劲皆在一霎，掌风如剪，惊涛骇浪般一股凌厉无比的大力，袭向琅琊真君。

几乎同时，琅琊真君闷哼一声，全身急颤，霍地翻掌迎上。

“轰”的暴响声中，琅琊真君蹬蹬连退五六步，方摇晃着站定身子，一头端整头发，已被激飘得散乱零落，披头散发，狼狈至极。

原来他一手夹着慧君，功力减半。并且半侧着身子对掌，以防慧君蒙受

波及，是以开招第一掌，即吃了个大亏。

遽明一掌得手，心神突定，大喝一声，左右两劈，劲疾翻出，势如排山倒海。

琅琊真君欲罢不能，咬紧牙关，挥掌迎击，巨响声中，又再后退不迭。

中年美妇瞧得忘神，眸子始终盯在遽明一张神采飞扬的俊脸上，不知是惊是喜，暗为自己儿子惊世骇俗的武功赞许备至。

琅琊真君连遭败退，一张绝美面容已涨成紫酱颜色，怒吼一声：“不是你便是我！”

右掌聚劲，不退反进，凭着深奥的内功修为，暗渗北掌传授独特罡气，震劈翻出。

遽明足尖一顿，人又滑前二尺，这时三方已成三角对峙之式。遽明右臂如电，推出裂石大力，左掌却乘掌交接空隙的刹那，骈指如戟，“嘘”的划起轻微破空之声，点向琅琊真君太卫、百汇要穴。

琅琊真君身如风车，衣衫飘忽间，躬身避招，右掌更不闲着，翻出未及疾吐，即刻半途收回，化掌为劈，直削遽明顶颈。

琅琊真君身为教主，武功确有独到之处，拼斗时虽只能动用一只手，但短暂的时间内，尚能应付自如。

遽明心中微存顾忌，深怕伤及慧君，虽在愤怒之下，出手亦能握准方向，疾袭要害。

转眼十招快过，这时大厅之内，聚满了老少不一的汉子，俱各衣着紫衫，目蕴精光，一见便知都是武林好手，全都屏息静观，战战兢兢，不敢擅起雷池一步。

他们眉宇间满含着惊骇忧虑之色，眼见遽明越攻越勇，大有顷刻间便将琅琊真君毙于掌下之势，不禁万般焦灼，怎奈教规极严，他们只好紧握着兵器，眈视一旁。

遽明愈斗愈怒，愈怒手中就愈加劲，一时呼轰之声大起，他全身布满劲道，举手投足间合能毁山裂石。

琅琊真君微感寒意，目睹遽明大展神威，不由自主地退跨半步。

遽明左掌猛穿右臂，游鱼般跟踪而至，掌未到，舒指轻弹，“嘘嘘嘘”五股尖锐劲风夹着轻微破空之声，纷袭而至。

琅琊真君心头猛震，大惊之下，“嗖”地倒退数丈，遽明剑眉一扬，纵身而上。

夏鼎郎君目蕴阴险之色，嘴角一动，“嗤”地一声，发出轻笑，几乎同时，他突然转身翻掌，掌风嗖然地直袭琅琊真君小腹……

遽明一怔，一声“你”尚未出口，募见夏鼎郎君掌过半途，突变掌为爪，快逾疾风，疾抓慧君衣缘，紧跟着他左臂肘腋微曲，一个“泰山压顶”之势，猛向夏鼎郎君天灵盖拍下，出手怪异，发掌独特，正是《南风真集》里缚龙掌法中的“天神降龙”。

琅琊真君两面受敌，事出仓猝，虽怀绝世武功，但亦无法躲避，气得怒吼一声，右掌猛撤，半途“呼”的一声，不攻透明反袭夏鼎郎君。

他心恨夏鼎郎君，猝起发难，急切间，拼着身受遽明铁掌击身，欲跟夏鼎郎君两败俱伤，玉石同焚。

遽明星眸一掠，发现琅琊真君用意，他不愿乘危施击，就在左掌堪堪连及他衣缘之时，硬生生运劲撒招，掌风斜过左旁，击得桌椅翻飞，尘土四扬……

夏鼎郎君狂笑声中，翻掌吐劲，“轰”然大响，双方被震得连连倒退，但他一只右臂，业已抓住慧君衣缘，人已被势拖出小半。

遽明一惊，毫不犹豫，陡出左臂，反腕伸掌，灵蛇般直削夏鼎郎君抓住慧君衣衫的手臂，出手毫不留情，如同一把锋利快刃。

夏鼎郎君忙一缩手，放松紧抓慧君衣衫的手臂，飘出丈远，气得脸孔发青。

琅琊真君趁机纵退三丈余外，喝道：“夏鼎郎君，你敢暗算本教主，看你沈得出太鱼教坛！”

闻言，夏鼎郎君机警地扫了大厅门口一眼，见一批目露精光的太鱼教徒，正瞪着愤怒的眼睛，虎视眈眈地瞧着他。他微微一怔，也不把这放在心上，嘲弄似地笑道：“琅琊真君，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哈哈……”

一面埋怨似地朝遽明道：“姓金的，怪你运气不好；本该到手的经你一搅，弄得一事无成，徒费我一番心机……”遽明不解道：“这话怎说？”

夏鼎郎君不悦道：“哼！好不容易抓着慧君姑娘衣衫，只要乘他忙乱之时，攻出一掌，使他应接不暇，慧君姑娘不是就落在咱们手上了。”

闻言，遽明更疑，说道：“哼！落人你手中，不跟落在他手中一样，我为什么要帮你的忙！”

“帮我的忙？”夏鼎郎君冷笑道：“应该说帮你自己的忙才对。”

遽明疑道：“这是什么意思！”

夏鼎郎君笑道：“慧君姑娘被我夺回，还不是等于回到你身边一样，这不叫帮你自己的忙吗？”

遽明道：“你的意思是夺回慧君后再还我！”

夏鼎郎君诡异地笑道：“难到不接受在下这场盛意！”遽明见他一脸奸险面容，不悦道：“金某向来自己的事，自己办，决不希求别人帮助。夏鼎郎君，你一番心意算是白费了！”

夏鼎郎君脸色一变，怒道：“好，姓金的，你可别后悔！”遽明剑眉一挑，怒声以对道：“金某做事向不后悔，夏鼎郎君，咱们的事，马上还要做个了结！”

又朝琅琊真君道：“碎尸人，放马过来，有胆的再斗三百回合，分个胜负存亡……”

他话说到半途，突然禁口不言，原来他发现慧君娇躯微动，似有转醒的状态。

琅琊真君亦有所觉，低头瞧了一眼，长笑道：“好，好，好，咱们便斗个胜败存亡，让这个美人亲眼看看争斗的局面，哈哈……”

说话间，慧君悠悠叹了一声，缓缓睁开眼帘。首先映进眼帘的景象使她怔了一怔，随即发现遽明，她不禁樱唇微动，娇唤出声：“金哥哥……”

遽明怜惜地望着她说道：“慧君别怕，我来救你！”

此言一出，慧君又自愣了一愣，揉揉眼皮随即发现自己一个身子被人夹着，不禁惊呼一声：“金哥哥遽明……”

遽明叫道：“慧君，你忍耐一些儿，让我救你出困！”

说着，身躯不由自主地趋了上去，慧君挣扎不休，急得娇靥通红。

琅琊真君傲然道：“姑娘别动，你挣不开的！”

慧君抬首望一眼，愤愤道：“你是谁？为什么夹着我！”

琅琊真君道：“本教主不但夹着你，还要聚你为教主夫人呢！”

语气轻薄至极，慧君又羞又急，张着樱桃小口，半晌说不出话来。

遽明怒火上腾，大喝道：“琅琊真君，寡廉鲜耻，欺负弱女，看我肯饶你？”

琅琊真君眼珠一转，似已想出一条计策，诡笑道：“姓金的，本教主为你牺牲已经够大了，还了你的母亲，让你们母子团贺，你应该感谢我，报答我，用这姑娘作本教主损失的补偿才对！”

闻言，遽明气得俊脸变色，牙齿咬得格格作响，怒道：“琅琊真君，亏你说得出口，你这枉披衣冠禽兽不如的东西，还不给我纳命来！”

遽明双掌猛推，金刚罡气重又脱颖而出，响起强烈破空叫啸之声。

琅琊真君不敢硬接，夹着慧君掠出丈途远外，遽明如影附形，跟踪而至，他气琅琊真君轻薄慧君，侮辱母亲，出手无不毕全身劲力所聚。

琅琊真君武功虽高，终因慧君在抱，不能尽展胸中所学，对于这种凌厉大力，也只有东纵西掠，躲避不已，不敢正面与他对敌。

遽明牙关紧咬，展开虚飘幽风，人陆地行舟，跟随尾后，不时发出惊世骇俗的奇门玄功金刚罡气直逼得琅琊真君老鼠似地东钻西窜，走头无路。

夏鼎郎君不言不语，缓缓潜伏两人身后，面容一副诡异之情，双眼内隐隐闪露着杀机。

琅琊真君百忙中一飘身，目光掠处，不由心头猛震，前车之辙，犹未能忘，不禁大喝道：“喂弟子们呆在那里作什么，还不快将夏鼎郎君拿下，免得费我手脚！”

此言才出，近批凶狠汉子承奉旨意，兵器交响声中，呼喝着纷纷向鼎郎君四周包围过来。

夏鼎郎君“哼”的一声，冷笑道：“敢情你们这批混蛋活得不耐烦了，跑来这里送死！”

闻言，这批凶狠之辈，如何能忍住这口冤气，纷纷怒叫一声，刀、剑、鞭、棍，齐向夏鼎郎君身上要害击将过来。

夏鼎郎君武功虽在遽明与琅琊真君之下，但对付这般人，却游刃有余，冷笑一声，袍袖飞扬，“当当”避开两股沉重兵刃，箕开五指，老鹰似地扑击而下。

两声凄厉惨叫响起，划破岑寂夜间，两个蓝衣教徒扑倒在血泊里。

夏鼎郎君狂笑连连，人如苍鹰，尽展《南风真集》所载秘学，激斗扑击在众太鱼教徒之中。

琅琊真君叫道：“夏鼎郎君，你敢伤我教徒，这笔帐等会儿再……”

“算”字尚未出口，遽明乘他分心当儿，双掌齐挥，出掌缤纷，迫得琅琊真君尖叫一声，向左一倾……

遽明疾快踢出一足，所踢部位正是攀结要穴，左掌倏而单击而下，疾如电火一掣。

琅琊真君大惊失色，欲躲已自不及，急中生智，忙将慧君身子举了起来，当做挡箭牌，效适才夏鼎郎君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

遽明大惊，收掌不迭，怒喝道：“琅琊真君，枉你为一教之尊，竟用如此卑劣手法！”

琅琊真君俊脸一红，反唇相讥道：“姓金的，你管不着，本教主高兴用自己的妻子做护身牌，你又有何话说。”

遽明目眦尽裂，几乎不顾一切，欲把琅琊真君毁身碎骨。但是，当他愤

怒的目光，与慧君莹清澈的眸子对视的刹那，他不禁心里一动。

原来，他发现慧君眸子所显露的目光，似乎有某种含意成份在内。他尚不能肯定，暗试着眨了眨眼睛，做了个暗示。

立刻，慧君美眸亦在眨着，长长的睫毛闪动间，显得十分令人可爱，但狂怒的遽明已没有这份心思去欣赏了。

遽明缓缓逼近琅琊真君，让他不能分心顾及，一面暗地飘过一眼，果见慧君一只只春葱般的玉指，正慢慢地指向琅琊真君胸腹间的幽风要穴。

遽明很紧张，他害怕慧君此举让琅琊真君发现，但一种更大的希望，使他沉着气，缓缓向琅琊真君逼了过去：“琅琊真君，快放了慧君，饶你一命！”

他努力将话声放得科平时一样自然。

琅琊真君不料有诈，仍然傲容满面，冷笑道：“姓金的，休得大言不惭，若不是本教主身有累赘，你不见得讨得了好处，嘿嘿嘿！”

遽明故装怒容，悻悻道：“哼！那你就试试看吧！”琅琊真君道：“姓金的，本教主不会让你失望，接招……”喝声出口，他手足却未动作，过份惊怔的面上，显得微微扭曲。

这时间，遽明很感惭愧，可是，处于这种情势之下，他又不得不如此做。

目光一瞥，业已发现慧君一只纤细玉手，正指在琅琊真君腹间幽风要穴上，只要她轻轻一点，琅琊真君不死也得重伤。要穴被制，琅琊真君做梦也料不到，极力争夺的美人，正是他苦难的煞星，不禁又惊又恨，一时倒给怔得口张目呆，如木鸡般直立当地，做声不得。

慧君樱唇翕动，吐言是那么柔美：“金哥哥，快来！”遽明不敢怠慢，赶至遽明前，说了一声：“对不起！”一只手臂业已扣住琅琊真君手腕内关穴上，腾出一臂将慧君一个纤巧玲珑娇躯，抱在自己怀中。

这时，大厅里呼喝不绝，夏鼎郎君正满面怒容，舞起团团拳影足影，穿梭在众太鱼教徒之中……

遽明心念一动，裂帛般大喝一声：“住手！”

声如古钟夜鸣，拼斗众人只觉耳畔如遭雷击，忍不住各喝一声，跳出场外。

夏鼎郎君“咦”地一声，奇道：“姓金的果然好本事，竟将教主拿下了！”

遽明俊脸飞红，盼顾母亲，但见她一副惊喜模样，不禁心中一喜，喝道：“你们教主已被我拿住，还不快滚出去，听候发落，难道要想叫你们教主多吃点苦么？”

他言语中仿佛充满了无限慑人心魄的力量，使得这批汉子惊骇地瞧了他一眼，垂头丧气退出厅外，但大都围在门房四周，紧持兵刃，以防教主不测，群起报仇。

遽明笑了笑，朝中年美妇道：“娘，请您先行一步，让我制住他，免得多生麻烦！”

中年美妇惊喜交加，频首安慰地道：“明儿，你要小心，他诡计多端，为人诡诈异常，莫要吃了他的亏！”

遽明应道：“娘，您放心，明儿自当防备就是。”

转眼望见夏鼎郎君，又不禁沉吟起来，想算帐吗？母亲，慧君，琅琊真君将如何处理？放过他吧，自己千辛万苦才找到他，未免太呆惜了！

脑海极快一思忖，只有娘与慧君的安全为要，说道：“夏鼎郎君，金某暂时放过你，不过下次让我遇见，你可要留心点，最好将《南风真集》带在

身上，免得我多费手脚！”

夏鼎郎君又喜又怒，冷笑道：“姓金的，你等着好了，今天夏鼎郎君就算栽到你手里，等下次再算吧，恕在下告辞！”

说着，一晃身，窜出房门，如飞而去。

望着他消逝的背影，遽明不知是可惜或是惋惜，深感以无暇清理夏鼎郎君一段旧恨为憾。

这时，琅琊真君开口了，语气中含满怨毒的成份：“姓金的，本教主几十年来，总算栽到你这个小辈手里，不过令我遗憾的是你并非恃着真正武功本事，而是依靠……”他瞥了慧君一眼，精光闪闪的眸子，竟有依恋不舍之状，继道：“姓金的，本教主希望有各凭真才实学，斗个你死我伤之日……”

遽明紧紧扣住他内关穴，冷然道：“琅琊真君，你死了这条心吧，真难为你学了一身武功，非但未能替人类造福，反而惨害了一批善良之辈，所以……”

琅琊真君似感他语中含意深邃，不怀好意，喝道：“所以你待如何？”

遽明沉思片刻，湛湛神光的眸子已露坚决之色：“我想，你还是不该有武功为好！”

琅琊真君大骇，俊脸骤变，遽然道：“姓金的，你敢……”

遽明插口喝道：“琅琊真君，你该尝尝痛苦的滋味儿！”

说着，二指轻弹，两缕劲风疾朝他胸间气海穴击去！

琅琊真君大惊失色，一挥未脱，急得猛吼一声，用头猛撞遽明胸脯。

遽明冷笑一声，手掌用劲，琅琊真君立时内关穴上如同圈上一道钢箍，武功全失，只感一阵钻心剧痛，大喝一声，已不省人事。遽明手掌一松，琅琊真君“叭哒”摔落地上，溅得灰尘四散飞扬，遽明朗声道：“琅琊真君，休怪我手辣心黑，对不起北掌老前辈，委实你仗恃武功，作恶多端，天理难容，让你自己深深体味一下，没有武功那种饱受欺压的痛苦！”

说着朝房门伫立的一批惊愕汉子喝道：“让开！”

一帮教徒汉子，如同酒醉，纷纷不约而同让出一条路来。遽明挟着慧君大步踱出，然后朝中年美妇说道：“娘，您身体虚弱，明儿背你吧！”

这时东方已呈鱼肚白之色，遽明想起沈齐尚在焦灼等待，不禁将娘轻挟起，一展身形，飒飒人如临空隼鹰，转眼不见踪迹……

三十一

且说遽明如风掣电闪，夹着慧君与中年美妇的身子，如飞掠去。

这时东方露白，太鱼教总坛突然响起一连串急促的钟声，划破了宁静的长空。

遽明冷笑一声，暗忖：此后，太鱼教群龙无首，乌合之众，再也难以兴风作浪，为害武林了。

又忖道：琅琊真君被自己废去武功，他师父北掌虽遗憾收徒不慎，使其为害江湖，但终究是他亲传徒弟，恐闻耗之下，绝对不会甘心，倒是自己一项忧虑。

慧君似有所觉，抬起美眸，但见他剑眉深皱，俊脸笼霜，不禁轻声问道：“遽明，你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吗？”

闻言，遽明忙收敛忧容，笑道：“慧君，你别多心，我现在想，如果不

是你突出奇峰，制住琅琊真君那厮，我们不知道还要经过多少时候，才能相会。”

慧君抿嘴甜甜一笑，羞道：“我……我也是忽然想起来的，他到底是谁，为什么要挟我，还有那个……”

说到此，她突然噤然不语，原来小姑娘生性聪慧，深怕讲出夏鼎郎君的名字，会引起遽明的不快，是以从发现夏鼎郎君后，她一颗悬宕跳动的芳心，就一直隐蕴着，不敢漏口说出。

遽明并没想到其他方面，仍然安祥地道：“琅琊真君那厮，身为太鱼教教主，竟不顾江湖人士耻笑，欲强迫你做他的妻子，慧君，你想可怕不可恨，还有那夏鼎郎君，也势在必得，必谋占你的身子……”

慧君娇靥飞霞，不敢再问下去，惟恐引起遽明误会。

中年美妇静静听他俩说话，一张面上满浮幸福的笑容，说道：“明儿，你要好好待她，这姑娘人长得美极，心性又极聪慧、善良，的确是人间难得的佳丽！”

她又似有所感慨地说道：“明儿，一个血性男子，最重要的是感情要忠实，要真纯，不能花言巧语，面作忠厚。就象娘吧，我在十余年前年轻的时候，武功、姿容虽不敢说天下难觅，但能与相比者，屈指可数。为娘一向孤芳自赏，视男人如粪土。但最后，尚免不了身受厄难，折磨十余年才重见天日。这间接可以说是你爹爹感情不坚的责任，希望你千万不要象你爹爹一样，为娘就放心了！”

遽明听得心神一凛，急问道：“娘，您说我爹爹感情不坚，害您苦了十余年吗？”

中年美妇颌首叹道：“唉！这也许是场误会。但是，总而言之，他不该把琅琊真君带回家里，引狼入室，后有何话可说！”

遽明晾道：“娘，您还理不理我爹爹呢！”

中年美妇奇异地望着他一眼，慈爱悠悠地叹道：“明儿，不是娘不理你爹爹，而是这场误会恐怕将永无澄清之日！”

遽明惊道：“娘，那是为什么呢？”

中年美妇面容一暗，说道：“明儿，你不会知道的。总之，娘喜欢你，娘永远细心爱护你，别的你就不用管了。”

遽明说道：“不，娘，明儿希望全家团圆，不要四分五裂！”

中年美妇一怔，说道：“明儿，凡事不要太勉强，否则非但不能圆满解决，反而弄得更糟。明儿，你懂得娘的意思吗？”

遽明失望之情倏现，呼道：“娘，您绝对不跟爹爹相聚了吗？”

中年美妇眼眸闪耀，仿佛下了极大的决心，颌首道：“明儿，你要体谅为娘的苦衷，你是全家的独生子，你该相信，为娘十余年来，不论昼夜黄昏，不论暑晒寒侵，都在盼望着你回到娘的身边，因为娘能够忍受折磨，偷生下来，完全是为了你的缘故……”

遽明凄然道：“娘，明儿知道，明儿一定好好服侍您！”

中年美妇闻言，略敛凄容，安慰地浮上一丝慈笑，说道：“娘很满足，有了这样一个乖孩子，为娘就是吃了更多的草，也是值得的。”

遽明惶恐地再道：“娘，明儿是否应该跟爹爹讲一声，然后再回到您身边，陪伴着您。”

中年美妇微吃一惊，说道：“什么？难道你爹爹还真的活在人间？”

闻言，遽明奇道：“娘，你怎……”

中年美妇叹了一口气，喃喃道：“琅琊真君告诉我，说他在括苍山身受群雄围击，也已跳崖身死，行之有效才见我屡次提起爹爹来，尚以为你心念爹爹，说些希望的话就是了，哪知他真在人世。”

遽明点头，愤然道：“娘，爹爹的确虎口余生，但他武功已失，宛如常人。虽然武功门径、招式，尚能紧记于心，但手足无劲，发不得力道，他老人家的仇恨，已交给明儿处理。”

闻言，中年美妇脸色微变，急问道：“明儿，你爹爹现在落身何处，又有谁在照料他呢？”

遽明毫不犹豫，脱口说道：“他老人家现在开封城内，等待我的消息，至于照料之人、她……”

他心头猛震，忽然眼前浮出一副唐琪蹙眉苦有全，望穿秋水地盼望自己回来之情景，不禁愧疚地闷哼一声，声音虽然响亮，却充满了感情被烤炙的痛苦。

是的，唐琪这个美丽温柔的女孩子，在他充满慧君倩影的心目中，已逐渐缩小了占据的部位。他尽想之下，还感到有点生疏的味道。

他紧咬着嘴唇，暗骂自己，怎么如此糊涂，竟把这全部交付于他的女孩子给淡淡地遗忘了。

慧君发觉了，惊奇地抬起头来，问道：“遽明，你怎么了？”

遽明不答，心灵愧疚，羞惭交加，对自己喜亲厌旧的个性，感到痛心。但是，咎由自取，他又无可奈何。

“慧君，没有什么，我只感到有点难过！”

他灵机一动，急忙加以掩饰。

慧君芳心一震，问道：“难过？你有什么难过？是否身体不适？”

遽明故意做出苦容道：“慧君，为什么你那么憔悴，记得以前你容光焕发，朝气蓬勃。”

他又似想起什么，急问道：“慧君，我曾听玉面书生说，你好象遭到什么不幸，但是，为什么你除了有点憔悴以外，别的方面并无大碍？”

闻言，慧君似被触及隐痛，轻布在绝世美容的淡淡憔悴之色，显得更加憔悴了。她眼圈一红，两滴晶莹泪珠立刻夺眶而出，委屈地拼出几个短字道：“我不知道！”

遽明大感奇异，怜惜地问道：“奇怪了，慧君，难道你对本身经历的事情，都懵然不知吗？”

慧君凄然道：“那玉面书生点中我太杼死穴后，我就昏倒在地，以后的事，我一点都不知道……”

她怀疑地又道：“不知怎地，我死穴校他点中，却没有死去，不知经过多少时候，我又苏醒过来。但是，自从这次以后，我身体内老感到有逆血冲激的现象，每到子午时分，就觉得脑后十分痛楚，象刀割一样。”

遽明心头一震，疾忖道：是否玉面书生点穴之时，出手太轻，或者点穴时略有偏差，使他体内留有暗症而不至于死亡的缘故？

想着，不禁焦灼地问道：“慧君，每到子午时分，你脑枕部位是否有那好似蚯蚓在爬行感觉，而使脑后发生剧痛？”

慧君一怔，惊道：“金哥哥，你怎么知道？”

遽明只觉脑中“轰”然一声，眸光发直，半晌说不出话来，似乎惊骇过

分所致！

慧君见状，更是忧疑，一种不祥之感极快浮上心头，她惨然问道：“金哥哥，你说话呀，是否我……”

遽明有点清醒了，他望了慧君一眼，突然将中年美妇放落地上。

他不言不语，剑眉无由地一挑，右掌陡出，疾如闪电，“拍拍拍”连拍在慧君鸠尾、黑独、腹结要穴上。

目睹遽明疯癫似的神态，中年美妇吃惊之余，已来不及考虑，一把抓住遽明手臂，匆匆道：“明儿，你疯了吗？为什么将她要穴封闭，你知道那是会导致她气血翻逆，身受重伤的呀！”

遽明悠悠一叹，喃喃道：“娘，明儿并没有疯，明儿此举是不得已的，请你息怒，待明儿试试看，是否能解救她！”

说着，右掌再动，“拍拍拍”又自封住慧君奇门、幽风、活里三穴。

这样一来，慧君全身重要穴道，几乎全给遽明封死了。中年美妇熟谙武技，当然知道厉害，闻言之下，虽稍感释然，但人不放心地问道：“明儿，这样医人，不是太过于危险了吗？万一弄巧成拙，你是要抱憾终生。”

遽明喘了口气，说道：“娘，您不知道，明儿非这样冒险不可，迟了她一定会气血翻逆，痉挛而死……”

中年美妇惊道：“真的那么严重？”

遽明匆匆点着头，一面运足全身纯阳真气，在慧君腹间揉抚，一面紧张说道：“娘，明儿试试看，是否能医好她，但愿上天作美，不要让她夭折。”

这时，旭日东升，风清气朗，杭州城内已恢复常日的繁华，游人如织，三两成群，纷纷出门游逛了。

遽明不愿惊世骇俗，忙将遽明移至一棵柳树后隐蔽下来。

自己则盘膝而坐，暗催真气，由手掌导致慧君体内，引导她的真气归元合一。

半晌，他汗流浹背，面孔由红润而渐渐转为苍白，同时双掌亦因用力过度，而微微颤抖不已。

中年美妇又惊又忧，怜惜地瞧着爱子，暗叹自己多年荒废武功，身子虚弱，不能帮他一臂之力。

正在这个吃紧的时候，一个细碎的脚步声传来，中年美妇抬头看时，只见一个獐头鼠目、脸色青黄，约摸十八九岁的无赖年轻流氓走了过来，边行边向这边探头探脑，嘴角泛起一丝狎邪的怪笑。

中年美妇微感不悦，正想掉首不看，突听这年轻无赖奸笑道：“哦，娘子，这儿可新开了一所‘招客户’。”

中年美妇见他上来搭讪，神色之间，分明不存好心，不禁不悦道：“什么叫‘招客户’，你别贼头贼脑的，还不走开，当心你的脑袋！”

闻言，这无赖模样的人伸了伸舌头，叫道：“好厉害的娘子！”一面四下顾盼一眼，嬉皮笑脸地说道：“娘子，‘招客户’就是青楼的意思，比喻说西湖的‘船娘’，秦淮河的‘粉头’，嘻嘻，娘子论姿色，你虽然年纪大一点，但徐娘半老，风韵犹存，还算上上之材，少爷平日爱……”

中年美妇见他满口污秽滥语，不由得脸色铁青，叫道：“狂徒，你当我们是什么人，满嘴胡说八道，污言秽语……”

遽明听得清楚，不禁勃然大怒，星眸如电，狠狠盯他一眼，正想喝叫，不料这一分心，手掌略缓，昏迷中的慧君体躯突然无故地颤了一颤。

这颤抖虽然极其轻微，然而在遽明的眼中就不同了，这正是万端危险的两气相接之时。这时候，双方只要一方真气略缓，引导不力，便会促使双方真气翻窜，两败俱伤。

遽明不敢大意，只得暗敛愤怒之气，全神贯注，致力于两气互接的归元合一。

无赖年轻人此刻并未因中年美妇一番喝叱，而感到羞惭，反而变本加厉，再趋前一步，打量运功输气于慧君体内的情景一眼，啧啧言道：“哦，好美丽的姑娘，这小子真是艳福不浅，任他揉呀，摸呀，看得少爷真想立刻泡船娘了！”

那无赖看得目呆口张，满嘴口沫从嘴角流了出来，贪婪地又道：“咦，美姑娘敢情害羞得紧，竟闭上了眼睛，嘿！这可有味儿！”

他自在说个不停，也不理一旁气得脸孔煞白的中年美妇，他假装好意地又道：“喂，娘子，我说你们呀，也未免太大胆了，光天化日之下，招客人耍乐子也得找一间隐蔽之所。唉！这样若被官老爷们给瞧见了，可要吃板子的啊！”

他自语地又道：“就拿我来说吧，就吃过这种亏，那些他妈的官家捕快，不敢碰恶，专门找我们这些喜欢寻花问柳之辈的麻烦。哼！这真他妈的有点吃软饭的味道！”

他仿佛愈说愈气，讲到恨处，指手划脚，深怕别人来不及听似的。

中年美妇气极而喝道：“狂徒！你狗眼睛可要放亮点，我们不是……”

不等她说完，这无赖年轻人已拍着胸脯，说道：“娘子，这点你可别着急，少爷虽然穿戴不太讲究，破里破褙的，但袋子里可有点东西，不会白嫖你们一阵子！”

云倩妻子言，饶她气量再好，也忍耐不住了，走上前劈面就是一个耳刮子，打得无赖眼冒金星，跌跌撞撞，几乎立不住脚。

云倩同时说道：“狂徒，你这个无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你再讲一句，看我不把你杀掉！”

“哦”，年轻无赖有点发怔了，但仍然不死心，道：“娘子，少爷白货可多得是，你可别看错人，失掉一个好主顾！”

说着，伸手入怀，摸出一锭银子，在中年美妇面前晃了两晃，嘴角一抿，表示自己并不是白嫖之辈。

云倩挥一气，几乎吐血，她隐约知道这无赖竟将自己等人看成妓女，欲加调戏，不禁怒火三千丈，饶她涵养再好，到了此刻，眸子里已不住地闪耀着煞光。

遽明已自忍耐不住，他母亲受人侮辱，这比侮辱他还难以忍受。

他剑眉一挑，双掌聚劲“拍拍拍”封住慧君胸腹要穴，人已支撑着缓缓站起身来。

见状，无赖还不知危机已至，尚且笑嘻嘻地赶了过来，笑道：“喂，朋友，你玩过了，也该换班了，让少爷享受享受！”

遽明大喝一声：“住口！”

声如洪钟，年轻无赖吃了一惊，奇异地瞧着他，说道：“唉！奇怪了，少爷花了银子来玩的，仍然凭什么干涉！”

遽明星眸电闪，两道湛湛神光，直迫得无赖暗里打了个哆嗦，暗想：此人眼睛怎么如此犀利，好生怕人。他情不自己，被迫得低下头不再看。遽明

已冷然道：“狂徒，算你倒霉，此后阎王爷生死簿上又多了你一个臭名。”

闻言，年轻无赖吃了一惊，警觉地望了他一眼，但见他煞气满面，杀机隐伏，不禁打了个寒噤，暗叫不妙起来，“糟糕，不要找错了方向。”

心想着，硬着头皮，狠声道：“朋友，打听打听‘城西白虎’可不是好惹的，杭州城内外怕过谁来，你不要吼叫，当心我弟兄们听到，赏你个三刀两剑的！”

遽明怒极而笑，冗长深厚的笑声，直划云霄，震得年轻无赖，心中打鼓，面无人色。

遽明从来未曾被一个毫无武功的人如此气过，怒火高涨之际，顿忘江湖约束，一只手掌已猛然提起。

中年美妇不言不语，心知爱子怒极之时，必然施予毒手，但是，她不加阻止，她自己尚怒犹未息，气愤不过呢。

无赖年轻人眼眸一转，似知危机已至，惊恐之下，高喊道：“救人呀！救人呀！白虎弟兄们快来……”

遽明冷冷一哼道：“城西白虎，你叫破喉咙也没用，见你一举一动，便知你为祸人间，欺压百姓，如此作恶多端，本人倒要替天行道！”

城西白虎孤立无援，惊骇之下，不禁膝盖一软，噗通一声，跪将下来，口中喃喃念道：“英雄好汉，请饶命，小的从今以后，一定改赤自新，不再调戏妇女。”

遽明又好气又好笑，冷然道：“我倒愿意饶你一命，可是阎王爷可不愿放生……”

城西白虎喃喃道：“英雄饶命！英雄饶命！”

遽明冷笑道：“你现在后悔已晚，本人心意决定之后，决不再改！”

说着，手掌就将拍下，城西白虎突然大喝一声，抓起一把灰沙，迎面一掷，本身则利用灰尘弥漫之时，转头便跑。

遽明“哼”的一声，身子一长，宛如巨鸟临空，落地之时，恰好拦在城西白虎面前。

城西白虎心头猛震，使出全身力量，朝遽明胸前击去，足下暗拟好逃走架式，准备随时走为上着，溜之大吉。

遽明哪里将这等拳脚放在眼里，身子不闪不动，五指如爪，一把抓在城西白虎黑田要穴上。

城西白虎只感全身一阵麻痹，不禁失望地噗通一声，摔倒在地。

遽明望了他一眼，喝道：“你滚吧，回去准备一口棺材再说。”

城西白虎缓缓睁开眼皮，发觉自己并未死去，喜得几乎叫出声来，但他心性诡诈，立刻又换上一副愁容，故意愁眉苦脸，垂头丧气地不发一言，心中却惊喜交加，几难自克。

望着遽明愈起愈远的背影，他庆幸一番，一股寻花问柳之心重又复活，忍不住一转回身，就拼命狂奔而去。虽然，他身上那阵麻痹之感，久久未能消失，但得到活命的他，再也顾虑不到了。

他奔跑的方向，正是西边，因为那边有妖娆的船娘等待他去送银子。

他却不知道，三天之后，他将变成一具尸体，三年之后，他将变成一堆白骨。

他很悲哀吗？可是，他并不觉得……

遽明满怀着焦灼之情，抱住慧君匆匆离去，这个能左右他生命的绝世少女，使他心忧如焚。

现在，慧君几大要穴仍然被封得死死的，遽明知道，这种现象只能维护非常短的时间，过了一个时辰，她将生死难测。

遽明心里面由于纷乱的忧急，暂且忘记了对唐琪的愧疚，全副精力，贯注在遽明身上。

中年美妇慈爱地望着他，十余年来，她所盼望的爱子，毕竟见到了，从他俊美绝伦的脸上，看得出他超出常人的性格，她私下暗喜，也更为爱子的情侣罹疾而忧虑。

路旁，一个白衫少女仔细地打量这边，美丽而带点稚气的脸上，忽然浮上一片喜容，惊异地高呼道：“师父，您回来了！”

喊着，一面匆匆忙忙走了过来，神色之间，透出她无限的关怀与喜悦。

遽明心中有事，并未发现，微一抬头之间，只见面前一所楼房，市招高竖，悬挂在屋角檐处，迎风招展，白布上黑体大字，写着：“和气客店”

心中一动，抱着慧君招呼中年美妇一声，正待举步跨进，蓦见白影一闪，一个少年女子站在身前，盈盈含着笑容。

他微微一怔，瞧清来人面容之后，不由得说道：“哦，沈齐你什么时候来的？”

沈齐似乎蒙着满腹委屈，笑容一敛，望了遽明怀中所抱慧君一眼，嘟着小嘴说道：“师父，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害得沈齐等得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尚以为您出了什么事呢！”

遽明忙道：“沈齐，你不知道，为师也是九死一生，费了极大的力气，才能圆满归来！”

中年美妇缓缓走了过来，指着沈齐道：“明儿，这个女孩是谁？”

沈齐一愣，不知道这中年美妇跟师父是什么关系，竟称师父为“明儿”，不由睁着两只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滴溜溜在她面上瞧个不停。

遽明有点不好意思，答道：“娘，她是明儿新收的徒弟。”

中年美妇“哦”的一声，仔细瞧了沈齐两眼，频频赞道：“好个伶俐的女孩子，满脸聪慧，不愧练武奇材。”

一面朝着沈齐说道：“乖孩子，你叫什么名字，能否告诉我？”

沈齐眼睛一眨，乖巧地道：“师母娘，我叫沈齐。”

云倩心中喜爱，忙不迭地把她搂至怀中，笑着问道：“乖孩子，可真讨人喜爱，我一见到你，就喜欢你！”

沈齐年龄小，闻言不禁露出天真浪漫的心性，一面娇憨地羞笑着，一面向中年美妇怀里揉去，才认识不久，竟然撒起娇来了。

遽明不敢耽搁时间，说道：“娘，明儿先打个房间，将她真气打通，迟了可能没有希望了！”

说罢，举步跨进客房之内，两个店伙打扮的人，忙迎上前来，陪着笑道：“爷儿请进，是否要找个房间住下？”

目光膘过遽明手中抱着的慧君，两个店小二不禁相对视了一眼，笑道：“我们和气客栈，设备最讲究，爷儿带了家眷，是最好找个清静的雅房。”

遽明正想讲话，客店内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一个人匆匆走了出来。

恶化仿佛甚急，垂着头疾走，眼皮都未曾抬一下，眨眼间，已至遽明面前。

遽明一让身，目光瞟处，只见这人一副姣好的面孔，皮肤白得透红，仿佛公子哥儿类人物。

他没有闲心关心这些，正想登楼，突闻沈齐惊叫一声：“师父……”

遽明一怔，疾快一转身，但见这人停立在沈齐面前一动不动，一副莫名其妙的神态，不禁疑道：“沈齐，什么事？”

沈齐娇面煞白，无故地颤抖道：“他，他，他……”

金遽明更疑，因道：“他怎样？”

沈齐惊恐地望着这个面容姣好的少年公子，好似颇为顾忌，吓得说不出话来。

遽明疑道：“沈齐，你说吧，有事为师的替你做主。”

此言一出，这少年人突然一转身，眸子里射出恶意的光芒，说道：“你是什么人？敢替她做主！”

遽明不理，催促沈齐道：“快说！”

沈齐似乎略感安心，羞赧万分的低头，嗫嚅道：“他，他，昨晚……”

以下的话语，尚未说完，她已是红霞飞涌，直冲耳根了。

遽明见状，心中由疑而生怒，喝道：“什么？他昨晚欺负你？”

沈齐迫得低着头，无限委屈地倒在中年美妇怀里嚶泣起来。

遽明不禁想么极坏的地方，心神一凛，向少年人怒道：“喂！你叫什么名字。敢欺负我的徒弟，你知道这种行为，应受到什么处置吗？”

少年人厉声喝道：“住口！”

又自说道：“你是什么东西？敢管少爷的闲事，哼！少爷高兴怎样就怎样，你管不着！”

遽明大怒，突然一个箭步，疾出右掌，快逾闪电，劈面“拍”的一个耳光，掴得少年公子摇摇欲倒，面上火辣。“徒弟受人欺负，做师父的就要管。吠，你叫什么名字，师承何人，快从实招来。若有半个不字，哼！”他平日极爱这个徒弟，是以一闻沈齐受欺侮，不禁生出从来未曾有过的怒火，愤然又道：“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少年公子被掴得眼角金星直冒，耳鸣心跳，心中暗自惊讶遽明的浓雄力量，将自己掴得马步不稳，几乎跌倒，但他是倨傲之辈，乃大喝一声，飞身扑上，身子竟然矫健敏捷至极。遽明剑眉一挑，冷然道：“哦！怪不得你如此猖狂，胆敢欺负妇女，敢情还会两手！”

说着，身手也不闲着，轻轻一闪，便让开少年攻击之势，运掌如风，“拍”的一声又自击中少年肩膀。

少年痛得此牙咧嘴，一个立足不住，跌跌撞撞窜出老远。遽明心存厚道，在真相未明之前，不愿伤他性命，遂道：“喂！我问你，你欺负我的徒弟，到底有着何种心思？”少年抚了抚肩膀，一张姣好的面容，呈现铁青之色，恨恨骂道：“你口口声声说我欺负她，难道你亲眼看见我怎样欺负她，哼！你连打我两掌，还得还我个公道。”

闻言，遽明奇道：“你想狡辩不成，我徒弟明明说你昨天晚上……”

少年怒气冲冲接口道：“少爷不是那种人，你狗眼看人低，别血口喷人！”

遽明一愣，转向沈齐道：“沈齐，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快说来给为师听听，免得我难以处理！”

沈齐粉面通红，气疮无缘无故，晚上闯进我房里，一点礼貌都没有，口口声声要我给他做伴。”

遽明不悦地朝少年说道：“你这象什么话，慢说你俩毫不相识，谈不上什么交情，就算相识甚熟，她一个女儿家，半夜三更，你也不应该擅自闯了进去！”

闻言，少年怒道：“你怎么知道我俩毫不相识，说起来，她还算我未过门的妻子。我千辛万苦，吃尽苦头，千里寻访，总算找到了她，难道我不应该去找她述述旧情吗！”

遽明一惊，蓦听沈齐呼道：“那是父母做主的，我生下来到现在，一直还不知道这件事啊！”

少年不悦道：“齐妹，你要想想，我们小时候天天在一起玩，情如兄妹，虽然分别几年，倒也不伤彼此感情，你不应该这样待我。我千坦克寻访，饱受跋涉之苦，到底是为了谁？”

遽明愕然道：“沈齐，你认识他吗？”

沈齐点点头，说道：“我从小跟他一块长大，一齐游玩，但是我始终不喜欢他，要不是父母之命，我是不愿跟他在一起的！”

说到父母，沈齐面容一黯，眼中已然蕴着清澈的泪光。

少年身子一震，叫道：“齐妹，你对我一点怀念都没有吗？”

沈齐不答，遽明更难做主，大家都僵在一起，谁也没有话说。

半晌，少年一咬牙，突然反手抽出一柄长剑，凄然道：“齐妹，你不该这样对待我，我死了也恨你。”

手臂一挥，青光闪处，锋利的长剑突然抖向脖子。

遽明大吃一惊，已知少年心意，仓猝间，来不及解救，只得运劲击出一掌。

掌风飒然，“当”的一声，将少年手中握着的长剑，震得脱手飞去，青光一闪，笔直插在地上。

少年求死不得，大吼道：“你别拦我，我不想活了！”

说着，又向长剑插落方向奔去，遽明不敢怠慢，“呼呼”劈出两掌，震得少年顿了一顿。遽明又喝道：“你要死，我不阻拦你。但是死，有的轻若鸿毛；有的重若泰山。你这样死法太没出息了！”

少年一怔，转身道：“你凭什么管我？”

遽明正色道：“天下事，天下人管。小伙了，你也太没出息了！”

少年问道：“怎样才叫有出息？”

遽明长笑一声，声如龙吟，回音不绝，说道：“或为社稷而死，或为百姓而死。总而言之，一个人生来不易，死亦要死得有价值，小伙子，你懂吗？”

闻言，少年有点清醒了，他低头思索半晌，突然抬头说道：“多谢你的指教，小子没齿不忘。”

他姣好的脸上闪耀着一片坚强的容色，又道：“请问阁下大名，小子日后好有个相念！”

遽明笑道：“小伙子有出息，不负我一片唇舌，至于我的名子，你大概有所闻及，金遽明就是我。”

闻着，少年面呈惊容，呼道：“你就是那‘凤池’之会，神名震天下的金遽明？”

遽明点点头，心中暗惊，江湖传言之快，简直无与伦比。

少年惊异地瞧了他一会儿，姣好面上突泛敬佩之色，说道：“大侠金玉良言，小子紧记于心，日后若有出头之时，定然登门致谢！”

遽明挥手道：“寥寥数言，不过凭你聪明才智，自做抉择。金某人有何可谢之处。小伙子，待你扬眉吐气以后，金某倒愿临府致贺！”

少年感谢道：“谢谢大侠，小子就此别过，至于沈齐……”

他面上微微一黯，说道：“希望大侠好好照顾她，她父母双亡，小子愧不能代她报偿深仇血恨。”

遽明安慰道：“这个你放心，我既然收她为徒，就会细心照顾她，并将一身武功传授给她，让她能手刃仇敌，以报大仇！”

少年满面羡慕，望了望沈齐一眼，说道：“齐妹，你不喜欢我，我没有权利干涉你。本来就是，人的感情并不是能强求豪夺的。不过……你，你到底喜欢谁，是否有心目中人，能否告诉我么？”

沈齐欲言又止，少年又道：“齐妹，你可放心，我此言所指，并不是带有恶意的。既然我没有这种福气，但愿你将这个有福气的人告诉我。”

沈齐极快望了遽明一眼，樱唇翕动，却没有出声。

见状，少年凄道：“齐妹，你我自幼相交，难道连这一点小事，都不想让我知道吗？”

遽明知道他自尊心在作祟，此番所问，不过是瞧瞧到底谁能强过他，而博得沈齐的欢心，是以，他亦不愿插口，沉默着冷眼旁观。

沈齐犹豫半晌，终于忍耐不住内心蕴藏的情意，美眸闪动一下，似是下了极大的决心，轻启樱唇，嚅嚅吐出几个字来：“他……师父！”

短短数字，使得少年脸色大变，愣个半晌。

遽明也是一惊，想不到沈齐恁地痴情，一直芳心存着自己是情人的意念，不禁脱口道：“沈齐，你还想学艺报仇否？”

沈齐茫然点着头，芳心又是惊恐又是羞愧，但是，此话一出，她似乎感到心胸舒畅多了。再不象那平日私自将一片深情蕴藏在芳心深处，不敢吐露的满腹隐痛之苦。

遽明喝道：“你既想报仇，为何如此……”

他急得说不下去，只有拿出最后的挡箭牌，喝道：“沈齐，你要知道，我们是师徒关系，不能乱来！”

沈齐低垂粉面，默默流着泪，清澈的泪珠已然洒遍胸襟，湿透了衣衫。

中年美妇疑腹丛生，想不出他俩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见遽明一脸严峻之色，不由说道：“明儿，讲话和气些，不要把孩子给吓坏了。”

遽明无奈道：“娘……她……她这样是不行的。”

中年美妇叹道：“明儿，她终究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心地纯洁，即使出言无状你也别厉声苛责。”

遽明忙答道：“娘，明儿错了。”心里却混沌一片，不知道应该怎样向这个少年解释。

片刻，少年抚了抚心房，看了遽明一眼，若有所感地说道：“大侠，你要好好待她！”

遽明不知道他心底的意思，难以作答，少年轻叹一声，面色稍缓，真挚地说道：“大侠，不瞒你说，我一直对她未曾忘情。唉！虽然她讨厌我，我也不恨她，我懂得很多，尤其在人的感情方面，我认为情爱是没有目的的，我虽然得不到她，但我仍然希望她能一生幸福！”

顿了顿，少年眼里流露诚恳的神色，接道：“现在，我没有怨恨，只感惊异，说实在的，换了另外一个人，我也许难压争强之念。但是，惟独大侠人中之龙，英杰之才，我心服口服，只有衷心祝贺你命通运畅，永生幸福！”

遽明一听话声不对，分明将自己沈齐比做一对，不禁急道：“小伙子，你别误会，事情是这样的……”

少年摇头接道：“大侠，你别再说了，感谢你好意启示，小子如黑夜逢灯，迷途复还……”他一拱手道：“小子临别依依，无物以谢，只有将家父遗留‘畅气活血丸’奉赠一粒。大侠或许有用之处！”

言罢，探手入怀，摸出一个黑色小匣，打开匣盖，从中取出一颗郁香扑鼻，晶莹光亮，大如核桃的碧绿色小丸，送到遽明面前，说道：“这是家父遗留下来的灵药，功能培气畅血，对真气翻窜，练功过速而导致的血流凝滞方面有显著的功效。”

遽明心中一动，见他满面诚恳之色，不愿扛人太甚，道声谢谢，揣放在怀里。

少年微微一笑，面容上浮现微许骄傲之色，仿佛在追忆过去的得意情意，说道：“家父生前素有神医之称，医道之高明，大江南北，武林中人，无不皆知，就比如那河西二怪吧。五年之前，不知受了什么伤患，求助于家父，家父见他俩满脸真挚，不由得大动恻隐之心，结果以一粒‘畅气活血丸’就将他俩治得生龙活虎而返……”

他愈说愈得意，仿佛兴致大起，滔滔又道：“家父生平最得意的练药方面，以小子刚才送你的‘畅气活血丸’为最，简直可以说十拿九稳，从不失效，就比……”

遽明听他谈起河西二怪，不由地怦然心跳，疾忖道：河西二怪，不正是爹爹的仇人吗，想不到我四处寻不到仇人，此番可是得来全不费工夫！

遂插口问道：“小伙子，那河西二怪现在埋迹何处，你可知道？”

少年正说得兴起，闻言之下，不由一怔，诧异说道：“大侠，您问这做什么？”

遽明故作冷静地说道：“河西二怪与我相交莫逆，多年未见，我倒想去看看他。”

少年不疑有诈，毫不犹豫地說道：“记得三个月前，我四处寻访的时候，还见过他俩一面，那地方好象是开封城外的大道上，看他俩神色忧急，好象很不得意的样子。”遽明急道：“那么，你或曾听他俩说起，欲到什么寺方，或者有什么新意向没有？”

少年思索一会儿，突然面浮异容道：“他俩好象说过，要躲避个什么厉害的仇家，准备去投奔什么武林三尊的钟山一灵商量对策，共同对付这个有，以后，就不知道了。”遽明暗自一喜，想道：河西二怪投奔钟山一灵更好，自己可一举歼灭仇人，免得东寻西访的徒增跋涉之苦？

当即说道：“谢谢你，小伙子，日后你有什么困难，可来寻我，我一定帮你的忙！”

少年感激地望他一眼，说道：“大侠，小子就此别过，多谢您启示之情！”

说罢，拱了拱手，依恋地望了沈齐一眼，说道：“齐妹，日后珍重，千万顺从金大侠，不要再象小时候那般调皮。”

一转身，朝大道疾走而去，转眼间便隐入攘攘人群，不见身影。

遽明叹了一口气，朝沈齐说道：“沈齐，你可知闯下了一个情祸！”

沈齐默默不语，也许正为适才那露骨表现的爱慕之情，感到羞赧。

遽明又道：“沈齐，你年纪太小，想得太多，终究不是好事，要知道感情决不是单方面所能促成的……”

他弦外之间，表示希望沈齐能够了解他的心情，而放弃这希冀之念，但是沈齐似乎心有所决，咬着唇皮，自在摇头……

这微小的动作，落在遽明眼底，不禁悚然起了一阵寒意，暗想：不好，这女孩子痴情如此，若不想个好办法，倒是自己一场劫难！

心念一动，遂道：“沈齐，为师暂时身有急事，你跟在旁边，也许有点不方便，最好……”

他机警地打量沈齐一眼，但见沈齐间言之后，似已察觉什么，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已然蕴满了泪水，其中尚掺杂一些怨恨的意思。

心中一软，几乎将原意打消，但是转念一想，这样下去势必将自己弄得声名败裂，不由得横起心肠，说道：“为师有个极要好的朋友，你最好先在他那里暂时居住，等为师事情一了，再来接你，传你武功好吗？”

此言一出，沈齐突然放声哭泣起来，若续若断地凄楚泣声，直可令人肠断。

“师父，我知道，你是不要沈齐了！”

遽明硬着心肠，和声道：“沈齐，快别再哭，我这个好友，人很风趣，武功又高，你一定会得到不少益处！”

中年美妇茫然抚着沈齐的乌黑细发，轻唤道：“乖孩子别哭，你有什么委屈的事儿，我替你做主，快别哭，当心哭坏了身体……”

沈齐伤心地道：“师母娘……师父不要我了……师父不要我了！”

中年美妇慈爱地道：“乖孩子，听我的话，师父不会不要你的……”

一面沉着脸朝遽明说道：“明儿，你不能这样待她，你想，一个小孩子父母全亡，心地已够脆弱了，你不能再让她伤心，快来劝劝她！”

遽明苦着脸道：“娘，您不知道，明儿是不得不如此做的！”

中年美妇摇头道：“明儿，娘见你做事待人，非常老成，但是，你这次却错了。要知道，你那个朋友武功虽高，但与她素不相识，更无感情可言，怎会细心照料她。况且，你那个朋友心地如何，尚不得而知，万一……”

她叹了口气又道：“明儿，相信你受过没有照料之苦，你是深知其中之难的，为娘很对不起你，自生下来从未好好给你一点温暖，你的情形就跟沈齐一样，无论如何，你要给予她一点人情温暖，让她不至于养成变态的心理。”

遽明十分作难，剑眉一皱，还想再说，突听沈齐恨然道：“师父，您不要我也好，讨厌我也好，沈齐反正不想活了！”

闻言，遽明心头一震，暗呼不妙，中年美妇埋怨似地瞧他一眼，说道：“明儿，你听到了吗？此后沈齐生命如何，全凭你一句话了，你要仔细考虑。”

遽明为难已极，不答应也不是，答应也不是，一时之间倒被怔住了。

沈齐伏首埋在中年美妇怀里，哭泣着又道：“师父，我不要练武功……也不要报仇了……”

她伤心地哭诉道：“即使练完武功，报完大仇，沈齐又将如何？这世上，我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个喜欢我的人……”

云情不停地劝慰，但毫无效果，反而更增加沈齐的悲伤。这局势，似乎只有遽明能够解决。

遽明怔立着，突然听到一声干涩、苍弱的喊叫，声音如厉鬼嘶号，嫠妇

悲泣，充满了无限怨毒和仇恨。

“金遽明，还我武功来，金遽明，还我武功来！”

闻声，遽明忍不住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惊惧地抬起头，只见一信衣衫四破五裂，满面灰尘的人缓缓爬了过来。

他双腿似乎没有力量支持身子，只剩双臂支持着在地上爬行汨汨鲜血从他手腕、肘腋之处汨汨流出，一滴一滴，在这宽长的道路上，留下散乱殷红的血迹。

他嘶嘶哑哑地呼唤着，枯涩的声音，使得行路人，纷纷停立观望。

“金遽明，你在哪里，还我武功来……”

遽明俊脸一变，目光骇然打量片刻，只见这厉鬼似的人，十分熟悉，心中电闪一思索，不禁脱口叫道：“琅琊真君……”

但见琅琊真君，已丧失了往日的倨傲、英气和俊美的脸庞。失去全部武功的他，显得有些苍老、孱弱，额间也在一日之间，深深布上几条皱纹。

他边爬着边凄厉地呼喊：“金遽明，还我武功来……”霎时间，这副奇景吸引了千百人众，从大街小巷飞奔而来，紧紧围成一个大圈子，指手划脚，窃窃私议不已。遽明见状，寒意冲心，琅琊真君虽然武功已失，但他那厉鬼招魂似的呼声，使他生出从未曾有过的畏意。沈齐亦有所觉，不禁止住哭声，抬起盈盈泪眼，惊瞥过去。

中年美妇忍不住呼唤一声：“明儿……”

遽明忙一定神，说道：“娘别怕，待明儿去瞧瞧。”说着，将手抱着的慧君，交给中年美妇，自己则匆匆左了过去……

三十三

金遽明排开人群，挤了进去，立在人群环绕中央，只见琅琊真君匍匐爬行，血流如注，神情十分可怖，不禁感到有点内疚，暗想道：这琅琊真君自从被自己废去一身武功之后，大概在太鱼教立不住脚，心怀怨恨，而来找自己发泄愤懑……

遽明鼓足勇气，走到琅琊真君面前，说道：“琅琊真君，你大概已尝到废去武功的痛苦了吧，你想想看，普天下有多少人受你们太鱼教的荼毒，苦不堪言，甚至比你更甚一步，你若心中仍怀旧恨，要找我报仇，以目前情形看来，那是梦想。不过，如果你能从此改过自新，金某还能替你开一条路子。”

闻言，琅琊真君遽然抬首，灰暗的目光在他脸上打了一个圈，脸呈怨毒愤容，嘶嘶哑哑吼道：“金遽明，你，你还我武功来……”

以下的语话，他再也说不出来，只将怨毒的眸子睁得老大，一瞬不瞬，盯在遽明脸上。

遽明不悦道：“琅琊真君，你到了这种地步，这不死心吗？”

琅琊真君的牙齿咬得“咯咯”作响，身躯动处，突然起身，一头向遽明撞来。

遽明微一闪身，右臂轻轻一按，琅琊真君“噗通”一声，又跌倒在地上，痛得龇牙咧嘴地呻吟不绝。

遽明见状，有点不忍，喝道：“琅琊真君，你若肯改过自新，金某也许能为你恢复已失的武功。”

琅琊真君一怔，抬起灰暗的眸子，怒喝：“金某，你别信口胡言，再欺

骗我……”

他声音中虽仍然包含无限的怒意，但神色间已有点动心。遽明哪里看得出来，遂说道：“我何曾骗过你，只要你肯改过自新，金某敢保有八成希望叫你复原，不过……”

“不过什么？”琅琊真君不自觉地问道。

遽明微笑道：“不过你得答应为我做一件事……”

琅琊真君勃然心动，再也忍不住一种希冀的念头，匆匆道：“什么事呢，你肯说说看。”

说着，他灰暗的目光，闪露出希望的光芒，表情再也不象适才那样充满着怨毒，他心中知道若想恢复武功，也只有在金遽明身上着手。

当然，他热切地需要武功，因为在他失去武功的短短的时间里，他已体会到很多的事情，这些事情是他以前甚至连想都没想过的。

太鱼教门徒，平日的那股敬畏神态，就在发现他失去武功的霎时间，剧烈地变动了，改变得那么快，那么冷漠，出乎他意料之外。

他原是骄傲之辈，试想他哪里会忍受得了这口怨气，于是他强忍住他从来未曾受过的痛苦艰难，手足并用爬进杭州城内，准备找遽明拼命。

虽然，他知道这报仇的希望是渺茫的，但是，他还是去做

现在，他动心了，有了一线生机，在他整个绝望的脑海里展开，他再也不想报仇了。他的目光，已然流露出乞怜的神色。

遽明微微一笑，说道：“是件好差事，不过你得先答应。”

“好差事”，琅琊真君认为没有那么简单，帮他恢复武功的条件会是一个好差事，他作梦也没想到，于是他似信非信地问道：“你不是在开玩笑？”

遽明摇摇头道：“我没有必要开你的玩笑，你要知道，我助你恢复武功之前，早已深深考虑过了。我知道，若然你一旦恢复原来武功，在你这一生中，你是不会再干损人利己的事了。因为你已尝到痛苦的滋味，你已经知道，这种痛苦只要是人。都难以忍受，当然你再不会将桎梏加诸于别人身上，让人家去受这痛苦……”

他顿了顿，望见琅琊真君不自觉地地点了点头，继续又道：“我这件事非常简单，直接说，也是投你所好！”

闻言，琅琊真君怔道：“你快说吧，我答应就是，别再卖关子了。”

遽明微微一笑道：“琅琊真君，你可知关外武林有玉面书生这样一个人？”

琅琊真君惊讶地道：“玉面书生我见过一面，武功在关外自成一派，且生性风流，最近……”

他“咦”的一声又道：“最近听说他……他好象丧命在你手中，你问这事做什么？”

遽明容色一黯，叹道：“就是因为他丧命在我手中，所以我答应替他做一件事，略释心中歉意。”

琅琊真君不解道：“那么你所要我替你办的事，正是玉面书生托你办的事吗？”

遽明黯然频首，说道：“琅琊真君，玉面书生前风流一时，不知多少少女迷恋着他。但是，他一向虚伪以对，从不施以真正感情，但是有他对秦淮三美是例外的。”

琅琊真君疑道：“这跟我所要办的事有什么关系呢？”

遽明道：“你仔细听着吧，我将这个责任交给你，你一定要遵照诺言将它办好，就是那秦淮三美的安危与以后日子的照顾，完全由你负责，有不受之处，惟你试问！”

闻言，琅琊真君一愣，匆匆说道：“什么？秦淮三美由我照顾，我连她们的面都没见过，怎去照料他们。”

遽明机警地四下顾盼，只见围观路人纷纷投以惊奇目光，正在倾听他与琅琊真君的谈话，不由得压低声音道：“琅琊真君，说话小声点，不要让这等人听见，多生谣言。”

琅琊真君微应一声，又道：“好吧，反正我尽力而为就是了！”

遽明微笑道：“你如果认为这差事太苦，可以在她们三人之中随意寻找一位，做终生伴侣，一方面你可以不必忧虑外间流言，一方面，你可以享受情感真正的兴趣。”

琅琊真君苍老的脸上为之一红，不好意思地垂下头来，他心里却在狂喜，因为他一生中，虽自负英俊潇洒，但却没接触过一个女人，每每孤寂之时，不禁对镜自怜，暗叹自己缺乏艳福。现在一听，自己不但立刻可以恢复武功，又能长伴以美著名的秦淮三美，岂不欣慰异常，感激道：“这些虽然言之过早，但我已经应诺，必当尽力而为之。”

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又道：“不过，我的武功，是否……”

闻言，遽明见他一脸焦灼之状，不由得笑道：“你且放心，待我将慧君安顿好了，自然来助你恢复武功，人我现在可以先找一间客栈住下，免得让这一般俗人见到，尚以为……”琅琊真君大喜过望，不待他说完，便颌首道：“如此甚好，我在客栈等待你便了！”

遽明微微一笑，暗想：难道这一场深积恩怨，竟这样容易地就给化解了，看来自己脑筋口才，已圆滑了不少！他高兴地挥了挥手，正想举步离去，岂料才一转身，目光所及，不禁一亮，只见三个红衣少女，并排立在当前，一动不动，各俱瞪眼鼓腮，仿佛满蕴怒气，正待发泄似的。他微自一怔，尚以为这三个红衣少女不过也是旁观者之一，微怔之后，遂不加理会，缓缓向一边走去。

远远他已发现娘正停足昂首，焦灼地向这边注视，他不由得脱口呼道：“娘别急，明儿来也！”

足尖轻点，正想展开虚飘幽风轻动飞掠而去，但一种意念迅速地浮上心头，众目环侧，他不想惊世骇俗。遂排开人群，慢慢挤了出去。

蓦然，一声清叱传来：“慢走！”

跟着红光一闪，适才见到的那三位红装少女，已不知什么时候，掠至身前。

他吃了一惊，疾忖道：哦，这三个少女还懂得武功！一面和声道：“三位姑娘，敢问有何贵干？”

“哼！”三位红装少女几乎同时，由鼻孔内重重一哼，说道：“贵干？哼！姑娘总算找到人了，看你还会藏到哪里去！”闻声，遽明疑道：“姑娘不是说我吧，那……”

“正是你！”红装少女齐齐怒叱一声，叱声中不知包藏了多少仇怨愤恨。

遽明大惊，星眸含威，细细又在她们面上一阵打量，只见三位少女，俱各黛眉如绘，眼似秋水，清滢超俗，美丽之极，不禁奇道：“姑娘与我素不相识，更无仇怨，为何如此神色待我，好似要寻仇报怨似的，未免太令人迷

离了？”

此言一出，他又努力想了一番，但是，在他的记忆里却始终想不起，曾跟这三位少女打过交道，不禁更加迷惘了。

红装少女咬牙切齿，粉脸铁青，叱道：“哼！姓金的，你讲得倒很轻松，好象一点事都没有，我问你，玉面书生的死，到底是谁干的？”

说到玉面书生的死，红装少女不约而同，娇靥各呈悲愤之容，愤恨地叱道：“姓金的，你别再驳辩，今天非拿你的命低偿给玉面书生报仇不可！”

说着，竟不管路人在边，“噌”地各自反臂抽出一柄宝剑。

剑光闪耀，金遽明惊得退后一步，喝道：“姑娘报上名来，要报仇也可以，先让在下弄清事态真象，否则无缘无故，拼斗起来，岂不让人笑话！”

中年美妇远远看到，不禁喊道：“明儿，又跟谁闹事了，当心自己的身体，别受人算计！”

遽明高呼道：“娘，这不过是小小的误会，明儿自己会照顾身体的，您且放心！”

一言未了，突听有人娇喝一声：“师父，沈齐来帮你！”

只见一团白光飞奔而来，遽明远远就见沈齐满面焦急之容，不由得忖道：这小姑娘，恁地痴心，真不知怎样应付才好？

遽明道：“沈齐别来，为师一人已足够应付矣！”

沈齐仍然不理，娇喘呈呈奔至遽明面前，立稳身形朝红装

少女叱道：“喂！你们是什么人，敢为难我师父，敢情不知道我师父的厉害！”

口虽这样说，小姑娘心里不由一阵怀疑，暗想道：师父怎么搅的，成天跟女人打交道，真不知道他存着什么心思？

想着，遂埋怨地瞧了遽明一眼，小嘴一嘟，显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瞧得遽明莫明其妙。

红装少女美眸蕴煞，嘴角含愤，怒叱道：“姓金的，久闻你侠名远播，受益者不乏人众，但是，闻名不如见面，想不到你竟是这么懦弱的小人。今天姑娘们不但要替玉面书生报仇，还要将你的懦弱传布于天下，让你死后，也遗臭万年遽明一忍再忍，终于忍耐不住了，大喝一声：“住口！”

他星眸中产生一股气吞山河的万丈神芒，英气逼人，直瞧得红装少女心神一凛。

他喝声过后，朗朗说道：“金遽明自负顶天立地，只知锄强扶弱，除奸去恶，从来不会枉害一个好人，什么人敢传布恶言，毁谤金某，叫他难逃公道。”

一面朝沈齐道：“沈齐，你且回去，为师一人，已足够对付！”

说罢也不等沈齐答应，便缓缓走了过去，在离红装少女身前不到一丈之地停立着，一动不动，稳如泰山。

红装少女相互看了一眼，其中一个，冷笑道：“姓金的，你不要假装好人，姑娘可不吃你这一套，拿命来！”

一言未了，人已飞扑而至，“刷刷刷”舞动手中长剑，一阵猛削……

余外两人也不闲着，纷纷欺身而上，挥动着手中长剑，又劲又疾，向遽明全身要害攻击。

遽明剑目一挑，上半身忽地一仰，两掌如钩，带起轻微跛空之声，迎向凌厉进攻的三剑，口中还发出一声大喝：“报上名来，金某恩怨分明，向不

误伤一人！”

红装少女见他举手投足间，劲力浑厚十分，足可开山裂石，不由得陡然一惊。其中一个年纪较长的少女，右臂舞起一道剑光拦腰削去，左掌指如戟，疾点遽明百会要穴，出手绝无容情，好似心怀深仇大恨，心置遽明于死地才甘心似的，一面娇叱道：“姓金的听着，姑娘三人就是秦淮三美，现在专门给玉面书生报仇而来了！”

遽明听了心中一跳，目光疾快地在少女面上扫了一眼，一飘身，身形如电，退出三丈余外惊道：“什么？你们就是秦淮三美？”

秦淮三美沉痛地点着头，悲愤地道：“玉面书生你与你何怨何仇，你竟如此心毒手辣，将他毙于掌下，暴骨荒郊……”

闻言，遽明恍然大悟，忙道：“姑娘不要误会，玉面书生并非死于在下之掌，而是自尽身死。”

秦淮三美叱道：“姓金的少说废话，谅你妙口生花，也难改变姑娘的心意！”

遽明不悦道：“姑娘既然误会如是，在下复有何言，只是金某行道江湖以来，尚未说过讹语，听姑娘适才所言，未免令人太失望了。”

他心地坦诚，虽在不悦之中，亦能保持真挚的语气，秦淮三美芳心同是一动，叱道：“喂，姓金的，你口口声声说是姑娘误会，难道江湖上同声一致，谓你杀害玉面书生，难道他们都疯了吗，全误会你一人！”

金遽明暗地一叹，疾忖道：这个误会，真是有口难辩，叫我怎样作答呢？一时沉吟不已，半晌才道：“金某无才无能，愚蠢至极，姑娘怎样说都行，反正我扪心无愧就是了，姑娘若要报仇，尽可报仇，在下只能向九泉之下的玉面书生致歉，无法替他完成临终交代。”

秦淮三美芳心一动，不由自主地问道：“他……他交代你什么？”

遽明犹豫半晌，才嚅嚅说道：“他要求我照顾你们。”

秦淮三美一怔，叱道：“你胡说八道！”

遽明无可奈何道：“金某说的全是实话，至于信不信，只有在于三位姑娘了！”

秦淮三美同声道：“有何证据证明你说得是实话！”

遽明一愣，茫然摇首道：“证据？玉面书生临死之时，只是交代金某照顾你们，别无他言。”

秦淮三美表示不信，冷冷道：“既然没有证据，光凭口言，谁会相信？”

遽明大为不悦，他向来没欺骗过人，哪曾受过这种闲气，猛地高喝一声道：“金某项上人头就是证据，姑娘不信，尽可劈开来看看！”

秦淮三美大吃一惊，只见他俊美的脸上无形中流露万端正义的愤容，似乎不信任他，是对他绝大的侮辱似的，芳心一凛，其中一人道：“你以为姑娘不敢？”

遽明愤然道：“姑娘尽管施为吧，金某绝不皱眉！”

他的执拗脾气一发，就是抛出生命，也是不惜。秦淮三美似信非信，见状，一颗坚定不移的心已开始动摇了。那年纪稍大的灵机一动，冷然道：“好一个忠义之士，装得倒蛮象的，姑娘就不信，你又怎样？”

说着，移动着娇躯，缓缓逼了上去。

遽明紧咬着唇皮，心想：宁可含冤而死，也不愿背不义之名，让世人耻笑！

此时，他心胸充满了秦淮三美对他不了解的愤怒，他忘记了母亲和沈齐在焦急地等待着，也忘记了慧君身罹重难，命在旦夕。

红衣少女缓逼而上，渐渐地双方距离愈来愈近，终于她们停住了，停在他身前不到五尺之地，颇有顾忌地冷冷说道：“姓金的，你如果说话算话，快引颈就死吧！”

遽明闻言大怒，星眸如电，犀利的如一把剪刀，逼视在红衣少女娇靥上，朗声笑道：“姑娘你动手吧，让你明白明白，金某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笑声清亮，包含无边的郁怒，划破蔚蓝色长空，他星眸已然紧紧闭起，优美的嘴唇，合成一条弧线，两边下垂，显示他心中的沉重。

红衣少女见状，冷笑一声，突骈双指，直向遽明太冲要穴点去，疾如闪电……

太冲要穴为人身十二死穴之一，只要击中，不死也得重伤。

遽明亦有感觉，但是，此刻他已顾不到太多，心地坦诚的他，临死的脑子里只存着一个意念：士可杀，不可辱！

红衣少女出指如电，就在指缘已将触及他项颈边的太冲死穴时，她芳心一颤，心神有点发麻，她万难想到遽明竟是这样的一个人。

她惊呼一声，再收势已自不及，情急之下，娇叫一声，硬生生提气向外一撤，疾出的手指倏而擦过遽明面颊。

她这霎时间，用力过猛，一个娇躯再也立足不稳，直向遽明身上倒去。

众人呼叫，遽明面颊一痛，疾睁眼眸，只见红光一闪，奔向自己胸前，不禁本能地摊开手掌护住胸腹。

“嘭”的一声，他仓猝间被一股大力撞得立足不稳，向后倒退一步。

幽香扑鼻，一个软绵绵的身躯倒在他怀里。他吃了一惊，来不及考虑，匆忙地运力一推。

红衣少女娇靥飞霞，直透耳根，事出虽在刹那间，但一种女子特有的矜持，使她不禁羞赧万分，低垂着螓首，几触及胸。

遽明抚了抚脸颊，只觉剧痛十分，摊手看时，手掌上已染上一片血迹。原来面颊已被红衣少女仓猝间的指划过，在脸上深深地刻上一条血痕。

他强忍痛楚，低声道：“对不起，我使你……”

短短数语，显示出他宽大的胸襟气度，与他为人的风度。

红衣少女不知怎地，心中突然产生一股难言的滋味，怔怔地立在那里，不知说什么才好。

她相信了遽明吗？抑或被他那过人的气度所惑？就是她自己也说不出是什么原因。

另外两个红衣少女匆匆走了过去，关切地问道：“姊姊，他欺负你了吗？”

年长的红衣少女面颊无故一红，摇了摇头。

遽明见状，心中更加过意不去，歉然道：“对不起，姑娘撞痛了吗？”

两个红衣少女心关爱姊，闻言，不禁同时瞪他一眼，悻悻道：“姓金的，你敢欺负我姊姊，看我们来对付你。”

遽明红着脸，忙赔不是：“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哼，你别装好人，告诉你，只要我姊姊一有不是，我惟你试问……”

遽明强笑道：“无心之过，人人可宥，我不是故意的，姑娘怎好怪我呢？”

红衣少女恨道：“不怪你，我怪谁？你……”说着就想动手，但又先看看身旁的大姊。

一直垂首不语的姊姊此刻忽然抬起头来，眸里闪烁着奇异的光芒，瞥了遽明一眼。

遽明暗自一惊，忙装出一副笑容，准备挨骂，岂料，这年纪稍长的红衣姑娘并不说他，反而转向另外两个红衣少女道：“妹妹，别怪他，姊姊我……”

她说到这里，羞赧得再也说不下去，遽明一怔，只见她幽叹道：“妹妹，我们走吧！玉面书生不是他害的！”

此言一出，遽明迷惘了，心中暗想：这是怎样一回事，好生叫人纳闷！

突听另外两个少女疑惑地叫道：“姊姊……你……”

清脆的声音已使遽明听得出，那是惊疑的，不平的。

“妹妹别疑，姊姊自有主张！”

她一观天色，又道：“妹妹，我们走吧，别让这般路人老瞧着我们。”

说着，这年纪稍大的红衣少女忽然转过身来，朝遽明投下短短的一瞥。

遽明心中一动，忍不住叫了声：“姑娘慢走！”

红衣少女齐一转身，那两个年纪较小的已感不耐，只是碍于姊姊面子，不好发作，此刻经遽明这样一叫，顿时有了话说，秀眉一挑，娇叱道：“什么事，敢情不见棺材不落泪，非要姑娘成全你不成？”

遽明并不发怒，依然强笑道：“玉面书生叫我照顾你们，受人之托，不得不忠人之事，尚且请你们原谅！”

红衣少女一愣，那年纪稍长的禁不住脱口说道：“你要怎样照顾呢？”

遽明俊脸一红，窘困至极，的确他还没想到这个问题，只有硬着头皮说道：“我不知道，反正我尽力而为，以期不负玉面书生所嘱而已！”

闻言，这年长的姑娘竟感娇靥一红，沉吟不已，欲言又止，一副难以决定的矛盾神态。

遽明继续说道：“不过这事，我已托付了一个朋友……”

他一顿话语，机警地打量这年长的姑娘一眼，只见她无形中忽然流露出一种失望的神态，心中一凛，歉然道：“本来，这是很不应该的事情，奈何金某身有重事，只有含歉致意，改天再负荆请罪，不知姑娘意下如何？”

他边说边打量姑娘神色，说到后来，姑娘娇靥已然露出怨意，他不由极端迷惘起来。

半晌，这年纪稍长的少女突然一咬唇皮，说道：“那么你托付的朋友是谁？”

闻言，遽明忙指着一旁呆若木鸡的琅琊真君，说道：“就是他，他是我的最好朋友，谅还不至于辱命。”

琅琊真君尴尬异常，望了望自身灰尘满布的衣衫，低着头道：“姑娘不要见笑，我……我以前不是这样子。”

他声音细如蚊鸣，秦淮三美只见到他嘴皮掀动，却未听见他的声音。

遽明心里明白，知道他此刻的处境非常窘困，且武功初丧，使他自卑得无以复加，是以连声音都变得细若蚊鸣，心中暗怜，遂道：“我这个朋友武功极高，人也忠厚之极，这次因为受人暗算，所以……所以落得这种惨况！”

琅琊真君感激地瞧他一眼，并不言语。

秦淮三美中年纪稍长的少女默视一会儿，突然道：“你的好意，姑娘心领了。不过姑娘自己会照顾自己，用不着你朋友照顾，言尽至此，前途再见！”

言罢，幽怨地瞧了遽明一眼，一拉旁侧两位少女衣缘，低声道：“妹妹，我们赶路了！”

三人足尖一蹬，也不管众人顾视，展开轻功，疾奔而去。

遽明一怔，想要喝止又叫不出口，只有匆匆朝琅琊真君道：“琅琊真君，你们三人的脸孔，你瞧清没有？”

琅琊真君黯然点着头，心中却不知是什么滋味，他由一个超凡的人，变成一个俗人，难免感到自卑。是以，就在秦淮三美匆走的刹那，他再也忍耐不住悲凄的心情，扑倒在地上，眼泪如同江河决口，倾泄而出。

遽明安慰道：“琅琊真君，你既然看清秦淮三美的面孔，事情就好办了，过了明天，你将又扬眉吐气，你可以去寻找她们，完成我的条件。”

琅琊真君稍止悲态，默默思想着，他努力思念往昔英雄的事迹，也未忘掉这当前的失意之态。

遽明微叹一声，抚了抚受伤的面颊，遂招呼着娘与沈齐寻找客店。

慧君娇脸已成死灰之色，他接过细视之下，心中大惊，匆匆把畅气活血丸取了出来，纳入慧君的口中。这才长嘘一口气，暗道：畅气活血丸，为神医得意地制作药丸，也许能省去我不少手脚治好慧君！

忖间，沈齐已娇喊道：“师父，这里有一间客栈！”

慧君迫不急待，也不等店小二招呼，遂匆匆走了进去，随便找了间客房，便将慧君平卧在床上，自己闭目运动，为她医疗重症。

沈齐和中年妇人则停立一旁，静静凝望着，不敢打扰遽明动功为慧君疗伤……

三十四

翌晨，遽明俊脸苍白，摇摇欲坠，他已使出浑身劲，用真气打通慧君的奇经八脉。

幸有畅气活血灵药，使遽明省去不少麻烦，他反复拼着损耗自身真气，已使慧君灰暗的脸颊缓缓恢复一些红晕，遽明暗想：再过两天，电许就能大功告成了！

闲言休语，这事放过一边。且说琅琊真君，他自被遽明真气贯通输于体内，帮助将滞散的真气泄聚成一道，加之他本身武功绝高，只用了四个时辰的运气自疗，便告恢复武功了。武功失而复原的他，惊喜若狂，一再的表示感激之意，愿为遽明差使，而毫无怨言。

遽明婉转拒绝了，只将秦淮三美照顾的责任交给他。琅琊真君也可以说是重生了，他在这短短的几日内，亲身体会到不少的事，他常想：只要我恢复武功，一定改过自新！现在，他恢复武功了，他是个有志气的人，当下暗发了一个誓，决定将遽明交付他的事情办好。

他心里除了敬佩师父北掌之外，此刻又多了一个他所敬仰的人。

他匆匆收拾一下行囊，整了整仪容，武功复原的他，重又恢复了往昔英俊的脸庞。

他潇洒的在街上踱走着，风度翩翩，引得不少人投以羡慕的一瞥。

他怪异地想着：没有一个人会知道，我就是那两三天前，失魂落魄，在待道上叫喊着狼狈爬行的汉子……

他有点羞赧，但是，更大的兴奋使他忘掉身外一切的事物，他每经过一棵大树，必在树背上印下一个深深的掌印，因为他很怕自己再次恢复武功是假的，是虚幻而成的。

半晌，他打量着方向，目光所及，不禁一震。

他见到一座最熟悉不过的楼阁，尤其他更熟悉那楼阁上一块巨大匾额深刻的黑色大字：“天下惟一主，教门无二真”。

他记得这十个黑色大字，还是他亲手执笔所写。

他默然一会儿，想起了自己初失武功时，那时平日恭恭敬敬而一改常态换了一副冷漠面孔的徒众们时，他恨哼一声，带着怒意举步走进。

虽然他整个人生观念改变不少，但是他亦免不了要出这口怨气，也许，每个人都是如此的，最难忘记别人所施予的仇怨。

他握紧拳头，重重的铜门上一阵重敲，发出“当当”金属鸣声传出老远，这两寸厚的铜门经不起他愤怒所发出的力量，开始摇晃了。

须臾，一个沉重响亮的噪音传来：“喂！入门者可懂得规矩，乱敲个什么，不怕责罚么？”

琅琊真君冷笑一声，力贯右臂，一使劲，“当”的一声，连铜锁都给撞断了。

他大步跨进，犀利的目光掠过一个呆怔在当头的汉子，不禁冷笑道：“教主回来了，你不懂迎接么！嘿，你们这批饭桶，一个一个都该杀光！”

呆怔的汉子目光闪过这自称教主的脸孔，不由得脸色大变，连打寒噤。

琅琊真君冷笑道：“罗进，你还认识教主么？”

罗进巍颤颤点头不迭，膝盖一软，“噗通”一声，竟然矮了半截，笔直地跪倒在地上。

“教，教主……小的，还……认识你……”

他期期艾艾地把话说完，已是冷汗并流，牙齿打战了。

琅琊真君冷冷瞧他一眼，说道：“罗进，带我入坛！”

汉子挣扎了一会儿，还是个不起来，他似乎深知琅琊真君的脾气，只是不停地哀求道：“教主饶命……教主饶命……”

琅琊真君一言不响，忽然振臂一挥，汉子面色如土，敏感地大喝一声，仰天扑倒……

琅琊真君冷笑道：“罗进，你倒蛮会装死，本教主还未下手，你倒先死了不成？”

说着，用足尖踢了罗进一脚，半晌还未见动静，这样一来，连琅琊真君自己都感到迷惘了，暗想道：奇怪，我还没下手啊！

遂俯身摸了摸罗进胸脯，也不见跳动，再探了探鼻腔，也不见有呼吸之气，敢情，早已死了过去。

琅琊真君怔了半晌，饶他阅历丰富，也想不到个究竟，罗进的暴毙，他只感到奇怪，并未有丝毫怜惜之意。

他百想不出，不再耽搁，穿过二间厅房，步伐过处却不见有人出来巡视，甚至连一点声音也没有。

心中一动，暗想：莫非太鱼教已解散了不成？

转念又想道：不对，若是解散，太鱼教总坛偌大楼房，也不该没有一个人居住……

他疑腹丛生，步伐因此而迅速多了。顷刻间，又已穿过两间房间，只见兵器横直乱竖，布满房间四周，所差的是没有人看管，大反太鱼教以往常例。

他有点惊异了，脑海闪过一个想法，霍地叫道：“莫非太鱼教出了事！”

几乎同时，他叫声才起，远处就有一阵鼎沸嚎笑声传来，听声音，人数

似乎不在少数。

他恍然大悟，“哦”的一声，自语道：“原来这批家伙都聚拢到后头去了，只知道出了什么事？”

“哼！”琅琊真君随手拾起一根沉甸甸的镇铁棍棒，冷笑着自语道：“这批混蛋，乘我武功失去之时，敢以冷漠待我，待会儿非叫他们吃一顿苦头不成！”

他愈想愈恨，加紧脚步，穿过两重楼室，已然看见下一幢楼室厅内聚满了一大群汉子，身着蓝衫，还是一副太鱼教教徒打扮，人头钻动，喧声如雷，仿佛在庆祝什么。

他好奇心起，遂不惊扰他们，隔着竹制门穿，朝里面打量过去。

这时，突有一个洪亮深长的声音传来：“兄弟们，今番大家可要庆祝庆祝，让我们携手创一番大业……”

声音未了，太鱼教教徒齐齐哗然出声，纷纷取出酒罐仰面轮流畅饮，样子极为兴奋。

见到这些汉子一副兴高采烈的神色，琅琊真君肚子里一阵嘀咕，怒想道：好家伙，这批混帐东西，趁自己不在时，竟将贮藏酒，全部给拿出来喝了！

他一气之下，几乎挺身而出。此刻，那冗长洪亮的声音又来：“弟兄们，开怀畅饮吧，今朝有酒今朝醉，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此言一出，众人洋约而同高呼着叫好，琅琊真君心头一震，暗忖道：哦，听这厮语声响亮，气力充沛，内功分明已臻绝峰，倒还算得上是一位人物，为何声音却甚陌生，太鱼教内好似没有这样一个人。

思忖间，这响亮的声音又起，此番却夹杂着刺耳的笑声：嘿嘿，弟兄们，我比琅琊真君如何……嘿嘿，他在时，有福不肯同享，跟着他，真是活受罪，嘿嘿……”

闻声，琅琊真君陡然一惊，暗自忖道：“奇怪，这家伙显然以头子自居，对自己不怀好意，难道太鱼教重又立了一个新教主不成？”

一股难言滋味浮上心头，他闷哼一声，强按怒意，寻目望去。

只见数百蓝衫太鱼教教徒围绕之中，一张太师椅上正高踞着一位奇丑少年。

奇丑少年，年方不过二十，却生得豹头虎眼，目光如电，两旁太阳穴鼓起老高，武林人一眼就能看出他内功修为已臻绝顶。

此刻，他正指手划脚，恶性意抨击自己，说得口沫四飞，状甚粗野。

奇丑少年见他傲踞在自己的椅上，趾高气扬，大有取自己教主的地位而代之之概，不由气得俊脸铁青，两拳紧握。

奇丑少年仰面干了一碗酒，抹了抹嘴，神气活现地又道：“弟兄们，你们快活的日子到了，跟定我，再也不怕没有佳酿、美人、财宝了，哈哈……”

他歇了口气，继道：“杭州城内的弟兄，谁人能够将琅琊真君的尸体搬来，不论他在教中地位如何，一律加升三级，起码有个香主的地位……”

一言才出，太鱼教教徒纷纷叫嚷起来，俱各浮上欣喜、希冀之容。瞧神态，每个人都磨掌擦拳地怀着势在必得的心理。只瞧得琅琊真君目射火焰，牙齿咬得“格格”作响。

此刻，他反而冷静下来，从一片话语与神态中，他已体会到，教主的位置已落在这奇丑少年的手中。

他并不认识这奇丑少年，但他知道，这奇丑少年既然敢擅替他的位置，

做新的教主，必然有点能为，否则他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他平息一下激动的情绪，思忖着对付的计策，他想：这家伙武功不比平常，斗起来自己虽不至于败北，但是，孤掌难敌众掌，这批归附他的太鱼教徒，人多势众，倒是自己一项大难关。

他沉吟不决，这时太鱼教徒已是兴高采烈，拼命地相拼着酒力，那无形流露的贪婪神态，正显示出各人心内的污秽肮脏。

奇丑少年得意忘形，丑脸上连连眨出具有无限野心的神态，回眸四顾，望着这批拥护他的手下，频频点头，似乎一点也没将他们这种贪婪之态，放在心上。

奇丑少年冷静地考虑着，目光掠过他一张奇丑的脸孔，心中急然一动，疾忖道：我何不请金遽明来帮助，以他的一身武功，与那支蚀骨毁金神箫，这批昏庸教徒岂是对手，自己则可以安心跟这丑小子拼个上下！

转念一想：不行，金遽明一定不肯答应，他菩萨心肠，不喜欢多杀人。何况，他尚一直在劝导自己放下屠刀……

想到这里，他不禁又犹豫起来，一股自尊自傲的心理，使他不愿随意请人帮助。

虽然，他已将遽明当成要好朋友看待，但他也不愿意丢这个面子。

他迟疑一会儿，想不出对策，暗一咬牙，忖道：管他什么，反正自己这番完全是为报复而来，能杀一个就算一个，能杀一对就是一对，这批混蛋平日背地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就是被金遽明知道了，恐他也不会饶过。

心意一定，遂不再犹豫，长吸一口真气，将全身功劲布之于四肢，贯之于双臂，倏然裂帛般大喝一声：“鼠辈，还不引颈就杀！”

喝声中，单掌一扬，“嘭”的一声，将竹制门穿击得飞出老远，他一个身子已乘这一霎时间里苍隼般疾快地掠了进去。

太鱼教徒大吃一惊，纷纷暴喝一声：“有奸细，弟兄们快来！”

“锵唧唧”，一阵金属交鸣之声，这批太鱼教徒身带兵刃的纷纷拔出兵刃，蜂拥而来。

奇丑少年嘿然一笑，身子猛躬，快逾闪电，半空一个转身，飘飘然落在地面，先是一声大喝：“什么人敢来捣乱，还不跪地受缚！”

琅琊真君喝声如雷：“呔！你们这群混蛋敢叛我，另奉新主，罪大恶极，教主大开杀戒了！”

说着，手掌不闲，呼呼拂了两股凌厉大力，撞击蜂拥而来的太鱼教徒，出手无不真力实劲，决不容情！

首先就有三两个汉子，惨号一声便自扑倒地上。其余教徒怔了怔神，看清来人之后，不由得本能地颤动着直往后退。

“教主……琅琊……真……君……”

琅琊真君目蕴杀机，冷冷道：“好，总算你们还认得出我，待会儿一一处置，绝不使你们失望！”

众太鱼教徒平日极畏惧这位冷热无常的教主，这时，已有几个胆量较小的教徒，已自跪将下去，口称：“教主饶命……教主饶命……”

琅琊真君冷眼一扬，并不作答，身形飘处，遽进二丈余远，指着奇丑少年喝道：“小子是谁，目无规矩，妄自侵犯本教主教坛，快报上名来！”

奇丑少年怔了半晌，忽然一挥手，五指吐劲，那跪在地上的太鱼教徒，不约而同惨叫纷响，死于非命。

奇丑少年一怔之后，转而大怒，冷笑道：“小子年岁不大，竟然心黑手辣如斯，真不愧为可杀之材！”

说话间，单掌一拂，翻劲吐出一股大力，掌风嗖然，刮起满天飞砂，四散乱飘，奇丑少年大喊：“小子看掌！”

琅琊真君哼道：“来得正好！”

身躯微斜，单掌运劲，“轰”的一声，琅琊真君足下分毫未动，奇丑少年却摇晃不已。

这一较量，强弱立判，奇丑少年身子晃动，分明功力较浅。

琅琊真君傲笑道：“小子，凭你这副身手，想要抢本教主的位子，还嫌太早一点呢！”

奇丑少年丑脸发紫，直透黑色，怒喝道：“老贼别狂，看招！”

声到掌到，快逾闪电，准、疾、灵皆兼有之，琅琊真君冷笑着挥掌迎上。

掌风再次交接，奇丑少年马步不稳，忽然怪吼一声，跃起三丈来高，一个飞鹰扑食之势，箕张五指，夹着尖锐破空之声，罩向琅琊真君全身要害。

琅琊真君心头火起，嘿的一声，全身一阵急抖，但听“哗啦啦”骨骼暴响声过后，他一个雄健的身躯已矮了半截，就象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似的，呼呼呼旋风似地疾转一圈，闪电劈出二掌，踢出三脚。

奇丑少年功力较逊，心神一凛，倒退两步，喝道：“老贼果然棘手，今天暂且饶过你，过几天少爷再跟你算帐！”说罢，便待撤身，琅琊真君洪钟似地喝道：“小子休想逃走，跪地求饶，本教主可能还网开一面，放你个生路，否则，哼！”

奇丑少年本是狂傲之辈，一时怒从胆边生，气极而狂笑道：“老贼，当我丑星童子怕过你，哼！给你三分颜料开梁坊，我丑星童子又服过谁来！”

笑声如夜枭嘶啼，刺耳难听已极，琅琊真君心头一震，臆口说道：“哦，小子便是那在花林庄，败于金遽明掌下的丑星童子？”

丑星童子丑脸一变，似被触及痛处，大吼一声：“老贼，不是你便是我！”

变掌立刻翻出，此刻他心怀怨恨，出掌无不含满功劲，凌厉的掌风，排山倒海般朝琅琊真君袭来。

琅琊真君错旋身，急待发掌迎上，正在这时，忽觉身后风声有异，不禁陡然一惊，目光疾快一扫，只见一个虬须汉子鬼头鬼脑抢着沉甸甸的铁棍，一声不响偷袭过来。

他这一气，非同小可，急切间长啸一声，借着深长刚劲的啸声，全身做了一个大转身，右腕宛如灵蛇，不击丑星童子，直攻偷袭汉子。

汉子颇有三分手劲，“呼”地一声，加重铁棍疾势，猛砸过去。

电光石火一刹那，琅琊真君顾一不能顾二，眼看就要丧命丑星童子掌下，说时迟，那时快，转身仰面的琅琊真君突然伸出灵蛇似的手臂，已然抓住那根沉重的铁棍。

他足尖疾踹，虬须汉子腹间如中巨物，“嘭”的一声飞出三丈余外。接着，右臂猛挥，“呼呼”一条巨大棍影，已在丑星童子顶盖不到三尺之地，夹带尖锐破空之声而下。

丑星童子再也顾不得伤敌，先求自保，“嘿”地一声，纵身撤退，身子笔直，宛如一条白线，向后飞驰。

琅琊真君手足更快，如形随影，如蛆附骨，冷哼一声，左掌如电，已然

离丑星童子身后不及半尺。

急切间，丑星童子脸色大变，怪叫一声，使出救命招式，身躯倒纵不停，膝头一软，在地上打起滚来。

琅琊真君傲然道：“好一个懒驴打滚！”

声出人到，嗖随而上，左掌起处，指风尖锐，右掌挥处，掌风如剪。

丑星童子斗志已失，失神之下，来不及闪避，只觉如巨锤猛撞，一阵钻心刺痛，不禁怪叫一声，身躯翻处，只听“咔嚓”一声响，他一只手臂已活生生被琅琊真君掌风击断。

丑星童子思起遽明劝他的话，不由身形一顿，喝道：“教主开恩，饶你一命，滚吧！”

丑星童子冷汗并流，紧咬牙齿，抵挡痛苦，狠狠盯他一眼道：“老贼别我生，青山不改，绿水常流，一年以后，丑星童子当必报回这断臂之仇！”

言罢，强忍痛苦，呼啸而去。

他这一去，一旁围观的太鱼教徒可心惊肉跳了，靠山一倒，早有许多机警之辈，悄悄溜走。

琅琊真君冷笑道：“叛徒！你们自行了断吧，免得多费我的手脚！”

闻言，一百个太鱼教徒，齐声惊呼，纷纷吓得脸色苍白，浑身打颤。

见状，琅琊真君冷笑道：“叛徒，既知如今，何必当初！”

他倏而大喝一声，声如洪钟，震得众人头皮发炸，耳如雷击，有的竟支持不住身子，纷纷倒地。

“叛徒，快动手，否则我亲自来处置了！”

太鱼教徒俱个口张目呆，怔在当地，呆若木鸡，偌大一群人，仿佛都中了呆痴之症，竟然没有一个动手自决。

琅琊真君长眉一挑，冷冷道：“好，既然大家不愿动手，就让教主亲自来处置吧！”

说着，身形长处，快如疾风，跳入太鱼教徒群中东指西划，出掌如雷，一时但闻惨呼之声大起，真可穿彻云霄。

琅琊真君心怀怨恨，身躯过处，所向披靡，手足动处，绝不容情。

他这一施杀手，如虎入羊群，太鱼教徒惨呼厉号不绝于耳，顷刻间，已倒下一大片人，其余的莫不胆战心惊，颤动着难以行动，只有等待着死神的召唤。

琅琊真君杀机呈开，越发不可收拾，待他匆匆想起遽明话时，太鱼教徒已是伤亡过半了。

他身形一顿，犀利的眸子掠过躺倒在血泊中七横八竖的尸体，嘴角泛出一丝冷酷的笑容，自语道：“哼，胆敢背叛我，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话声方才说罢，他又感到有点后悔起来，心想：遽明说过，上天有好生之德，得饶人处且饶人，这批家伙虽然背叛自己，但也罪不及死，自己为何将他们都置于死地，似乎太过于心狠了。想了这，说道：“姑念上天有好生之德，饶你们一命，快立刻解散太鱼教，半日之内，若再让我看见有人停留此地的话，定然就地处决……”

“你们这批家伙，以后行为要节制检点，从此以后，改过自新……”说到这里，他也有着无限的悲哀，因为太鱼教终究是他千辛万苦创办的啊！

他努力的成果，竟毁之于一朝，心下未免有点不舍。但是，另一种念头，又将这片刻难断的依恋淹没，他有了新的打算。

他立意要替遽明办完所应允的事，他的人生观念现已急剧地改变了。

他定了定神又道：“至于你们以后的生活费，可由教内分配发给。是好是坏，但愿你们日后自己氛择，我希望你们好自为之，别再丧命在我的掌下！”

言罢他得意地笑了笑，似讥讽自己的自语道：“琅琊真君也改过自新了，这真是奇闻！”

三十五

次晨，风清气朗，天气晴好，琅琊真君匆匆走出杭州城外，沿着杭州大道，一阵风掣电驰。

他负着一项重要任务，将去天涯海角，寻找秦淮三美，完成遽明交付的责任。

他私下也有这种心意，那秦淮三美临走时所留下的轻蔑眼光，使他念念不忘。

他原是傲狂之辈，从来未曾受人如此轻蔑，就是遽明未把这重任交给他，他自个也愿意去。

他要扬眉吐气，以畅胸怀。

他很感叹，这两天来，常顾影自盼，自负美俊潇洒不亚于遽明，为何始终得不到女人欢心。

“难道我没有艳福？”他重复地说了一遍，这短短一句话，他已不知反复地说过几百次了。

他奔驰着，思潮如涌，他禁不住矛盾心里，常常想起奇怪的事情：有一天我若娶了三妻四妾，一定要感激天地对我琅琊真君施惠之恩。若然，有一个美丽的少女看上我，愿意跟我作伴，我要传她武功，甚至将本身所学本领全部相授！”

忽地，他凝视道路的眸子，瞧见一团红影：一个身材苗条的女郎，低着头行走着，蛇般灵巧的腰肢和如同柳枝一般的双臂，摇摆得那么轻松美妙。

琅琊真君心中一动，暗忖：秦淮三美不正是衣着红装，难到她……

他悄悄投过一目，那红衣女郎兀自未觉，仍然轻云般地行走着，曼妙的姿态，宛如一只可爱的小鸟，在琅琊真君心地上，泛起一片涟漪。

他心中暗道：如果自己有这么一个少女作伴，不是很快乐的事吗？

他想起遽明的话语：“你可以享受一些情感真正的乐趣！”

他自语道：“对的，我该享受一些情感真正的乐趣，再不要象以前那样舍生忘死，为名利而争斗，而所收到的又是些什么呢？”

“这红衣少女若是秦淮三美之一就好了，我有了话题，就不会感到窘困。”他悄悄跟在红衣少女身后，思考着如何礼貌地打个招呼，如何打开话匣，引声畅谈。

红衣少女依然未觉，仍低着头疾走着。那随风飘动的乌细秀发，那自然流露出高雅风度的走路姿态，引得琅琊真君心神不安。

但是，他始终鼓不足勇气上前攀谈，他象一个懦弱的老鼠，躲躲藏藏，蹑手蹑脚跟在后面，只有思慕，不敢吐露。

忽然，前面的红衣少女一顿足，似乎想起了什么，低吟了起来。

琅琊真君吃了一惊，足尖点处，轻轻跳过一棵大树旁，吓得脸色微白。

他不懂自己为什么那么害怕女人。

他轻功绝高，毫不带一丝声音，是以那红衣少女一直未能发觉有个男人跟在后头。

她沉吟半晌，头未抬，又朝前方疾走而去。

红衣少女长嘘一口气，小心翼翼地跟在后头，一面暗骂自己懦弱，连跟女人攀谈的胆量都没有。

骂虽骂，口中仍然不敢发出声音，他心里起矛盾有点反常。

半晌，他的眉毛一扬，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连脸上都有点象处于九死一生中那苦苦求人的神态，面色微微发白，直透冷汗。

他疾走两步，启唇呼道：“喂……”

奇怪，声音仍然细若蚊鸣。

红衣少女没有回头，甚至连听都没有听到，琅琊真君气恼之下，一朝脑袋，“拍拍”的两声，出手太重，是以声音特别清脆明亮。

红衣少女似乎耳有所闻，不禁停足倾听一会儿，她象似乎不愿回头看，只用听觉代替眼睛。

琅琊真君心头猛跳，见红衣少女未曾回头，不知是惊喜或是失望，他心中不停地骂道：“差劲！呼唤的声音她没听到，倒是自己拍脑袋的声音，给她听见了！”

思忖间，又鼓足勇气，轻声叫道：“喂……”

闻声，红衣少女腰肢一扭，脆声道：“什么人叫姑娘……”琅琊真君心中大喜，忙道：“是我。”

“你是谁？曾经认得姑娘吗？”

红衣少女一怔，嚅嚅道：“我……我不认得姑娘。”此言一出，红衣少女“哼”的一声，又自高前行走，不再理会。

琅琊真君俊脸飞红，再叫唤道：“姑娘止步！”

红衣少女脚却未停，传来冷冷的语声：“有什么事？”琅琊真君情急生智，脱口道：“我想看看你？”

“看看我？”红衣少女奇怪地反复念了一遍，又道：“看我作甚？”

琅琊真君方想说话，听红衣少女又道：“哼！光天化日之下，这样对一个单身姑娘说放是不对的，你知道吗？”语气老练已极，琅琊真君俊脸又是一红，半晌才吞吞吐吐说道：“姑娘别误会，我要看看姑娘，并非轻薄之意，而是看看是否认识……”

闻言，红衣少女奇道：“这就奇怪了，你寻找人是这样寻找法，未免太令人笑话了！”

说着，脚步更快，琅琊真君忙道：“不是，不是，我想看看姑娘，纯是因姑娘衣着红装，因我认识的一个姑娘也穿红装，所以……所以……”

红衣少女“哦”的一声，打断他的话语，说道：“居然有这个事，那么她叫什么名字？”

琅琊真君忙道：“她们有个外号叫秦淮三美，至于名字我并不知情。”

红衣少女微微颌首道：“嗯！秦淮三美到是红衣装扮，不过我并非秦淮三美！”

琅琊真君大感失望，说道：“那么姑娘是谁呢？”闻言，姑娘突然轻笑一声，那清脆的笑声，直令琅琊真君心神一荡，只听她道：“我说，你们男人就是这样，见着一个女人就缠着一个女人，贪婪的本性，始终没有一天会停止片刻。”

琅琊真君俊脸飞红，直透耳根，见她并无怒意，不由又道：“姑娘此去何方？是否能告诉我，或许同是一路，也好做个伴，聊天解闷！”

红衣少女轻笑道：“你跟我做伴吗？”

琅琊真君想了一下，忙道：“愿意，愿意，只不知姑娘意下如何？”

他忽然暗想这红衣少女身材如此美好，大概她的脸孔一定也很姣美，否则何曾有这样好的身材。

想着，他不禁希望看看红衣少女的庐山真面目，遂疾走两步道：“姑娘如果愿意跟我作伴，那再好也不过了，反正单人赶路孤寂得很，我们不妨边走边谈，这样也许不觉得赶路的苦处。”

说完，就待飞身而上，红衣少女似有所觉，突然娇叱一声道：“别上来，要谈不妨这样谈，何必定要走在一起！”

闻言，琅琊真君惊怔之中，又感到怀疑，暗忖道：奇怪，谈话哪有这样谈法，这姑娘恁地怪异！一面说道：“随姑娘的意思，我们就如此谈吧。”

红衣少女娇笑不已，清脆笑声如黄莺出舌，乳燕出巢，动听不已，琅琊真君不由说道：“姑娘好美的声音，听了令人想起那琵琶音色，柔美高雅，舒适已极！”

红衣少女微喜道：“真的吗？你这个人真会讲话，敢情在别个姑娘面前，也这么讨人喜欢。”

琅琊真君局促地说道：“姑娘别取笑，我生平从未接触过女人，说来说去就这样一套，几乎要成为三字经了。我说的全是真话，姑娘不信，我亦无可奈何。”

“你还想骗人？”

红衣少女娇笑道：“适才姑娘明明听你说过的，认识什么秦淮三美，难道秦淮三美不算是女人吗？”

琅琊真君有口难辩，低头笑道：“秦淮三美与我不过片面之交，谈不上什么接触。”

“那么我们算是什么呢？”

“我们吗？”琅琊真君心神一凛，不知应该怎样说才好，他深怕得罪红衣少女，遂含糊以对道：“我们当然不同了，我们从刚才谈到现在，虽素不相识，但交情亦不比平常，姑娘你说是吗？”

红衣少女道：“素不相识，还谈什么交情，我们只能算是萍水相逢，偶而聊聊罢了！”

琅琊真君心情一落，失望地道：“萍水相逢难道就没有交情了吗？”

谈到这里，他不禁心中一动，又道：“姑娘，在下冒昧，说实在的，在下自与姑娘谈到现在，还未一睹玉容，只能听到妙音，似乎令人有点失望，所以……”

他尚以为这席话说得得体，怎料，红衣少女闻言，身子忽然无故一震，冷然道：“你不要借此攀谈，姑娘与你不过萍水相逢，为什么要让你一睹面容，你说此话，有点心存不良，哼！姑娘先警告你，不要存着非份之念，否则吃亏的还是你，姑娘毫不同情！”

她悄声叹气，话语带怨，琅琊真君不禁陡然一惊地疾忖道：这姑娘三番两次都不让自己见到她的面孔，是何道理？

一时好奇之心大起，决定要看看红衣少女庐山真面目，瞧瞧她有什么出奇的地方，值得她如此珍惜。

遂道：“姑娘这番话语，当然有点过分，在下不过心存倾慕，久听妙音之下，竟欲一睹芳颜就是了，姑娘何必怨声以责，似有将在下看成俗徒一类的人，实令在下好生失望！他一面说着，一面悄悄走了过去，想出其不意地瞧她一瞧。

这时，红衣少女突道：“哼，不到黄河不死心，如此说来，你是非看不可！”

琅琊真君心中一动，道：“在下不敢，尚请姑娘原谅！”

红衣少女一咬牙，恨恨道：“好吧，你尽管来看吧！不过看完之后不要后悔！”

琅琊真君一听到她说尽管看，还是欣喜欲狂，足尖一点，飞鸟般掠了过去。

不瞧尚好，一瞧不禁大惊失色，他吓得几乎栽倒在地。

只见一张鬼魅似的崎岖不平的脸呈现在眼前，但见它白惨惨毫无一点血色，衬托着一双铜铃似的怪眼，凹槽鼻梁，龇出大牙，使人见到怀疑魔鬼现身，招魂索命。琅琊真君惊呼一声：“鬼……鬼……”

他连连后退，几乎一跤跌倒在地上。

“鬼”说话了，晃动着长牙，象一个母夜叉似的，虽然吐音是那样清脆，但琅琊真君却直打着寒噤，怀疑恶鬼索魂，“怎么啦，你不是要看嘛，姑娘索性连名子都告诉你，好让你不但一睹芳颜，还一聆芳名……”

琅琊真君惊异地用手遮着眼眸，不敢再睹，一面呼道：“我不要听，我不要听……鬼，鬼……”

本来，他身怀超人武功，奇形怪状之事见得多了，照理不会如此惊呼，只因他久见红衣少女乳燕高叫似的妙音和那娇巧苗条的身材，早在心中编织成一副美丽图像，怎料目睹之下，竟是这样鬼魅似的一个人。

这可真是委屈太大了，使他一时之下难以承受，是以失去往常的镇定，而惶恐惊悸。

“鬼”，铜铃似的眼眸，满布血丝，狠狠瞪他一眼，说道：“我要告诉你，我叫励鸠，从前有人送我个漂亮外号，叫路逢骷髅夜叉婆，不愿遇到活生生……”

琅琊真君惊悸万分，呼道：“不要再说，不要再说，我承认怕你了……”

励鸠露出獠牙一动，冷笑道：“先承认怕不行，我从前有个规定，凡看清我真面目的人，若是男的，不论老少，一律得陪我一年！否则便自行挖去双眼，以示警戒！”

琅琊真君晃了晃头，开始有点清醒了，他犹惊悸未息地呼道：“不行，我与你无仇无恨，你不能下此规定！”

励鸠凶眸一瞪，冷冷道：“你不能例外，我的所言所行，说一算一，决不更改！”

琅琊真君惶恐地道：“不行，我不是故意的，你不能一概而论！”

励鸠坚决地摇摇头，道：“小伙子，由你自己选择，或者陪我一年，或者自己除去两眸！”

她语气平淡，说到自己除去两眸，也很自然，似乎一点没把这酷刑放在心上。

琅琊真君急想到陪她一年？那鬼魅似的人，自己怎敢成天跟她在一起；除去两眸，这更不行，自己以后不就成了瞎子，终身残废吗！

他正犹豫不决，忽听她冷然又道：“怎么啦，小伙子，考虑好了没有？”

她铜铃似的眼睛，在琅琊真君俊美的脸上打转，突然道：“哦，小伙子，你是长得很漂亮的么？”

琅琊真君茫然点着头，两眸发直，照这目前情形看来，这对他是无足快慰。

励鸠咧开大叱，嘿嘿一笑，长牙暴出，象一只山猪，一副凶残吃人之状，只瞧得琅琊真君寒毛倒竖，又冷冷倒吸一口凉气。

少顷，她慢慢又道：“小伙子，这样好了：只要你能答应为我服务半年，保你终生受用不尽！”

琅琊真君茫然道：“怎样服务？”

闻言，励鸠面露笑意，但这种笑意让琅琊真君见了，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只听她缓缓道：“这很简单，说开了，就是做我半年丈夫！”

“不！不！这不行，万万不行！”

励鸠丑脸一沉，不悦道：“你不是答应了吗？”

她瞪了琅琊真君一眼，面色忽然放缓了很多，和声说道：“小伙子，告诉你，你如果答应我，半年之后我不但饶了你，而且还将一身武功传给你，让你出人头地，终生受用不尽！”

此言一出，琅琊真君心神一凛，说道：“你把武功传给我？”

励鸠含笑点头，以为他心动了。琅琊真君脑中疾快展开活动，疾忖道：真糊涂，自己怎么将一身武功给忘了！

想着，一跳老高，心有所恃，畏惧之心大减，只听他朗声说道：“你在作梦，你不想想看，你这副鬼儿似的模样，夜间外出，人家还当你是鬼，怎会答应做你的丈夫！”

闻言，励鸠大怒，凶眼一闪，血丝隐现，叱道：“好小子敢骂我，看你有几条命！”

说着，身躯一动，红衣飘处，她人已超过二丈。

琅琊真君冷笑道：“武功堪称不错，不过要在我面前放肆，可还差了一点。”

励鸠怨道：“这样说来，你是自命不凡了，还不快报上名来，让姑娘听听你这个狂傲小辈！”

琅琊真君喝道：“你且听着，大爷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太鱼教教主琅琊真君就是！”

“哦！”她发出一声惊叫，这回该她惊疑了，太鱼教教徒分布天下，广设眼线，声势之浩大，武林为之侧目，她经年行走江湖，哪会没有个听闻，心中一震，不由疑道：“瞧你这个样子，哪里象一个教主，你休想瞒得过姑娘！”

琅琊真君喝道：“本教主向不打讹语，不然，你若愿意不惹事非，化干戈为玉帛，本教主可以不再过问，放你从容退去，否则……”

励鸠叱道：“不行，我从来说一是一，这番与你破例，一旦传出江湖，我还有面子在江湖上混吗？”

琅琊真君不悦道：“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

励鸠突然叱道：“就是，你待如何！”

琅琊真君暴喝一声：“要你的命！”

声出人到，掌风如剪，脱颖呼啸而出。

励鸠微吃一惊，疾退丈外惊道：“琅琊真君果然名不虚传，且看这招！”说完，双掌齐翻，一左一右，快如闪电，直向琅琊真君里田、气海、期门、幽香四穴袭来，出手凌厉已极，可见她内功修为的深厚。

琅琊真君冷笑一声，“唳”地跳起五太高下，身形又在空中一转，头上脚上来个“鱼鹰入水”之势，指出团团指风。

她的心头一震，暗叫一声“好！”不敢大意，身快如风，临危不乱，“嘭”的一声，迎上一掌……

琅琊真君见势未衰，朗笑声中，骈指如戟，点向她眉宇之间。

励鸠丑脸大变，不再硬接硬拼，“嗖嗖”跳出丈外。琅琊真君挥掌迎上，目光瞟处，突见远方一点黑影，缓步而来，远远就能闻到一阵断裂肝肠的哭泣声。

他微怔之下，不由收掌势寻目望去，只见来人仿佛是个姑娘，两手掩面。琅琊真君大喊一声：“来人报上名来！”清脆的声音传出老远，来人却似茫然不知，啜泣着往这旁缓走而来。

琅琊真君疑忖道：这女人怎么这样伤心，在大道上就哭泣起来，难道不怕人见了笑话！

两下距离越来越近，这时，只见她突然一转身，背过正面，仿佛怕人瞧见她鬼魅似的脸孔一样。

琅琊真君冷笑一声，瞧着她苗条的身材，暗道：光见这美妙的身材，想必和励鸠一样，差点使我上当。

心想着，突听来人断断续续吐出一连串伤心的话语：“遽明，你到哪里去了，你到哪里去了！”

慧君俊脸一变，不禁喝道：“喂，姑娘，你叫什么遽明，你认识他吗？”

此声一出，这身材玲珑的姑娘，忽然转身放开两掌，露出一朵娇花似的美丽的脸蛋，惊喜地朝他打量。

琅琊真君眼睛一亮，暗叫一声好漂亮的少女！只听她说：“你是谁？我叫遽明管你什么事？”

琅琊真君摇头道：“姑娘是否在找遽明？”

少女闻言，怔了怔，两只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闪动着，奇道：“你认识他？”

琅琊真君颌首道：“姑娘是否能赐告芳名！”

少女娇躯颤了一下，美眸闪过兴奋、喜悦的神情，疾快地问道：“他……他在哪里，告诉我……”

她一咬唇皮又道：“我叫唐琪，是来找遽明的，你能告诉我吗？”

吐音甜美，语声中含带无限期待之情。琅琊真君听完，心中不知浮上什么难言的滋味，暗想：奇怪，天下怎么会有这多美丽的少女爱他，难道他真的有过人之处，比自己高明吗？他想着，一面又道：“他现在杭州城内一间客栈里，不过你现在最好别去。”

原来，他想起遽明正跟慧君在一起，她这一去，势必弄得双方不愉快，这样一来，岂不成了“伯仁虽不是我杀，却是为我而死”。

唐琪闻言，惊喜交加，几乎立刻就待动身，但闻及琅琊真君最后一句时，不由忙道：“为什么？”

琅琊真君无言以对，情急生智，忙道：“他现在有病，正在养病，所以你此刻最好不要去找他，免得使他分心，以致病情更重！”

“有病？”唐琪惊道：“不，不，他有病，我更要去看他她似乎想起什

么，娇脸上浮出一丝怜惜神色，叫道：“啊！他一定没有人照顾，一个人辗转在病床上，我……我可以算是他至亲的人，为什么不速去看他！”

说着，举步就待离去，琅琊真君吃了一惊，道：“你是他什么人，为何一定要去看他？”

“我么，”唐琪面上悲色略失，换上一副羞赧之容，低垂着螭首，幸福而又迷惘地道：“我是他的妻子。”

闻言，琅琊真君“啊”地一声，怔住半晌，待他再度抬头望去时，唐琪身影已经去远。

他不禁暗叫“要糟！”想不到自己弄巧成拙，反而害了遽明。

他苦笑一声，忽然想到：为何不先去通知遽明一声，我脚程比她快，可能赶在前面。

他不再犹豫，“嗖”地一声，急急掠出三丈远处，沿着大道，就待追赶而去。

“且慢！”后面有人大喊了一声……

三十六

琅琊真君顿住脚步，回眸一瞧，不禁慌张地说道：“什么，相逢之时，还会再有，你又何必急在一时呢？”饭丑妇脸一板，怒叱道：“琅琊真君，废话少说，你一向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没有人能够改变我的主意，你过来吧，咱们是不见胜负不能走的！”

说完，便从后欺身过来，一错手掌，两股劲风，已然而出。

琅琊真君心中有事，哪里还有闲心与她鬼缠，怒叱喝道：“好，叫你见见世面，死后也好知道琅琊真君不是等闲之辈！”他气贯双臂，丹田聚劲，霍然使出加聚于体内的内家罡气。绵绵大力宛如排山倒海地逼了过去，掌风未到，一种神奇大力已然刮起飞尘沙土，四下乱舞。丑女见状，不觉陡然一惊，骇然呼道：“啊，你使了内家罡气？”

琅琊真君冷笑道：“谁叫你逼我不休，这番你该尝尝我的罡气的味道了！”

说着，手臂一曲，掌风如剪，直削她的颜面。

励鸠大骇，急叫道：“喂，你不能杀我，你不能杀我……”原来，她已感到难以抗拒琅琊真君的罡气与出手的招式了。

琅琊真君毫无一点怜意，依然猛迫罡气，冷冷道：“活该，这叫自作自受不可活，你自作自受，只有去阎王殿报到吧！”

劲风呼啸声中，只见她丑脸惨白如纸，越加增加她奇丑脸孔的恐怖，只见她双眸凸出，长舌斜吐，惊骇万端地惨叫道：“琅琊真君，你不能杀我，你杀了我，我将变成冤鬼追你的魂，索你的命！”

琅琊真君不由自主地全身起了一阵鸡皮疙瘩，他心情一紧，手脚不由缓了下来，紧睁双眸忽现奇光，猛力跳向左旁，沿着地面打了个滚儿，扬起灰土重重，“嘭”地一声，道旁一棵大树，首当其冲，迎接了琅琊真君其大无比的罡气劲力，顿时齐腰折断，“哗啦啦”枯枝碎叶，散落一地。

琅琊真君却一动不动，只呆呆立在当地，呢喃叫道：“的色，鬼，你真象一个恶鬼，我不敢杀你，除非我也是鬼。”

这时的励鸠脱出危困，拂了拂衣上的灰土，惊呼道：“琅琊真君，你走吧，我不再阻挡你了，只希望这事你别告诉第二个人！”

琅琊真君迷惘地点点头，喃喃道：“你快走，你象一个恶鬼，看了真叫人难受！”

郎虬得意地笑了笑，露出又长又黄的獠牙，活象一只深山里的野猪，既丑陋又可怕：“好，好，我就走，不过你应允的话可别不算！”言罢，顺路远去。

琅琊真君这才长嘘一口气，倒在路旁休息……

这时，忽然一阵马蹄声响起，大道上一匹快马，电奔驰来，速度之快，令人惊异。琅琊真君只扫了一眼，也不再去看它，因为方才两件事，让他一经手，反而弄巧成拙，吃力不讨好。这次，他可学乖了，干脆将脸转向树背，装出沉睡之状。

马匹疾驰而过，带起了一阵轻风，轻轻飘过琅琊真君的脸孔，缓缓回转身来，一整衣衫，打算赶紧赶路。

岂料，前方疾驰的马匹突然前蹄斜翻，长嘶一声，停顿下来。

探听看，马上的人“噢”了一声，掉转马首，向他卧身之处慢慢驰来。

琅琊真君暗自一怔，惊想道：好尖锐的眼睛！

连忙再度背过脸面，紧贴着树背，并“呼呼”发出鼾声，表示自己正在睡觉。

马上的人“哦”了一声，忽然收住坐骑，自语似地说道：“好家伙，刚才我明明看见他的眼皮动了几动，哪里有这么快就睡着了的！”

闻言，琅琊真君徒然一惊，心里暗叫：好厉害的人物，眼光出奇锐利，居然连我眼皮在动的轻微动作也看得出来！

忽听马上的人“拍”的一声，拍了下脑袋，又自语道：“好家伙，这小子装睡，莫非做了什么亏心事来，连人也见不得！”

说着，翻身下马，带起沉重的足音，“蹬蹬蹬”走向琅琊真君。

琅琊真君只有硬着头皮硬装下去，一面却惊疑不止，忖道：这人物身体一定庞大无比，否则哪会连走路也发出这等重的声音。他警觉地移动着双掌，护着胸怀，以防来人特为不轨，侵犯自己。

沉重的脚步声顿住了，在他身前不到三丈之地停立着，发出响亮的声音：“喂！赶路的，时间不早了，别再昏睡下去，免得受那毒蛇之类侵袭，可不是开玩笑的！”

琅琊真君依旧装睡，不加理会，他明白这人的用心，无非在试探自己，是否真正睡着了。

半晌，来人足下一顿，“蹬”的一声，并冷哼道：“这叫着人到死前，还不知道原因，如此糊涂的家伙也能赶路，真是天下奇闻！”

此言一出，琅琊真君几乎笑出声来，若不是他立意装睡，真想看看这个滑矧的人物，到底什么个长相。他强捺笑意，响出更大的鼾声，他有点想戏弄来人，略解沉闷的心绪。

来人自个说了几句话，还不见他理会，不由微微浮上一层怒意，不悦地骂道：“他妈的，兔崽子，大爷一番好心，算是抛到长江里去喂王八了，真他妈令人可恨！”

出口粗言污语，听得琅琊真君几乎忍耐不住，两道长眉不由自主地动了一动。

来人眼睛何等锐利，一瞥之下，早已看在眼里，不由怒道：“他妈的！老子偏不相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家伙……”说着，“蹬蹬”沉重脚步之声，

重又响了起来，人未到，一些细碎石子，已被踢得落在琅琊真君的身上。

琅琊真君微感痛楚，口虽不言，心中已经充满怒意。

来人可不管三七二十一，抬起水桶似的大脚，“噗”的一脚踏在琅琊真君右足背上，力道不下三四百斤。

琅琊真君料不到他会来这一着，一时刺痛的心，再也伪装不住，大喝一声，疾快地翻身跳起，劈面就是一记耳光：“好家伙，居然敢冒犯大爷！”

声出掌到，“啪”一声发出怪响，不象打在对方脸上，他不禁大吃一惊，跳出三丈以外……

来人痛得一弯腰，怒道：“他妈的，小小子敢打我的肚子，看我不打你一顿！”

琅琊真君惊骇地打量来人，只见他身材高大无比，腰粗如牛，加之一张锅底似的黑脸，十足象个“追命太君”，与自己一比，不知要高出几个头。

他又惊骇，又觉可笑，暗道：怪不得打不到他的耳刮子，原来他这么庞大粗壮，自己所打到的，只是他的肚子！

想着，不由喝道：“喂！你是什么人？在下跟你素不相识，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何无缘无故侵犯我，快说出一个道理来！”

庞大的人怒道：“小小子，你简直吃了虎心熊胆，居然敢打本人肚皮，敢情活得不耐烦了！”

琅琊真君气道：“你先侵犯我，打你肚皮，只不过是报一足之仇，理所当然，怪得谁来！”

庞大的怪物长眉一挑，足有三寸来长，怒气冲冲，吼道：“小小子，本人打人从不准对方还手，早有规定，你鬼叫什么，乖乖地吃我一掌来！”

闻言，琅琊真君又好气又好笑，喝道：“天下居然有这种规定，在下真是孤陋寡闻，看样子还应该向你道歉赔不是！”

庞大的怪物不知琅琊真君出言讥讽，尚以为琅琊真君怕于他的身壮力大，不由得意地点点头，说道：“当然，否则本人十来年闯荡江湖，岂不是变成白吃了么？”

琅琊真君几乎笑出声来，说道：“哦，在下无知冒犯，不知尊驾要施予如何处罚，是否能说来听听，好让在下心中稍定！”

怪物狂叫一声道：“小小子倒是迎奉人意，好吧，山人念你初犯，不知细情，暂时决定打你一掌就行了，不过下次没那么轻松了……”

他拍了拍胸脯，装出一副威武的样子又道：“下次最少也得打断你一条腿，才能饶你，知道吗？快过来，让山人就地处罚，免得节外生枝，对你也不太有好处！”

闻言，琅琊真君“嗤”地笑出声来，到此时，他不能不暗怪自己倒霉了，连番遇到这种怪人。

他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缓缓走到他怪人身前说道：“请念在下初犯，打的时候放轻手劲，在下就感恩不尽了！”怪人呵呵一笑，张开毛茸茸的手臂，说道：“小小子，快闭上眼睛，让山人打你时也安心点！”

琅琊真君笑道：“好吧，我遵命就是，不过……”他心念一动，故意将“不过”两字拉得意味深长。

怪物头脑简单，尚以为他有什么难处，不禁问道：“不过什么？”

琅琊真君强按笑意，故意装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说道：“不过在下前几天受了很重的内伤，至今尚未痊愈，瞧尊驾，身壮力雄，恐怕一掌就会

将在下打死了！”

闻言，怪物一怔，望他一眼，说道：“那么我怎么办呢，山人又不能平白饶了你呀？”

琅琊真君豁然开朗，存心戏弄他以解烦闷，闻言之下，不禁沉吟有声，似乎遇到极大难处。

半晌，他似乎想起什么，忽然喜叫一声，道：“我想到了一个十全十美的办法，既不会打死我，也不会让你的气无发泄之处……”

说到此处，他望了怪物一眼，接道：“这个办法是很好，就怕尊驾不肯答应，否则难题一定圆满地解决！”怪物见状，问道：“什么办法，请道来听听，只要我不吃亏，一定答应你！”

琅琊真君面有喜色，说道：“如此甚好，我想你也不会吃亏，就是等我伤患一好，再行让你处罚好啦。”

闻言，怪物思索一会儿，突道：“这样不行，等你伤患痊愈，不知还要多少天，山人柯没有这种耐性等待！”

琅琊真君做出哀求之状，道：“尊驾一定要答应，否则在下势必重伤而亡，平白死去，岂不太可怜了！”

他声音充满哀怜、悲伤的声调，乍听之下，仿佛真有其事似的，他暗地也是得意非凡，认为自己究竟是有这种天才，装得极象，就是心思周密者也休想识破。

果然不出所料，怪物闻声，微微感到同情，但是这种同情霎时间即逝，他又摇头道：“不行，山人虽然同情你，但是，规定是规定，丝毫不能更改的，小小子，你只有委屈一点了！”

琅琊真君暗骂一声，忖道：好家伙，什么规定，看你能逃得过我的暗算！

遂装着惊恐万端，颤抖着身子哀求道：“求求你，原谅我一次，我不是故意的，你知道死是难受的，何况我上有八十岁老平，下有尚待哺乳的儿子，希望你能想个办法，让我活下怪物同情地叫道：“小小子，不是山人绝情，实在规定所限，山人也言不由己，做不得主……”

话虽这样说，琅琊真君却依然听出这怪物语气中，流露出他的意志已在动摇了。

于是，他更哀求不已，将怪物说成天上少有，地上无双的忠义之士……只将头脑简单的怪物捧得高兴得透不过气来，半晌才道：“小小子，山人对你真有相见恨晚之慨，可惜你不知细情，冒犯了山人，实在……实在是明智之举！”

琅琊真君真有啼笑皆非之感，想不能自己怎会跟这样一个蠢物打了这么久的交道。

一面匆匆道：“老前辈学究天人，武功超凡，所谓君子不记小人之过，您就放过我这一次算了吧……”怪物依旧摇头，但那缓慢而又不十分肯定地摇头，已显示他心情的复杂，非时所能解决。

琅琊真君暗笑着，使出他的绝招忽然喜叫一声道：“老前辈，这样好了，你如果能等到我伤患痊愈时，再行处罚，我一定连本加利奉还你，让你打两掌，大概可以了吧。”

闻言，怪物早已动摇的心意，此刻更加把握不住，“哦”了一声，说道：“小小子，这个办法不错，的确两全其美……”

他突然放声“呵呵”怪笑，刺耳的笑声，直听得琅琊真君的头皮发作炸。

“小小子，好吧，山人就依你了，不过你要跟随山人身边，不能随便离开，可以吗？”

琅琊真君忙点头不迭，喜叫道：“谢谢前辈开恩，在下没齿不忘！”

说着弯腰礼一笑，乘着行礼当儿，双掌握拳，就待袭击，突听怪物叫道：“小小子，我要问问你……”

琅琊真君不敢造次，忙问道：“前辈要问我什么？”

怪物黑脸现出奇异的光芒：“小小子，适才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红衣女人，从这里走过？”

琅琊真君一怔，心中疾忖：“奇怪，这家伙一副骇人像，还问起女人来了，难道贪色天性人人有，他也不例外……”

想着，不敢疑迟，说道：“这里路过的女人多不胜数，不知前辈所指的究竟是哪一个女的，生得什么模样，有何特征之处，也叫我好回答。”

怪物思索了一会儿，黑脸忽然一笑，连说话都口吃起来：“她……她……她象……”

见状，琅琊真君奇道：“她象什么？是象天上仙子那么美丽吗？”

怪物连忙摇头，期期艾艾道：“不对，不对，漂亮的女子，山人不感兴趣，我所说的是……是……”

他羞赧道：“我说的是……是一个脸孔象我一样黑的女人，小小子你是否曾经见过……”

琅琊真君不解道：“前辈，天下脸孔黑的女人很多，最好你能将她的特征告诉我。”

他慢慢听出兴趣，连方才想惩戒怪物的心念，都在这一霎间打消了。

怪物一改平常威武雄壮之态，变得象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羞怯怯地说道：“她的特征吗？噢，她象……她象……”他急得满头大汗，霍然道：“她象什么，我说不大清楚，反正丑，她很丑，长得比我还丑。”

“哦，”琅琊真君自然想起励鸠那丑陋不堪、像一头恶鬼那样可怖的女人，不正长得比怪物还难看吗？遂试探地问道：“前辈，你所说的那个女人，名字是否叫励鸠……”此言一出，怪物目光一直，突然一把抓住他的肩膀，奇道：“咦，小小子，你怎么知道？”

琅琊真君心头一震，疾忖道：要然不出所料，他所指的女子，正是励鸠，他俩倒底是何关系？瞧这怪物神情，似乎甚为关心……

一面假装痛苦之容，一面道：“前辈请放开我……啊……啊……好痛……”

其实怪物手臂劲道虽大，这一抓足足不下三百来斤，但凭琅琊真君的功力修为，倒还不至于就此呼痛，只是他机警异常，抱着既然要装，索性就装到底的心情，要与怪物周旋到底而已。

怪物慢慢松开手，神色之间，依然是那么凶猛，喝道：“小小子，快告诉我，你怎么知道她名字的，否则……”

他无形中露出凶残的本性，威吓道：“否则，不但将你击毙，就连尸骨也不让你存着，拿去啣蛇！”

琅琊真君心头一震，怪叫道：“想不到这怪物本性可真毒，所说出来的话，就是没有实行，也会令人战栗了！”

仓促间，心念一动，忙道：“她……她刚才与一个汉子打了架，自报姓名时，被我听见的！”

怪物吼了一声，浓眉深皱，神色更为焦灼，喝道：“居然有这回事，小小子，我问你，这一架到底是谁胜谁负？”

琅琊真君忙道：“当然是女的赢，那女的武功高，本事大，顷刻之间，就将那汉子打得手无招架之力！”

闻言，怪物“噢”的一声，似乎略为放心，但又怀疑地问道：“小小子，结果呢，那汉子怎么样了？”

琅琊真君心中一动，遂将自己与励鸠拼斗时，励鸠自行所定的规条，如数说出，语气之中，还故意带着战栗之意：“最后，汉子败了，受伤到地在地，那女的说汉子违反她的一贯条例，硬生生将他的眼睛挖去，啊！现在想来，我还十分害怕，那女的好残忍……”

怪物不悦地摇手制止，疑色尽消，喘了一口气，自说自答地：“我真不明白，励鸠既然看不上我，为什么一路上又故意捉弄我，难道她发疯了吗……奇怪，她的脚程也不算慢，为什么早我十数日出发，至今才离开曲城……为什么常常半夜摸进我的房里，寻东找西，好象我有什么罕世宝物似的，值得她这么关心……”

自语到此，他仿佛想到什么，突然高叫一声，尖锐地叫声使得旁侧倾听的琅琊真君吓了一跳。

怪物又在自语：“莫非……莫非……她始终不愿断绝跟我的来往，意在图得那括苍三宝之一的小白蛇不成！”

他右手握拳一拍左掌，似乎越想越对，口中连声叫道：“对，对，对，一点没错，她不是常常问我小白蛇放在哪里吗？”

他长叹一声，自语地又道：“真想不到，她假装与我和好如初，目的在于夺取那小白蛇！”

琅琊真君听他这样讲来，似乎对小白蛇十分重视，一时好奇心生，不禁想到：小白蛇是什么？瞧名字好象是一条小蛇，奇怪，一条小蛇，又值得他俩如此重视，莫非内有奇情……

怪物边说着边将手伸入怀中，摸出一个竹制小笼，长方不过五寸，却打造甚坚，精细无比。

怪物微感放心，自语道：“哼，励鸠虽然是我势在必得欲占有的女人，但小白蛇也是我惟一钟爱之物，与其两者比重一算，我倒愿意放弃励鸠……”

琅琊真君闻言，暗笑道：“励鸠那等模样，居然还有人势在必得，欲加占取，真是天造万物，无奇不有，琅琊真君倒还一开眼界了！”

这时怪物食指一挑，“噤”的一声，精细竹笼，竟还暗设开启之处，非仔细观察，尚还以为无门可启呢。

琅琊真君心想这竹笼里装的，大概就是那所谓的小白蛇了吧。

遂仔细打量过去，只听得怪物牙齿互咬，“呼”地发出一声脆音，紧跟着，“嘘”的一声，白影一闪，一条通明雪白，双睛录火的尺余长短的小蛇，盘施在竹笼上，摇尾张口，对空乱嘘，神态威猛至极。

怪物呵呵一笑，满脸欢愉之容，伸手入怀，取出一粒深黄色小丸，摊在掌心，在小白蛇面前晃了两晃。

见状，琅琊真君疑道：“他在做什么？”

忽见小白蛇昂首一嘘，细尾轻摆，一条白影快逾闪电，连人眼皮都不及抬一下时，它已咬住那颗黄色小丸，慢慢吞下肚里。

琅琊真君陡然一惊，暗想：这小蛇不见什么特奇之处，为何身法如此之

快，仿佛流星一般，真耐人寻味。

三十七

怪物咧嘴畅笑，貌似得意非凡，频频道，“小东西，本山人待你不恶吧，常以灵丸补你长成之不波兰，比起那个小子来，可好多了吧！”

琅琊真君理会疑，疾忖道：这怪物大概发疯，跟一条小蛇讲述这么多废话有什么用，它又听不懂……

正值疑腹丛生之际，小白蛇虚空一嘘，突然连摇着小首，火红双睛已然灰暗不少，不再有适才出来时那股神威了，似乎在怀念什么人物似的。

见状，怪物无可奈何地苦着脸，说道：“小东西，你还不死心，那小子早已不知漂落到何方了，跟定山人，毕竟有你的好处，何苦念念不忘那小子，让山人见了生气！”

小白蛇嘘的一声，细尾一摆重又扑进竹笼之内，似乎对怪物的语言，甚感不平。

琅琊真君眸子可有点发直了，他想不通这小白蛇竟还通灵得能懂人言，一时贪心大起，心中充满对小白蛇的喜爱与占为己有的心思。

他缓缓抬起手掌，目光注视怪物脑前幽风要穴，准备随时出掌袭击。

怪物依然不觉，愤愤地对着竹笼道：“好，小东西，你给山人记着，你要忘恩负义，山人再也不给你灵丸吃了！”

他缓了缓气，又道：“小东西，现在你答应山人，死心塌地跟定山人，还来得及，否则，半年不给你灵丸吃，看你活得下去！”

此言一出，小白蛇反应极快，只听嘘的响声中，一条白影电闪飞出竹笼……

怪物一怔，想要关笼，已自不及，急得大喝一声：“小东西，还不快停，当心山人放‘鸟禁’了！”

小白蛇飞过道路，正想窜入草丛，闻及此言，不禁重又蜿蜒游了过来，似乎很听话。

怪物咧嘴一笑，喝道：“小东西，你别想逃走，告诉你，‘鸟禁’山人可多着呢，必要时，放过三四十粒，看你逃到天边，都休想逃出山人手掌！”

小白蛇怒嘘连声，火睛更张，闪闪发出怒意，自身受制，也只有敢怒不敢言的份儿。

怪物得意地走到它跟前，俯身抓住它的颈子，笑道：“小东西可真倔强，山人不知哪一天才能驯服你！”

琅琊真君暗叹一声，放下手掌，他想：看样子，小白蛇所怕的只是称为‘鸟禁’的东西，自己身上并无‘鸟禁’，就是得到它，恐怕不到几天，还是会被它逃走的！

怪物匆匆将小白蛇关进笼里，然后安放在怀里，朝琅琊真君说道：“小子，这次让你大开眼界了，休看这条小白蛇，说起来，它还是括苍山三宝之一‘白冥灵’，罕世奇珍，功用之多，连山人也说不尽！”

琅琊真君道：“哦，想不到前辈还有这样一个宝物，真令人羡慕……”

怪物得意地咧开了嘴巴，呵呵笑道：“小小子，记着这句话，人的福缘，天有定数，是丝毫不能勉强的，就比如这条罕世奇珍小白蛇吧！”

他得意地又道：“他本不是属我之物，在偶然一个机会里，我无意遇到

了它，将它收服为自己所有，到了后来，我才知道，在我之前，他已有了一个主人，呵呵呵，小小子，你说，是否天有定数，活该山人有此福缘。”

琅琊真君一怔，奇道：“哦！原来这小白蛇，在你之前，还有个主人？”

怪物骄傲点头道：“所以我说天地万物，都有定数，丝毫勉强不得，那人没有福气，虽然他得了如此奇珍，还是保持不住，让我得来！”

琅琊真君问道：“那么，这小白蛇以前的主人是谁呢？是否能说给我开开眼界！”

他心中却在说：“哼！既然他这奇物来路不明，我何尝没有权利占为己有。”

怪物笑道：“不过对这个人我并不太熟悉，我只记得他姓金……”

他摇摇头又道：“不管他姓什么，反正，此人没有福缘，怪得谁来。哼，他还跟我拼了一场，结果他武功虽高，奈何天有定数，终究让我带宝安然逸去！”

闻言，琅琊真君一怔，疾忖道：姓金？莫非是金遽明……遂问道：“前辈，这个姓金的人，是什么模样？”

怪物一怔，仔细望他一眼，奇道：“小小子，你问这作什么？”

琅琊真君答道：“我不过随口问问而已！”

怪物稍为放心，说道：“那天夜里，十分黑暗，我没太看得清楚他的脸。但是，我敢肯定说，那姓金的小子，一定是一个年轻人……”

琅琊真君心神一凛，意欲想法套那怪物说出真象：“奇怪，一个年轻人，哪会有这样大的功力，能够战败前辈……”

怪物不知有诈，悻悻道：“若论武功，山人自信还能接得住他，但是，这姓金的小子不知道去哪里学来一套邪门功夫，只这么一掌！”

说到此，他手一挥，作发招掌式，接道：“就将山人打得吐血。哼，山人终生以难忘，总有一天要雪这一掌之仇！”

琅琊真君更惊，暗想道：这家伙所说邪门功夫，不过是一种内功罡气，记得金遽明内家罡气已至顶峰，出掌开山裂石，这小白蛇不要是他所有……

想着，他微感失望，思及金遽明为他恢复武功等等，他岂有心思争夺遽明所有之物。

但是，他仍然在想；最好此人不是金遽明，就不难达到目的了！

说话间，琅琊真君已自想好了一个计谋，说道：“前辈，怪不得小白蛇对你不太驯服，原来他以前还有个主人！”

此言一出，怪物似乎大感愤慨，悻悻道：“哼，山人多少日子来，一直为这件事操心，想不到这小东西，灵性如此之重，心念旧主，到现在不知经过多少日子了，它还没忘记姓金的那个小子！”

他咬牙切齿，将一股恨意，完全发泄到那姓金的少年身上：“哼，那他妈姓金的王八羔子，要是死掉了多好，使小白蛇从此死心塌地跟上我一个人！”

琅琊真君打蛇随榻，忙加上一句道：“不是吗？前辈，我看你最好先下手为强，除掉那姓金的小子，终生就安定了，不必再为‘白冥灵’的不肯驯服而操心了！”

怪物点点头，无言地默认了……

双方开始沉默，谁也没有先开口，琅琊真君在默算何时到达杭州，唤遽明出来收拾怪来。

怪物也在计算，何时消灭姓金少年，以保自己永得奇珍之计。

时间过得那样久，两人仿佛都在水锅里旋转，琅琊真君目光灼灼，注视怪人怀间，考虑如何夺取这件宝物。到此时，他尚不敢断定，怪物说那姓金的少年是否金遽明。他首先开口问道：“敢问前辈此去何方？”

怪人应了两个字：“杭州。”

琅琊真君又问道：“前辈此去杭州，究竟有何目的？”怪人瞥他一眼，微有不悦道：“小小子，老是喜欢问，山人去杭州，无非是想投靠一个人。”

琅琊真君道：“难道前辈武功盖世，还遇到什么困难不成？”

怪人不悦道：“小小子，你胡说什么，山人去杭州是有心跟那人合作，并非什么困难？”

琅琊真君道：“前辈去投靠谁呢？难道杭州有什么人值得前辈去投靠！”

怪人气道：“说你不懂就是不懂，杭州太鱼教举世闻名。

你竟连个耳闻都没有，还想闯什么江湖琅琊真君吃了一惊，不觉脱口道：前辈是去投靠……”

怪人翻了翻白眼，飞快地接道：“太鱼教主琅琊真君！”

此言一出，琅琊真君再也忍耐不住，问道：“前辈认识太鱼教主琅琊真君么？”

怪人毫不犹豫，点头道：“小小子，你真是个糊涂蛋，本山人不认他，又怎能去投靠他！”

琅琊真君可迷惘了，他追捕忘记，却始终找不出曾经认识这样一个人，不禁说道：“前辈，琅琊真君可不认识你呀！”

闻言，怪人心虚地睨了他一眼，怒道：“你怎知道？”

琅琊真君哑然失笑，说道：“我跟随琅琊真君多年，却从来不曾听过前辈的声音！”

“哦，”怪人吃了一惊，匆匆道：“我跟琅琊真君认识早在二十多年前，那时，小小子，你恐怕还没出世呢！”

琅琊真君暗忖：我自出道，创太鱼教以来，才不过十数载，这怪人偏说早在二十年认识我，这不是奇怪么。心想着说道：“前辈，琅琊真君自创教以来，才不过十来年，那时我一直跟在旁边，是以得知教主一切，你怎么说二十年前曾认识他？”

怪人黑脸一红，老羞成怒，大喝道：“小小子，你他妈的知道个屁！本山人确实在二十年前就与他相识了，你那时还没生出来，知道个什么，当心我打你！”

琅琊真君苦笑道：“前辈，琅琊真君十几年才出道啊，难道你跟他在未出道以前就认识了不成？”

怪人怒火冲天，惊了一惊，思索了一会儿，又道：“小小子，你根本一无所知。不错，琅琊真君十几年前才出道江湖。但是，你要知道，他二十年前在办什么，哼！”

他拍了拍胸膛，表示自己知道琅琊真君底细又道：“琅琊真君如今的年龄，算起来也该有六十上下了，你想，十几年前，他已经五十来岁出江湖的。”

他指手划脚，以为自己很对，顿了顿道：“琅琊真君二十多岁前与山人相识，那时，他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江湖跑趟子，每天朝行暮宿，受尽风霜苦头……”

琅琊真君茫然道：“前辈，你听谁说的？”

怪人现掌相击，“啪”地一声脆响，他怒道：“当然是听琅琊真君告诉我的。哼，小小子，你不想想看，当今世上谁知他的底细，比我更多，哼！”

他连哼了几哼，喝道：“小小子，别打岔，要听就让我说下去！”

琅琊真君耸了耸肩，无可奈何地垂下了头，只听怪人说道：“琅琊真君本名叫黑龙。二十年前，尚是一个仅练过三招两式的跑趟子。自然，一个毫无武学的人，闯荡江湖必定要受到闲气的！”

他看了琅琊真君一眼，说道：“有一天，记得在石桥上，他受了很大的刺激，几乎因此而跳河自尽……”

琅琊真君茫然道：“什么刺激？”

怪人挥手制止，不悦地瞧他一眼，又道：“他的同伴欺负他，声言要抽他的筋，剥他的皮，让他死后永不复生……”

琅琊真君不自觉地摸了摸足踝，在那筋与筋交接之处，似乎忽然透出一丝痛楚。

“哼，那时，恰好我从那里经过，实在看不过眼，出手惩戒了那几个汉子同伴，叫他们爱护自己同行，不要让人笑话。当然，我的功力，在江湖堪称一流高手，这几个无名之辈，哪是对手，被我教训得服服贴贴。自从那时起，他们的态度改变了，没有再象以前那样欺侮黑龙了。但是，黑龙胸怀大志，池中难养蛟龙，终于离开跑趟子生活，四处寻找我，要我教他武功……”

怪人又接道：“我知道他内心十分感激我给他的恩惠。但是，那时我是武林中的红人，朝夕相处着一些颇有名气的道上朋友，哪有工夫教他武功。”

怪人思索一会儿，又道：“黑龙开始漂荡江湖，寻求名师，不幸得很。他始终没找到一个看上他的师父。于是，他又想到自尽而死，了却此生……”

“又想自尽而死？”琅琊真君迷迷糊糊脱口呼道。怪人点点头，嘴角泛出一丝笑容，又道：“就在这时，不知怎地，他整个人生从此改变，由颓丧而坚强，由一个平凡的人，变成刚烈的人……”

琅琊真君忍不住问道：“为什么？”

怪人慎重地道：“他得了一部武功秘书，叫什么太鱼经，反正我也弄不清楚，总之有这么回事就是了。他埋头苦练，十年晃过，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终究练成一身武功，为了纪念那本太鱼经将他改换成一个超凡的人，特地创设太鱼教，就是这个道理，太鱼教所以得名，定是因此而起的。知道吗，此后，我去找过他一次。哼，他人还不错，也顶有血性的，见了我这个昔日救命恩人，还照顾得无微不至，使我深受感动，暗地发誓为他出一点力气！”

琅琊真君呻吟一声，肌肉开始松懈了。

“多年来，他总算出人头地，创立的太鱼教欣欣向荣，举世闻名。想起来，他时常感到莫大的骄傲。因为，黑龙能有今天，虽不敢说是他一手扶成，至少也得称上有我本人的一分儿功……”

怪人又在说道：“我现在去寻找他，以往昔的情份看来，我想，要拿一个副教主地地位，不过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种事情，谅你跟随黑龙多年，也必定不会清楚的！”

怪人说得兴趣，一时口沫四飞，飞到道路上，飞到琅琊真君脸上，冰凉凉的，不知道是何种感觉。怪人继续说道：“人的成功，毕竟借着天意，黑龙他本来不过是一个平凡已极的人，哪里又曾想到他今日的成功……”

他仿佛感慨地又道：“想不到我今日也会去投奔他，唉，冥冥之中，似乎渗有天意……”

琅琊真君神志有点迷惘，他被怪人一番言语弄得脑袋里混沌同片。天南地北，不知在想什么，也不知该说什么。

怪人叹一声，带着教训的口吻说道：“小小子，我说成事在天，一点不错，你年纪轻轻，多在外面闯闯，未曾不好。就象黑龙吧，二十年前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谁又能看出他今日登高座，饮佳酿，拥美人，而不可一世呢？”

琅琊真君间声，耳膜如被利物刺中，痛得狂叫道：“你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我受不了……”

怪人奇怪地瞧他一眼，不悦地道：“小小子，你怎么啦？”

琅琊真君自己重击着胸脯，他疯子般地大叫道：“我的救命恩人，求求你，别再让我发疯了！”

闻言，怪人依然未觉，奇道：“小小子，你怪叫什么，难道山人去投奔昔日友人，你不高兴么？”

琅琊真君狂呼道：“我高兴，我高兴，我高兴得几乎发狂了！”

怪人未听真切，尚以为他神智失常，不禁怒道：“小小子，本山人待你不错，你却一再鬼嚷，惹得山人性起，将你一掌打死！”

琅琊真君笑得眼泪直流，喉咙发痛：“哈哈，跑趟子，琅琊真君，你也曾跑过趟子，哈哈……”

怪人叫道：“跑趟子有什么见不得人，人贵自立，黑龙能够不屈不挠，直往上爬，谁人敢不满意！”

说着，他放眼四顾，双眼闪闪发光，大有谁人敢不满意，他就欲加制裁的意味。又接着说道：“哼，本山人世面也见过不少，却没有一个值得像我佩服黑龙那样的佩服过！”

琅琊真君笑声一停，奇道：“前辈，天下到底有几个太鱼教主，有几个琅琊真君？”

闻言，怪人一怔，半晌才道：“小小子，你问这是什么意思？”

琅琊真君道：“你先回答我再说。”

怪人一翻白眼道：“天下当然只有一个太鱼教主，一个琅琊真君。”

琅琊真君道：“我想应该有两个……”

怪人一怔，说道：“小小子，此话怎讲！”

琅琊真君怪笑道：“前辈，日后你就会明白，用不着我多费唇舌。”

怪人不解道：“小小子，你卖什么关子？”

琅琊真君连着遇到这些奇怪的事情，再大的胸怀也蕴藏不住，久久之下，不由形成一种发狂的现象。

“明辈，你等着吧，也许你未到，黑龙已闻见风声，与你准备酒宴，专程为你洗尘了！”

怪人黑脸一红，在他话里虽然听出不少毛病，但他头脑简单，并未想到其他方面，傲然道：“这个自然，黑龙与我，交情不比泛泛，是不容许草率忽略的。”

琅琊真君不知是气是恨，抑是好笑，只怪叫道：“前辈，我真明了你，交到这么样一个朋友，终生无所忧虑……”

怪人得意之状，洋溢于仪表，呵呵笑道：“小小子，世上奇形怪状多着呢，你等着瞧吧。”

他还不知道，这所谓“小小子”就是他所谓“黑龙”的太鱼教主琅琊真君，否则，他真不知要何作感想。

三十八

琅琊真君平生天不服，地不服，倨傲一世，这回总算服了他了，见到他得意之状，洋溢于言表，心中不知是苦是辣，只摇头说道：“敢问前辈，去杭州除了投奔琅琊真君，还有什么目的呢？”

怪人咧嘴一笑道：“小小子真有一套，精灵的可以！”

又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道：“小小子，山人可以将这事告诉你，但是，你却不能将这事告诉任何人！”

琅琊真君一愣，但见他的神秘容貌，好似有什么极大秘密似的，心中一动，不由点头道：“好吧，前辈你说！”

怪人呵呵怪笑两声，忽然压低声音道：“小小子，你可知道琅琊真君在未出道之前，有相极厉害的仇家！”

闻言，琅琊真君怔疑交加，说道：“真的，琅琊真君为什么从未告诉我！”怪人白他一眼，又在仔细思索。

琅琊真君暗忖道：这家伙不知又在想些什么事情，遮天瞒地，又想欺骗自己！

忽听怪人说道：“小子，你人微力小，也微不足道，琅琊真君乃一方枭雄，怎会将这事情告诉你！”

他歇了一会儿，又说：“琅琊真君未成名前，不知怎地，得罪了当时雄居一方的一个武林豪杰，名叫‘七煞抵天’，那七煞抵天武功之高，内力之纯，山人尤为佩服，更不用说那时的琅琊真君了！”

琅琊真君长眉一皱，暗想：“这家伙怎么会无中生有，乱造谣言，待会儿非给他点苦头吃吃不可！”

怪人接道：“七煞抵天声名极响，若提起他来，不要说是走动江湖的都知道他，慑服他，就是凡夫走卒之类也为他的名气所染，无人不知！”

“哦”琅琊真君暗想：这样说来，七煞抵天倒算是一个人物，为什么自己却毫无所闻呢？

“所以，”怪人足尖一蹬，“呼”的一声，踏得道路上土地平空陷入寸余，灰雾滚滚……

“琅琊真君自量能力不行，只有忍气吞声，现在这位七煞抵天人已老人，且已闭门，谢绝与江湖中人来往。不过，他武功却没因而消失，反而比以前更强更纯！”

怪人顿了顿，浓眉一挑，加重语气道：“有一天，他吃醉了酒，无意中透露，琅琊真君与他有点怨恨，他说再几日，就要亲赴杭州登门解决这笔梁子！”

琅琊真君暗骂道：这简直胡说八道，我何曾认识七煞抵天，又何曾与他结过仇怨！

怪人说着，装出急虑之容说道：“山人常年走动江湖，对于这个消息，怎能没有听闻。于是，山人专程赶来杭州，话虽说是投奔他，其实来给他报个信，让他早点准备。你想，我这个做朋友的是否忠诚厚道，仁至义尽！”

琅琊真君讥讽道：“那当然，前辈这着心意，琅琊真君岂有不重谢之理！”

闻言，怪人愈发得意，不时暴出呵呵怪笑，听闻之下，只令琅琊真君几乎作呕。

怪人笑了一会儿，说道：“小小子，相交贵在知心，山人与琅琊真君虽十几年不曾见面，但是友情却始终如一。我们彼此似乎有个默契，就是生不能同时，死倒愿同死……”

琅琊真君长叹了一口气，无力地赞道：“前辈不愧为忠义之士，光凭这番言语，已令在下折服了！”

说话间，两人已步进杭州城。

杭州城依然行人挤攘，繁华热闹，怪人这一进城，只引得路人纷纷止步停观，对这个生平未见的庞大人物，感到惊骇。

琅琊真君忽道：“前辈，你不是要去找太鱼教主琅琊真君么，是否现在就去？”

怪人忙挥手道：“山人两天未曾果腹，早已饥肠辘辘，肚叫如鸡，若不先填满肚皮，恐怕再也没力气走路了！”

闻言，琅琊真君无奈，只好进了一间酒肆。

怪物这一入酒肆，可轰动了那些正在吃食的酒客，不约而同，侧目而观，惊得噤口不语。一时，酒肆出奇的宁静，只有怪人沉重的步伐，响起的“咚咚”怪声。

琅琊真君呼了一声店小二，点了一大堆酒菜，他自己只略略沾唇，其余时间，完全望着怪人狼吞虎咽的可怕吃象，心想：这家伙食量惊人，让自己破费不少！

怪人吃了片刻，抹抹嘴，连叫：“味道不错，味道不错！”

琅琊真君好不容易等他吃完，正想开口说话，怪人已怪叫道：“喂，伙计，再来十斤陈酒，三支脆鸡，两斤红烧牛肉，二十个香蛋……”

店小二应了一声，伸了伸舌头，吓得脸孔都有点发白。

琅琊真君暗叫一声：我的天呀！

不由探手入怀，仔细数着怀中所有的银两，惟恐出了纰漏，可要丢人现脸了。

热腾腾的酒菜端来；怪人故技重施；也不用筷子，两指一夹，一个香蛋，已入口中……

琅琊真君大为不悦，索性抽出手臂，将怀中仅余的一些碎银子，完全放在桌子上，说道：“前辈，我所有的银两，全在此处，你照着吃吧！”

怪人一怔，奇道：“这些银子管我屁事，又不能吃……”

琅琊真君不悦道：“吃东西总要付帐呀，你照着银两的数目吃就是。如果你也带有银子，就可以放怀大吃，否则可要节制一点！”

怪人气道：“小小子，你敢管山人吃食……”

琅琊真君回目四顾，只见众客纷纷以目相投，不由俊脸一红，细声道：“前辈，我哪里敢管你吃食，只是银子不够，你最好节制一点，免得待会付不出帐，就丢人丢大了！”

闻言，怪人叫道：“奇怪！吃东西还要付帐，山人可从来没听说过！”

琅琊真君怔道：“这些食物可不是白捡来的，吃了怎么不要付帐，难道前辈吃东西吃得这样多，就从来没有付过帐？”

怪人毫不为忤地点头道：“山人根本不知什么叫付帐！”

此言一出，琅琊真君汗流侠背，几乎要怒吼出声，他心里想着：好家伙，怪不得你长得这么粗壮，敢情吃‘霸王食’，比较容易生长！

遂道：“前辈以前吃食时，是谁人代付的？”

怪人摇头，随手夹起一块牛肉塞进嘴里，说道：“山人何用谁代付，吃完东西抹抹嘴，就自路走，这还用问！”

他做出一副走状，足底一蹬，“咯”的一声，只震得邻桌桌上的酒杯食盘，摇摇欲坠。

琅琊真君暗忖道：好小子，居然吃“霸王食”吃了一辈子，还不知道自己吃的是“霸王食”，可谓奇闻！遂说道：“哦，前辈，可真威风，吃完了就走，反正天下食物吃了又长，永远生长不绝，你也永远吃食不完！”

怪人咧嘴呵呵怪笑，刺耳的声音，只震得数十酒客，纷纷遮住耳朵，不敢再听。

这时，一个彪形汉子，似见不惯，眸子一瞪，顿时大骂起来：“他妈的兔崽子，那副吃相，已令人呕心，还加上这种笑声，真他妈，乍听之下，还以为山猪昂首长啸呢！”

琅琊真君目光一瞟，早已看到那汉了，微思之下，也不愿多找麻烦，只瞪着眼睛望定怪人，看他怎样作答。

岂料，怪人似乎吃得忘神，铜铃似眼睛，只灼灼望定食物，哪有闲心，顾及汉子骂声。

琅琊真君一凛，暗道：好家伙，口里嚼了一块，手中拿了一块，眼睛还盯着一块，这盘牛肉怕不要须臾之间就要报销了！

心在想，不由好奇地问道：“前辈吃食之量真大，敢问，一天可以吃下多少斤食物？”

怪人不言，伸了一个手指。

琅琊真君惊道：“十斤？”

怪人摇摇头，表示不对。

琅琊真君忙道：“不是十斤吗？”

只见怪人点点头。

“那么多少斤呢？”琅琊真君急忙发问。

怪人不言，只拿食指晃了一晃。

琅琊真君不信道：“不会吧，前辈每天吃一斤东西，哪里会够，就是……”他本要讲，“就是猪也不止这个数目，”但是，心念动处，不顾招惹，连忙顿住话语。

“小小子，山人在吃东西，你鬼叫个什么劲？”怪人怒气冲冲又道：“再说，山人一天岂只吃一斤东西，那简直是象吃蚂蚁嘛。告诉你，山人一天吃一百斤东西还嫌不够呢？”闻言，琅琊真君呻吟出声，道：“啊！原来你一个手指是代表一百斤，那你十个手指一挥，岂不要我命了！”接道：“前辈好大的食量，我……我不敢跟你走在一起了……”他吞吞吐吐地把话讲完，已是上气不接下气了！怪人怒道：“小小子，你怎这样说？”

琅琊真君耸肩说道：“我没有那么多帐单侍候前辈！”怪人叫道：“小小子，你想溜……”

琅琊真君摇头道：“我不想溜，只怕跟你一起走！”“奇怪，”怪人不懂他的意思，停止吃食，晃着脑袋在想。半晌，他似想起了什么，叫道：“小小子是怕跟我在一起，吃不到东西？”

他望了望桌上食物，发现自己一个人狼吞虎咽，将他冷落一旁，不禁愈想愈对，呵呵怪笑道：“小小子，心思真多，这样好了，以后跟山人吃食时，让你先吃一阵子，然后山人再吃，免得你吃不着东西，空饿肚皮，这样行了

吗？”

琅琊真君长嘘一口气，低声喃喃道：“好，好，我琅琊真君可死心塌地服了你……”

他语声细若蚊鸣，怪人并未闻及，尚以为他答应了，不由得意地呵呵怪笑。

这时，方才那彪形汉子，闻及笑声，不由又挺身而起：“他妈的怪东西，你少笑两声好么，听得大爷头皮发炸，直想呕吐！”

闻声，怪人一站而起，庞大的身形，活象一座小山，怒道：“什么人敢骂山人！”

彪形汉子有点畏意，但瞬息又镇定如常，骂道：“什么山人海人的，大爷看你，直象一头千斤重的大猪，哪里象是个人？”

怪人勃然大怒，咆哮道：“小毛子，你敢侮骂山人，可是不想活了……”

两人横眉瞪眼，这样一吵，酒店内酒客们，不由纷纷付帐溜了出去，不敢再加耽搁。

片刻之间，偌大的酒店内，只剩下琅琊真君、怪人、彪形汉子与他的两个同伴。

怪人怒吼道：“山人闯荡江湖以来，从未有人敢这样骂我，小毛子，你吃了豹胆熊心了么……”

琅琊真君不愿多事，静静坐在一旁，冷眼旁观，只见那彪形汉子浓眉一挑，气道：“哦，怪东西还想吹牛，我‘马脸阿三’，十三岁起就开始游混杭州，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人物，有种的，不妨比划，比划……”

怪人大吼一声：“小毛子，你不想活了！”

手掌重重一拍，只听“啪”的一声巨响，这原来打造的四方桌子，顿时“哗啦啦”散落倒地。

店小二惊呼一声：“赔……”

怪人怒眼一瞪，顿把店小二欲想讲出来的话语，吓得咽下肚里。

彪形汉子心头猛震，忍不住后退一步，叫道：“怪东西可有点邪门，想不到力气竟这样大，阿三还当他是草包！”另外两个同伴一凛，伸了伸舌头，一拉彪形汉子衣襟，匆匆道：“阿三，这家伙有点门道，千万不能招惹，我们走吧！”说着，也不管彪形汉子答应与否，撒开两条长腿，飞也似地夺门逃去。

马脸阿三脸皮可有点挂不住了，心念一动，不由高声叫道：“怪东西，明人眼里不揉沙子，我们太鱼教可不是好欺负的，有种的，尽管来寻吧？”

说罢，挪身就走，人还没出门，就亡命地改走为跑……怪人一怔，猛喝一声：“小毛子且慢开溜！”

声如洪钟，震得酒店四壁喑然回音，马脸阿三骇然止步，一个身子几乎矮了半截。

“什么事，快说，我阿三有头有面，可不是呼之就来，挥之就去的人！”

他硬着头皮，心虽惊慌，表面仍然不得不硬充下去。怪人问道：“你是太鱼教的人？”

马脸阿三点点头，见到怪人并无适才那股怒气，不由大感放心，说道：“正是，你有何事，不妨道来！”

怪人呵呵笑道：“太鱼教主琅琊真君，与我相交莫逆，你不过一个教徒，敢无礼对我，你自己想想看，该当何罪！”

马脸阿三一惊，骇然道：“我不并不知情，有何罪责可言！”

怪人笑道：“呵呵，不知情面冒犯山人的多着呢，马脸阿三，你自己考虑考虑，该如何接受山人的处罚！”

马脸阿三暗叫倒霉，想不到自己弄巧成拙，冒充太鱼教徒，不但没收到预期效果，反而被他一顶高帽子给扣上了。事到如此，也只有随面应变，说道：“你说吧！你要如何处罚我！”

怪人黑黝黝脸上，闪过一丝奇异的色彩，遂自探手入怀，摸出一个小竹笼，暗启竹笼之门，说道，“让小白蛇决定吧！”

琅琊真君一怔，见他取出小白蛇，不知他干些什么，问道：“前辈，你取出它来作什么？”

怪人呵呵笑道：“让小白蛇处罚他，山人懒得动手！”

马脸阿三可迷糊了，疑道：“谁是小白蛇？”

怪人诡异地笑道：“待会儿你就知道！”

一面朝着竹笼高叫道：“喂，小东西，还不快出来，替山人处罚一个家伙！”

声音才到，白影一闪，通体雪白的尺来长的蛇躯，已然飞出，盘旋竹笼之上，噓噓怪响，瞧神情，似在听候命令。

怪人用手一指马脸阿三，说道：“小东西，给你发个利市，快咬他一口！”

闻声，小白蛇小头一转，火红双睛，盯了马脸阿三一眼，频频点首，表示应允。

怪人诡笑道：“马脸阿三，如何处罚一事，该这条小白蛇决定，山人由它做主！”

马脸阿三又惊又疑，隐约似知不妙，足尖一抬，就待逃走。

白影一闪，小白蛇身躯一弓，流星般奔至，飞落在马脸阿三身前，昂首作势，神态威猛，似乎一点也没把马脸阿三看在眼里。

马脸阿三大怒，恶从胆边生，大喝一声：“畜牲，你敢阻我去路！”

极快踢出一脚，瞄准小白蛇七寸之躯，猛踢过去，他心在想：这怪东西却恁地怪异，什么人不派，偏派个蛇，自己虽然武功平平，但也不至于把它放在眼里！

顺着足踢之势，就想乘小白蛇一躲之际，逃出重围。

岂料，他一足方出，蓦听“噓”的一声，陡见白影一闪，疾比飘风，快逾闪电，朝他面孔扑来。

马脸阿三大惊失色，狂叫一声“畜生！”用力向左边一闪。

他闪得极快，哪知白影比他更快，半空一弓一弹“飒”的重又扑向立处。

马脸阿三情急生智，急急劈出一掌，欲图略阻劲疾来势，再打逃逸主意。

“飒”白影如电，一斜一直，正好咬住他的鼻端。

马脸阿三狂吼一声，一把抓住小白蛇躯体，使劲往前一扯。

小白蛇身躯宛如橡皮似的，含有伸缩性，马脸阿三这样猛力一扯，顿把它一个细小身躯，拉得更为细小，就象一条麻绳似的，但它小口仍然未离开马脸阿三鼻端。

无形中，马脸阿三等于拼命扯着自己的鼻子，只痛得哇哇大叫，眼泪直流，几乎昏晕过去。

琅琊真君疾忖道：这小白蛇端的怪异，居然身躯还能伸能缩……

蓦听怪人呵呵怪笑，拍手道：“小东西，快回来，这样一下子，也够他

倒霉了！”

白影一闪，“嘘”的一声，小白蛇流星般重又回到怪人手中竹笼之上，昂首作势，似乎意犹未尽。

琅琊真君仔细看它一眼，暗想：自己能够得到它就好了，光凭它那种神威，数十个平常人恐也不是对手！

马脸阿三双手遮面，鲜血汨汨从他鼻端流出，洒落一地，他忽然狂吼一声，扑倒在地上……

一旁的店小二惊呼：“人命……人命……闹出人命了！”

琅琊真君放眼望去，果然不出所料，马脸阿三面孔尽黑，鼻端鲜血由红变紫，似乎毒发身死。

怪人残忍地笑道：“小小子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括苍山三宝之一白冥灵的神威……”

琅琊真君摇头道：“前辈，你太残忍了，他跟你既无冤无仇……”

怪人大怒，喝道：“小小子，你再说下去，休怪我如法处罚你！”

琅琊真君再也忍耐不住，长眉一挑，就要发作，正当这时，突听一阵脚步声响起，接着传来一个清脆的少女口音：“金哥哥，你母亲一个人看护她，你放心得下么？”

琅琊真君一怔，似乎感到什么，疾疾瞟了怪人一眼，忽听一个人说道：“琪妹，我想单独跟你谈谈，唉，真对你不住，自从开封一别，转眼一月有余，这短时间里，你不知受了多大的苦头，看你面带疲容，一定饱受风尘之苦……”

脚步声，愈走愈近，琅琊真君早已准备好了架式，他久经大风大浪，微一定神，便沉住气来，缓缓抬起左臂，预备必要时，来个石破天惊的一击。

清脆的少女声音又自响起，包含着无限深情蜜意：“金哥哥，过去的就让他过去了，找到了你，我飘荡不定的心，也有了个可以依靠的地方……”

这时金哥哥叹道：“琪妹，我不知道该如何向你致歉才好，你为我牺牲实太大了，我惭愧没有丛毫补报之处！”

明朗的声音，刚劲有力，显示这人内功修力已臻颠峰，怪人也不禁凝神提气，一收狂态，倾听下去。

唐琪幽幽道：“金哥哥，你快别这样说好吗？总之我是你的妻子……”

清脆的声音带着羞涩的意味，低声又道：“我听从你的一切，只希望你别丢弃我就够了，纵然我吃了一点点苦，也是值得的！”

“噢”，刚劲的男人应了一声，满足地道：“琪妹，咱们别谈了，先把肚皮填饱再说！”

轻笑声中，一对年轻男女举步走了进来。

琅琊真君暗叫一声：啊！果然不出所料，是金遽明！

再见金遽明身旁的美丽少女，不正是杭州道上遇着的哀伤少女么！

琅琊真君心中虽想与他们打个招呼，但是却因眼前局势的关系，发不出声来。

金遽明安祥地走进来，嘴角挂着悦意的微笑，轻揽着少女的腰肢，寻找着店小二。

首先，他犀利的目光掠过僵直躺着马脸阿三尸体，不禁吃了一凉，呼道：“琪妹，别动，你看……”

少女惊道：“死人！”

透明呼道：“奇怪，这酒店冷冷清清不说，还躺着一具尸体！”一面高叫道：“店小二，店小二……”

金遽明突听唐琪“噢”的一声，不由放目瞟去，一时惊疑交加，惊道：“哦，琅琊真君，你也在这里！”

琅琊真君不言，只用着灼灼的目光，向他投去，看他做如何表示。

遽明更疑，心想：“琅琊真君怎么了，为何这副神态！”

又见他身旁立着一个庞大的怪人，正横眉竖目地朝他打量。

遽明一怔，星眸掠过他的全身、同时也闪过怪人手中端着之物，不由大吃一惊，退后一步，喃喃道：“啊，小白蛇……小白蛇……”

琅琊真君心神一惊，暗叫道：真槽，那小白蛇旧主金姓少年，果然是金遽明！

思忖间，蓦见白光一闪，紧跟着“嘘”的怪啸一声，小白蛇身躯宛如流星赶月，飞向金遽明怀中。

遽明急忙接到，机警地一把将它握着，揣入怀中，这才稍感放心。

怪人“哦”的一声，怒道：“小毛子，你敢强占我的宝物！”

一个庞大身躯也不闲着，快逾闪电，扬起蒲扇大掌，向遽明颈抓去。

遽明“哼”的一声，肩腿未动，人已带着唐琪滑出丈余远近。

怪人一扑未着，咆哮连声：“小毛子，还我宝物来！”

遽明喝道：“谁拿你的宝物？”

怪人吼道：“那……那小白蛇……”

遽明疾快补上一句道：“小白蛇明明是我金遽明括苍山旧友，你凭什么说是你的！”

“哼”他怒气冲冲又道：“你这个怪物，仗着武功不弱，尽干些伤天害理的事，那天夜里，金某不察，被你逸去，此番再也不容你逃走了！”

说罢，气纳丹田，力贯双臂，星眸闪闪发光，直瞧着琅琊真君自叹弗如，暗想：好一个俊杰之材！

怪人又惊又怒，吼道：“你就是那姓金的杀材！”

遽明傲然点头说道：“窃我小白蛇，害我找寻多日，怪物，你该赔我一切损失！”

怪人咆哮道：“姓金的，山人一掌之仇未报，你倒先耍起我来，看我肯饶你！”

说着，呼呼劈去两掌，劲大力猛，宛如排山倒海，显见他内力亦不弱。

遽明朗笑道：“好，好，金某乐得替天下受害无辜者出一口冤气。”

匆匆又道：“琅琊真君，唐琪交纵我照顾，别让她伤着！”

琅琊真君会意，身形动处，飘至少女身旁，运起双掌，凝神以防，一面奚落怪人道：“前辈，您不是要去投奔琅琊真君么，哈哈，我正是琅琊真君！”

他嘲弄地又道：“前辈，别怪我居心不正，实在是你一番话语，将我搅得迷迷糊糊，以至忘记了告诉你我的姓名，我就是你说的那个什么黑龙……哈哈……”

怪人黑脸涨成紫酱颜色，暴跳如雷，吼叫不停：“混蛋，混蛋，你们这批混蛋，真气死山人了！”

遽明衣裾飘飞，疾骈两指，带起轻微的破空之气，袭向怪人期门、气海、活里要穴，一面朗笑道：“怪物，你怪嚷什么，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琅琊真君长笑着补上一句道：“哈哈，金兄，他怕死了没棺材……哈哈”

哈……”

唐琪“噗噗”一声，笑出声来，琅琊真君眼睛一亮，不知是羡慕，是嫉妒，暗想，金遽明可真有点艳福，惟有我倒霉的才遇着励鸠那种人物……

众人欢腾，只气坏了怪人，虎目圆睁，掌未出，几乎气昏了过去……

三十九

且说遽明勃然大怒，喝道：“怪物，窃我小白蛇，令我追寻多时，备受跋涉之苦，这回该从你身上得到一点补偿吧！”

说着，缓缓前趋，一摆手掌朝琅琊真君招呼道：“琅琊真君，请你护住唐琪，别让她遭到伤害！”

琅琊真君频频点头应好，一面讥笑道：“怪物，你该明白那所谓黑龙的家伙，到底是谁了吧！”

怪人楞住半晌，黑脸涨红，怒极而吼道：“王八羔子，敢取笑山人，敢情不要命了！”

他内心虽为遽明与琅琊真君的出现而惊骇，但是，事已至如此，也只有硬着头皮支撑下去了。

琅琊真君秀眉一扬，长笑道：“好个怪东西，沿路饶你一命，尚且不知好歹，肆意侮骂本教主，等会儿，我定叫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闻言，怪物退后一步，喝道：“小子别狂，待山人先与姓金的小子解决梁子后，再找你算帐！”

口虽这样说，其实，他心里已被这两位当今武林高手的威势慑住了。

琅琊真君双臂交错，身子侧过，将唐琪护在身后，一边讽刺地笑道：“怪物，你寒心了吧，那黑龙不是你的好朋友么？”

怪人不甘受辱，虎啸一声，张开蒲扇似的手掌，朝遽明扑去，一面狂叫道：“琅琊真君，别欺人太甚，看我收拾了他，就来收拾你！”

他出手快速，力大无穷，唐琪关心遽明，不禁娇呼一声，“金哥哥小心！”

遽明微微一笑，道：“琪妹放心，愚兄自有办法对付！”

说话间，人如陆地行舟，轻巧美妙的滑过一旁，一错双掌，掌风如利剪，呼啸而出。

怪物虽然身躯庞大，挪动间却甚为灵活，大喝一声，退后一丈，五指箕张，不攻遽明，反袭琅琊真君。

琅琊真君秀眉一挑，沉喝道：“唐姑娘小心！”

电闪挥出一掌，左手骈指如戟，劲点怪物太阳要穴，出手毫不留情，直吓得怪物前足一收，又自纵过一旁，气得虎啸连声：“小子，山人不将你抽筋剥皮，从此就不再闯荡江湖！”

遽明冷然道：“怪物，前次饶你一命，此番再也容你不得，纳命来吧！”

“嗖嗖嗖”一连三掌，势如急风狂雹，又疾又劲，抢攻怪物身上太卫、期门、幽风、腹结诸穴。

琅琊真君思及沿路上，那番又好气又好笑的情景，不禁讽刺道：“怪物，打不过快投奔黑龙去吧，也许他怜惜你，助你早死也说不定！”

闻言，怪物暴跳如雷，奈何前后受敌，分不出心反驳，东窜西跳，气得黝黑脸孔，变成了猪肝之色。

亡命的他，闪躲之余，似乎想起了什么，就在腾挪闪避的一刹那，突然

探手入怀，摸出一个怪形的东西……

遽明一怔，喝道：“怪物要搞鬼！”

怪物摸出东西时，仿佛心情放宽，狂笑道：“哈哈，小子，看山人法宝！”

手臂一晃，黑黝黝形如小笛的东西，迎着风，忽然发出“呜呜”怪响之声。

那声音凄厉异常，宛如嫠妇悲泣，厉鬼嘶号，只听得酒店内三人心神一凄……

遽明定了定神，疾忖道：这怪物到底在搞什么鬼，瞧他怪异神色莫非耍……

脑中疾快闪过一个情景，忍不住惊叫出声：“啊！风箫！”

此言一出，琅琊真君不由问道：“何谓风箫？”

遽明不答，俊脸却无由的一变，他一双手掌业已紧紧压住怀间。

原来，“呜呜”风箫之声，方才响起，他怀中的小白蛇，已开始翻窜起来，大有躲藏不住，意欲游钻而出之势。

怪物口角含笑，手臂再度一晃，“呜呜”风箫之声更加尖锐。

“哈哈，小子，看你还不将白冥献出，难道要使它负伤而死么？”

闻言，遽明心中一惊，忽觉手掌一动，俯首瞟目，只见小白蛇一颗雪白的小头已自露出，那一双灼灼火红的眼睛露出无限痛苦之色。

遽明心中一痛，猛然大喝一声：“怪物，你再不停止风箫，休怪我金遽明不顾一切，将你粉身碎骨……”

怪物似乎有恃无恐，狂笑着说道：“小子不献出山人心爱的白冥灵，山人决不停止风箫！”

遽明大怒，喝道：“你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怪物重重地点头，神色之间，坚决异常。

遽明思虑之下，怒火冲天，心中愤怒已极，再也忍耐不住，低叫一声：“小白蛇请原谅，我无法答应！”星眸电闪，大喝一声，双掌互错，就待扑身而出。这时，唐琪突然娇呼道：“金哥哥，你不能……”遽明一怔，急忙顿住身形，问道：“琪妹，你说什么？”唐琪低声道：“金哥哥，小白蛇很可爱，你不能让它受到创伤！”

“噢”遽明闻言，颓然放下手掌，望着趾高气扬的怪物说道：“怪物，你说吧，你要怎样？”

怪物一见事有转机，不禁一停风箫，呵呵笑道：“姓金的，山人知道你舍不得白冥灵受创而死。这样吧，只要你献出白冥灵并发誓对山人的今后行动不加阻止，山人就此歇手……”遽明闻言，俊脸一变，俯首犹豫起来。

琅琊真君大感不愤，振臂呼道：“金遽明，你不能接受！”遽明茫然道：“琅琊真君，你要叫我怎样做呢？”琅琊真君愤愤道：“杀死他……”

此言一出，怪物庞大身躯不由自主一震，只听他咆哮道：“琅琊真君，没你的事，你少管！”

一面威胁道：“姓金的，如果你对自冥灵有一点感情的话，看在昔日一段缘份上，你应该毫不犹豫地答应，否则……”他残忍地继续说道：“白冥灵将负创而死，追究根源，不怪山人，而是你固执所致，白害了它一命！”

遽明不知该怎样答复才好，蓦听琅琊真君道：“金遽明，自古仁义不能两全，你牺牲了白冥灵，固然感到悲伤，但是你如果放了他，将又有更多善良的人受害。”

遽明心头一凛，疾忖道：想不到琅琊真君，不但改邪归正，而且连心性、话语之中，都充满了难得的宝贵见解……

他剑眉深皱，内心反复叫道：我该怎样呢，虽说自古仁义不能两全，我又岂能一时忘记这小白蛇！括苍山上，若不是它，我会有今日么？我岂能忘恩，牺牲了它而不顾……

想着，已经心乱如麻，平日一向果断的他，此刻也被难倒了，迟迟不敢决然下个肯定。

怪物狠狠盯了琅琊真君一眼，因他的阻止，使遽明可能改变主意，令他私自愤恨不已，说道：“琅琊真君，你给我记着，山人总有一天，将你粉身碎骨！”

琅琊真君长笑道：“怪物别大言不惭，你等着吧，琅琊真君决不会让你失望。”

怪物笑道：“琅琊真君，山人跟你已是结定梁子了，非你即我，山人不会放过你的！”

琅琊真君嘿嘿一笑，秀眉一挑，忽然暴喝一声，身子疾弓，闪电般朝怪物扑去，身未到，掌风已临。

几乎同时，怪物怪叫一声：“姓金的，你别后悔！”

庞大身躯急急一退右臂伸出，风箫迎风发出“呜呜”尖锐怪啸之声。

事出仓猝，遽明尚来不及考虑，突觉手掌一滑，“噓”的一声，一条白影闪电扑出。

他不禁俊脸大变，脱口呼道：“小白，你……”

小白蛇仿佛受到极大的痛苦，神志恍惚，扑落地面后，颤抖着满地打滚，身躯扭曲转动不休……

怪物一探手，利用琅琊真君身形一缓的空间，疾向小白蛇抓去。

唐琪娇呼一声：“金哥哥快……”

金遽明裂帛般大喝道：“住手！”

喝声如雷，怪物不禁呆了一呆。

琅琊真君毫不容情，“呼呼”带着两股凌厉大力及一团身影扑向怪物。

小白蛇仍然滚个不停，“噓噓”地急促叫声，显示它受到极大的痛苦。

金遽明疾快瞟过一眼，紧咬唇皮，由于过度的愤怒与感情的奔腾，不觉咬破口角而汨汨流出一丝鲜血。

他喝声过后，身形仍然未动一步，犹豫得神光湛湛的星眸都有点发直了。

怪物失去一个机会，气得咆哮连声，运声全身功力所聚，集于掌上，拼命向琅琊真君攻击而去。

奈何，他武功不及琅琊真君，一霎间，强弱立判，琅琊真君举手投足间，莫不浑雄异常，逼得他退后不已。

唐琪关心小白蛇，奈何自身武功不济，只望着遽明娇喊连声：“遽明！遽明！快把小白蛇抓起来！”

遽明心乱如麻，哪里听得见，只茫然注视两人拼斗，不知怎样才好。

小姑娘这一急，非同小可，干呆在一旁，怨恨自己武功不行，无力可施。

转眼间，两人拼斗已过十招，琅琊真君武功确有独到之处，只迫得怪物旋风般乱窜，自身难保。

不过，那“呜呜”怪啸之声，却因剧烈拼斗的快速身法而更加尖锐、劲急。

小白蛇似乎力疲气歇，扭动了一会儿，已周身无力，颤抖着伏在地上，奄奄一息，性命垂危。

唐琪目视怪物手中风箫，急忧之下，忽然闪过一丝灵机。

她不由芳心怦跳，迅速探手入囊，取出一粒亮晶晶的铁丸。

唐门暗器，举世闻名，她这一急，倒被她急出看家本领了。

暗扣铁丸于食指二指，她紧张地随着怪手手掌而转移方向，不敢大意。

她知道，此举成败，关系甚大，小白蛇或死或生，皆在这举手投足之间，不由得她紧张得娇面有点发白。

怪物怪叫如雷，原来他一个不慎，吃琅琊真君一掌中肩膀，衣衫撕裂一片，马步晃动，几乎坠倒地上。

琅琊真君傲然一笑，一面喝道：“怪物从速放下风箫，饶你不死！”

怪物心中不甘，愤然吼道：“琅琊真君，你别作梦！”

巨大手掌，带着“呼呼”风声，飞舞而近。

他人虽粗鲁，却还能知道，这救命的风箫万万不能失去，否则，他性命将不堪设想。

琅琊真君冷笑一声，上半身一仰，下足忽地踢出，发招怪异，但又神奇异妙十分。

怪物出手力道未实，下身已自受敌，来不及换招变掌，倒纵丈余。

唐琪妙目一闪，把握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娇叫一声：“怪物，看暗器……”

一缕乌光，脱手飞出，快如流星，“丝丝”带起暗器破空之声，朝怪物袭去。

怪物一怔，想不到除了琅琊真君与金遽明外，尚有一个娇美少女在一旁侧立。

惊怔之余，身子一仰，只听“嘭”的一声，火星乱闪，手中风箫顿时四分五裂，飞散一地。

“呜呜”尖锐啸声也因此停止，遽明头脑一清，思想忽然灵活起来。

一瞟四周，眼光触及蜷伏地上的小白蛇时，不由凛然一惊，身子纵处，俯首一探，已将白冥灵揣入怀中。

怪物暴吼一声，疾扑起来，狂声道：“小子，还我宝物来！”

正在欢喜自己得手的唐琪，一个失防，不由得惊呼出声，眼见就要伤于怪物毒手之下。

说时迟，那时快，正在千钧一发的时候，琅琊真君轻哼一声，附影而至，疾快拍出一掌。

“噢！”怪物感到背后风声有异，但自身式子已尽，想转身已来不及。

“拍”，琅琊真君飘出手掌，正击中他背部脊梁上，发出一声脆响。

“啊，”怪物吼声如雷，双膝一软，轰然一声，一个庞大身子，竟象吃不住这轻轻一掌似的，顿时推金山，倒玉柱，瘫痪倒地……

琅琊真君秀眉一扬忽然，“嘘”的一声响起，白影一闪，连众人眼皮都未及瞬动一下，怪物已不由的惨叫出声。

怪叫凄厉，包含无限的惊恐和痛苦。

琅琊真君一定神，俯首瞟过，只见那尺余长短，通体晶莹的小白蛇，一个小嘴正咬在怪物的肌肉之上！

小白蛇火红的双睛，带着仇恨的光色，紧咬着怪物肌肉，似乎对他恨极。

琅琊真君不禁大惊道：“好厉害的东西，如此精灵，连恩怨都分得清楚！”

再见遽明，呈露一脸惊容，似乎对小白蛇此举，感到惊讶。

唐琪芳心喜爱，忍不住趋过一旁，娇唤道：“喂，小白……”

小白蛇一掉首，她又反而说不出话来，女孩子怕蛇本性，使她虽然喜爱已极，但事到临头又难名胜有所畏惧。小白蛇瞪她一眼，嘘叫着，友善地蜿蜒游走过来。唐琪娇躯直颤，不知是惊是怕，只惊道：“金哥……”遽明笑道：“滇妹别怕，它向你表示友善，因为你刚才用暗器击破那个风箫，救了它一命……”

闻言，唐琪暗喜勇气，但仍免不了退后一步，呼道：“金哥哥快未！”

遽明微笑着，并未挪动身子。

这时，小白蛇已游至她的眼前，一顿身躯，昂着小首，频频朝她点首不迭。

唐琪娇靥发白，似哀恨地瞥了遽明一眼，停立半晌，才紧张地嘘出一口气，畏缩地道：“小白……”

小白蛇小首高仰，“嘘”的一声，表示回答了她的意思。

唐琪轻轻说道：“小白，你……你没受伤吧……”

她犹豫半晌，才说了这句问候的话，只引得遽明放声大笑，洪亮刚劲的笑声，渗杂着喜悦满足的成份。

唐琪小嘴一噘，不依道：“金哥哥，你笑什么？”

“哈哈”遽明朗声道：“我笑你胆小如鼠……”

此言一出，唐琪面靥飞红，轻哼一声，鼓足勇气，伸出纤纤玉手，抚着小白蛇全身。

他手常虽仍轻颤不已，但已没有适才那么紧张了。

琅琊真君真有点羡慕，眼见唐琪娇态温柔如斯，他内心无形浮上空虚之感。

怪物股间伤口，汨汨流出鲜红色，此刻竟忽然变成紫黑之色，他一个庞大的身子也起了轻微的颤抖。

可是，一刻过去，这种轻微的颤抖也消失了，待遽明想起他的时候，他已死去多时！”

“唉！”遽明惊讶地叹了口气，朝琅琊真君道：“琅琊真君，你适才怎么跟他在一道！”

琅琊真君将自己所遭所逢，告诉遽明，尤其说到遭遇励鸠的那一段趣事，使得遽明更是忍俊不住。

这时，唐琪已轻轻将小白蛇放在手中，她经过一番试验后，确知小白蛇温驯善良，便不再怕惧了，抚着小白蛇频频细语，透露无限喜意。失物复得，遽明也惊喜参半，这括苍之室，终于重回到了他身上，从此，他未了的事，又少了一件。

他有点敏感地想到，他绚丽多彩，而又艰难至极的江湖生涯将告结束。

他思潮汹涌，一幕一幕，走动江湖时，令人留恋回忆的遭遇，闪过他的脑际。他感慨地叹了一口气：“唉！桃花落了有再开的时候，春天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惟有我金遽明事情一了，便要封足江湖，永不再问世事！”

他忘神地抚着唐琪双肩，叹道：“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我江湖生涯也该告一段落了！唐琪，我们跋涉千里，满身风尘也该休息了！”

店琪迷惘地瞧着他，道：“一个人累了，需要休息，我们也不例外，只知道……金哥哥，我们今后生活将如何安排？”

遽明叹了口气道：“天高海阔，世上名山大川，为数不少，待我完成最后一件事，将埋迹深山幽谷，置身山川大泽……”

琅琊真君默然无语，其实，他心里也掀起了巨大的波浪，他内心与遽明起了一阵共鸣。

不过，他很空虚，他没有遽明那么安祥。虽然，他改邪归正了，但是，却有一种象似失去了什么似的心理，便得他百思不解。

他想：也许自己是不完全的，因为自己从未替世上积下一种好事——善业！

“唉！”他长长地叹息，感慨万千，他暗忖：人生如蜉蝣一般，弹指即过，想不到还有充实与空虚的分别……也许……好人与坏人的差别，就是如此……

遽明忘神地声音又传了过来：“琪妹，我们将有好日子过了！”

“嗯！”唐琪颇有同感“金哥，我只担心你……你最后一件事，是否能顺利地闯过难关？”

“哦！”遽明无故的呻吟道：“也许，我会的……”

“为什么说也许呢，金哥哥……”唐琪关心地问道。

“因为，近几天，忽然每每想到这事，右眼皮都好象有点异样……”他似想起什么，呢喃道：“它不规律地跳动……照习惯看来……那……那该是不吉祥的预兆！”

“啊！”唐琪惊骇了，急道：“金哥，快……快别这样想，多少日子，你闯过那么多难关，吃过那么多风险，都不会有什么差错，象金人一样……永远屹立不倒……”

闻言，遽明苦笑道：“琪妹，别安慰我了，金人遇见烈火，也会熔化的！”

“金哥哥，不要那么说！”

“不”，遽明忧郁地道：“琪妹，我不愿自欺欺人，这几日天，不论白天夜里，我的心神从来不曾安宁过，尤其在睡梦中，常常会见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什么事情，金哥哥是否能告诉我？”

“我梦见有人抓我，那是一些青面獠牙的夜叉，拿着锋利的钢叉，使劲刺我的胸膛！”

“啊！”唐琪蒙着面，喃喃呼道：“金哥哥！你不要相信，那是梦，不会是真的……”

遽明如同不闻，喃喃说着，剑眉挑起，似乎在回忆那些奇怪的恶梦……

“千万个人指着，说要杀我……一个高达千仞的山尖上，有人掷下巨大石头，那一块足有一千多斤重，砸在我的身上……我大叫……狂吼。”

他语声若继若断，忽而高亢，忽而低沉，忽而激昂悲怆，忽而惊恐骇吼，令得唐琪美眸圆睁，紧紧凝视他扭曲的脸上，仿佛真有其事似的。

琅琊真君亦感心动，遽明这种从未曾有过的恐怖神情，使他意味到事情不比寻常了。

遽明眨了眨眼睛，忽然高声道：“夜里，我心神不宁，感到草木皆兵，仿佛有无数毙命在我掌下的游魂，都齐齐集在一道，向我呐喊，向我索命……”

“啊，”，他闷吼一声，捺住自己的头，使劲地摇着，象疯子一样。

这霎间的变化不谓不大，好端端的遽明，似乎被内心蕴藏秘密煎熬，忘

神地倾泻而出，数说那些足以令人惊心动魄，似真非真，似假非假的奇异事情。

唐琪娇靥发白，本来，神智清醒的她，由于芳心过份地关切遽明，而被引入一连串的幻境，她有点手足无措，只喃喃说道：“金哥哥，那不是真的，你不要怕……别怕……”话虽这样说，她惊骇过份的娇躯，摇晃着，有点要坠倒“我眼跳心跳，连血液都似乎在跳……”

遽明内心的秘密，终于拆穿了，几天来他思虑过度，那些惊心动魄而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都因他忘情癫狂而吐露出来，“我有预感，我明知这最后一次为了父仇家恨的拼斗，不会有好的结果。但是，我仍要去做，那钟山一灵，河西双怪，飞剑手，纵然约来天下的武林高手助阵，我也单人双剑，跟他们拼斗！”

“哼，贵州‘风悬岩’是我最具有意思的一次恩怨清结场所，我……不会泄气的！”

“我埋骨荒山，仍然英名永传武林……”

唐琪惊呼道：“金哥哥，你醒醒……”

遽明怔了一怔，呢喃着又道：“我有预感，似乎上天让我活够了，有意要将我召回……”

琅琊真君惊疑有加，见他愈说愈不象话，忍不住一拉他的衣襟，喝道：“金遽明，请清醒一点，别让人见了……”

一言未了，匆匆脚步声传来，急促而紊乱，似乎来人不止一个。

琅琊真君真料想得果然不错，他深知杭州城繁华热闹，来往旅客特多，是以酒店亦经常有客进来，为了避免让人见到多方疑惑，也只有这样做了。

岂料，遽明似中酒痴，右掌一拂，顿把琅琊真君拉住他衣泊手掌，抽过一旁，喃喃道：“走，走，别抓我，别抓我……”

琅琊真君无可奈何，只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半晌说不出话来。

这时，脚步声更急更近。

琅琊真君心神一凛，却听遽明笑道：“人说右眼皮乱跳，就代表灾祸已至，为什么近日来，我右眼皮直跳，却不见灾祸来临！”

他一侧首，似乎听了一会儿，突然笑道：“哦，又有人来了，难道我的灾祸跟着来了！”

此言一出，琅琊真君不由一怔，暗忖道：“奇怪，他能够听出有人走来，说明他是一个清醒的人，但为何他竟这等迷糊，说了些胡言乱语……”

他百思未解，只见遽明嘴解一动，似笑非笑，一副茫然之态，叫道：“吾醉欲眠卿可去……”

琅琊真君心中电闪一忖，不由想起一事，脱口叫道：“不妙，神散智聚！”

原来，神散智聚列入武功一道，每当练功之人过勤，或者是疲劳太甚，久久不曾休息，都有这样现象。

这种现象，即肝火逆行冲脑，这时，患者虽然武功如常，耳目依旧灵敏，但思想却混乱了，飘飘然，不知此身究在何处。

神散智聚乃危险之极的事，患者肝火盛，布满全身穴道四周，若这时无人发觉加以施救，患者必定吐血而亡。

琅琊真君匆匆发觉不禁大惊失色。

他万没想到遽明武功已达顶峰，内功修为极高，还会发生这种危险的神散智聚现象。

其实——他孰不知遽明为了慧君的隐疾，日夜拼以自身真气，为她医疗，日日连续，不曾休息，早已气衰力竭，变成神散智聚的前一步。

尤其，适才与怪物对敌几掌，虽然那只不过是极平常的拼斗，但对于他来说，已经是勉力支持了，此刻再也支持不住，发生了神散智聚的现象。

琅琊真君惊疑地思索一遍，只有先按下心中疑团，解救遽明要紧。

这时，脚步声已近得不能再近了，仿佛已踏进酒店，向这边走来。琅琊真君想到此时，也不得不暗叫一声：上天保佑，希望来的人不是寻衅的……

四十

进来两人，为首一人年约四旬，文生打扮，凤目长眉，器宇不凡，奕奕有神，一见便知是个武林高手。

琅琊真君心中一动，但见中年文生左袖飘飞，不由疾忖道：哦！看样子这文生还少了一只臂膀！

再见中年文生身后跟着的少年，黑黝面孔，英气蓬勃，腰腹间似还悬着一个皮制镖囊，隐约刺锈着一个红方“唐”字。

他心神一凛，蓦然想起闻名天下的暗器家四川唐门，一时迷惑交加，暗忖：四川暗器名手唐门中人，为何神色匆促，跑来这间酒肆，难道有什么大事发生？

思忖间，忙退一步，右臂陡出，直拍遽明三里要穴。

他深恐四川唐门暗器名家寻仇而来，是以求将遽明安顿妥当，再作应付。哪知，他一只手臂才拍出，几几触及遽明衣缘之时，猝听唐琪一声惊呼。惊呼之声甚是惊喜，不由收臂回首，但见唐琪美娇面上一片惊喜交加神色。

中年文生闻声，目光如电，疾朝这旁打量过来。

有顷，他脸色微变，嘴唇颤动，忽然吐出两个字：“琪儿！”

那面色黝黑的少年已自觉，一楞之后，亦高声叫道：

“姊姊！”

这样一来，可把琅琊真君弄糊涂了，一怔再怔，几乎说不出话来。

唐琪秀眉一扬，娇唤一声：“爹爹！”

人如小鸟投林，跃身窜入中年文生怀里，竟然啜泣起来。

中年文生目光闪过一种悔意，颤抖嗓音说道：“孩子，你受苦了……”

语声之中，充满父女慈爱天性。

黝黑面孔的少年，一言不发，匆匆探着门外，打量一阵，这才稍缓紧张神色，叫道：“姊姊，自从你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好寂寞啊，整天闷在家里，没有人陪我玩……”

他顿了顿，喜上眉梢，坚决地道：“这回，我可找到你了，不管怎样，你要跟爹爹回去，陪我玩……”

唐琪啜泣之声未停，抬起盈盈泪眼，感动他说道：“小黑，姊姊一定答应！”

小黑高兴地拍起手来：“好，好，姊姊说了话，可要算话啊！”

唐琪拭了拭泪痕，说道：“姊姊哪次说了话不算？”

中年文生慈爱地道：“琪儿，爹爹一时糊涂，让你受了不少苦头，你要原谅爹爹……”

唐琪道：“爹爹，以前不谈了，都是琪儿不好，让您生气！”

父女阔别多日，重又相逢，一时关怀慈爱之声纷起，琅琊真君却莫知所云，只张着眼，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半晌，中年文生说了些慈爱关怀的话，一抬目光，恰与琅琊真君双眸交神。

中年文人一惊，暗叫一声：好犀利的目光！

琅琊真君也是一凛，疾忖道：唐门暗器名家，果然名不虚传，不但暗器超人，就连内功修为，也堪称绝顶！

两人对视一眼后，中年文生已自忍耐不住，向着唐琪道：“琪儿，他是什么人？”

唐琪怔道：“他叫什么，琅琊真君，是，是……”

她羞涩畏惧地瞧了中年文生一眼，鼓足勇气道：“是金遽明的朋友……”

此言一出，中年文生心头一震，问道：“琅琊真君，是那个太鱼教教主琅琊真君吗？”

一唐琪摇头道：“这个，琪儿并不知情，不过，金遽明与他友情甚好。”

中年文生思索了一会儿，忽道：“快，琪儿，金遽明是何许人士，是否……”

唐琪娇面一红，又羞又畏地垂下螭首，低低说道：“他，他，他是琪儿的……”

她犹豫地，再也说不下去。

中年文生心神一凛，近问道：“琪儿，你据实说，他是你的什么人？”

唐琪粉颈低垂，几达胸腹，吞吐半晌，才嚅道：“琪儿已，已相许……”

“啊”，中年文生吓了一大跳，面孔黝黑的少年也惊呼一声，问道：“姊姊，你嫁给他了？”

唐琪娇面飞红，几达耳根，半晌才点头道：“是的！”

闻言，中年文生脸色大挛，怔立一会儿，好似想起了什么，喝道：“琪儿，他是否就是那个掌毙人云苍龙谢璞的小子？”

唐琪一惊，畏惧地瞧着他一眼，嚅嚅道：“请爹爹原谅，他，他是好人！”

说到“好人”她语声细若蚊鸣。

中年文生却是不同，猛震之下，突然严峻地喝道：“琪儿，你怎么如此糊涂，随便将身子许给一个仇人？”

闻言，唐琪眼眶一红，晶莹的泪珠，簌簌而落，她泣道：“爹爹，他是好人，你别怪他……”

说罢，担心地瞟了遽明一眼，似怕中年文生发现而下毒手。

中年文生眼利，早已发现，不禁迅速瞟了遽明一眼，“哼”的一声，说道：“琪儿，你嫁给任何人爹爹都不反对，惟独他，哼！”

说着，中年文生缓缓移动脚步，向遽明走去，一面冷冷道：“琪儿，爹爹的脾气，你是知道，向来分毫必较，这小子杀害入云苍龙是我们唐门的大敌，万万容他不得！”此言一出，唐琪娇躯急颤，悲呼道：“爹爹，您不能，您千万不能杀他！”

中年文生一声不响，对唐琪悲呼之声，似乎恍如不闻，一面探手入怀，取出一枚银光灿烂，金属打制的圆筒。琅琊真君一直冷眼旁观，到此时，见他竟欲回害遽明，他就不能坐视不管了，冷笑声中，双掌一摊，护住遽明身子，喝道：“来人止步！”

中年文生脚步一顿，冷冷道：“阁下，事外之人，请勿横插一足，此人

跟我有杀婿之仇，请阁下让开一点，避免多结仇怨！”琅琊真君冷笑道：“尊驾说得倒真轻松，慢说此人与我交情不比泛泛，就是……”

一言未了，中年文生已插口喝道：“这样说来，阁下是不答应喽！”

琅琊真君冷笑道：“正是！”中年文生气道：“阁下存心结怨，休怪唐门中人不讲情理！”

说着，独臂一扭，食、拇二指已然扣住那银光闪闪金属打制暗器，大有立刻就待出手的姿态。

唐琪悲呼道：“爹爹！”

中年文生头也不回，冷冷道，“什么事？”

唐琪哀求道：“爹爹，请住手，您要杀他，就先杀我吧！”

言罢，掠身而来，挡在中年文生面前，娇面浮上无比坚决凄苦的神色。

见状，中年文生心肠一软，喝道：“琪儿，这小子到底有什么好，你竟三番五次袒护他，专与爹爹作对！”

唐琪悲声道：“爹爹，琪儿并非有意跟您作对。实在，他，他是好人，您冤枉他……”

中年文生默默良久，但见女儿这福神态，不由颓然长叹：“痴儿，痴儿，为父的被你害惨了！”

事有转机，唐琪芳心一喜，说道：“爹爹，原谅琪儿，琪儿永远感激您……”

中年文生叹道：“痴儿，想不到你恁地痴情，爹爹真为你叫屈。”

闻言，唐琪努力地摇着螭首，否认道：“爹爹，他待琪儿很好，琪儿一点也没受苦，您不要误会！”

琅琊真君放下手掌，但仍凝神聚气护住遽明，他知道唐门暗器，历代闻名，绝无虚发之理，是以，丝毫不敢大意。

这时，遽明睁目仍然可以望见众人，但脑海中混沌迷惘，也没想到自己刚从危难中脱出困笼，尚且呢喃自语不已：“啊！那，……那母夜叉又拿着钢叉来了，她，她来杀我吗……”

“哈哈”他狂笑出声，挥动右掌，“嘭”的一声，拍在琅琊真君背上：“你，你敢过来，看金某怕你！”

琅琊真君冷不防，吃了一掌，只感痛辣难当，禁不住一阵摇晃。

遽明人虽昏迷，但平日的劲力犹在，这虚幻中对敌的一掌，虽未能开山裂石，但也不数百斤劲力。

琅琊真君闷哼一声，强自忍耐痛楚。他并不恨他，自从遽明为他恢复武功后，他已体念出人生的真理，与做人的真谛，是以，他改邪归正后，对遽明更是以挚友看待，无时无刻，无不以他安危为自身安危，以他快乐为自身快乐。

唐琪不语，芳心却担忧异常，无巧不巧，在他神志失常之时，遇到爹爹，她怕遽明如此形状让爹爹瞧见，起了误会，就难以解释得清了。

她急忙使着眼色，暗示琅琊真君，请他帮助。

琅琊真君会意，手掌一伸，“拍”地一声封住遽明手臂三里麻穴。

噗通一声，遽明穴道被制，一跤跌在地上。

他晃了晃脑袋，向四周急扫了一眼，似乎有点清醒，手脚开始了一阵挣扎。

奈何，他三里麻穴被制，发不得力道，只怔怔瞧着琅琊真君。

唐琪芳心一放，急速瞧了爹爹一眼，见他似无所觉，这才暗喘一口气。

其实，中年文生经历丰富，见多主只广，唐琪这几个细小动作，他哪里没见，只暗地长叹一声，装做不闻罢了。

小黑身形一晃，掠至门旁，探头探脑，仔细向外面打量，神色间甚是急忧。

唐琪见状，芳心大疑，不禁问道：“小黑你在做甚？”

小黑毫无反应，中年文生脸上却无故一红，悠悠喟叹一声。

唐琪更疑，心想：爹爹从来未曾这样沮丧，为什么今天呈现这种神态？不由问道：“爹爹，您老人家叹息什么？”中年文生一怔，瞧她一眼，红着脸道：“爹爹强敌将要到了。”

唐琪闻言一惊，急道：“爹爹，您老人家从未给琪儿提过，您还有仇敌？”

中年文生叹道：“琪儿，你有所不知，爹爹一生失败，也许就在‘意气用事’这四个字上。”他后悔似地道：“的确，爹爹以前，从未跟任何人结下仇怨，但是，此番就不同了……”

唐琪惊道：“为什么呢，爹爹？”

中年文生叹道：“爹爹为了一个朋友，得罪了两个厉害魔头，现在，这两个魔头也许就要快到了！”

说到此，他脸色一变，忽咬牙切齿道：“哼，小小事情，逼人太甚，如此赶尽杀绝手段，爹舍出性命不要，也得跟他们周旋到底。”

闻言，唐琪惊叫道：“爹爹，您老人家武功之高，久逢敌手，难道那两个仇敌，真的那么厉害，将您……”

她连忙顿住以下话语，深怕说下去，给他听了，会引起他的不悦。

中年文生脸色一红，望了琅琊真君一眼，叹道：“琪儿，别问了。总之，爹爹一生还没遇到这样棘手的人……”

他慈爱地凝视着唐琪凄然道：“琪儿，爹爹如果有什么不测，你要节哀。顺便跟他去吧，且勿逞匹夫之勇，枉自送掉性命！”

此言一出，唐琪忍不住掉落两颗泪水，悲声道：“爹爹，您老人家别这么说，您老人家真会打赢的！”

中年文生摇头道：“琪儿，武林中人，没有一个敢保证，自己永远屹立不倒，所谓朝不保夕，江湖上打滚的人，迟早免不了有厄难的时候……”

他指着迷茫的遽明又道：“唉，琪儿，别谈了，总之，你已委身于他，就跟他去吧。至于爹爹……”他一指自己说道：“自有打算，你不必悲伤，小心坏了身体！”

唐琪一恼，小嘴翕动，还要安慰他两句，突听远方一声厉啸，声震长空，历历不绝，颤天发啸之人，内功卓越，不同凡响。

啸声才出，中年文生脸色突变，愤愤自语道：“来吧！欺人太甚，我舍出性命，也得给你点颜色……”

自语尚未说完，那小黑已匆匆跑来，惊叫道：“他们好快啊！现在进入城关了，飞剑手不知怎样了！”

中年文生恨道：“生死由命，祸福由天。黑儿，你跟随为父多年，可知忠孝不能两全？”

小黑一愣，惊慌之中又带着无比的疑惑，问道：“爹爹，你说这做什么？”

中年文生嘴皮紧咬，满面毅色，沉痛地道：“黑儿，你先答应我！”

小黑茫然直点头道：“黑儿深知！”

中年文生颌首道：“如此甚好！”又道：“那么，你就快走！”

“啊！”黑儿惊得跳个老高，叫道：“不，爹爹，不管您老人家什么意思，黑儿死也不能让您一人受敌！”

“黑儿！”中年文生面色一沉，大喝一声：“你要违抗爹爹之命么？”语声洪亮，严峻无比。

黑儿打个黑战，哀求道：“请爹爹原谅，黑儿实在不能眼见您老人家危难而不顾！”

闻言，中年文生目光如电，紧逼在黑儿黝黑的脸上，一面探手入怀，摸出一枚银色的暗器，喝道：“黑儿，你敢不听话！”

见状，黑儿心头一震，叫道：“爹爹，您……”

中年文生喝道：“走与不走？”

一晃掌中闪闪的暗器道：“否则，我用暗器将你击毙！”黑儿眼泪直流，半晌才喃喃道：“好，好，爹爹，我走，我走！”

他缓缓移动脚步，凄然道：“爹爹，您老人家保重！”

中年文生脸孔这才展出一丝慰藉的笑容，挥手道：“黑儿，你要照顾好身体，不要为我担忧！”

黑儿依依片刻，感情的泪水，洒遍了胸襟，也湿透了衣衫。

终于，他一咬牙，仔细瞧了中年文生一眼，小足尖一点，跃出门外，沿着大道，疾奔而去。

中年文生仿佛松却缚身大石，长吁一声，脸孔稍皱，但瞬息又扳了起来。

原来，他又瞧见了唐琪，这个他惟一的女儿，虽然身已属人，但他还是放心不下，疾喝道：“琪儿，你也快走……”

琪儿坚决地摇头，连呼道：“爹爹，我不，我不……”

中年文生手掌一抬，那银光闪闪的暗器，又在她面前闪烁着可怕的光芒！

“快走，不得反抗，否则，我先杀了你！”

唐琪一颤，仍然呼道：“不，爹爹！”

中年文生长眉一皱，喝道：“琪儿，你虽已嫁他，但他这副神态自身难保，还能照顾你吗，为父实在放心不下，快走，别令为父生气！”

唐琪芳心一痛，瞥了一眼遽明，但见了呢喃自语如故，神气虽然稍为清醒，但恐也无法对敌，不由悲忖道：他如果象以前那样生龙活虎就好了，也请能替爹爹解去一重危机，该多好呀，但是，他……

唐琪泪水流下，叹息不已。

中年文生又再催促了，语气之内，含着带着恳求的意思：“琪儿，你是爹爹惟一的女儿，爹爹实在放心不下，你快走吧，休令爹爹生气！”

唐琪芳心一酸，悲道：“爹爹，原谅琪儿，琪儿宁死也不愿离去！”

说着，她怨恨的瞧了遽明一眼，心想：金哥哥也真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了毛病，平空丧失一个机会，不能在爹爹面前扬眉吐气！

中年文生见她执意不走，不禁怒喝道：“琪儿，你不听爹爹的话，爹……”

不远之处，一声凄厉深长的啸声，又是响起，隐约还夹带路人惊呼之声。

他不禁长叹一声，喝道：“琪儿，想不到你固执如此，待会儿生死难知，也只有看天意了！”

此言一出，门外脚步声大起，一个中年人慌张地奔了进来，身形未停，先是一声惊叫道：“唐老爷，不好了，河西二怪那厮，已四面八方在寻找了！”

来人面貌清秀，身法矫捷，只见那一眸子，生得不正，滴溜溜转个不停，一望便知不是个正派人士，此刻他满面慌急，又道：“唐老爷快逃吧，所谓

好汉不吃眼前亏，先避一避要紧！”

闻言，中年文生长眉一扬，突仰面狂笑道：“逃？哈哈，在天下暗器大家的四川唐门人面前，也谈逃，哈哈……”

中年汉子面色一红，道：“唐老爷，此刻不是充英雄的时候了……”

说着，眸子一瞧店内诸人，不禁连忙收住口，不好意思当着许多人面前，表露他的心机。

中年文生狂笑不已，半晌，才怒喝一声道：“飞剑手，这种话你怎说得出口，枉我认识你几年，至今才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哼！”

飞剑手面色飞红，当着众人之面，中年文生这样说他，可有点下不了台，眸光一闪，已然含带怨毒之意，说道：“唐老爷，勿责人太甚，反正在下纯持一片好意，听不听由你！”

中年文生勃然大怒，正要怒骂，中年汉子又道：“唐老爷，在下倒愿奉劝一句，就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嘛。这种时候，唐老爷不要认为在下不够义气，实在是看局势而定风向，这才为上策……”

说着，目光一掠众人，当他发现唐琪在侧之时，不由眸子一直，“哦”地一声道：“小姐也在这里，这样最好，大伙一块走，让河西二怪扑个空，间接就等于气他俩一场……”

琅琊真君只听得一阵厌恶，若不是碍于面子，真想一把将他抓过来，赏他两个耳光，以消心头恨意。

唐老爷气极而笑，愤怒的声音，直可穿金裂石：“哈哈，飞剑手，危难之时最见人心，此话一点不差，若然老爷一旦不死，你再也休想得到一点好处！”

闻言，飞剑手一怔，眸子连转，忽笑道：“唐老爷，这又何苦，我飞剑手跟随您已不下数年，难道光为这几句戏言，您就翻脸无情。”

顿了一顿，嘴唇一动，欲想再说，中年文生已自忍耐不住，怒喝道：“住口！”一面恨道：“飞剑手，你少发谬论，总而言之，你如果贪生怕死就逃走吧，别再这样丢人泄气，让我心烦！”

飞剑手摇摇头，表示无可奈何，一转身，就想出门，琅琊真君已喝住：“站住！”

飞剑手一怔，匆匆回过身来，问道：“哪位英雄好叹呼唤！”

琅琊真君冷笑道：“助人危难本是人之常情，想不到朋友如此绝情绝义，就连我这个事外之人见了，都觉得愤愤不平？”

飞剑手惊道：“朋友是谁？”

琅琊真君不屑地道：“谁是你的朋友？也不忖量忖量，自己有多少斤量，敢与我称朋道友的！”

飞剑手面色大红，怒道：“阁下存心找在下麻烦，不妨道出名来，何必讥言讽语，徒逞口舌之利，是好样的，报上名来，让在下听听到底是何方杰出之辈！”

琅琊真君不屑地道：“报上名字，怕不骇坏了你！”

飞剑手闻言更怒，碍于中年文生在旁，不敢污言回骂，只恨恨道：“徒逞口舌之利，算哪门子英雄，有胆的不妨比划比划，比个胜负！”

琅琊真君存心气他，闻言不由冷言以对道：“跟你这种人比斗，有失我的身份！”

飞剑手目眶尽裂，疾疾走前两步，喝道：“阁下除了会以口舌损人之外，

还会哪门子功夫，在下倒要见识见识！”

琅琊真君身形未动，脚步未移，已然冷冷道：“只怕你连见识的机会都没有！”

飞剑手勃然大怒，见到琅琊真君一脸不屑之容，怒由胆边生，禁不住大吼一声，就待扑上。

琅琊真君两眸神光暴射，如快刃，如利剪，逼在他的脸上，哼道：“阁下如有此胆量，不妨试试颜色！”

见状，飞剑手心神一凛，方才一股怒火怨意，如被浇上一盆冷水，不但消逝殆尽，并且还微微颤抖，连打寒颤后退不迭，一副畏强欺弱之容，直瞧得中年文生暗暗冷笑，心中对琅琊真君的正义，大感敬佩。

飞剑手怔住了，寒意直冒，半晌作声不得……

四十一

半晌，飞剑手稍稍清醒，目光四瞟，只见各人俱是一副不屑之容，望着他作无声的冷笑。

尤其是唐琪，更是娇面紧板，不耻之色，洋溢于表。

女人面前，最难下台，尤其是飞剑手早对她存有非非之念，见状心中一凉，一股无开有怨毒充满心田，他原来一个含怨必报的小人，哪会就此甘休，不由气得咬牙切齿，暗想，自己若有朝得意，必先惩治此人。

一面喝道：“是好的不要后悔，大爷终有一日将你抽筋剥皮！”

琅琊真君嗤之以鼻，恍作不闻，冷冷道：“放心，我等着你那有朝一日就是了！”

飞剑手咬牙切齿，恨声道：“告诉你，五前年那怪杰猫眼神金独生，就因得罪大爷，而被大爷邀人打落万丈深渊，你自忖能为，能和金独生一较上下否？”

琅琊真君一愣，又听他“哼”地一声说道：“你等着吧，大爷与你已成仇敌，等着第二个猫眼神的人重演……”他声势汹汹，恨言如珠，传到遽明耳里，不禁“轰”地一声，人也醒了一半，呼道：“喂，猫眼神怎样？”

飞剑手兀自未觉，厉声道：“猫眼神得罪大爷，尚被大爷打落万丈深渊，你算什么，哼……”

闻言，遽明叫道：“喂，你是谁？”此言一出，中年文生不由望他一眼，心想，“这小子凭地怪异，光这般扯三扯四做什？”

琅琊真君也是一怔，微思之下，不由恍然大悟，一时之间，思潮如涌。

括苍山上，他也曾经在场，以论言骗钟山一灵救过他。

多少年来，他由一个孩子而长大成人了，练就一身武功，三番两次与自己拼斗，终于交成朋友。

琅琊真君感慨地想着，想不到自己五年前一念之慈，造就了一朵武林奇葩，也替自己造就了知音朋友。

飞剑手仍然未觉，不悦道：“这位朋友，记忆真坏，告诉你，在下名叫飞剑手，承蒙江湖朋友看得起，将我与铁面容、屠龙手列为点苍三子！”

“哦！”遽明呼喝一声，极力想挣扎起身，手刃仇人而奈何心有余而力不足，三里穴被制，空自恨得牙齿“格格”紧咬出声来……

飞剑手仍然未察，傲然又道：“点苍三子，武功虽不能称天下无敌，但

也不比泛泛，阁下何许人，敢如此逞能？”

说着恨恨地望了琅琊真君一眼。

“啊！”他似乎想起一个什么人，竟然楞住了。

中年文生想道：飞剑手怎么如此神色！但他不能多加思索。此刻，他脑子里所想的只是如何应付敌人，如何保护唐琪。

有顷，飞剑手期期艾艾，颤着声音，指着琅琊真君道：“你，你不是碎尸人么？”

此言一出，中年文生大惊失色，疾忖道：“奇怪，这俊美的人，怎地才说是琅琊真君，瞬息间又变成碎尸人？”

须知琅琊真君与碎尸人这两个名头，都是显赫武林一时的魔头，五年前名声之大，直可惊天动地，难怪他惊愣得说不出话来。

此时，中年文生焦灼的内心，已然多了一层安全感，因为他见自己女儿唐琪的夫婿，似乎跟他甚为要好，自然他与自己是一旁之人，拼斗起来，也许不会坐视不顾。

心想着，适才那股焦灼之念，已完全收起，转而注意这面的局势发展。

只见，琅琊真君傲然一笑，重重地点点头，冷冷说道：“飞剑手，总算你狗眼不瞎，还认得出我，嘿嘿嘿！”

响亮刚劲的冷笑声，直震得各人耳畔宛如雷鸣，飞剑手更是面无人色，一股狂态，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打躬作揖，惊恐地道：“小子不知是前辈，万请原谅小子冒犯之罪！”

碎尸人冷笑道：“飞剑手，你求我有何用处，就是我肯饶你，恐怕还有人不肯放过你！”

闻言，飞剑手牙齿打颤，头冒冷气，嚅嚅道：“请前辈指点，此人是谁？”

语声才出，一旁愤怒的遽明已自大喝道：“就是我！”

飞剑手吓了一跳，退后一步，仔细打量时，只见这坐倒在地上的少年，正是适才问自己的人，不由惊疑交加，急道：“尊驾是谁？”

遽明怒道：“死在眼前，尚不知索命之人是谁，可谓糊涂至极！”

他一顿喝声，又道：“我吗，哼！猫眼神之子！”

此言一出，飞剑手面孔发白，马步一晃，踉跄跌撞出四五步远。

中年文生大吃一惊，叫道：“你是金独生之子？”

遽明怒火攻心，闻言，望他一眼，疑道：“你是谁？”

中年文生犹豫半晌，还是说不出话来。适才坚决反对自己的女儿跟他交往。此刻，众人四顾，他又哪里能拉下这张脸皮，不由怔在当地。

唐琪芳心大慰，她知道爹爹已在惊奇了，从他那副欲言又止的神态，便能看出他心中已经是后悔不迭了。

于是，她娇羞地低语：“遽明，他是我父亲……”

柔语声中，惊喜掺半，且又掺杂着无限柔情蜜意，只听得中年文生一阵迷惘，不知是惊，是喜，抑是后悔。

只因金遽明流传江湖的事迹，在他心里已成了一个定谱，他时常幻想着自己女儿能嫁给一位才貌武功俱佳的青年英杰，能引以为荣。

虚幻的愿望，终于达到了，不可能的事情也终于变为十足的可能的了，他由于过分的满足，一张脸上已然透出快意。

河西二怪的追踪，他已置于脑后，他知道得很清楚，那河西二怪是最怕他的东床佳婿的。

他放心了，后悔适才放那小黑只身个人，远奔外省。

他很担心，尤其是担心金遽明给他面子上的难堪，他默默地等着。

“哦！”遽明愤怒之中，闻及唐琪此言，不禁疾向中年文生瞟去。

“噢！”他认得这个人，尤其那独臂的特征，使他想起初与唐琪邂逅时，那怒容满面的暗器名手——唐门老爷。

因为他全身被制，不能动弹，只能就地局促地说：“拜见岳父大人，愚婿无礼，无法起身施礼！”

“嗯！”中年文生满足了，多少年来，他从来未有过这样满足。

他面上透出慰藉的笑容，掠过唐琪，掠过遽明，只见他们两人正亲密地依偎着，郎才女貌，谁说不是天生一对？

他缓缓道：“你们好好在一块吧！”

讲到好好在一块时，虽只有短短的几个字，但在他心中想来，所生的作用却是不同，他暗想：没有别的句子比这个更适当了，也没有别的句子能表露我心中的意思！

遽明频频点头，应道：“岳父大人放心，愚婿不是薄悻之辈！”

中年文生背过面去，心中如浮上一层满足的蜜糖。

飞剑手心思细密，见状，以为机不可失，足尖微点，就在众人不注意之时，掠至门口。

他心里狂喜，知道一眨眼间，他就能逃逸了，这眨眼之差，分别着生与死的重大差别，他要紧紧把握住这宝贵的一瞬间……

遽明目光掠处，不由大惊，自己身子不能动弹，只有大喝一声：“站住！”

“完了！”飞剑手失望的心情直往下落，象一个巨石，正向万丈深渊坠了下来。他不敢动弹，深知在场的俱是武林高手，微一动弹，性命就完了！

遽明又道：“琅琊真君，代我看住他！”

说完此话，一股疲惫，倏然袭来，他不禁心头猛震，倒在唐琪怀里。

唐琪微吟一声怜惜地瞧他一眼，然后，飞红着脸四下迅速盼顾一周，见各人并无见笑之意，这才放心。

名份上，她虽已成了他的妻子，但女人的矜持，使她在大庭广众之中，不好意思过份表现亲密。

琅琊真君应了一声，缓缓走了过去。

中年文生一愣，心想：“这未来女婿，可真有来头，意连碎尸人这等人，对他也是唯唯诺诺……”

这一霎时，飞剑手意志动摇了，脑中疾思着：既然留下也是死，我何不逃走，也许有望。

人总是往有希望之处去做，他自然不会例外，就在琅琊真君方才起步之时，他猛地一顿足，飞掠而起。

琅琊真君，冷笑一声，就待施击。

凭他的内力修为，三丈之内，麻雀都休想逃逸，况且飞剑手一个并不算小的体躯。

吸气，聚力，运掌皆在一霎间，琅琊真君大喝就待施击。

正当这时，突然一个怪异的噪音惊呼一声，紧跟着“嘭”的一声，似乎两物相撞……

“拍！”一个干涩的声音，接着怒骂道：“不长眼的东西，走路也不带着眼睛，看我不打死你才怪！”

琅琊真君一怔，眼睛瞟处，只见两个长发披肩，面孔丑陋的五旬怪人站在酒店门旁，而那飞剑手正垂头丧气地怔立着，两颊红肿，似被来人击中的。

他仔细打量之下，不由“哦”地一声说道：“河西二怪！”

河西二怪里一个年纪较长者，似乎怒气未息，一把抓住飞剑手衫领，怒道：“飞剑手，看你逃到哪里去，那老鬼呢，快说！”

语声凄厉，与他丑陋的面孔，不谋而合，闻之令人魂飞魄飞飞剑手胆战心颤，朝酒店内一指，嚅嚅道：“他……他在里面！”

年纪较小的怪人，冷然道：“想不到不带眼睛走路的是你，飞剑手，你与他是同路的，该由你带路！”

说着，强拉着飞剑手，往酒店里奔来，步伐沉重，气势汹汹，琅琊真君不禁大感大悦，冷冷道：“河西二怪，别来无恙，多年不见，尚是这副凶煞模样，真叫人好笑！”

闻声，河西二怪急抬双眸，微微一怔，那年纪较长的，惊疑地叫道：“是你，碎尸人……”

琅琊真君冷然道：“贵客惊奇了不是，难道二位能来，我碎尸人就不能来吗？”

河西二怪丑脸稍稍一红，摇首道：“小弟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觉得奇怪罢了，兄台何必挖苦呢！”

照平常二怪性情来讲，这番话语已算低声下气了，但琅琊真君还不罢休，冷笑道：“二位贵客，寻仇而来，气势汹汹，连我这故友见到都觉心寒，何敢挖苦二位，嘿嘿……”

河西二怪不答，只瞪着干鱼似的目光朝里面一阵打量。

二人不由暴出凄厉的声音：“嘿嘿，果然不出所料，老儿在这里面！”

一面松开紧抓飞剑手衣领的手掌，说道：“去吧，念你与我俩有一面之缘份上，饶你一遭！”

飞剑手眉毛一场，就想道谢，琅琊真君已自不悦道：“二位可真会处置人，嘿嘿，在我碎尸人面前，岂能轻易放人！”

闻言，二怪同时一怔，奇道：“兄台这话怎说？”

琅琊真君冷冷道：“飞剑手为我朋友的仇人，岂能轻易放走，是否二位有意为难我……”

河西二怪虽穷凶极恶，但在琅琊真君面前可吃不开，只得低声下气地说道：“凶台要人还不容易，何必责备敝兄弟两人！”

说着，一把将飞剑手抓住，往里面拖过，一面讨好似地说道：“兄台，息怒了，敝兄弟无心之过，尚请见谅！”

飞剑手懊丧异常，人如丧家之犬，被河西二怪说抓就抓，说放就放，不禁暗升怒火，怒道：“二位客气点，我飞剑手也是有门面的人！”

河西二怪凶态毕露，“拍”的一掌，打得飞剑手眼冒金星，人也差点昏厥过去。

“混帐，你敢反驳，当真不要命了！”

说着，一面厉声叫道：“老鬼快出来，难道见了我兄弟，还摆架子吗！”

中年文生恨恨道：“河西二怪，休得逼人太甚，唐门可与你们拼了！”衣衫飘处，就待飞纵而来。

遽明心中又喜又忧，喜的是千里寻获不着的仇人，竟然连番投上门来，免却自己不少路途之苦，忧的是自己突然出了毛病，不知是否能够胜利，以

报父亲被害之仇恨。

他目中仇光连闪，朗声朝中年文生道：“岳父大人，别去管他，让他们自投罗网！”

中年文生哪会不晓，微笑着道：“有贤婿在旁，我尽可高枕无忧了。”

遽明谦道：“岳父大人哪里话，愚婿愚蠢之材，尚请岳父大人指教！”

两人谈笑风声，只喜坏唐琪，气坏了河西二怪。

河西二怪已自不耐，厉喝道：“老鬼，没到没有，待会儿叫你死无全尸！”

中年文生兀自不理，微微一笑道：“贤婿武功之大，早有所闻，谅也非传言之虚也。”

金遽明微微笑道：“多蒙岳父大人夸奖，小子喜不自胜，不过……”

他忽记起一事，叫道：“琅琊真君，另叫飞剑手跑了，待会儿一齐解决！”

琅琊真君急道：“这个自然，金兄且请放心！”

河西二怪，暴跳如雷，吼道：“老鬼，你再不出来，我们可要放火烧屋了，啊！”

琅琊真君冷笑道：“哦，二位这一烧房，可把敝人也连累在一起了，这不叫敝人冤枉而死吗？”

河西二怪微一怔神，已感不悦，齐声道：“碎尸人，别取笑兄弟了，说实在的，兄弟此举完全是碍于兄弟面子……”

琅琊真君故做感激之容，“哦”地一声说道：“这样说来，我碎尸人，可荣幸了，能得二位如此看重，真喜不自胜！”

河西二怪肃容道：“敢问兄台一声，能否赏脸，给敝兄弟一个面子？”

琅琊真君哪能不知他两意思，微微一笑，就待回答，忽听遽明叫道：“琅琊真君，让他们进来，别再阻止！”

琅琊真君一面应道：“好！”一面让开身子，放河西二怪进来。

这一来，河西二怪心头猛震，各自心思：里面那人倒是何许人也，能够左右碎尸人如此？一时之间，谁也不敢迈进一步，只张着怪眼，探头探脑地向里面窥视。

中年文生心中大定，暗自庆幸自己有如此女婿，可是自己的绝佳命运。

飞剑手乘机道：“告诉你们，里面的就是我们昔日大仇人，猫眼神的子孙，正等着我们开刀。”

闻言，河西二怪凜然一惊，脱口叫道：“你怎知道？”

飞剑手狡猾地笑道：“这个暂且别问，总之，咱们三人若能联合一道，或许有点活命希望，否则……哼，谁也别想活着回去！”

飞剑手开始打河西二怪的主意了，他想：“趁他们混斗的时候，我就有机会逃走了！”

有了一线希望，他脑筋顿时灵活起来，目光灼灼，察看河西二怪反应。

河西二怪惊道：“真此事？”

飞剑手冷笑道：“可笑，你两人危难在即，还不知死活！”

河西二怪心中猛跳，各一掉头，只见中年文生嘴角带笑，气安神定，似乎有恃而不恐，不由心头一震，忖道：不好，果真如此，倒是自己的灾难！

两人开始打着逃的主意，一回头，只见琅琊真君已不知什么时候，掠至身后，正摊开手掌，堵住门户，嘴角隐隐噙着冷笑。

见状，河西二怪再大的胆子，也不禁暗中打鼓了，忖道：完了，前有煞神，后有猛虎，自己两人一时大意，可有乐子瞧了！

一面问道：“碎尸人，你这是何居心？难道……”

琅琊真君犀利的目光，闪过一丝冷削之意，冷冷笑道：“河西二怪，这回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偏自投。嘿嘿。这不能敝人无情，只怪你俩命运不好。以前你俩做恶太多，现在要自食从前种下的恶果了，嘿嘿嘿……”

四十二

且说琅琊真君不知何时已掠至河西二怪身后，得意地笑道：“河西二怪，今日你俩是休想从在下手中漏网逃命了！”

河西二怪大吃一惊，奇丑的面上扭动几下，齐声虽道：“碎尸人，凭你在武林的声誉，竟做出种不顾道义的事情，难道不怕传出江湖，受人笑话！”

飞剑手机灵已极，知道时机成熟，硬装出一副讥笑之容，道：“河西二怪，孤掌难鸣，我看咱们应该合了吧？”

琅琊真君冷笑道：“嘿嘿，河西二怪还不赶快应允，免得在下逐个击破，你们就难逃活命了！”

身形飘处，双掌陡出，“呼呼”挥起强劲气功，袭向河西二怪。河西二怪骑虎难下，一剑惧意，齐声大喝道：“碎尸人，你我平素无仇怨，更无不睦之事，若然你横插一足，逼人太甚，兄弟也不得不与你翻脸！”

琅琊真君长眉一挑，收回攻势，就待喝叱，一旁遽明已自不耐，猛喝一声道：“河西二怪，别怨天尤人，金某有仇自己了结，决不要别人帮助你放心吧！”

面朝琅琊真君道：“琅琊真君，感谢你的好意，为友效劳，不过金某对于有仇有怨之人，向来亲手处理，决不假手旁人，你请稍歇会儿吧，让我来……”

一言未了，他人已欲想挺身而出，岂料不动还好，这一动之下，整个胸肺如火在燃烧，奇焚难当，痛得呻吟一声，跌倒地上。唐琪芳心一痛，呼道：“遽明，你生病了！”

轻舒玉臂，洁白柔美的柔荑在遽肯额角抚了抚，只觉遽明额角一片火热，不禁惊呼一声道：“好热啊！”

遽明日中干燥至极，又闷又难受，摇首道：“奇怪，不知怎么搞的，我，我……”

他仇恨地望了河西二怪、飞剑手三人一眼，若干不能复仇。

唐琪流露她芳心深处无限的深情，怜惜地说道：“遽明，你休息一会儿，让琅琊真君替你报仇！”

河西二怪闻言，虽不知原由，但他们已知道这是对自己绝对有利的变故，不由喜上眉梢。但是，一眼瞥见琅琊真君虎视眈眈停立一旁，面目沉静肃杀，他们一份心底的喜悦，也就消失殆尽了。

他俩心里忖道：不对，碎尸人也是个难缠的家伙，三对一，胜负尚难以断定……

中年文生将遽明一举一动看得清清楚楚，这时，他不由得一阵失望，心想：料不到的事，他还是不行，恐怕以前江湖上传言，说他武功如何高绝，都是谣言假话。

飞剑手却大喜过望，因为遽明这么一来，他逃走希望就更多了。

他为人诡诈，毫不将自己想象现于仪表，只默默注视动静，取寻机会。

遽明着急异常，他不是愚笨之辈，早从中年文生眼里看出他失望的心事，暗想：完了，好不容易得到他的信任，现在被自己一搅就竟弄得无法收拾！

愈想愈急，愈急就愈慌，片刻过去他下张脸已涨得通红，但是身子却未因此而移动分毫。

他悲怆地吼了一声，那无限愤恨之情，尽在这吼声中发挥而出。

唐琪明白他的心事，她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少女，不觉晶莹泪珠已挂满双颊。

中年文生轻叹一声道：“贤婿，我看你大概身体不适，害了疾病所致，你放心休息一会儿，这里的事情还是让我来做个了结吧！”

说着疾退外衫，露出一身青色劲装，腰系镖囊，红线刺绣着一“唐”字，威风凛凛，风姿不亚少年。

遽明见状更固执了，他表面虽浑厚异常，但内在骨子里却是一个高傲不群的人，试想他哪里能忍受这一口气，喝道：“不，岳父！还是由我来！”

中年文生一怔，毫不思索地道：“贤婿，你连动都不能动，还能跟他们拼斗！”

遽明脸上如被敲了一棍，痛得几乎发昏，他闷哼一声，努力摇动双臂。

那两只活象绑上千斤巨石似的臂膀，被他狠命地一阵抽动，已开始轻微地晃了几下。

但是，那轻微地晃动，几乎是平常人都能够做到的，然而他却象费了全力气似的，禁不住长长的吁气。

唐琪扶住他的身体，尽量让他躯体舒适一点，可是遽明已是麻木了，象一具活尸一动不能动。

中年文生叹道：“贤婿，你太固执了，报仇固是大事，但是你也得自忖能力！”

琅琊真君已感到事态不对，忙跟着说道：“金兄，不要太勉强自己，万事由我做主，决定错不了就是！”

遽明执意不肯，心坚如石，毅然道：“不行，我，我金某只要三寸气在，决不求助别人……”

他老实人固执脾气一犯，就是天崩地裂也改变不了。

琅琊真君默然不语，这时他对遽明又加深了一层了解，他发现他是个迥异常人的不平凡的少年。

中年文生面容一蹙，就要摆出他做岳父的身份劝解遽明。但是，他嘴唇未动，已看清自己女儿正在向他使着眼色。

那多情而又关心含情制止的眼神，使他不由自主将一片义正词严的劝解话语，咽下肚里。

遽明喝声不停，他觉得在岳父面前丢脸是一件足以影响到唐琪颜面之事，他要保持完整的坚强，至少也得亲手击毙仇者。因为他一向自认为是强者，尤其在凤池之会时，他曾讥笑苍天，讥笑苍天的无能……

“河西二怪过来，有胆量的来到这旁来！”他嗓音虽有点嘶哑，但那声音却令人震撼。

河西二怪吃了一惊，显然地，他俩见过的世面不少，但他们却始终没遇到这样一个坚毅的少年。

“河西二怪！你们畏惧了？哈哈……过来呀！适才你俩不是挺威风的么！”遽明愤怒的笑声，带着讥讽嘲弄的意味，使人乍听之下，尚以为是壮

志未酬的傲士，正在山峰绝顶之外畅笑着，发泄着他蕴藏的无穷傲气！

河西二怪颤抖了，他俩首次对一个行动不能自己的人，产生畏惧之心。

“河西二怪，你俩再不过来，可永远不能算是人了！”中年文生心神一凛，他径自拍了拍脑袋，责备自己错估了这位女婿。

委实，光凭这点，就非一般碌碌无能的平凡人士所能做到。

唐琪忧虑满面，低声道：“遽明，你不要这样……因为……这对你非常不利……”

遽明瞠目道：“琪妹，你对我没有信心了吗？”此言一出，唐琪大惊，慌道：“遽明，告诉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遽明道：“琪妹，你得先答应讲给我听，你对我是否失去信心？”

唐琪急道：“没有啊！遽明，你，你这是什么意思……”小姑娘芳心一慌，竟然哭泣起来……

遽明有了一层歉意，他想安慰她，但是他心情实在沉重得令他失却往常的温和。

“我是怕……怕……”唐琪不敢再向下说了。遽明笑着接道：“琪妹，你怕什么，如果你信得过我，认为我不会失事的话，你就别提吧！”

唐琪唯唯诺诺，芳心却是苦辣并集，忧急交加，只苦于没办法表明心意。

中年文生眉头皱了一皱，暗想道：这孩子太倔强了，将来定会吃到倔强的亏，只怕琪儿承受不了！

心有所思，忧虑地望了唐琪一眼，恰好唐琪正抬着双眼望他，四目交投，父女相对默然，心中在这片刻里似乎都有了个默契。

遽明喝了半天，还不见河西二怪有所动静，不禁勃然大怒，俊脸一变，突朝唐琪道：“琪妹快把我怀里的蚀骨毁金神箫取出，然后再聚足真气吹箫，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大能耐。”

闻言，唐琪不敢大意，探手入怀，摸出一个象牙制做的小箫，俯视小箫长不过半尺，中有七孔，孔孔透穿箫身，再见这短箫仿佛经过年代甚久，连牙质都有点发黑，不禁问道：“遽明，它就是蚀骨毁金神箫吗？”

见它其貌不扬，更是疑团顿生，心想：看它丝毫没一点神气，什么偏偏叫它神箫，难道它真有过人之处？

遽明点头道：“不错，正是它，你赶快按照我所说的去做吧！”

两眸一闭，又道：“先把箫音用内力吹出，对准我全身吹，且勿忘记！”

闻言，唐琪见他肃穆满面，毫无一点做作，忙收疑念，把短箫拿在唇旁，用力一吹……

悠然一股金属交鸣之声刮起，悠扬深远，清朗高亢，在场诸人不由得心头一震，唐琪更惊容满面，芳心怦跳。

她不敢怠慢，遂照遽明指使，暗聚全身真气，随着悠扬鸣金箫音，近向遽明。

遽明眼帘低垂，他似老僧人定，适前一股愤慨之容，此刻业已完全收敛，身子只略为震颤几下就毫无动静。

他呼吸亦开始由平淡而浓密，由缓慢而急促，唐琪只见他眼皮眨动几下，就象似随着箫音而进入幻境。

蚀骨毁金神箫乃一代奇珍，唐琪虽内力修为不高，但吹将起来，亦宛如长风出谷，雷电交加，只听得在场众人头发皮炸，耳如雷击……

琅琊真君内力修为高绝，大惊之下，忙自敛神屏息，跌坐地上，以深厚

内功抗拒萧音。

飞剑手内功最浅，蚀骨毁金神箫刚响起不久，他已感到一股无形压力缓缓袭来，绵绵不绝，欲抗无力，扑通一声，瘫痪倒地，一张脸孔也开始由红润而慢慢地变为苍白。河西二怪和中年文生虽内力不凡，但也心神摇动，耳鸣心跳，与时俱增，骇得忙不迭掩住耳朵，跌坐地上，所幸遽明曾经交等唐琪将萧音对着他一人一体方面，否则三人内功修为虽然不弱，但也恐怕尚不能与蚀骨毁金神箫抗拒。

这时，酒肆之内出奇地寂静，除了悠扬萧声外，全然没有一点杂音。

若是算有，那该是飞剑手辗转呻吟的微弱声音，但却被刚劲萧音所掩埋，没有人能够听得出来。

唐琪芳心惊骇得无以复加，美眸瞬处，各人俱是脸色苍白如纸，连同她父亲在内，也是一个模样。

她想停止吹萧，然而已是行不由心了，甚至连她自己心神都几乎跟着萧音的高低而慢慢沉湎于忘神之境了。忽地，一条白影从遽明怀里疾射而出，唐琪吓了一跳，连萧音也都几乎停了一停。

白影落地之后，她才瞧清原来是那括苍山三宝之一的白冥灵——小白蛇。

白冥灵似乎也禁不住神箫发出的神妙奇音，落地就辗转打滚，“嘘嘘”怪叫不绝。

顷刻间，它尺来长通体晶白的身体已盘做一团，而且还不不停地颤抖。

唐琪本来已非常喜欢它的聪慧通灵，见它如此模样，受怜之心大生，不由得一停萧音。

四方寂然，萧音才停不久，首先琅琊真君一跃而起，惊叫道：“好厉害，如此神箫，我琅琊真君算是开了耳界！”

河西二怪、中年文生跟着匆匆跃起，暗叫“好险”，只有飞剑手尚痛苦地在那儿滚着。

河西二怪身形方才稳住，两人心里似乎早有默契，大喝一声，就待夺门逃走。

琅琊真君动作奇快，蓝衫飘处，他已掠至大门口处，摊开手掌，冷冷笑道：“不行，要走也得先交代清楚再走，否则叫我怎样向金遽明交帐！”

闻言，河西二怪勃然变色，齐声厉喝道：“碎尸人不顾江湖道义，逼人太甚，兄弟跟你拼命！”说着，两人几是同时双掌霍然翻出，“呼呼”四掌翻飞，强劲掌风如排山倒海，朝琅琊真君袭去。琅琊真君冷笑道：“嘿，这倒很干脆，说打就打！”

微一拧身，避过掌风正面，右臂如电，疾攻老大百汇、攀结、鸠尾要穴，左掌如内，劲袭老二期门、气海、幽风、章门大穴，掌出缤纷，连攻二人七处要穴，拿穴之准，河西二怪为之色变。

中年文生大喝一声：“狗贼休走？”一个掠身，“呼呼”攻出二招。

掌风漫天，气流涡漩，河西二怪前后受敌，武功再高也抵抗不住，喝声响起，二人同时撤身左旁。

唐琪呼道：“爹爹小心。”

中年文生匆匆道：“琪儿放心！”说话间，又自飘出两掌，逼得河西二怪连退三步，身背已然靠住墙壁。

老大丑脸一变，招呼道：“老弟，当心左侧，老鬼暗器！”

老二会意，足下微挪，两人已并肩靠起，互自凝神聚气，以防不测。

琅琊真君却不再进身攻击，冷笑道：“河西二怪，你们就这样永远站着好了，反正在下有的是时间奉陪！”

河西二怪咬牙切齿，气愤已极，奈何技不如人，空自漫骂而已：“碎尸人，你休得意，有朝一日你也难逃大爷手下！”

唐琪伸出玉腕，轻轻抚着小白蛇背脊，柔声道：“小白，你有没有受伤？”

白冥灵昂首嘘了两声，感激地望她一眼。唐琪还想再说，突见遽明两眸一睁，沉声道：“琪妹，你，你没照着我的话去做！”

唐琪一惊，到这时她才想起她误事了，不由呼道：“金哥哥，对不起，我，我……”

她低垂粉颈把弄着蚀骨毁金神箫，歉意的泪珠，一滴一滴从面颊滑落胸襟。

遽明面容一沉，喃喃道：“琪妹，你害了我……”

语声细若蚊蝇，低得唐琪听闻不见，但是她却由衷地感到歉疚，她只默默流泪，等街着遽明的责备。

惟有如此，她始觉得稍微安适点。

但是，遽明并没责备她，他俊脸恢复了一点正常之色。

“琪妹你别哭，我不怪你……”

他只寥寥说了数语，因为，除此以外，他不便再说更多的话了。

“预兆终于降临了！”他心里似早有知觉似的，想了一遍，他变得很安详，纵然他知道一种连鬼神都没有办法挽回的事情就要降临到他身上，但他还是很安静，一点也没有现于仪表，他比往常镇静多了。

唐琪仿佛象一个罪孽深重的犯人，突然惊人生真理似的，扑伏在遽明身上嚎泣起来，那荡气回肠的哀伤泣声，正代表她心中的歉疚。

遽明知觉有点麻木了，他突然觉得自己对天地万物关心起来……

他出神地想着一个问题：人死了，是否灵魂能够象未死之前，追随着怀念的人……

他自认为对一些虚无飘渺的世故，加深了一层了解，他不再为许多自身的感情而感慨。

他象一个智者，在自从已能悟通天地万物变幻繁杂的道理时，他需要以更深远的幻觉，来满足他的欲望。

感情是珍贵的，生活是奇妙的，人与人的相处与内心的交流更是玄妙的。

然而，他却冷淡了。

他觉得天地万物与人类的生存灭亡，是永远这样地循环下去，没有独特，没有平凡，没有反常，也更没有出奇之处。

他感到空虚，因为他活在世上并没有得到什么，也没有固定目标……

他想，从括苍山学艺以来，支持我生存的最大目标只在报仇，如果报仇一了，我的目标将又转向何方，我是否会失去精神支柱的凭借……

正当他忘神地思想时，唐琪已哭得如带雨梨花，一副凄楚神态，叩人心弦。

遽明茫茫然望她一眼，突觉她实在与自己太陌生了，陌生得几乎象隔着一条河流，在对岸行走的路人。

这个是他未婚妻子的少女，为何在他眼里忽然感到陌生呢？他自己也感到奇怪。

也许他已想到他不该想的地方了吧，那地方也许是死亡之途。

他努力在探求一些从古至今，尚未做肯定评语的神秘之迷。

也许，他智慧过人，冥冥之中早已预兆他近间的归宿了。

唐琪哭泣了半晌还不见动静，忍不住抬起泪眼瞧着他。

这一望，她芳心怦然狂跳，骇疑至极。

只见遽明两眸直视，一眨不眨，眸中闪烁着游离不定的奇异光彩，如痴如迷，如呆如怔，剑眉也是忽扬忽皱，忽展忽蹙，仿佛发了奇疾怪症似的，一副从未见过的怪异神态……

她还以为自己得罪了他，使他生气所致，不由得摇了摇他身子乞求他的谅解：“遽明，是我无意的，那小白蛇可怜，我，我就停止了吹萧，你，你是否受伤了！”

一言惊醒梦中人，遽明喃喃在咽喉间自语了一会儿，忽道：“你，你是谁？”

唐琪怔道：“金哥哥你为什么……”

“哦！”遽明晃了晃头，思想从极远，极虚无的地方收了回来，道：“啊，唐琪，唐琪……”

他连呼了唐琪名字两遍，道：“唐琪，我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那全然没有一根杂草的山上，有人，有树，有樱桃，有山泉，有峭壁，有山藤……”

唐琪惊道：“金哥哥，你说什么……”

乍见遽明两眼随着话声，又经继续翻了上去，不禁推他一把，匆匆道：“遽明，遽明，你别这样，别这样使我害怕！”

遽明怔了怔，星眸闪过一丝神光，道：“盾琪……”

不等他话说完，唐琪已疑容满面道：“遽明，为何不叫我琪妹，难道你气还未消吗？”

遽明瞧她一眼，忙道：“好，好，琪妹，琪妹你……”

他目光忽然顿在河西二怪脸上，默视良久，那湛湛神光的眸子忽然浮上了仇恨之色。

“好家伙，你还没走！”说着，手臂一撑地面，人已弹簧似的跳了起来，一个掠身纵了过去，怒道：“河西二怪，这次你可插翼难逃了！”

唐琪大惊呼道：“遽明，你病好了！”

遽明双掌互击拍，“拍”的一声脆声，他发现自己全身力道充沛，潜力涌布全身，不禁微笑着点点头。

忽然，他似又想起什么，喃喃道：“哼，病好了，病好了。武功却已减去了几成，一辈子也休想恢复……”

说到一辈子，他记起了适才所思想的问题，嘲笑自己道：

“那回光返照的预兆，早已预定了自己的命运，我又何必欺骗着自己呢！”

中年文生趋前一步道：“贤婿，你病初愈，武功再高，也会打个折扣，要不要我助你一臂之力！”

琅琊真君也附和道：“金兄，小弟愿意为你效劳！”

闻言，遽明忙摇手制止，道：“你们且放心，别的不放说，对付这两个鼠辈，谅还不至于失手！”

言毕，双掌伸开，带着劲风破空呼嘘之声，“呼”地先朝着飞剑手攻到。

飞剑手连闪都为不及闪避，顿时惨呼一声飞出三丈余外，跌得脑盖尽裂，

浆汁泉喷，连第二声惨叫都没发出，就横尸在地。

河西二怪肩膀互并，一见遽明疾攻而来，两人迅速一分，一左一右，出掌如风，朝遽明夹攻而至。

中年文生暗叹一声，道，“飞剑手做恶多端，今竟死于非命，可见善恶因果循环，必有道理在矣！”

唐琪双手遮面，不忍目睹。

琅琊真君对遽明武功，知之甚详，叫了声“小心”径自退往门前，扶手观望。

遽明力道恢复，顿时生龙活虎起来，虽然未能尽恢复昔时功力，但已迫得河西二怪连连倒退，招架不迭。

中年文生慰藉地微笑，频频点头，似对遽明绝佳武功，十分赞许。

唐琪芳心顿然开朗，阴雾全消，适才那些哀伤，已随着遽明惊人的手法，与绝对占优势的局面而消逝。

小白蛇昂首怪嘘，火睛如血，紧紧盯在河西二怪身上，对二人跟主人为敌，竟似大感不悦。

高手过招，本在刹那之间，转眼二十招已过，遽明占尽优势，双掌出招如风卷残叶，凌厉而神奇，迫得河西二怪须发见汗，怪啸不已。

唐琪拍手娇笑，小姑娘忧虑一失，娇态复萌，只瞧得中年文生从心里浮起一阵悦意。

“唉，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我也该退居山林了……”他这样赞叹着。

琅琊真君同样有这样感慨，但是他还有另一种雄图鼓舞着他，他需要把成功寄望在努力与信心之上。

四十三

河西二怪先机尽失，心中斗志全消，脑海里只存着逃，逃，逃。

由于优劣之势已明，河西二怪更在焦虑，如何才能把握逃走的机会。

遽明心里有数，心中暗笑看你俩能逃到哪里去！口中却不说，随着凌厉攻势，缤纷掌影，故意在左掌方面放疏一点，让左面露出破绽。

河西二怪不知就里，尚且以为遽明左侧实力较弱，急斗当儿，各自暗使眼色，两人都会意。

第三十六招过去，遽明左掌平削而出，右掌乘势一撤，等待运气发出。

河西二怪心中窃喜，知道机不可失，各自暴喝一声，将暗聚之气，使劲抖出，四只手臂，宛如四个大海巨浪，猛朝遽明前胸袭去。

中年文生大惊失色道：“贤婿小心！”

遽明忽地仰天长笑，龙吟似的笑声，震得众人耳畔雷鸣。中年文生疾忖着：小子不知厉害，这种危急时候，尚在发笑！

一忖未了，突见遽明双臂一曲，倏然长吸一口气，霍地翻出双掌。

立时“呼呼”风声直透面部，绵绵大力脱疑而出，震得酒店门扇摇晃响动不绝。

琅琊真君叫道：“好，金刚罡气！”

河西二怪惶暗打寒颤，足尖聚力，刚要点处，突觉一股令人窒息的大力袭身，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了。

两人心中大骇，齐齐闷哼翻臂，四股凌厉掌风猛然接上，只听“轰”地一声震天巨响，遽明狂笑不绝，人如泰山，稳立不动，河西二怪却拿不住桩，“蹬蹬蹬”倒靠在墙壁之上，连嘘长气。

若不是身后有墙壁做靠身之物，他俩怕早就一跤摔倒地上。

河西二怪脸色发白，各自相对望了一眼，呆呆靠在墙壁上望定遽明，一动不动，深怕稍微动了动，遽明那种这层秘就会再次推袭过来。

遽明冷笑一声：“河西二怪有什么遗言没有，金某看在武林同道份上，或许为你转告一声……”

河西二怪心中虽惊慌万端，但也不露在神色上受人笑话，闻言之后，俱各毛发竖立，怒吼道：“姓金的别狂，要杀便杀，只要你有这个能耐，爷们就算死得不冤枉……”

遽明冷然道：“那么你俩引颈就戮吧，休得噜苏！”

河两二怪大怒，厉声道：“生者以父母，死者属鬼神，姓金的你凭什么叫爷们引颈就戮！”

遽明怒喝道：“就凭这个！”

说着右臂一提，五指如爪，相互一弹，“丝丝”发出破空之声，他人已长笑道：“够了吗，河西二怪！”

河西二怪丑脸惨白如纸，明知不敌，逃又无望，遂异口同声厉喝道：“好，好，好，姓金的，大爷头在颈上，心在胸中，有本事不妨来取！”

原来他俩逼上梁山，骑虎难下，也只有生死由天，以死相拼了。

遽明长笑着，左掌生拂，金刚罡气霍然发出，河西二怪心中暗叫一声“苦”，双方凝视结气，运全身劲力，迎接而上。

“轰”！河西二怪耳如锤击，痛得龇牙咧嘴，目光如火。

中年文生暗忖道：好厉害，凭河西二怪的武功，全力展出的四掌，竟然抵抗不住他一掌！

其实，他哪里知道，遽明若不是运功半途，受到箫音停止的阻碍，使一部分伤势凝结在体内，不能充分施展，河西二怪武功再高，也难以跟奇门玄技金刚罡气匹敌的。

遽明面子有点挂不住了，虽然，他占得绝对优势，但是一向未失过手的金刚罡气，今番竟然出了点小的差错，没有一掌毙死二怪。

他愤哼一声，力贯双臂，星眸电闪，势必在这一招之内将河西二怪击毙。

河西二怪防备森严，四臂摊处，在他俩四周如同撒下一面无形巨网，配合得极为巧妙。

琅琊真君冷笑道：“想不到河西二怪倨傲一世，也有受死的一天！”

河西二怪一言不答，只恨恨投他一眼，那怨毒的目光，显示他俩心中的愤恨。

遽明剑眉一扬正待出手，猝见一条白影从唐琪身上疾射而出，快逾流星，朝河西二怪电奔而去。

唐琪惊叫一声，想阻拦已自不及，遽明忙喝一声：“小自，且勿轻举妄动！”

声出，河西二怪四掌已向小白蛇击到。遽明一怔之下，忙不迭飘出两掌，借以掩护小白蛇的突击，使它危险减少。

河西二怪心神一凛，齐喝一声，四掌翻飞，二掌抵挡遽明凌厉攻势，二掌疾朝白影射出……

“好小子，用暗器！”敢情他俩还当那疾射而出的白影是暗器。

出掌，出劲，皆在一瞬，白影前后受敌，并不因此稍加停顿，反而以更快的速度，“呼”地升高两尺，朝河西二怪中老大的腹部袭去。

老大大惊失色，忙撤掌闪身，无奈身后皆是墙壁，行动不得，不禁急得暴吼一声道：“暗器偷袭，算不得英雄。”

说着，腹部聚劲，一缩一弹，就想以一股先天内劲借着腹部反弹之劲，弹却暗器。

岂料，他想象的并不同现实一样，只觉腹间弹出之时，突然感到一麻。

那微丝的麻痹，在他内劲深厚疾病全无的人看来，可称得上是一件大事，他惊疑交加，疑然喝道：“咦，什么东西？”

利用遽明收招的片刻空暇时间，俯首览视，不由脸色大变：“蛇！蛇！白蛇！”

原来他腹间一阵麻痹，正是那尺来长，通体雪白的小雪蛇，牙齿深咬所致。

他惶恐至极，一把抓住蛇身，拼命向外一扯，但听“嘶”的一声，那小白蛇牙齿咬住之处，衣衫尽裂，小白蛇一张小口尚且带着一小片血肉。

老二关心兄长，大喝一声扑出，他一只如铁手掌，已然狠命地朝小白蛇削去。

遽明一急，正待解救，那小白蛇煞是通灵，小小身躯一曲一伸，立刻挣脱老二手掌，流星般转向老二袭去。

事到临头，老二也吃惊了，猛撒手腕，“呼”地飘出一股掌风，不求攻敌，先行自保。

小白蛇大显神威，“嘘”地怪叫一声，一条白影突在空中打了个转，等待气流稍弱时，“嘘”地又朝老二胸前撞去。

老二心头猛震，口中暗聚一口浓痰，就待连劲喷出，目光掠处，突见老大脸白若纸，“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啊！”老二魂飞魄散，吓得全身停止动作。

小白蛇笔直射去，“嚓”地微响，一张小口已然深吸在老二胸膛之上。

老二人如风摆扬柳，摇晃了几下，“轰隆”一声，一屁股坐倒地上，只有喘气的份儿了。

遽明眸中闪过一丝惭愧的神色，喝道：“小白，你过来！”

小白蛇忙松开牙齿，昂首嘘了两声，朝遽明蜿蜒游来。

遽明不悦地道：“小白蛇，你为何擅自做主，攻击他俩？”

小白蛇嘘了两声，伏在地上，似乎对自己的擅自行动感到歉意。

琅琊真君还想劝解，蓦听老二怪叫一声，急跃而起：“姓金的，大爷跟你拼了！”

他胸前血流如注，这一晃动，更痛得龇牙咧嘴，一副惨厉之状，令人不忍目睹。

遽明眉毛一扬，冷然道：“你还想有拼的能力！”

说着，五指轻弹，五股锐利劲风呼啸而出，罩向老二全身气海、期门、太衡、将台、凤尾、各要穴。

老二闪避不及，只觉压力袭身，如同万钧大锤敲在心头之上，闷吼一声，人已气绝倒地。

金遽明对小白蛇说：“小白，这次算了，下不为例……”

小白蛇欢噓两声，朝他游来，状似甚为欢愉，但是，它游了半路途，身躯一停，似乎想起什么，昂首朝唐琪望了两望，改向唐琪游了过去。

见状，遽明俊脸大变：“它变心了！不再属于我了？”

他敏感地想着，虽然唐琪不久即将成为他的妻子，但是一种奇异的心理作怪，他仍然不能释于心怀。

唐琪娇面绽开了笑容，象一朵鲜花，美丽而又温柔，她轻伸玉臂，河白柔美的玉指在小白蛇身躯上抚了两抚，小白蛇感激地噓叫不停。

“也许我有许多地方做错了！”遽明暗想着。

但是，大仇去后，一层新的空虚笼罩着他，使他暂且迷惘地忘记了现实。

那阵空虚，象千万只振羽飞翔的蝗虫，黑压压一大片，投在他的心里，浓厚而沉重，使他突有一种无形的窒息感觉。

他迷惘，惆怅，惶恐，惊悸……

“啊，我仍是平凡的人！”

他怪叫着，声音中消失了往昔的雄心壮志，激动中掺杂了无限的凄凉。

唐琪惊疑地呼道：“遽明，你又在想什么？”

遽明不答，目光掠过河西二怪、飞剑手，与那庞大身躯的怪人尸体，精神有点空虚，有点恍惚……

“我快失去精神的支持了，待钟山一灵一死，我会彷徨无主，坐立不安……”他早有敏感地直觉想到。

琅琊真君不明就里，匆匆走了过来，笑道：“祝贺金兄大仇得报！从此无所牵挂了！”

遽明点点头，道：“谢谢！”心里却在想着：“你在祝贺我早点死吗？”他心灵里布满从未曾有过的万端空虚……

他似知道自己的命运，忘神地想着每一件事，他星眸发光，掠过在场每一个人脸上，都有不同的神情。

“是否一个人生在世上，都有他的目的，目的一达就无所牵挂与忧虑的步向人生另一个途径……而且那个途径，正是他最后的归宿，人生即使百年，也是应该有一个永远的落根归宿之地……”

他骄傲而又自以为是地点着头，暗地里怪异地笑了笑，而他从未想到自己今番会突然想到这方面来。

也许善因祸福，因果循环，天灾动数早已由苍天鬼神安排妥当，只等待逢遇的人按部就班罢了。

遽明眸不旁视，在酒肆之内蹈隅地踱着，随着细弱的脚步声，他已将散乱的心收拢回来，拟定了自身应得的下场。

唐琪却不同，在她的感觉里遽明似乎突然变了，变得年龄仿佛已超过了百岁，令人不寒而。

对于这个将已身完全交付他的情人，她并不埋怨，因为他深知遽明是个不平凡的人，他往往会做出许多不平凡的事情。

她自叹弗如，不能深切了解遽明整个意志与思想。

半晌，遽明忽然无故地惊呼一声，他似悟通了什么，神光湛湛的眸子闪耀着一丝智慧的光芒。

“琪妹！”他低低呼了一声。

唐琪忙不迭地走到他身旁，温柔地问道：“什么事，遽明？”

遽明神情怪异，一指地上的小白蛇道：“琪妹，小白蛇送给你吧，因为

在它眼中看来，你比我更了解它，体贴它。”

他象在吐露他的遗言似的，又道：“琪妹，好好待它，象待我一样……”

唐琪惊道：“遽明，你为什么这样讲！它……它是你的是我的不都一样，我们何必要分得那么清楚！”

她言下之意，表示自己已是深属于他的人，小白蛇归任何一方都是一样，何必斤斤计较。然而遽明却直摇着头，说道：“不，琪妹，你答应收下它吧！”

见他一副恳切之容，唐琪不解地点头道：“好！”

遽明笑了笑，忽然一转身朝琅琊真君道：“琅琊真君，所谓相交贵在知心，你我虽交往不久，但感情却远远超过时间的限制，你说对吗？”

琅琊迷惘地道：“不错！”

他内心却体味不出遽明这话的意思，见他一脸慎重之容，也不好发问，只闷在肚子里，等街遽明自个表示明白，以悟解他的心意。

遽明笑着又道：“琅琊真君，你替我做了不少事，对吗？”

闻言，琅琊真君忙道：“金兄，你这是什么意思，琅琊真君不是……”

遽明摇手制止他再说下去，两眸注视他面上，浑重地道：“琅琊真君休要否认，你承认吧！”

琅琊真君心里更加迷惘，但仍摇着头道：“金兄，你……你……”

遽明紧迫着道：“琅琊真君，你我皆非俗人，何必将这点小事放在心里，希望你承认，或只那么点点头……”

琅琊真君被迫无奈，只得点了点头，道：“金兄，做朋友的人，有时略为帮忙朋友，是应该的正常的举动，你别将这微许小事记在心里……”

遽明避开正面语言，说道：“琅琊真君你承认了！”

此言一出，琅琊真君手足无措，一张俊脸涨得通红，期期艾艾不知怎样回答才好。

遽明奇异地笑了笑，突然取出那只蚀骨毁金神箫，递了过去，一面诚恳地说：“自古佳人，利器、良驹配英雄，琅琊真君你称得上英雄，这蚀骨毁金神箫就送给你吧！”

琅琊真君一怔，遽明指着又道：“这蚀骨毁金神箫虽称不上什么利器，但金某一番心意，你收下吧！”

说罢手臂一直，蚀骨毁金神箫几乎触及琅琊真君衣衫，只令琅琊真君愕然道：“金兄你，你干什么……”遽明真诚地道：“琅琊真君且勿拒绝，收下吧！”

唐琪惊呼一声：“遽明，你……你……”

她委实迷惘得有点发昏了。

琅琊真君怔了怔神，道：“金兄，你把我看成斤两必争之人吗？”

他尚且以为遽明为了答谢他的帮助，特意将蚀骨毁金神箫送给他，以做酬劳。

蚀骨毁金神箫威力至大，琅琊真君虽向往至极，但是，到了这种时间，他的意念远远超过一切，就是再有价值的珍宝，也打不动他的心。

所谓感情是财物珍宝难买的，琅琊真君口虽不言，却已深深体味到其中意思了。

“金兄，你千万不要把我一片为友挚情，看成势必得到报酬的世俗庸人……”

遽明不加理会，握着蚀骨毁金神箫的手掌，突朝琅琊真君怀里塞去……

琅琊真君脸色大变，足尖点处，人已飘出丈余远近，沉声道：“金兄，你要破坏我俩的感情吗？”

遽明毅然道：“琅琊真君，不管如何，你势必收下，这是我一番心意，你不能拒绝！”

琅琊真君不悦道：“金兄，你不了解我……”

遽明见他执意不肯，剑眉一挑，喝道：“琅琊真君，你倒以世欲眼光衡量我的动机，收下吧……”

声到人也纵了过去，左掌“呼”地击出一掌。

“噢”琅琊真君吓了一跳，事出仓猝来不及闪避，只有用力往旁一闪：“你……”

遽明左掌挥出，右掌握住蚀骨毁金神箫，快愈闪电，乘他身子一闪之际，塞进他的怀里：“对不起，琅琊真君你执意不肯，金某只有如此了！”

琅琊真君定住身形，人已呆如木鸡，喃喃道：“金兄，你不能，你不能……”他惊疑得连摇出蚀骨毁金神箫微弱的力量都没有了。

遽明笑道：“琅琊真君，利器配英雄，今后要看你的了！”

说罢，一瞥唐琪的疑容，不禁走了过去，笑道：“琪妹，你替我转告几句话好吧！我尚有些未了之事，需要立刻动手唐琪一听遽明要离开，顿时惊得跳了起来，惶恐地道：“遽明，你不要去，你去了，我一点主意都没有，象上次一样她似乎想起以前那段寄望之情，朝夕等待遽明归来的伤心日子，眼泪再也忍耐不住，繁星似地洒落胸襟，湿遍了胸衣。

见状，遽明眼中闪过一丝怜惜的感情光芒，道：“琪妹委屈你了……”

此言一出，唐琪已脆弱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娇呼一声，扑倒在遽明怀里，嘤嘤哭泣起来。

遽明轻叹一声，思想有点麻木，他轻抚着唐琪的乌黑细发，对于这个娇美少女，他只有感到惭愧与内疚。

中年文生叹道：“痴儿，你这样如何是好！”

一面朝遽明道：“贤婿，小女自幼失去母亲，从没享受到感情温暖，我这个做爹爹的说来懒愧，一直没有好好照料她，唉，你要善待她！”

遽明频点着头，唯唯应诺，感情却有点麻木。他一颗坚强的心，虽然为唐琪哀绝的泣声动摇了微许，但那毕竟不足影响大体。

他喟叹道：“琪妹，如果我预兆有所差错的话，我们会永远厮守一块的……”

他无头无脑地说了一些话，在场诸人没有一个人能听懂他的语中含意。

唐琪忽然浮上一种不祥之感，这种不祥的直觉，她曾经有过，下却没这次这么明确、深刻……

她似乎早有预感似地抱住遽明不放道：“遽明别走，我怕呀……”

遽明惊道：“你怕什么？”

唐琪不答，惊悸的眸子投在遽明脸上，似乎早已洞悉出他的思想与遭遇！

“遽明别走，我，我有孩子了……”

她惊悸而又羞涩地吐露了秘密，遽明大吃一惊，手臂一紧道：“琪妹，那是真的？”

唐琪含羞点首，娇面充满乞求和哀怜神色。

遽明兴奋地呼道：“啊，孩子，我有孩子了……”

他星眸连连闪出兴奋及喜悦的光泽道：“啊，孩子，孩子，他一定很象我……”

他稚气地问唐琪道：“他象不象我，他是不是白白胖胖的？”

唐琪无法回答，她了解遽明的心情，芳心镇定多了，她知道遽明已有改变走的心意了。

中年文生惊道：“琪儿，你，你怎……”

语气之中又是惊恐，又含有三分不悦之意，原因未婚怀胎并不是一件名誉的事，名份上她虽是遽明的娘子，但究竟没有正式结婚。

唐琪羞赧万分，只默默流着泪，不敢抬起蜂首，那身有凉意的泪水滴在遽明手臂上。遽明感到心痛，匆匆道：“岳父，这错不在她，是我……”

他将所有过错揽在自己一身，中年文生踌躇一会儿，抬臂抚了抚上额，语气不再是那么严厉了，他道：“唉，算了，反正你们是夫妇了，……”心中对唐琪已怀有孩子感到惊喜。

琅琊真君一直呆立在当地，他没有了喜、乐、哀、愁、怒，只有迷惘，他已体会出遽明那无缘无故的举动，含有其他的用意。

他想：遽明是个坚强的人，为什么说了这样一些话？一定是他自身的思想，精神与感觉的错误所促使的！

他努力寻求解救之道，他知道一个人的精神思想，绝非平平常常的人力所能够改变得了的。

他关心挚友，不惜牺牲一切，甚至于包括他的性命在内。他改变了，出奇地改变了，在他血液里无时无晃流动着正义、真理与友情。

遽明不停地跳跃激动而兴奋，因为他已有儿子了。

但是，他欢腾之中，仍然免不了许多的悲哀，他整个人仍觉得空空洞洞，纵然他有了儿子，但那也不过使他得到了些微的充实。

他象失去了什么，虽然他依旧可以照常地行动，但那神妙的精神，仿佛失去了目标而不再支持他了。

他聪明过顶，但也愚笨至极，因为这种反常的心理，绝非一个正常的人所能感觉到的……

四十四

遽明思虑了片刻。感情的矛盾随之加剧，但他是个有魅力的人，终于硬着心肠推开唐琪道：“琪妹，我要走，无论如何我得把事情办完。至于你，我感到很歉疚，一直没机会跟你在一起……”

他咬着唇皮，说道：“不过，我会回来的，金遽明不是没有情感的人，只怕……”他心里暗想着说下去，便道：“只怕我遭到不幸，那就另当别论了……”

唐琪粉面淡白，呼吸急促，她惶恐地呼道：“遽明，我们的孩子呢……”

闻言，遽明心头奇痛，他思索良久才道：“孩子吗？他会平安地降世，快乐地生活，也许他会象他爹爹一样长大成人而傲啸江湖，成为一代侠客！”

说到此，他心中一动，反手一抽，只听“锵啾啾”一阵龙吟般的响声发出后，红光大炽，耀映得几乎睁不开眼睛。

“这金牛宝剑该是他的……”他把剑递给唐琪，傲然道：“我虽不寄望他有多大的成就，但至少不能丢我的脸……”

这一番话，象遗言似的，只听得唐琪芳心如绞，阵阵彻骨创痛浮上心头，她颤抖着双手接过金牛宝剑，茫然道：“好吧，但愿你平安无事！”

遽明微笑着颌首，唐琪已无力地靠在墙壁角落里，面皮苍白得象一张白纸一样，柔弱而无神。

遽明一恸，强压悲伤情绪，笑着道：“琪妹！我一切事都交给你，希望你慎重处理。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他，他的名字用‘金兆遽’……”

“如果孩子落地时我还没回来时，你要节哀顺变，抚育孩子……”他仿佛直觉自己今后的命运是凶多吉少了。

“啊，还有……”他顿了顿道：“如果孩子是女的，那么名字由你自取吧，我对女孩的名字不太洋细，不要起庸俗的名子，让人笑话！”

说到这里，他笑了笑，可是，那勉强做出的笑容简直比哭还难看。

中年文生惊怔交加，不悦地道：“贤婿，你讲了这许多不祥的话，到底是何意思，真令人费解。”

遽明茫然道：“是啊，我自己也不知道，心里只觉得非要讲出来才高兴似的，奇怪……”

闻言，中年文生翻了翻白眼，无可奈何地苦笑一声。

遽明转朝琅琊真君道：“琅琊真君，我完全将你看成知音不管你心意如何，有暇时请多多照顾她们……”

他手指着唐琪又道：“万事看在我份上，若有机会，金某再图厚报！”

说罢，深深朝琅琊真君拱了拱手，只骇得琅琊真君惊疑交加，手足无措，半晌作声不得……

这时，唐琪突然呼道：“遽明，告诉我，你到底要去哪里？”

遽明一怔，脑子疾快闪过一个意念，脱口答道：“贵州风悬岩，那里有我不世仇人，钟山一灵约我的会期。”

“啊！”中年文生惊呼一声道：“贤婿，你是要去风悬岩与钟山一灵决斗！”

“不错，我约他的，不知他到时会不会去……”他忽然又道：“这是我了结仇怨的最后一次拼斗，我要尽力而为，决不让武林同道耻笑！”

中年文生问道：“贤婿，那么比斗日期在哪一天呢，我们是否能去看看？”

“噢，”遽明暗自一算日期道：“日期吗？余下的不到二十天了！”

闻言，唐琪芳心一喜呼道：“遽明，时候还早，你又何必匆忙，再过些日子还不尽啊！”

遽明摇首道：“你不知道，我现在还要去括苍山一趟！”

唐琪失望地道：“为什么呢？”

遽明道：“阔别多年，括苍山是否无恙，我怀念至深，想去看看，一方面可以看看我旧日习武的石洞，那遗忘的武学秘籍，是否尚在……”

琅琊真君奇道：“那《南风真集》不是在夏鼎郎君身上吗，难道你还要别人的武功秘籍？”

遽明颌首道：“那是我爹爹的，为了他老人家，我必须把秘籍找回，免得……”

他不愿透露爹爹的秘密。

唐琪悄然道：“对的，遽明，你爹爹尚在开封等着你回去呢。”闻言，遽明更是忧急，匆匆道：“唐琪，我不能多加耽搁，烦你转告我母亲一声，说我身有急事，不日即回……”

“不日即回”，唐琪反复吟了一遍，芳心大慰，说道：“遽明，这柄金牛宝剑你还是带去吧，免得遇到强敌，难以应付。”

遽明摇手道：“不用了，凭多双掌，谅还不至于遇到什么阻碍！”

他有点内疚，那“不日即回”四字有他预兆中，似乎没有那么顺利安逸。

唐琪还想再言，遽明已匆匆道：“还有慧君、沈齐，你也顺便告诉她们一声，请她们原谅我不告而别。”

想到慧君，他内心又是一阵激动，这个倔强的少女在属于他之后，偏偏不能长相厮守。

他承认自己对情感方面是冷漠多了，因为世间似乎没有他所留恋的东西，他空虚，出奇地空虚……

“琪妹，还有沈齐，叫她放心，我答应传授她武功。一定不会失信的。”

唐琪颌首应允，关切地说了一句：“遽明你一路小心啊！”遽明道：“知道了！”

说罢，深深望了众人一眼，道声珍重，毅然走出酒店，他耳畔响起中年文生、琅琊真君和嗟叹声与唐琪恋恋的泣声。他不愿回顾，他知道那会陆地增加他内心的负担，匆匆挤入人群，疾走而去……

唐琪、中年文生，琅琊真君出门仁望时，他身形已不知去向……

他象一具麻木了的行尸走肉，一双眸子只注意足步的走动，对旁人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不加以理会。

他在找寻什么呢？他自己也不知道，总之，他身上象失去了什么东西似的。

有人从他身旁擦过，他只冷冷瞥了一眼，或者眉毛动了动，他象失去灵魂的人一样，魂不守舍，不知在想什么。

惟一不同的，他有武功，一身不平凡的武功。经过两天的朝行暮宿，他到达了括苍山。

这时，他凝望着蔚蓝天空，苍苍白天，舒适地长吸一口新鲜空气。

山风习习，草木晃动，括苍山依然古木参差，苍松碧翠，一片苍绿景色，但在他眼里却有不同遐想。

初出括苍山的地，是一个纯洁无邪，头脑单纯的少年，如今回来的他，却是满腹经纶，仿佛历经沧桑的饱经忧患的成年人了。

走着，走着，一群山鸟飞翔而过，带着“飒飒”振翼声响。

一小行列的大黑蚁，从他脚旁绕过，他恢复了一点往昔独居括苍山习艺时的开朗心情。

他四处打量一遍，目光却怔然停留一处。

那是一块草木稀疏，土质松软的土地，土地上纵横交杂平空印上不少个深厚的足印，梅花似地整齐排印在土地上，乍眼望去，好似一朵硕大的梅花。

他怔了一怔，暗想：啊，有人曾经在这练过功！

心思至此，星眸四扫，只见一株枝叶疏零的树上，白影飘忽，正悬挂着一件白色衣衫。

他愈发肯定，括苍山有人居住了，他心里疾想到：是否有人发现了那座山洞，而隐居着练习武功呢？

想着，剑眉一扬，“飒飒”疾纵而去。

他虚飘幽风轻功绝高，这一施展，宛如陆地行舟，行云流水，若不是目力特好者，想要见到他的影子，都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

忽地，他身形一顿，疾快地纵上一棵古树，古树枝叶繁茂，浓密异常，立刻将他整个身形隐蔽起来。

“奇怪，这数千尺高的括苍山，怎么居然还有儿童嬉戏之声……”他心中暗地嘀咕不已。

一阵山风刮面而过，树枝草木簌簌抖动，他耳觉迥异常人，立刻听出那孩童嬉戏之声的来源就在近处。

心中一动，遂四方打量一遍地形，当他目光掠至东旁一棵古木旁的一块巨石时，不禁一震，疾想：不好，自己以前习艺的山洞，不正就在近处，难道此刻业已被人占据了？

心中一急，正想纵身前往察看时，突见迎面走来两个十二四岁的孩童，一男一女，俱各身着白装，面目清秀，可爱至极，他微忖之下，不由存心观望下去，不愿惊动他俩。

只见那男的气喘吁吁，找到一块石头就往下坐，说道：“紫芷，我不玩了，你看……”

男孩子匆匆卷起袖子，露出洁白手臂上一道新创的血痕道：“都是你，害我跌了一跤，到现在还痛呢。”

那女的小嘴一嘟，说道：“谁叫你不小心……”言语之间，流露刁蛮的个性。

男孩似乎心有不甘，盯她一眼道：“紫芷，你再淘气，等会儿我回去告诉姥姥，看你不有一顿好揍……”

提到姥姥，叫紫芷的女孩似乎有点害怕，但仍然鼓着腮帮道：“你去告吧，谁怕你……”

见状，遽明疑忖道：“瞧这一对男女小孩，分明一点武功也没有，怎会让他俩跑至这等高的括苍山来，真令人费解，莫非是那被称姥姥的带上的？”

“那么那叫姥姥的又是什么人，带这些孩童来又有何种居心？”他百思莫解，又听那男孩气愤说道：“好，紫芷，你不听话，看我告不告……”

说着竟然站了起来，那小女孩紫芷见状可有点慌了，匆匆道：“你告吧！我也要告你，昨天你偷吃山枣被我看到了，看你怎么讲？”

此言一出，那男孩吓了一跳，连忙坐了下去道：“紫芷，你胡说八道！谁偷吃山枣了。”

紫芷嘟着小嘴道：“你以为我没看见，哼，我早就躲在那石头后面了。那时，你还用树叶打蚂蚁呢，你说对不对？”

男孩童面颊一红，骂道：“鬼灵精，小偷儿，专门躲在人家后面看人家！”

紫芷被骂，小嘴嘟起老高，恨恨望他一眼，眼眶一红，就要哭了出来。

见状，男孩忙摇手道：“紫芷，对不起，不要哭，千万不要哭，待会儿被姥姥看到，我们都要挨打。”

紫芷刁蛮异常，哪里肯依，只急得那小男孩左右开弓，拍拍打了自己两个耳光，求道：“紫芷，算我不是好吗？你看我自己打自己两个耳光。”

紫芷这才嬉笑起来，只苦了那男孩，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仿佛甚怕她哭泣似的。

遽明半响听不出究竟，心中微感失望，正想纵掠而去，突然一声厉啸传来，啸声刚劲至极，显见这发啸之人，决非等闲之辈。

他不禁敏感地想到：莫非那所谓“姥姥”的人来了！

星眸遂从树枝密叶之间，悄悄探了出去，果然不出所料，啸声才停，一

个手持鸠杖的老婆子奔走过来。

老婆子霜发如雪，身材高大，但无一点龙钟之态，手中的鸠杖长有丈余，鹅卵粗细全是锻铁打制，沉甸甸，怕不下百把斤重，但老婆子拿在手中却形若无物，一个纵身已掠至两个小孩身前，喝道：“你们这两个小鬼，一玩就是半天，不怕挨打吗？”

两个孩童惧容满面，各叫一声“姥姥”，两个小身躯已然矮了半截，跪半下去。

老婆子“哼”的一声道：“你们还听不听姥姥的话？”

两小孩忙不迭惶恐地连称道：“听听听，听姥姥的话，我们哪里敢不听？”

老婆子这才稍展笑容，但那右怖的笑容骇人已极，别说那两个年幼的小童，就是遽明看在眼里都不禁吃了一惊。

紫芷乖巧已极，此刻见姥姥笑了，连忙站了起来，恭恭敬敬地说道：“姥姥，紫芷给你捶背好吗？”

老婆婆嘿嘿一笑，冰冷的目光掠过她白胖细腻的肌肤，不禁无故地咽了口口水，道：“好吧！”

紫芷不放松慢，绕到姥姥身后正要为她捶背，老婆子嘴角一动，突然反手抓住她细腻白胖的手臂，在手中捻了捻，嘿嘿笑道：“紫芷，你可越来越听话了，人也长胖了不少！”

紫芷不明就里，娇笑着撒娇道：“姥姥，我不来了，你总是这样说人……”

老婆子嘿嘿笑了数声，突然望着那跪在地上的男孩说道：“泰山，你过来！”

叫泰山的男孩子忙爬起来身来，朝姥姥走去。姥姥一把抓住他的手臂，在手中捻了捻，眉头一皱，自语似地道：“怎么还这样瘦！”

一面厉声喝道：“泰山，你这个不听话的孩子，叫你多睡觉多吃饭，你偏不肯。哼，到现在还是瘦得象个猴子，看我不打死你！”

泰山颤着身体哀求道：“姥姥，你别打，泰山听话，从今天起泰山一定听您的话——多睡觉多吃饭。”

遽明奇想道：这就怪了，养人又不是养猪，非要肥胖不可，这老婆子可恁地怪异……

姥姥面容一肃，厉声道：“泰山，再过一个月，你如果还是比不上紫芷，看我不把你活活打死……”

闻言，泰山巍巍颤连点着头，惊恐这状，现于仪表：“是，姥姥，泰山过了一个月一定比紫芷要胖，您放心就是！”说着指着胸脯，表示自己要多睡觉多吃食，以不负姥姥期望。

老婆子这才面容稍安，缓缓道：“泰山你好好记住，别令我生气。”

泰山肃然受命，清瘦的小脸孔已吓得发白。姥姥转朝紫芷道：“紫芷，快给我捶背……”

紫芷忙挥动小手在姥姥背躬捶着，姥姥弯腰坐在石头上，舒服地喘了口气，道：“紫芷，出力点！”

紫芷使劲捶着，奈何她人小力微，不多时已然汗落如雨，姥姥仍然感到不满足，指着泰山道：“泰山你也给我捶捶……”

泰山慌忙走了过去，卷起袖子，拼命一阵乱捶，不多时他也气喘如牛，再看紫芷时小脸已透出疲乏的面色了。

见状遽明大感不平，心想：什么捶背？这简直虐待，再过些时候，两个

小孩怕再支持不住体力的消耗，皆倒地上！

他也不愿轻举妄动，静看老婆子动静。

老婆子仰天打了个呵欠，阴森的目光扫过紫芷白胖胖的侧面，不禁流落了微些口水，若有感叹地自语道：“唉！若非‘笑哭’两个死鬼纠缠，怕现在不正舒舒服服地吃那白胖胖的人肉了吗？……”

她自语至此，似乎越说越所，哼地一声，自语地又道：“哭笑老家伙混帐到极点，专门无事寻非，找人麻烦，有朝一日，非给他俩点颜色看看。哼，容得我想吃肉，还要辛辛苦苦，找几个小家伙来抚养，麻烦死了！”

老婆子自语声异常细微，但在遽明耳里却不下空谷高音，他内功已练至十丈之外飞花落叶都可听得清清楚楚。此刻，他听清老婆子一番恨言怨语，不由心头猛震，激冷冷暗打个寒战：好怪物，原来养了这两个小孩，是准备吃的！怪不得她直嫌那叫泰山的男孩瘦！

心中惊骇地转了一周，暗道：这个妖魔若让她活下去，不知多少孩童要遭到毒手，自己自命侠义，这番是斗定了！他转念一想：这老婆既然有吃人狂，决不是一两个孩童能够满足她长久的食欲的，说不定别处还有许多孩童被她禁困。

遽明想到适才随风飘来那一阵孩童嬉笑之声，不禁灵机一动，遂轻描两片树叶，夹在手指上，动起内劲来，悠然向西边弹去……

“丝丝”遽明内功绝顶，这两片树叶虽柔软异常，但经他内功催迫，却不下奇硬坚石，只见两缕黑影疾射而出，速度快得惊人。

闻声，老婆子心神一凛，大喝一声道：“什么人，报上名来！”

人如飞鸟，朝准声音响出之地，疾扑而去，丈余长重甸甸的钹铁打造鸠杖，带起绝大劲风，狂扫而出。

这眨眼间，遽明足尖点处，身子一长，施展虚飘幽风绝妙轻功，两个起落，人已掠出数丈外，隐入密林之内。

这时，儿童嬉笑之声传来，声音来源就在近处，遽明大喜，略一扫探，已见一群孩童怕不下十来人，俱各十二三岁，正在兴高彩烈地捉迷藏。

他暗吃一惊，忖道果然不出所料，想不到她竟有如此大的毅力，掳来这么多孩童供作餐食之用！

忽见两个孩童匆匆从一口石洞内奔了出来，边跑边叫道：“看到了，看到了，何珍，我看到你了，快出来！”

遽明打量着那仿佛甚深的石洞，只见四旁一石一木仿佛甚熟，尤其石洞上那天然造成的凹陷，现是他最熟悉不过的。

“啊，正是这洞！”他记起这口仿佛甚深的石洞，正是往昔习艺的那口石洞。

他象一个阔别家乡甚久的乡人，突然回到他怀念的家乡一样，感到由衷的惊喜，他仔细观望着—木—草、—石—壁，那都是他曾抚摸过的，他不曾忘记过。

“啊，石洞故居依旧无恙，一切都没改变，反而改变的是自己！”

他感慨地叹了口气，放目凝视过去，只见他故居的那深远石洞，洞口石壁似乎都经过人工一番修饰，光可鉴人。

“想不到还有吃人的妖魔，竟然选中我的故居做她的巢穴，可谓倒霉至极矣！”暗笑一声，抬起一块碎石抖手抛了出去，只听“啪”的一声，小石子击在一个小童的屁股上，痛得那小童张口大叫：“哎哟，谁打我屁股！”

小童俯身拾起那块碎石握在手中，盯着小眼四外扫察，一边不停地骂着：“哪个小狗子用石头打我，哪个王八蛋打我屁股！”

遽明掠至他身后，在他屁股上又轻轻拍了一掌，笑道：“小顽皮，你敢骂我？”

小童吃了一惊，定了定神只见一个生面人站在面前，盯着眼睛看他，不由尖叫一声，撒足便跑。

遽明身子一掠，一把抓住他后领子，提起老高，故装一副怒容：“姥姥呢？带我去见她。否则，待会儿我就叫姥姥揍你一顿，看你受得了吗？”

孩童一怔，遽明又喝道：“快带我去见她。”

那孩子摇摇头道：“姥姥出去了，你要找她，要等她回来，不然她会生气的啊！”

这时，那些捉迷藏的十来个孩子纷纷走了过来，摇首摇脑地朝遽明打量不已，似乎对这里来了生人感到惊奇。

遽明问道：“那么，这里除了姥姥之外就没有别人管你们吗？”

小童毫不犹豫地脱口说：“有是有，不过他生病了，不能起床！”

“谁生病？”遽明料不到除了姥姥以外，真还会有人干这伤天害理的勾当。

小童道：“一个老公公，胡须长长的，他人最好，我们都喜欢跟他玩，不过近来他生病了，我们都很担心……”

小童脸上浮上忧虑之容，遽明一怔，转眼见其他孩童也都浮上一副忧容，不禁奇道：“那么老公公呢？”

小童伸手指了指，遽明一瞧，那小童手指之处，正是那自己往昔故居的石洞，心中一动，遽道：“小孩子，你带我去看看好吗？我会看病，说不定不到一天工夫，就把你们老公公医好，岂不又有人带你们玩了！”

四十五

闻言，十来个孩童喜上眉梢，拍着小手，齐叫道：“好啊，好啊，喂，你可不能骗我们啊！”

遽明笑道：“这个当然，我偌大一个人，怎会骗你们小孩”说罢，指着一个相貌刁钻的小童道：“来，来，来，你带叔叔走！”

小童眸珠一转，开心地笑道：“好啊，不过叔叔要答应我一件事，待会儿医好了老公公，要在他面前说我的两句好话，因为……因为……”

小童涨红了小脸，吃吃说道：“老公公是最不喜欢我的，他常常说我最刁钻古怪，将来必不是个好东西！”

此言一出，十来个孩重大笑出声，遽明也忍俊不已，点点头道：“你放心就是，这点小事谅叔叔还办得到。”

小童羞赧地笑了笑，一溜烟钻进石洞内，喊道：“叔叔快来，我给你领路！”

遽明不敢怠慢，忙一个箭步进洞内，那十来个孩童纷纷跟在后面钻进洞来。

洞内光线微弱，前面的小童叫了声：“叔叔小心！”遂凭着直觉，摸抚着前进，遽明内功精湛，并不放在心上，笑道：“孩子你们自己当心，别跌倒，叔叔不碍事的！”

小童敬佩地回头瞥了一眼，道：“叔叔你好本事啊！”

说至此，他突然惊叫一声，使得遽明一怔，后面随着的来个小孩也畏惧地停住脚步，齐齐叫道：“小古怪你怎么啦？”

小古怪惊叫道：“叔叔，你的眼睛怎么会发光，啊！好怕人啊……”

遽明恍然大悟，不禁笑道：“小家伙别怕，叔叔以前吃过仙丹，所以眼睛会发亮！”

小古怪“哦”地一声，向往地道：“叔叔还有没有仙丹，能不能给我一粒，让我眼睛也发亮，那才好玩！”遽明“嗤”地笑出声来，道：“小古怪你死了这条心，世上仙丹只有一颗，被叔叔吃掉了，哪里还有仙丹给你，快领路吧！”

小童失望地移动脚步，心中却在想着：哼，别想骗人，世上哪里会有那么巧，只有一颗仙丹。哼，待会儿非偷他一颗不可！不一会儿，大伙已深入石洞数十丈远了，这时怪石粼粼，石洞甬道越发崎岖，兼之蝙蝠乱飞，叫声凄厉，众孩童人小胆怕，都不禁仓皇皇，惧怕得连大气都不能喘一口。

遽明手触洞石，耳听蝙蝠怪叫，不由得记起以前在此习艺的一段经历，百感交集，忍不住长叹一声，暗想道：唉，我倒想回到以前那段生活日子里，虽然比起世间要平淡单纯，但那终究是无忧无虑，毫无牵挂的快乐日子……

唉！人就是这么奇怪，回想以前，我是多么地向往着跟世上的人处之一道，但是，如今呢？

他无声地叹息，括苍山石洞内这一石一景一物，莫不令他回忆到往昔的情景……

忽地，小古怪道：“啊，看到光了，看到光了……”

一丝微弱的光线从远处石壁夹缝之处透了出来，光线暗淡，然而在这黑黝黝一片的石洞里，众人却如黑夜遇到明灯样，感到无比的兴奋喜悦。

小古怪提高嗓子呼道：“老公公，有人来给你看病了！”

话声一出，遽明疾走两步，制止道：“小古怪，你别乱叫，让我看个明白再讲，否则他病会更重的！”

小古怪唯唯诺诺，不再呼喊，遽明忙沿着甬道走在前头，一面加强防备，因为他深知这老公公能够来至括苍山绝顶，也绝不会是一介平凡之辈。

“唉！”一声洪亮的叹息传来，伤感而凄凉。

遽明大吃一惊，由这声叹息里，他可以听出这老公公是一个不同凡俗的人。

然而他却想不透这内功已臻绝顶的老公公，为什么跟残无人道的吃人老婆婆处于一道，而不加以制裁。

“唉，夏去秋来，年复一年，如今两鬓已白，我究竟闯出个什么名堂？”

老公公叹息之声又自传来，包含着自艾自怨的成分，洪亮的嗓音也沙哑了。

遽明缓缓走了过去，循着声音传出的来源，将面颊紧贴在石壁上，放眼望去，只见石壁夹缝里，以前他居住过的屋子里正躺着一个须发蓬乱，尖削面颊的老人。

老人两鬓雪白，双眸深陷，薄薄的此唇无形中流露一股煞气，望之令人心寒，遽明却疑怀已生，疾忖：奇怪，这老人出声洪亮，分明怀有上乘内功，为何不见他眸子里些微精光……石室内桌椅全新，仿佛新制不久，老人平躺在一张木床上，目光却怔怔望着一处，唉声叹息不已，凄凉已极，但在看清

他的面孔的遽明眼里，却没有一丝怜惜之意。

他想：这老人面上杀气重重，决不象一个心怀仁慈的长者，只不知道他来括苍山有什么目的，而且又为什么不阻止那残酷的老婆子吃人？

百思莫解，只见那老公公低声哼了一声，抬起双足览视不已，无限怨毒尽在那紧闭的薄唇中表露无遗。

见状，遽明心头猛震，原来他已看到老人左右两足的足踝上，互穿着一根指头粗牛筋模样的东西，心想：这牛筋似的东西，才不过尺余长短，穿在他两足足踝，他怎样走路……

想到那些孩童口口声声说老人未病之前，总是陪他们一起戏耍，不禁暗叫一声奇怪。

这时，老人已将抬起的两足放平，并缓缓用长裤遮掩起来，避免让人瞧见。

这几个动作落在遽明眼底，不禁惊疑交加，半晌说不出话来，只在心里想着，原来这还是他不可告人的秘密，深怕别人瞧见……

又听老人愤愤自语道：“哼，鼠辈，鼠辈，还不给我快点死掉……”

此言一出，遽明吃了一惊，尚以为自己行踪被他发现，连忙一缩头，靠在石洞之上，不敢再看。

老人愤恨地道：“哼，什么武林第一奇人，别人不知，在我眼里却猪狗不如，将来一定不得好死！”

闻言，遽明略为放心，但紧跟着一个念头使他惊恐万端，心想：好家伙，看不出这老人竟然骂的是武林第一奇人，难道他跟武林第一奇人有什么瓜葛仇怨不成？

那么武林第一奇人又是谁呢？

这个名号使他大感不服，他心高万，一生除了敬佩他先师南风真人以外，就从未再服第二个人，他深感武林第一奇人这个名号极不顺耳。

若然，世上有这么个出类拔萃的人物，我金遽明倒要跟他碰碰！

此时，老人咬牙切齿地又自语道：“哼，孤剑震中原你这死鬼！我们仇怨算是结定了，世上芸芸众生，什么人不好找。却偏偏要找我，哼哼，逼迫我当书童，做杂役，打苦工，干那不能忍受的奴才仆役，岂是我南海一派剑宗的天南剑主所能忘怀的事情……”

“天南剑主！”遽明低呼一声，惊想道：他竟是天南剑主？听琅琊真君说过，南海一派，他武功最高，内功最纯，昔年以单掌劈十八铁骑，毁袭龟山，粉碎古墓而出名，二十年前初访中原名字，怒斗中原武林高手，不可一世，为何他被孤剑震中原仿做生抓去做仆役，关令人费解……

由此，他又知道天南剑主所指的武林第一奇人，就是孤剑震中原。

一时，他因感念先师南风真人，而久久积压的一股愤念仇意，汹涌而至，几乎不能克制。

饮水思源，他是个知情的人，暗想：没有南风真人遗留秘籍，我金遽明岂有今日成就？哼，孤剑震中原仿做生既与先师有仇，就等于跟我有仇，我身为人徒，愧不能服答先师恩惠于万一，为师雪仇自是义不容辞……

想着，他一跺足，因愤怒而产生巨大力量，使得这坚硬的青石，亦不禁发出“咚”的沉重声音。

“什么人？”天南剑主苍老的嗓音倏而划人，显见他已有所觉。

遽明吃了一惊，忙俯身在小古怪耳畔低声急语道：“小古怪，你快答应

一声，说你在这儿玩，一不小心给跌着了！”

小古怪眼睛滴溜溜转了一圈，摇首道：“不！”

遽明大急，一时竟想不出对策来。

小古怪刁钻道：“除非叔叔给我一粒仙丹，要不然小古怪决不答应！”

遽明又好气又好笑，暗骂一声道：“好小子，瞧你年纪不大，竟这样刁钻，居然要挟我来了！”

一衬当前的局势，迟缓不得，忙应和声道：“好，好，叔叔答应就是，你快说吧！”

这时，隔壁石屋已传出木床轻微的响声，接着老人沉喝道：“什么人鬼鬼祟祟，快报上名来！”

小古怪忙叫道：“老公公是我！”

天南剑主“哦”的一声，喝道：“小古怪你来这里做什么，难道又想偷吃东西吗？”

小古怪脸儿一红，不好意思地望了望遽明一眼，道：“不是的，老公公您别误会，我……我在这儿玩，一不小心跌了一交！所以……所以……”他期期艾艾一言未了，隔壁的天南剑主已自不耐，微带怒意地喝道：“小古怪，你就是不讨公公喜欢，明知公公有病，你还来这里吵闹，快出去吧！当心公公病好了打你屁股！”

小古怪应了一声：“是的，公公，我知道了！”说罢，一个小身子仍然立于原地，并未有丝毫移动的现象。

“小古怪，你还不快出去！”遽明拉他走。

小古怪摇摇头，小手儿一伸，摊在遽明面前，神色间露出一副索取的样子。

遽明恍然大悟，忙从怀里摸出一颗普通培养气血的药丸，纳入小古怪手中，道：“小古怪，你快出去吧！”

小古怪瞧了药丸一眼，满面疑容，不信地道：“叔叔，仙丹怎么这样小？”

遽明有点不悦，道：“你要多大！”

小古怪道：“以前听人家讲故事，说仙丹至少有山枣那样大，我早就记在心里，叔叔你别想骗我……”

遽明料不到这小孩如此难以对付，心中生气就想责怪他两声，隔壁那天南剑主似有所觉，喝道：“小古怪，你还没走吗，你在跟谁讲话？”

小古怪似乎吃了一惊，忙道：“公公，我跟阿三讲话。”

“噢，”天南剑主不悦地喝道：“叫你走，你不走，难道非要公公生气，你才肯听话！”

小古怪舌头伸了一下，拉着旁边一个小孩叫道：“公公你别生气，小古怪跟阿三现在就走！”说罢拉着怔怔呆呆的阿三朝洞口走了出去，那十来个孩童也跟在两人身边匆匆而去，似乎甚怕公公生气。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去后，天南剑主似有感觉地自语道：“小古怪也太调皮，凭足音就可断定不止跟阿三一人，小鬼的鬼心思，岂能瞒得过我……”遽明心神一凛，暗想：这天南剑主果然名不虚传，隔着一道石壁就能听出有多少人在走动。

思忖间，那天南剑主又自言自语地说道：“算了，让他们顽皮几天吧，反正迟早要做我练药之用，何不让他们开心个够！死后做鬼也不会抱怨！”

闻言，遽明暗骂一声道：“哼，想不到这老鬼伪装忠厚，骨子里却也有

他的目的？

天南剑主嘿嘿阴笑几声，得意地自语道：“还剩三天了，嘿嘿，三天过后，这要命的束身之物，将可以拿下了。那时，哼哼，非得跟孤剑震中原那老鬼拼一下不可，白使我受了二十年活罪……”

遽明暗从石壁夹缝里瞧去，只见天南剑主面目阴沉，眉头带煞，兀自反复瞧着那足踝与足踝相穿的牛筋，大有立刻除去这根缚束之物而后快似的。

遽明暗想：大概他昔日作恶太多，惹起孤剑震中原的不满，将他捉住以牛筋穿过足踝，使他行动不便，不能再继续作恶……

想着，不禁心神一凛，暗道：认天南剑主这等武功的人，尚且给孤剑震中原去做书童，自己此后若想给师父雪耻，恐将遇到极大的艰难！

大南剑主小心翼翼地取出从怀中取出一把寒光四射的匕首，咬牙兑道：“试试看吧！万一成功，我天南剑主再次出山，可要扬眉吐气一番。”

他暗自咬紧牙关，双眼圆睁，紧握着匕首倏而照准牛筋切去。

遽明一惊，疾想：不好，这匕首如此锋利，若然一旦被削断牛筋而失去拘束的话，中原武林势必再引起一场杀劫！遽明刚想上前夺下匕首，蓦然，一声惨叫声起，遽明一怔，忙注目望去，只见天南剑主抱着足踝痛叫不已。那柄锋芒四射的匕首不知何时已被抛得远远的，插在一张椅子上。

见状，遽明暗赞一声：好坚硬的牛筋，此番这老魔苦头可吃大了！

天南剑主汗流如雨，苍白的脸上更笼罩了一层铁青之色，显得他痛苦难当。他咬牙切齿，放声骂道：“死鬼，死鬼，孤剑震中原你这死鬼，老夫就是死了，也化作厉鬼索你的命！”

这时，忽然传来一阵“哈哈……”狂笑声，那声音象龙吟虎啸，又象江海排浪，力道足可穿金袭石，毁墙断壁，震人肺腑，摧人心神。

遽明闻之大骇，深知发笑之人，内功十分了得，急忙屏息聚神，提气充身，以抵抗外力。他这一番作为，总算抵住了那笑声大力的侵袭，可是那天南剑主却抗不住这大力震撼，只听得“扑通”一声，已跌落床下。

“哈哈……”笑声和大力又绵绵而来，遽明急忙把身子紧靠在石壁上，左盼右顾，却看不到一个发笑的人。

突然，石洞顶上，一蓬灰沙细石被震得扑落在地面上，接二连三，顷刻之间，他那副粉白的脸孔已黑黝一片，面目全非，只留下那端正的轮廓。

天南剑主吃力地在地上匍匐着，似乎连站起来的力量都没有了。

“孤，你……敢……”他只剩下颤抖的体躯与脆弱的声音。

遽明摇摇晃晃几乎要倒了下去，但是一种信念在他心中升

展着，他双臂抱住石壁一使力，安安稳稳站了起来，坚强地立得笔直，大喝道：“是谁在笑！”

喝声一出，刚劲地声音使得这空静无人的石洞甬道，袅袅回音不绝。

一大群蝙蝠吱吱叫着振翼乱飞，在金遽明身子四周穿来穿去，几乎撞到他身上。

“哼，没有人回答，难道是我自己的幻觉不成，那么，倒在地上的天南剑主也跟随我同处幻境？”他冷哼一声，自语道：“不可能，这分明有人暗中作祟！”

“哈哈……”龙吟似的笑声，又在他耳畔响起，笑声铿锵有力，不下千斤大锤，直震得他耳膜欲裂，头发皮炸。

遽明大吃一惊，急忙喊道：“谁？”忽见一条雪白的影子在洞口不远之

处闪了一闪就不见了，速度快得骇人听闻，就迹遽明这等身手的人，也吓得俊脸发白，禁不住后退一步，喝道：“站住！”

话声噙然，却没人理会。

他怔了一会儿，激起刚烈的个性，足尖一点，快速如风，朝前窜去。

须臾，眼前大亮，他久处黑洞，乍见阳光，不禁连眼皮都几乎睁不开来。

一条雪白的身影，已电闪般在括苍山对峰飘闪看，宛如一颗星坠落，速度快得惊人。刹那间，那一缕白烟似的身影已经停立在遥远的括苍山对峰上，昂然大笑，直响彻云霄……

遽明放声大呼道：“喂，来者留下名来！”

呼声随着山风，飘送到那远处雪白衣衫的人身前，未语之前，又是一阵大笑！

这雪白衣衫的人，从适才到现在，一直未吐一言，光以他那震耳的笑声代替，遽明剑眉一挑，打从心里产生一丝怒意，放声喝道：“喂，通名过来！”

那人的雪白衣衫随风飘舞，遥视仿佛神仙一般，大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气概。

“年轻人，老夫姓氏早已忘记了！哈哈哈……”这神仙似的人说话了，话声仍然慑人心魄。

遽明无由的感到愤怒，所得到的答复仅是这荒谬而又摸不着边际的话语，不禁奋臂喝道：“喂，人活在世上总得有个名号，难道阁下没名没姓，不是人吗？”

“哈哈！”这雪白衣衫的人仍然随意地笑着。

“年轻人最忌心浮气躁，观汝身手不比寻常，为何不懂这个！”雪白衣衫的人突然说了这么句话。

遽明怒道：“阁下休得如此，先留下名号再讲！”

“哦”雪白衣衫的人对他的执拗不由感到惊奇，静默一会儿，突道：“好吧，老夫就告诉你！”

铿锵的语声随风飘来，遽明暗地得意地笑了笑，忖道：哼！看你能固执几时。

半晌，犹不见动静，甚至连笑声也都没有了，不禁怒道：“喂，尊驾说过的话，顷刻之间，就不算了吗？”

“年轻人别急，仔细看看！”那人突然手臂一挥，取出一把色呈晶白，闪闪发光的宝剑，信手挥舞，卷起万点白光。

见状，遽明困惑地道：“喂，这是什么意思，难道阁下的名号就比这柄白剑！”

“哈哈……”雪白衣衫的人发出冲天傲笑，半晌才一字一句地说道：“年轻人，听着，这是孤……剑……”

话声飘来，遽明不禁俊面一变，疾喝道：“喂，你就是孤剑震中原仿傲生？”

“哈哈”对峰的人不答仅以那孤傲的笑声代替。

遽明大喝道：“孤剑震中原，你别走，我要与你分个高低！”

孤剑震中原闻言之下，显然吃了一惊，半晌才道：“年轻人，你与老夫有仇怨吗？”

遽明坚决地道：“当然有，哼，师仇不报，枉为人徒，孤剑震中原你有胆量稍待一会儿！”说着，就想纵身过去。

这时，就听孤剑震中原问道：“年轻人，汝师何人？”

遽明愤愤道：“南风真人！”

“年轻人，汝师与我，当年争斗在峨嵋金顶之上，老夫不幸失手，追悔至今，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年轻人，汝紧记之，老夫去矣！”言罢，人已临空而起，一条雪白身影如一轻烟，朝远方逝去……

遽明大急，喝声尚来不及开口，孤剑震中原身景已杳，急切间，只隐约看清孤剑震中原颈下须髯斑白，足有三尺来长，不禁恨恨自语道：你走了，哼，我已看清你的特征，饶你走到天涯海角，总有一朝我会找到你的……

四十六

且说遽明怔怔地瞧着孤剑震中原仿傲生身形消失似后，转身朝石洞内跑去，他适才听到天南剑主自怨自艾地自语，知道天南剑主孤剑震中原必有深切的关系，要得到孤剑震中原的住处，必先从天南剑主身上下手。

一阵急走，他已回到原来的地方，屏息从石壁夹缝偷望，只见天南剑主仍然面色苍白，躺在石壁角落里，喘气急促，嘴角流血，不禁暗道：“孤剑震中原好厉害的笑声，竟将他震得内腑出血，恐离死不远了！”

忙高呼一声道：“天南剑主，我来救你！”

这座石洞，他最熟悉不过，只需要两三个拐弯抹角，已然行至那旧日用宝剑所开的方圆小洞，一缩身躯钻了进去。

天南剑主内腑受创，武功并未失去，此刻一声不响，迎着来势，劈面就是一拳。

掌声呼呼，内劲十足，遽明猝不及防大吃一惊，百忙中一个鹰扑兔脱，身子一曲一直，闪出一丈余外，急道：“天南剑主且请停手，我是来助你的！”

天南剑主眼布血丝，毛发竖立，一副威猛的样子，怒视半晌才道：“你是什么人？”

遽明微笑道：“我姓金，名遽明，见你身负重伤，特来救你！”

天南剑主不由分说，怒喝道：“你少放屁！”

遽明被骂，俊脸一红，微感不悦道：“天南剑主，金某好心助你，你却毫无感激之意，反而骂我，是何道理！”

闻言，天南剑主定了定神，忽地退了一步，喝道：“姓金的，你何以知道本人名讳，快据实说来，不得有诈！”

遽明笑道：“这个，你要问你自己了！”

天南剑主疑道：“这话怎说？”

遽明笑道：“你的名字是你自己吐露的，关我什么事！”

闻言，天南剑主更疑，奇道：“我自己吐露的？”

遽明点首道：“刚才你自言自语的时候，被在下听到了，还不等于你告诉我一样吗？”

天南剑主听罢，眉头一扬，满面怒容，喝道：“小子，你偷听我说话！”

两掌交错，劲袭而来，遽明足尖一点，正想纵身闪避，突见天南剑主掌出半途，砰的一声，忽然痛苦地呻吟一声，收回掌势，但仍然愤愤不已地喝道：“小子，你滚，否则，我……”

他痛苦加深，鲜血从嘴角汨汨冒出，再也没有力气说下去。

遽明心想：糟糕，看他的样子，似乎顷刻之间就要不支了，到了那时，

我岂不永远别想知道孤剑震中原仿傲生的行踪了！

想着，一声不响，趋近天南剑主身旁，急骈食、中二指，朝他三里穴点去，使他瘫痪地倒了下来。

遽明双臂一伸，将他抱住，又扶将起来，一面说道：“对不起天南剑主，为了救你的生命起见，在下只有暂时冒犯了！”

天南剑主瞪着眼眼，朝他怒视不已，他全身无力，想说话都不可能。

遽明不敢再加耽搁，一掌按在他期门穴上，一掌按在他气海穴上，两掌急揉，一股炙热的内力透入，天南剑主身子一颤，气劲增加不少：“你……你要做什么？”他已有力气说话了。

遽明说道：“替你疗伤。”

天南剑主怀疑地朝他瞧一眼，道：“小子，你别在本人面前耍花枪，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子，岂会受你哄骗……”

口虽这样说，他心里却为这少年面上的一片至情神色所动，开始疑信掺半了。。

“你如果不信，在下也没有什么办法，惟有事实证明，看在下到底存着何种心思！”

说着，运起本身精纯内功，由丹田传入手臂手掌，再由手掌透入天南剑主期门、气海二穴，不到片刻，遽明已是脸色苍白，汗流如雨了。

内功治疗，通常是习武人中最吃力的一种疗伤方法，天南剑主不是正派人士，平日作恶多端，人神共愤，遽明岂会拼着损耗自己内力来为他疗伤，只是心念师恩，欲寻获孤剑震中原，为师门雪耻罢了。

半晌，天南剑主叹了口气，目光由愤怒变成感激，语气也没有刚才那般无礼了。

“姓金的，老夫内腑已碎，纵有千年人参芝露，恐也回生无术，你不必再浪费自己的内力了！”

遽明苦笑道：“天南剑主，内功疗伤并非功到病除，最主要的是被治者要具有充分的自信。否则，根本就没有希望治好创伤！”

天南剑主摇首道：“姓金的，多谢你一番好意，老夫几十年武功未荒，早有自知之明，此刻内腑已然尽毁，你还是省点力吧！”

说到此，他叹了一口气，若有感触地说：“佛门所谓因果，老夫已深知其中三昧，也许，老夫生前作孽太多，所以……将死时也没有一个好下场……”

“唉！”天南剑主眉头那股重重杀气，已不知何时隐没了，叹了一口气又道：“你我萍水相逢，好事情你做到底，待我死后，将我草草掩埋，别让虫噬兽吞就够了！”

遽明摇头道：“天南剑主，你要活下去，难道你已经忘了你的仇人，孤剑震天中原仿傲生尚活在世上吗？”

闻言，天南剑主突然一坐而起，牙齿咬得格格作响，恨恨道：“对呀，那经鬼尚未死，我的死完全是他施予的，我天南剑主自负英雄一世，连仇都报不了吗？”

说着，他愤愤站了起来，苍白的脸上流露出一片怨毒仇恨之意。

遽明暗地一喜，疾想道：这天南剑主心胸也太狭窄了，临死之时，万事具休，想不到他还念念不忘报仇……遂道：“天南剑主，振作点，别替南海一派泄气！”

此言一出，天南剑主似乎愣了愣，惊奇地往他望了一眼，道：“姓金的，

你怎么连老夫的出身派系都知道了，这……这简直不可思议。”

遽明笑道：“还不是你亲口自己说的！”

“噢！”天南剑主道：“既然你知道就算了，不过却不能将此事宣扬出去！”

遽明奇道：“为什么呢？”

天南剑主的老脸红了一下，咬牙切齿道：“南海一派现在欣欣向荣，大有压倒天下九大门派之势，老夫不愿让这些后生之辈知道他们的派宗，被孤剑震中原仿傲生那老鬼制住，逼令去当书童、做仆役、打杂工……”

遽明恍然大悟，点头道：“这个你且放心，金遽明绝不能说出只字片言就是了！”

天南剑主略感放心，恨声道：“孤剑震中原令我前途尽失，声誉全毁，幸亏世间没一个人知道，否则的话，南海一派东杀西伐树下的名声，全给糟踏了！”

遽明灵机一动道：“天南剑主，我们何不联手找那孤剑震中原，只要……只要你领我找到他的行踪，我金某倒愿意跟他拼上一拼！”

“你……”天南剑主愣了一愣，奇道：“姓金的，你跟仿傲生那死换以有仇？”

遽明沉沉地点首道：“他打败了我恩师，我要为师门雪此大辱？”

天南剑主疑道：“令师名字是否能够见告？”

遽明毫不犹豫地说：“先师南风真人就是！”

闻言，天南剑主大吃一惊，急促问道：“姓金的，你师父是南箫！”

语气之中，透露许多不相信的成份。

遽明道：“不错，金某从未见过先师一面，但是，我接受了他全部遗留的武功，他老人家也就是金某师父了！”

“哦！”天南剑主这才缓了口气，但仍惊疑道：“南风真人生前武功盖世，南海一派早有所耳闻，据我师叔祖提过，南风真人武功似乎不在孤剑震中原仿傲生那死鬼之下，为何竟打不过他？”

遽明苦笑道：“这个事关先师荣辱，金某不便作答，恕不奉告，金某只急欲雪此师门耻辱，不知天南剑主是否能协助金某一臂之力，寻找孤剑震中原仿傲生的下落？”

天南剑主思索一会儿，苦笑道：“这个倒不成问题，只怕老夫力不从心，无法实行你的愿望……”

遽明诚恳地道：“天南剑主，你先别气馁，生死由天，你又焉知不能继续活在世上……”

天南剑主长叹一声，刚才的一股仇恨怨毒之念全已消失，颓然坐倒地上，缓缓道：“说实的，姓金的，你听着，老夫不欲自欺欺人了。老夫内腑尽毁，佰最多不会再有一个时辰的活命啊……”

遽明失望地道：“天南剑主，你不想振作？”

天南剑主捧住胸腹，痛苦地呻吟道：“我……一点没有希望了……”

说到希望，他一张苍白的脸色，由白变青，由青慢慢转为灰暗。最后，他似乎连说话都感到吃力异常道：“金朋友，我没有希望了……恳求你！有我死后，把我草草掩埋，别让虫噬兽吞，我……就满足了！”

遽明见呛神色大变，冷汗直流，知道再不追问，恐为时已晚，忙自领首道：“这个你放心，不过再下需要知道，那孤剑震中原到底住在何处？天南

剑主你曾经……曾经替他做过事，也必然知道他隐成的地方……”

“哦”，天南剑主微弱地应道：“他，他一直住在贵州风悬岩那一片梅花村里……”

说罢，天南剑主扑通一声，扑伏在遽明膝盖之上，微弱，离死不远。

遽明心神一凛，疾忖道：贵州风悬岩……那不正是自己跟钟山一灵约定作仇怨了结的拼斗地点么……

“哈哈……”他长笑着自语道：“真是天助我也，让我金遽明免却许多跋涉之苦，哈哈……”

天南剑主闻及笑声，脸色大变，本来已够灰暗的脸色，此刻更平空添上一股浓厚恐惧死色，喃喃叫道：“孤，孤剑震中原……你别上来，别上来，我……我不客气哪……”遽明怜惜地瞧他一眼，对于这个生前作恶无数的魔头，他突然感到无限的同情，心想：世上就是这样的变化无常，想发人中原之时，是何等地趾高气扬，谁又会想到他临死之时，竟是这样的悲惨、可怜……

天南剑主双掌互握，全身起了不规则的颤抖，紧靠在遽明的膝头上，不停地自语着，那留恋世间，又似怀念家乡的梦呓之声，听得遽明凄凉万分。

他喃喃道：“天南剑主，你放心安息吧，金某答应你的事，决不食言就是……”他摊开手掌望了望，那白质的手掌不知染过多少人的血迹。现在，他又将埋葬另一个人，虽然这个人的死，并不是他造成的，但他仍然感到血腥味重重，似从这双白质的手上透出。

这时，有一双眸子在那石壁夹缝之处溜来溜去，充分透露惊愕之色。

遽明并未看到，但却听出近处有人在呼吸，那苦修多年的精湛内功，已然使他知道那阵呼吸的来源，究竟属于何种地方！

他左掌象慈母似的，抚着天南剑主的头发，右掌却悄悄地在地上挟着一块碎石，用食、中二指轻轻夹着……

偷窥的眸子仍然溜转不停，射出一线杀机。

透明喃喃自语，故意将自语之声提高了许多，使那偷隐于旁侧而不怀好意的人知难而退便道：“嗯，老鼠真笨，偷吃东西的时候，也不先瞧瞧四周有没有猫儿……”

“嗯，螳螂也不太聪明，在它捕蝉而食的时候，也应该注意树枝头上的黄雀啊！”

语出半晌，仍觉那隐藏于近处的人并未离去，他不禁有些恼怒，嘴唇一闭，星眸之中无形流露一股杀机。

“哼，普天之下。竟然还有这等愚蠢人，枉费我一片唇舌提醒……”

他心中暗自骂个不已。

这时，天南剑主开始全身抽搐不停：“啊，冷……冷……”

微弱的呻吟声，使得遽明愣了一愣，连忙脱下外衣替他披上。

天南剑主依然呻吟不休：“椰子、草原、茅屋、哈哈，我重又回到家乡了。哈哈，我已嗅到家乡浓厚的乡土气息了……”

遽明心中一恻，暗想：谁说为非作歹的恶人没有感情？就象天南剑主吧，二十年前是一个无人不怕的魔头，但从他神昏迷的自语里，依稀可以发现他与常人一样，怀有丰富的感情，只是没人开导，流入歧途罢了。

天南剑主梦呓般地又道：“柳叶小舟，逆波而行，村童歌舞，椰果互掷，哈哈，家乡近了……”

扑通一声，天南剑主全身晃动，躺倒在地上，嘴角尚露出一丝慰藉的笑

容.....

遽明一惊，暗骂自己粗心大意，能全神看护天南剑主，待出手扶他时，发觉他呼吸已停。

遽明不禁脱口说道：“死了！”

此声一出，他同时感到那近处轻细的呼吸之声，也随着自己“死了”二字加剧。

那一双在石壁夹缝处偷窥的眸子，有了一双凄凉的神色。

遽明望了望天南剑主平躺尸体一眼，就想把夹着的碎石朝呼吸来源劲弹而出。

蓦然，一声凄厉的叫声骤起，在这宁寂的石洞里令人毛骨悚然：“啊，派宗死了，派宗死了！”

闻言，遽明吃了一惊，猝听那凄厉的声音从另外较远的地方响起：“派宗死了，南海一派永日了，啊.....”

遽明愣了愣，心想：奇怪，还有人知道天南剑主是南海一派派宗.....

他脑中疾快浮上天南剑主临死之前那一番话语：“姓金的，你且别宣扬出去，这世上还没有一个人知道南海一派派宗天南剑主为人当过书单做仆役，打杂工，否则，南海一派声誉势将受到严重的挫折.....”

不禁大惊失色，蹿起老高，喝道：“好啊，居然还有人知道他的底细！”

凄厉叫啸之声又起，充满了悲愤怨毒，仿佛为死者而悲叹似的。

遽明思及天南剑主死前不许外传身世的话语，急欲寻获这第二个知道他秘密的人，当下，不敢怠慢，忙跨入石洞甬道，喝道：“什么人鬼叫不已！”

说着，疾向凄厉叫啸声奔去，人未到，借着石缝内透出微弱光线，看见一个头发零乱的老婆子掩面哭叫不已，心忖：原来是这“姥姥”。

一愣之后，喝道：“喂，老婆子，你叫嚷什么？”

老婆子闻声抬目，两眸精光湛湛，射出万般仇毒之色，恨声道：“小子，天南剑主是你杀害的？”

遽明不悦道：“老婆子你别信口胡言，天南剑主内伤发作，不治而死，与我何关？”

老婆子舞动着手中镔铁拐杖，一步一步走过来，厉声道：“小子，你不要抵赖，天南剑主是你杀害的，刚才那调虎离山诡计也是你施为的，还不与我拿命来！”

说着“呼”地一声，挥拐击来，那沉重有力的拐杖，已显示她功力相当深厚。

遽明忙一闪身，不悦地道：“老婆子，你满口胡言，不错，刚才那调虎离山计正是在下所为，但天南剑主却非在下杀害，你要逞强动武，不妨到外头去，此处场地狭窄，难以搏斗！”

老婆子哼了一声，道：“小子，你别想溜走！”

一掉身，朝洞口急走而去，遽明忙跟在身后，步出洞外。

十来个孩童并排站立一株古树之旁，但都面部呈恐怖之色，一动不动，仿佛也为怪婆子那阵厉鬼似的叫声给惊呆了。

老婆子怒目而视，挥起沉重拐杖，喝道：“小子，别走，吃老身一杖！”

“呼呼”杖出如山，遽明退后丈余摇手道：“且慢！”

老婆子怒喝道：“小子！你还想玩什么鬼把戏？”

遽明剑眉微挑，冷笑道：“凭你这两手，金某还没放在眼里，只是你怎

么知道天南剑主的底细，快从速道来，再打不迟！”

老婆子怒道：“好个狂妄的小子，老身活到这么大岁数，那天南剑主为我南海一派派宗，老身身为南海一派中人，为何不知！”

遽明冷笑道：“天南剑主临死之前，明明跟在下提及，说他的秘密除在下以外，世上再没有一个知晓的人，你是怎么知道的？”

老婆子喝道：“小子，闭住你的臭嘴！”又道：“南海一派因天南剑主进入中原之后，迟迟未归，一晃二十年，派中长老感于派宗无故失踪，势必展开一场争权夺位的厮杀，是以派老婆子远赴中原查访，所幸多年辛辛苦苦并未白费，派宗终于给老身找到了，不料正值他卧病期间，竟被你这可恶的小子给害了，还不拿命来，胡说什么？”

遽明退后一步，奇道：“那么你又因何认出他是南海一派中的派宗，而不将他引渡回去，这样隐没深山，是何打算，快说出究竟来！”

老婆子怒道：“老婆子过去虽未见过派宗之面，但早从长辈口中知道他的特征，当然认得出来，至于引渡他回去，是，是，因为……”

说到这里，老婆子老脸一变，再也说不下去。

遽明笑着道：“是因为你口馋，舍不得这些肥胖的孩童对吗？”

闻言，老婆子脸色大变，怒喝道：“小子你胡说八道，看老身饶你！”

她似乎老羞成怒，挥舞着沉重的拐杖，电闪般朝遽明全身要害处袭来，出手毫不留情，似乎要置他死地而甘心似的。

见状，遽明心中一动，从她表情里已看出他的心思，冷哼一声道：“老婆子，你有负南海一派长老之命，使派宗遭遇意外，看你回去拿什么做交代！”

此言一出，老婆子大吃一惊，手足全停，目光发直，怔得说不出话来。

见她如此神色，遽明越发肯定自己心中的想象，冷冷又道：“老婆子，我看你还是别回南海了吧，嘿，那里有门规极刑正等待着你去消受呢？”

“噢！”老婆子更惊骇了，连身子都起了一阵震颤，她做了亏心事，一经遽明勾动，自然承受不了。

遽明斗智已占优势，又威胁似地说道：“老婆子，金某提醒你一句，除了远走高飞之外，别无他计，你仔细考虑考虑吧！”

他一指那群惊立的孩童道：“如果你肯改过自新，把这些孩子送回他们的家去，我金某就不再寻找你的麻烦，而且还保证对此事只字不提！”

老婆子心动了，那威胁、利诱的确使她满腹亏心的人难以反抗。

“此言当真吗？”她情不由己，脱口问道。

遽明笑道：“金某说一是一，绝不更改，老婆子你自忖目前局势，下个决定吧！”

老婆子微微点头道：“你敢保证不将此事泄露出去吗？”遽明笑道：“你放一万个心，所怕的是你那吃人的恶性，改除不掉！”

“哼！”老婆子不悦地道：“小子，你敢瞧不起我？”“哈哈！”遽明笑道：“说话是说话，事实是事实，老婆子，说话容易，做起来就难多了，想你年岁不小，经历更是多不胜数，一定知道金某的意思了，哈哈……”老婆子而泛愤容，哼道：“小伙子，你敢瞧不起老身，老身就做个事实给你瞧瞧吧！”

她满面坚意地又道：“小子，别忘记你刚才的诺言！”遽明笑道：“我金某定当信守诺言。”

老婆子手臂一张，五根鸟爪似的手指突然向口中探去！遽明微怔道：“老

婆子，你要做什么？”

老婆子不言，五只手指紧紧抓住牙齿，闷哼一声，狠命使劲往外一扯，只听“吱”的一声，一股鲜血从她口中泉喷而出来。

遽明吃了一惊道：“你，你……”

老婆子一声不响，目光流露万分痛苦之意，但瞬间又消失了，她那五只染上血的手指，重向上牙抓去，紧跟着狠命地一扯……

“吱”的一声，又是一小股鲜血泉喷而出，喷到地上，喷到他手臂上，红白相映，分外刺目。

见状，遽明不知她为何突然自残自毁起来，惊愕之余，不由制止道：“老婆子，你发疯了！”

这活生生血淋淋的一幕落在—群天真无邪的孩童眼里，惊恐得他们纷纷掩住眼睛，掉转过头，不敢再视。

老婆子手掌一扬，“叭”地一声，遽明循声望去，只见左处一株古木干上，深深地嵌进十来颗牙齿，尚有些许血丝沾在牙齿之上，他不禁惊怔交加，“啊”的一声，呼道：“老婆子，这是为什么……”

老婆子径自从怀里取出一块四方手帕，抹了抹嘴边的血，脸却扭动不停，显见那活生生拔去牙齿的痛苦是多么难以忍受。

“小子，老婆子并未发疯，只为了在事实上给你一个铁证，不要看不起老婆子！”

“事实！”遽明惊疑地道：“这叟事实又有什么关系呢？”

“哼！”老婆子忍着痛苦，坚毅道：“小子，老婆子牙齿此刻全无，你该相信老身此后不再食人了吧！”

话声不清，模模糊糊，象似发自于一个口吃人的口中。

闻言，遽明恍然大悟，敬佩地道：“老婆子，你只要存心改过，何苦自毁牙齿呢？此后，你饮食将做如何打算？”

遽明开始对她的饮食有点关心了。

老婆子长笑道：“饮食吗？哈哈，这点是难不倒老身的，老身每日照样可以喝粥度日，哈哈……”

遽明喃喃道：“老婆子，我佩服你勇敢改过……”

“哈哈！”老婆子闻言笑道：“小子，你年纪轻轻，佩服的事还多着呢？”

四十七

且说老婆子自毁牙齿之后，领着一群儿童，寻路下山去了。

遽明望着他们的背影消失以后，这才匆匆返回洞里，用那天南剑主贴身匕首，掘了个土坑，将天南剑主草草埋葬之后，时已日落西山，残鸦投林了。

擦了擦汗，步出石洞，在芳草上漫步着，那新鲜的空气，带着浓厚的深山气息，使他耳目俱醒，神志—清。

他整了整服装，就想离山，目光瞬过—株茁壮的枫树，突然想起自己的目的：那爹爹的武功秘籍残页，不知还在不在洞里？

忙步入洞内，钻过隔室石洞，脚步踏处，一个墨笔勾划过的黑线条小圈圈，进入眼帘，他刚要探身，突然“吱”的一声，—道白光从地上闪电射出……

遽明吃了一惊，来不及考虑，单掌照准白光头前挥去！

两下皆快逾疾风，刹那间“嘭”的划起一声怪响，白光顿减，掉落地上，遽明手掌疼痛，打量着那由地穴里射出来的东西，暗想：这是什么东西？

俯身拾起，淡淡光亮从这东西身上透出，游离不定，原来是只短箭。

遽明惊奇道：“好厉害的短箭，自己内功已练至刀枪不入的地步，尤以双掌更为坚实，想不到还会为他刺得发痛？”

一面打量着这短箭，只见它长不过尺余，全身打造似金非金，似铁非铁，乌乌油油地却闪泛着白光，试用手抚摸箭头，阵阵寒意透过手臂，穿入心脏，心中怦动，自语道：“这只短箭，恁地怪异，由箭头居然还透出令人心神凛然的寒气。”

再看短箭身隐约刻着一行绳头小字：“波里神箭。”细看下面字迹，亦较明显：“南海波里僧”

“波里僧？”遽明陌生地念了一遍，却不知这波里僧昔日龙掌败金鹏，虎拳劈银鸢的英雄事迹。

心里觉得这波里神箭好玩，也不再加思索，插过腰带之间，他四面望了望，这座石洞壁上尽是斑斑剑纹，削划得面目全非，宛如一个年过古稀老人，额角前无数条的皱纹，不禁忘神地微笑着，心想：这些不正是自己以前用金牛宝剑留下来的杰作吗？瞧，经过这么多岁月，这石壁仍与以前一样，丝毫未变，自己留在上面的杰作，怕要永久地保存下去，甚至留存到后代！

想着，身子随着石壁刻画的剑纹团团乱转，不时用手抚了抚，做出得意的笑容。

遽明足尖挪动，方才触及地面划着的一个黑色小圈子时，“铮”地一声，一道白光电闪射出！

遽明微惊，疾用单掌劈落，拾起那色泽光艳的东西一看，只见那箭身隐约刻着一行绳头小字：“波里神箭，南海波里僧”

“怎么这么多？”遽明感到奇怪了，什么人在这石洞内布下这么多暗器，若非自己身怀绝艺，怕不立刻遭到毒手。

思忖着，遂小心翼翼地搜索起来，企图健到一些蛛丝马迹，以破除这石洞之内布下的箭阵。

石洞内除了一张八仙桌，一张方头小椅，一套木床外，灰尘不染，并无任何奇特的地方。

只有光滑的石地上划着十来个小小圈，周围不过三寸直径，看来甚是醒目，遽明见状暗忖：莫非这东西作怪！

握着那波里神箭朝着一个黑色小圈子中央使力刺去。

紧跟着，“铮铮”之声响起，一条白光从黑色小圈子内疾射而出，直朝遽明面前飞撞来。

“果然不出所料！”遽明暗骂一声，挥拳劈落短箭，再按照同样方式，将那十来个暗设的箭阵破去。

他喘了一口气，俯身将十来只波里神箭拾了起来，每只箭身都刻有字迹，千篇一律都是：“波里神箭，南海波里僧”

遽明忖道：南海波里僧是谁，难道他也曾经来过这座石洞居住过不成？

继而一想：天南剑主不是南海一派派宗吗？这十来只波里神箭可能是他从南海带来的！

他越想越对，遂不再怀疑，匆匆搬起石洞角落里的一块大青石，露出一口方圆三尺余的大洞口。

石块刚刚移去，一股浓郁的檀香气味飘然而出，其味清香高雅，沁人肺腑，心旷神怡，遽明暗想：可笑天南剑主居住此洞，已然不下数百日，还不知道他隔壁尚有个石洞呢？遽明暗笑把身躯一缩，就想钻进，蓦的，“嘘嘘”之声大作，嘘声惨厉，遽明虽武功不弱，也不由得为之大吃一惊。

一转身，目光如电，但见那另一旁的十来个黑色圈划的空穴内，不知何时游出七八条巨大的毒蛇。

毒蛇五花斑纹，鳞甲似铁，俱各丈余长短，手臂粗细，蛇未到，先是一股令人欲呕的腥恶之气飘来。

遽明疾快闭住呼吸，免得受其毒气所害，大喝一声：“孽畜敢来！”

左掌握拳，右掌虚空一抓，就待发出内家凌厉掌风。

岂料，就在他手臂方才扬起之际，七八条恶毒巨蛇，似乎遇到克星似的，疾“嘘”两声，满地乱滚乱转起来，激起灰尘满室飘来，那丈余长的身躯已紧紧盘做一团，尚且不停地颤抖。

遽明恍然大悟，暗想：这石洞里飘出来的千年檀香可端的厉害，难怪先师南风真人坐化将近百年身躯完整如初，从未受到点伤害！

遂不再理会，缩身钻进石室。

他四周打量一遍，景物依旧，在他的记忆里，这室内的陈设完全跟他初入石洞时一模一样，并未受到丝毫变动。

他微感放心，行至一处泥土蓬松隆起老高的地方，恭恭敬敬地拜将下去，连叩了三个响头，口称：“先师在天之灵，不孝弟子金遽明叩见！”

施礼完毕，又小心翼翼将南风真人墓旁打扫了一番，认为一丝不杂，干干净净之时方才住手。

他休息一会儿，开始搜寻起来，他记得爹爹的那武林秘籍残页是放在一处夹壁之内。

他转目望见石室内的石壁夹层不下数十处，心里不禁暗忖道：究竟哪一处呢？

他两臂一使劲，石壁哗啦啦落下一大片碎石，掉在遽明足上，痛得他几乎要叫出声来，他忍着痛，仔细找了一遍，始终未发现那欲得之物。

他又抓下两块石块，仍然没有那武功残页的踪迹，一时兴起，两掌一加劲，照准那些凹凸不一的石壁抓去，“哗啦啦”石块如雨而落，顷刻之间，他面前堆着的碎石已象一座小山似的。

“完了！完了！”他失望地叫了两声，因为经过他的一阵施为，剩余的石壁夹缝，为数已然不多了。

他使出全身劲力，抓住石缝裂痕摇憾着，碎石细土如雨似地沾在他脸上身上，一会儿时光他已变得象个黑人似的。

“真糟！”他左寻右觅，手指挖遍了碎石泥土，也不见有一张残页秘籍的出现。

“难道被人偷去了不成？”

“不会如想的那样坏吧！”

他努力地安慰自己，匆匆朝钻进来的那洞穴打量一遍，只见乌黑灰尘布满地，那阻塞洞口的巨大青石去掉之后，显得痕尚新，看情形，以前不会有人发现这座石洞的。

“这就奇怪了！”他暗叫一声，激起少年人执拗脾气，双掌交错，“轰”的一声推出两股凌厉大力，撞击石壁。

石片横飞，碎泥四落，平滑的石壁顿时平空凹了进去，深深陷入一个不平的大洞。

遽明余怒未息，左右开掌，巨大响声中，那坚固的青石石壁，已然吃不住那股排山大力，深入三尺余外。

他找觅了一阵，仍然不见秘籍残页的踪迹，不仅余怒交加，颓然坐到地上，悠悠地唱叹着。

“我记得它明明放在石壁裂缝的夹层内啊，为何折腾了大半日还不见踪迹呢？”

这时，暮色四合，石洞内更加黑暗。

遽明习过内功，眼力不比平常，是以，此时他尚能看得清楚。

爹爹一定会生气的。他悲哀愧疚地想着，星眸里流落两滴至情眼泪。

他愤愤地呼道：“哼，如果是人偷去的，这个人我一定不饶他！”

但是，事实摆在眼前，瞧这石洞在以前分明不曾有人来过，他恨虽恨，还是无可奈何。

“爹爹说不定会恨我的，我这个不孝儿子，从未给他点快乐和幸福，相反地令他伤心，我是多么不孝啊！”“爹爹急急要将这秘籍残页还给孤剑震中原，他老人家如果知道我这样，一定会失望的！”

他悲哀地忖道，当自语提着孤剑震中原之时，脑中疾快转了一周，不禁喜得跳了起来，疾忖道：孤剑震中原与我先师有仇，我要雪耻，如果击毙他，事情不就解决了吗！“哈哈！”他豪笑两声自语道：“孤剑震中原一死，爹爹找不着他，自然就不必将武功秘籍残页还给他了！”一时豪兴逸起，忍不住仰天长啸一声，以发泄他心中蕴聚着的畅意。

洪亮的啸声，划破四周一片死寂，在这密不透风的石洞内，宛如一条游龙，回音声声如敲在万年石钟上似的。

“哈哈，找寻孤剑震中原吧，我已经知道他居住的地方，不怕他逃掉！”

他高兴地来回踱着，星眸焕发出一片坚定的光芒，紧紧瞧着高悬着的翠绿匾额“南风憩”，心中激动地难以压制。

“可是！”他转念一想，不由对自己产生怀疑：孤剑震中原被誉为一代奇人，武功之高，已达半仙之境，我是否能将他击毙？

的确，这是一重困难的事情，遽明全身如被浇上一盆冷水，直透脊骨！

他深深犹豫起来，眸子中刚才那股喜悦的光辉已然消失殆尽。

“爹爹真可怜！”他失望之余，脑中又浮起爹爹金独生那眉头紧紧皱在一道的情形，必中一阵痛楚。

他探手入怔，摸了一阵，那蚀骨毁金神箫，已然不在，再摸了摸腰间，金牛宝剑也不在了。这使他本已失望的心，更添一层沉重的压迫。

“真乃天绝人也！”他长吁一声，苦笑道：“人到绝处就是这样，呼天不应，呼地不灵，我金遽明是栽跟头栽定了！”

忽地，一声奇怪的叫声划出，其声非常刺耳，遽明不由惊得跳起老高，便道：“什么东西，叫声如此凄厉，就象夜枭鸣叫似的……”

“喀喀”奇怪地叫声又再次传来，凄厉恐怖已极，且带着一丝欲觅人而食的怒意。

遽明俊脸微变，惊忖道：奇怪，这室内有檀香，毒虫蛇闻及无不瘫痪在地，惊若克星，这怪叫的是什么东西，竟然不受其危害……

思忖间，连忙移动身驱，将身子紧靠在石洞壁面，避免这怪物突袭，两

眸却聚精会神，一眨不眨，打量这奇怪响声的来源。

“喀喀喀”西边高悬着“南风憩”那块翠绿色的匾头，此刻忽然无风自动，并且由匾额左端透出两只闪闪发光的东西。

遽明低叫道：“啊！明珠！”

此声一出，那“明珠”忽然动了几动，闪闪的光芒，向外四射。

遽明奇呼道：“哦，明珠会动？天下居然会有这事发生，我金遽明倒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喀喀喀”怪声又起，遽明侧耳静听，竟出之在那块“南风憩”匾额的左右，一时疑腹丛生，忍不住移动脚步缓缓趋上前去。

“竟然躲在这里！”他边走边弯身拾起一块碎石，心想：看你还会再叫，送你快石头尝尝！

暗地里瞄准发声来源，就抖手掷去，这一霎时间，他忽然感到眩晕，全身一阵摇晃，几乎跌倒！

“啊！”他惊呼一声，惊觉地支持身子退后丈余，叫道：“好家伙！这怪声居然还会放毒气。若非自己内功精湛，怕不立刻倒地不起，受其灾害了……”

不敢大意，遂将碎石朝匾额抖手掷去，匾额被击，脆响一声，奇怪的是那“明珠”在匾额声响起的刹那，已然弹落地上。

遽明心喜，正待屏息去拾，“喀喀”两声响起，使得遽明赶紧收住脚步，不敢大意。

“咦！”他灼灼望着闪闪发光的“明珠”，惊想道：怪声竟出自明珠身上？“明珠”不但会叫，而且还会动，若真如此，倒是世上罕见的宝物！

他好奇心大起，匆匆拾起石块朝“明珠”掷去，口中发出大喝之声：“明珠别跑！”

那闪闪发光的“明珠”似有所觉，“喀”的一声，飞腾而起，直朝遽明飞来，快如流星。

“哦！”遽明一个回身大转弯，足根起处，掠起一丈多余，惊思道：这明珠可真不好惹！似有灵性似的，才掷他一石块它就要报仇了！

明珠一扑未到，未及落地，半空“喀”的怪叫一声，重朝遽明扑去，带起一股破空之声。

遽明不敢怠慢，大喝一声：“来得正好！”

单掌疾快飞去，拂起一股劲风，他尚怕“明珠”吃不消，遭到损坏，就在左掌拂出之时，右掌陡翻，五指箕张，向“明珠”抓去。

“喀喀”，“明珠”凄叫两声，不退反进，一个飞去的石子，平空又啻一倍速度。

遽明把握机会，傲笑一声，一把抓下。

突然，他手指触到一个软绵绵宛如肥肉的东西，脑中电光一闪，直觉得情形不对，要想收的和时，为时已迟。

“喀”怪叫声方才响起，他感觉食指一麻，一股毒气钻心而进，他不禁怒喝一声：“好家伙，原来是动物！”

左掌灵蛇般传出，对准“怪物”头上一拍，“叭”的一声，这动物应声而落，显然吃不住遽明怒极而发的一股大力，摔跌在地。

遽明长吁一口真气，封住全身穴道：不好，自己一个不防，中了剧毒！

他喟叹一声，身躯一弯，左掌夹着一股凌厉的掌风，砰然一声击向跌摔

地上的“动物”。

“嘭”的大响，怪物惨叫一声，伏倒在地上，遽明再细瞧时，只见它不过拳头大小，全身皱纹麻皮，五花斑斑，极象似一只蟾蜍似的，那闪闪发光的“明珠”，正是它额角长着的一双眼睛。心中恍然，不禁怒道：“原来是你这东西捉弄，害得自己懵然不知，尚以为是会动会叫的明珠，差点上当！”心中不甘，左手频挥，“嘭嘭”这蟾蜍似的怪物被击得“吱吱”乱叫，翻来覆去，痛苦已极。

遽明怒意未息，正待再打，突然右臂麻痹，一种从未有过的刺痛，涌上心头，心神一凛，连忙顿住手掌。

这蟾蜍似的怪物，机警已极，明亮的眼睛，灼灼望着遽明一会儿，忽然一声不响，跳着竟想逸去。

遽明大怒：“畜牲别逃！”左足随语而出，踏住怪物，骂道：“你这怪东西休想逃走，我这手臂可不是白咬的？如果出了什么差错，惟你试问！”

怪物“喀喀”连叫，使劲地摆动着，奈何遽明足劲足雄厚，不下数百斤力道，只压得它全身痛痛，连叫声也流露出乞怜的哀鸣。

遽明冷汗直流忖着：这怪物体内之毒，如此剧烈，自己药丸全无，今番说不得要栽到他身上了！

望着它闪闪发光如明珠的眼睛，心中生恨，不由怒喝出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怪物，你咬了我一口，使我毒气归心，须由你身子做赔偿！”

这蟾蜍似的怪物，似懂人言，闪言之后，身子一打颤，连尿都流出来了。

遽明冷笑道：“既知如此，你又何必当初，快拿命来！”

说着，左掌蓄劲就待拍下。

怪物“喀”的一声哀鸣，全身动了几动，突然一口紧紧咬住遽明的足踝。

遽明勃然大怒，喝道：“你还敢反抗！”

足下一加劲，那怪物哀叫不已，那乞怜的哆嗦声却没有意欲抗拒的怒意。

遽明心中一动，见他全身剧烈地摇晃颤抖，闪闪发亮的眼睛，竟有一只渐渐由明亮而变得平淡，由平淡而变得灰暗，将熄灭了。

见状，遽明心中一动，疾忖道：它在做什么？

好奇之心一起，性命安危，全然抛在脑后，不由足下一松。

怪物“喀”的叫了一声，从这仿佛吃力的鸣声中，遽明似以听出它含有感激之情了，心中暗想：想不到这东西恁地通灵，可见天生万物，各具智慧，丝毫不能忽略……

半晌，遽明手臂麻痹加重，在他感觉中，这怪物的体躯似乎也出奇的颤动了。

“喀喀”两声痛鸣方才发出，遽明却看见一桩奇事，不由得“啊”的一声，给怔住了。

原来，怪物那只灰黄的左眼突然从它眼眶里挤了出来，滚落地上。呈灰暗之色的怪物左眼，落地之后，重又恢复它的光亮，尤其在这黑黝黝的洞里，更象似一颗罕见的明珠，色泽光鲜得令人见而生爱。

见状，遽明惊怔交加，叫道：“喂，这……这是什么意思！”

怪物虚弱“喀”地叫了一声，随即象大病初愈似的，吃力地伏倒地上，一动不动。

遽明奇想到：这也不对，如果拿它眼睛作抵偿的话，自己受毒已深，生死难卜，势必杀它以泄恨，它又何必多此一举，徒增无限痛苦！想着，疑虑

丛生，兀自考思不出。

“莫非……”他似信似疑地叫了一声，急道：“它忍痛挤出眼睛，莫非深含用意，或者是这眼睛能解除所施予自己的剧毒，或则……”

他不再考虑，拾起那怪物的眼珠，往嘴里就塞，怪物明亮眼珠才一入口，立刻化作一股郁浓液体，流进喉头。霎时，腹内火炽，阵阵热流从喉间透出，连呼吸都带起一股热气。

他又惊又疑地叫道：“是好是坏全看这一举了，若然失败，自己也无话可说了！”

索性自个运转内力，解开封闭的穴道，他想：成事在天，自己只有静待事机的演变了！

四十八

半晌，一股纯阳真气突从丹田要穴冲向“十二重楼”，“三十六玄关”，翻翻滚滚，一发不可收拾，类似练功中走火入魔的先兆，心头大吃一惊，狂喊一声，“怪东西找死！”

足下一加劲，“喀”的一声，怪物平伏地上出乎不意，吃了这致命的一击，顿时痛苦得辗转反复，颤抖不已。

遽明心有余怒，喝道：“怪东西敢害我，一命抵一命，你虽不是人，也不能逍遥法外！”

说罢，足不连踪，“喀喀”，怪物惨叫了几声，晕死过去，四脚朝天，模样甚为难看。

遽明眼皮沉重，昏昏欲睡，恨在心头，冷笑一声道：“死有余辜！”一脚将怪物身躯踢出四五丈外。

“哼”……遽明缓缓坐了下去，让肩膀依靠着石壁，心想：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自己这次是死定了！

长吁一声，闭起双眸等待着死的降临，他只轻叹一声，坐正姿势，双手合十，象个老僧入定模样，暗忖道：昔日先师南风真人升仙之时是这种姿势，自己为他弟子，虽然没有先师那种善德慈性，也应仿效仿效。

思忖着，心清神静，灵台空明，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快意涌上心头，他恍然悟出“死”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相反地，它能摆脱一切世欲纠缠。

“哈哈……”他舒畅地笑着，说不出有多痛快与舒畅！原来死只不过如此而已，有何可惧之处！

洪亮的发自内心的笑声，在这黄昏时分一片幽暗的括苍山石洞里，显得出奇的浑雄。无限的豪情畅意，皆包含在这一笑之中……

遽明一跳老高，头顶几乎撞到石洞的青石壁上，“怪了，怪了……”他反复地叫道，心中委实为自己临死之前，能发出如此清亮的笑声而惊奇，他着急地来回踱走，又紧张又恐慌，深怕自己要死都死不成了。

“怪了，怪了，”他左掌出力击着掌，“拍”的一声脆响，他眉头不禁为之一皱，原来他非但没有因毒气攻心而死，反而平空增加了不少劲道。

他匆匆行至怪物落身之处，只见怪物仅有的一只明亮眼睛已闭合上了，整个身子一动不动，似已死去多时，不禁有些气恨自己，叹了一口气，想道：自己错怪他了，恩将仇报，无故致它死命，唉，自己愈来愈糊涂了。

他埋怨了自己一会儿，就地掘了个地穴，拾起怪物尸体就想埋藏，不料，

他手才一触及怪物尸体的大肚皮时，不禁怔了一怔，疾忖道：它的肚皮怎么这么硬？难道他吃食的全是坚硬石块？

好奇之心大起，遂在怪物大肚皮上摸了摸，那层软肉薄皮包裹的肚子，的确与别的动物不太相同，好似装着一块不算大小的石块，显得坚硬沉重，遽明疑心更重，叫道：“啊！这世上居然还有吞噬石块为生的动物，自己怎么从未听人说过，难道自己孤陋寡闻？”

想着，他感到惭愧，一颗想死的心又活动了，因为这世上还有许多他需要去了解，去探求的事物，他承认自己所见所学实在太少了。

他默默摇着头，一股孤傲之念顿时消失殆尽，开始自卑起来，自卑自己对这神奇的宇宙万物，尚未有充分的认识，就生出寻死之念。

他握紧拳头用力击着石壁，那坚硬的青石壁，经不起他强大的劲力拍击，碎石泥屑簌簌而落，本来他一张布满灰尘的脸孔，此刻更加污垢了。

他拭也不拭，抓起怪物身子往地穴里就塞，“嗤”的一声，那怪物的肚皮被他指甲一划竟然破裂了个三雨大小的口子。怪物肚皮才一破裂，立刻有一个黑黝黝的重物滚了出来！

“咦！”遽明望了黑黝黝的重物一眼，看它不象石块石木之类，不禁奇道：“这是什么？”

顺手拾了起来，只见那黑黝黝扔重物原来是一个质地坚硬的鳞皮，心中怦跳，脑里回忆一遍，不由得喜叫一声：“啊！我想起了，这……这不正是爹爹的武功秘籍残页么！”

他匆匆记起自己昔日习艺之时，这武功秘籍正是装在这用蛇鳞而制成的鳞皮盒子里，一时烦恼惧失，喜呼道：“啊，这回可放心了！”

他颤抖着双手，慢慢打开那鳞甲制成的盒子，两张厚厚的羊皮绢纸呈现眼前，黄色羊皮绢纸之上的文字密密麻麻，并有不少小人图案绘画其上，栩栩如生，遽明一见不错，连忙合拢盒子，小心翼翼放在怀里！

“想不到多时寻找不得的东西，竟然在这不知名的怪物肚皮里发现，早知道的话，岂不省了许多手脚！”

忖至此，他又有些内疚，内疚自己恩将仇报，杀害了这欲意解脱自己灾难的动物，“对不起！”他轻将怪物尸体安放在地穴之内，然后再用细土碎石填满地穴，让它的尸体得以安稳埋藏，免受风侵虫噬。

埋葬完毕，遽明目的已达，归心如箭，思及爹爹早盼晚眺地等待自己归来，更是坐立不安，匆匆整了整行装，钻出石室，沿着甬道走出洞外。

这时，风高气爽，明月如霜，括苍山上怪石起伏，古木参差，都浮辉着一片银光，括苍山宁静至极，除了风过草动，夜鸟偶而叫鸣的声音外，毫无一点世间喧哗鼎沸的杂音。

遽明伤感地自语道：“别了，括苍山，我的故乡，我怀念的地方，我会再回来的，除非……”

月色正浓，他发出一阵清啸，朝山下纵掠而逝，一个孤独的影子消逝了，消逝在这高峰千仞，赤壁如云的中原名山——括苍山。

这天，万里无云，碧空如洗，蔚蓝色天空除了高悬的太阳外，只有几只盘施高空的苍鹰“嘎嘎”发出高门清脆的鸣声。

开封自古为中原名城之一，街市繁华，游人如织，鼎沸嘈杂，三教九流，汇聚一道，皆从各方而来，这座城市人口显得十分复杂。

此时，却有一个年过四旬，长眉凤目的中年文生踉踉地在街道上踱着，

中年文生器宇不凡，仪表出众，但他眉宇却深深紧锁，带着浓厚的忧虑色彩，他四下顾盼了一会儿，长叹一声，寻了一家酒肆走了进去，远远就有人听见他呼酒的声音：“唉，店小二，打十斤陈酒来，愈凶愈好，待会儿加你酒钱”这时，一个青衣少年匆匆经过这条街道，少年英俊非凡，但两道剑眉同样笼罩着淡淡的忧虑，边行边不停地四周张望，显得他心神不宁，魂不守舍。

“呵！”少年眼光瞟过酒肆，剑眉一扬，忽然发出惊喜参半的呼声：“爹爹！”一个结实的身子飞惊而入，两臂张处，一把将那中年文生抱住，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同时流下至情的泪水。

中年文生吃了一惊，为这出乎意料的场面给怔呆了，嘴皮翕动，只说出几个短字：“是明儿吗？”颤抖的臂膀不由自主反拥而上……

“明儿你回来了！”片言短语却蕴含无限的感情，少年眼泪直流，亦颤声道：“爹爹，明儿该死，苦了您啦！”

中年文生沉重地摇头，眉宇间那紧锁的一缕忧色尽逝，展露一丝慈爱的笑容道：“儿，这不怪你，倒是你千里跋涉，吃了不少风尘之苦！”

说着，一拉遽明衣缘道：“明儿，来，来，来陪爹爹喝酒，以为祝贺，哈哈……”中年文生并不洪亮的笑声，却引得酒肆内数十位酒客的眼睛的注视，因为那是平常难以听闻的慈爱关注之声。

遽明星眸内闪耀着喜悦的色彩，从怔中取出一个鳞皮制作的盒子交给中年文生，兴奋地道：“爹爹，明儿总算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找到了您的武功秘籍残页！”

“啊！”中年文生喜道：“明儿多亏你……否则爹爹真没法对孤剑震中原交代了！”

他心情仿佛沉重了不少，喃喃自语道：“孤剑震中原，孤剑震中原携走他武功秘籍，一别二十余载，不知他老人家是否跟以前一样，不会介意？唉，二十年了，他老人家是否依旧无恙！”

自语至此，金得生突然一拍遽明肩膀道：“明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爹爹早就作了决定，带你一同去找寻孤剑震中原仿傲生……”

“哦”遽明闻言大吃一惊，欲将心中寻找孤剑震中原拼斗的话吐露出来，只唯唯诺诺应道：“是，爹爹！”

中年文生慰藉地笑了笑：“明儿，爹爹自忖愧对孤剑震中原他老人家一片爱护之情，只有希望你能对他人家做点事，以报答他老人家昔日给予爹爹的恩情……”

遽明慌忙急道：“是，”心中却不满地暗忖道：不行，不行，我要为恩师雪耻，否则，我得到他老人家全部技艺，却无一丝报答之处！

复杂矛盾的心情在他内心冲突，交织一片，他委实为难已极。

中年文生仰面干了一杯酒，慈爱地抚着遽明的头发道：“明儿，自你走后，唐琪那小姑娘日夜盼望你回来，每日暗自哭泣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你知道吗？这小妮子徒你一片至情，你可不能辜负她啊！”

遽明俊脸一红，道：“是的；爹爹，我记住就是，唐琪，她是……为儿已遇到她了，此刻……”

他不敢再讲下去，因为他母亲曾经关照他，不要将她活在世上的消息，透露给他听。

他不安地瞧了爹爹一眼，心中十分惭愧将此事隐瞒不给爹爹知道。中年文生不知道内情，满意地点点头，神色暗淡地道：“明儿，自古情字最难看

破，就拿爹爹来说吧，为了这个情字不知吃了多少苦，遇了多少难关，到了后来还是空做了一场梦！唉……”

遽明忙打贫道：“爹爹别提旧话，徒自伤心，明儿……”

他话尚未说完，突听一声洪亮的喝声，传至酒肆门口，喝声如雷，引得众客不约而同将视线往门口瞟去，只见一个面目奇丑的少年阔步迈了进来，神色倨傲之极，似乎没将天下人放在眼里似的。

遽明见状，微感不安，碍于爹爹在旁不愿多事，尽量将眼光转向别处，免得见了那眼光不舒服。

奇丑少年旁若无人，走进酒店，一转身朝他身后跟着的一对少年男女喝道：“坐下！”语气咄咄逼人，毫不带一丝感情，只瞧得众客疑腹满生，弄不清三人是何关系，只当这一对少年男女犯了什么罪，被衙役似的奇丑少年捉到。

少年男女俱各目清眉秀，满面正气，不象犯罪的恶人，闻见喝声，一声不响，默默坐了下来，那女的美貌如花，坐下之时，恨恨朝那奇丑少年盯了一眼，似对他这趾高气扬的喊声，无可奈何似的，只好忍气吞声。

奇丑少年似有所觉，咧开宽阔的大嘴“嘿嘿”冷笑数声，道：“怎么，你俩不来吗？哼！谁叫你俩作孽自承当，不愿答应我的条件……”

一面喝道：“喂，店小二还不快端上酒菜来，难道要等少爷把你们房子拆了才动手吗？”声如泉啼，否则人耳目已极。

店小二忙不迭躲身道：“是，是，小的就来了，小的就来了，爷儿请息怒！”说着，吓得汗流如雨。

遽明忍不住瞧那奇丑少年一眼，只见他横眉瞪眼的吆喝不停，心中有说不出的讨厌，只轻哼一声，将一股不满之情藏在肚子里。

奇丑少年依然未觉，喝声不停，仿佛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要以他如雷的喝声来代替似的。

金独生不悦地叹道：“唉！所谓乱世之秋，必出妖孽，明儿你以后行动要约束一点，免得一个不慎，走入歧途，同他一样就让人耻笑了。”

遽明从爹爹语气之中，已经听出他不满之意，点了点头道：“明儿知道，但请爹爹放心！”一面又道：“爹爹，此人无礼无教，必然不是好人，明儿去惩戒他一下，要他略敛狂气，好吗？”

金独生摇头道：“这等人不必去理会他，任他自行自便，将来一定会有人惩戒他的，用不着你动手……”

遽明无奈，只耸耸肩应道：“是的。”

此时，奇丑少年又拍着桌子喝道：“喂，你们这批王八羔子说话小声点好么？让少爷听了烦死了！”

这话一出，全场寂然，没有一个酒客败挫其锋，金独生轻叹道：“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近年来坏人多过于好人，江湖上平息将无望了！”

遽明苦笑一声，也不愿说话。

奇丑少年似有闻及，两只星眸四周一扫，厉声道：“哪个不长眼的王八羔子，敢议论大爷，快自行招出。否则，哼哼，一经大爷查出可不是好玩的！”

遽明闻言剑眉一挑，就待发作，金独生忙一拉他衣服，低声道：“明儿，算了吧，这种人，他要骂就骂吧，反正以后总有人要惩治他的……”

奇丑少年喝了半天还不见有人回音，不禁老羞成怒，“嘭”地一声重击拍着桌面，杯盘碗筷跳起老高，只听他咆哮不停道：“是哪个混蛋还不快些

滚出来，迟了，老爷要大开杀戒了！”

此言一出，数十个酒客各自恐慌起来，仿佛对奇丑少年的横暴感到寒心。

一个坐在遽明桌旁的酒客站起来道：“爷儿，是他……”

数十个酒客不由顺着这人手指望去，只见他所指之人正是隔着一桌的遽明父子，一时大家都轰动起来，有的竟为了这一对即将遭到不幸的父子暗地担起忧来，用手遮着眼睛，不敢再看这即将发生的惨剧。

奇丑少年凶眼掠过遽明父子两人，重重从鼻孔哼了一声，一面缓步走了过来……

金独生喟叹一声道：“明儿，事到临头，再不理会也没办法了，你好好应付吧！”

遽明微笑道：“好！”

心中为将一泄恨气而高兴，奇丑少年“咚，咚，咚”沉重地走了过来，响起清脆的足步声，便道：“嘿，你这两个混蛋敢说少爷的坏话，简直自讨苦吃！”

冷笑着，一只手掌已经提了起来，站定两人身前，就待挥掌而出。

忽地，他似想起了什么，丑陋的脸上透出一丝惊奇之意，举起半空的手掌也停滞不下。

他仔细地打量着遽明，俯首思忖一下，突然面泛惊色，脱口呼道：“是你……”

遽明一怔，脑子急速闪过一副情景，亦脱口喝道：“哦，你是丑星童子！”

丑星童子退了一步，喝道：“小子，何处不相逢，快拿命来！”

遽明星眸闪电，透出讥讽的神色，嘲弄似地道：“拿命，哈哈，谈何容易，金某的头在颈上，心在胸中，你有本事尽管来取吧，哈哈……”

他傲笑着，当目光瞧清那丑星童子同桌的一对面浮惊愣之色的少年男女时，不禁呼道：“河朔双英！”

河朔双英也同时惊呼道：“金大侠，快来救我们！”

遽明点头奇道：“咦，你俩武功不错，怎么不反抗！”

河朔双英俱各面色一红，那男的又喜又惭愧地道：“这家伙乘我兄妹危难之时，用独门手法点我们的穴道，以致……”

他不好意思再将失意的事情抖露出来，遽明恍然大悟，喝道：“丑星童子，这俩兄妹与你无冤无仇，为何将他两人缚束住，是何道理，快说个理由，否则……金某不会象上次在花林庄一样再饶你了！”

四十九

提起花林庄，丑星童子丑脸变得铁青，厉声道：“上次在花林庄时，少爷一个不慎中了你一掌，至今尚愤不平，快还少爷公道来！”

声出人到，掌风呼呼，一只手掌劲袭遽明全身要害，他含恨出手，功力不比寻掌，一时桌椅横飞，酒客群起走避，惊呼和怒骂之声不绝于耳。

遽明退后二步，冷笑道：“丑星童子为何不用双掌，难道嫌花林庄一役不够精彩吗？”

丑星童子咆哮如雷，人如疯闯，边打边骂，道：“姓金的，少爷与你誓不两立，今朝不是你活便是我死！”

出乎仍是单掌，遽明悄然悟道：“哦，原来一臂被人给废了，怪不得功

力大减，比起花林庄来逊色多了……”

丑星童子使出浑身解数，尚摸不到遽明一丝衣衫，怒上加怒，他两眸已红，遽明周旋有余，一边跟河朔双英搭讽刺：“河朔双英，这贼子光制住你俩穴道，并不加以伤害，是何道理，请说出来听听可以吗？”

河朔双英齐齐恨声道：“这恶贼叫我兄妹俩加入毒爪帮，我俩誓死不从，是以……”

“哦，毒爪帮残害同道，荼毒百姓，人神共愤。河朔双英，金某佩服你俩心志坚定，不为强权利诱所动……”

“金大侠别取笑了……”河朔双英连耳根都红了。“自古英雄豪杰都心志如铁，河朔双英，但愿你们长久为正义而努力！”

遽明微笑着夸赞。

河朔双英满面羡慕之色道：“金大侠好深厚的武功，真令人向往……”

遽明笑道：“你们也不差呀！”

少女面上浮出两朵红晕，羞赧地道：“金大侠，我们兄妹若能够及得您万一，就心满意足了……”

那男的亦有同感，随声道：“对，妹子说的不错，金大侠绝世武功早令鄙兄妹心慕已久，恨不得拜大侠为师，学个一招半式……”

这时，遽明一领丑星童子，右掌疾如闪电，“嘭嘭嘭”三掌一招，迫得丑星童子连打寒颤，倒退不迭，败相毕露……“别大侠大侠的，叫得在下好生不安，假如你们没忘记的话，就直呼在下名字吧！”

闻言，那少女脱口低喊了一声道：“金遽明……”虽然细若蚊鸣，但是出在姑娘口中却就不同了，只见她娇颜尽红，象一朵散香吐艳的玫瑰，深垂着螓首，不胜娇羞。然而，她一双美目却有意无意，向遽明流露出错综复杂的光芒……

遽明兀自未知，颌首笑道：“还是妹妹行，肯听话，哈哈，作哥哥祈不要再来那俗套了！”

闻言，少年跟着放怀大笑起来，少女却睁着眼睛，美目流波，在遽明脸上转来转去仿佛要从遽明身上找出一丝她芳心深处的寄托……

金独生目睹这复杂的局面，心中纳闷不解，弄不清明儿为何与这奇丑少年认识，而算起旧时的梁子；又忽与这一对少年男女打起交道来了……

他也不想问，心中有数，知道明儿在江湖上，已是有头有面的人物，交游之广自然不在话下，自己微笑着想道：这孩子天赋奇秉，天地之精英而生，在武林占据了一席重要的位子，将来怕不在孤剑震中原之下哩……

恩忖未了，忽听遽明喝了一声“着”，全身摆脱，掌拳缤纷，如山似海，汹涌袭向丑星童子，神奇美妙，兼而有之，丑星童子心怀畏惧，先机已失，这时再也无法抗拒，“哎哟”一声，肩头被击，顿即坐倒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

遽明冷笑一声道：“草包，还不把河朔双英的穴道解开！”

丑星童子恨然道：“姓金的，要杀便杀，少爷不在乎，要我解开他俩穴道，却比登天还难！”

遽明怒道：“那你的意思是不肯了！”

丑星童子答道：“当然，你待怎……”下面的话尚未出口，遽明左臂一长，“拍”的一声拍中他的期门要们，冷笑道：“你当金某不会解吗？”

他走近河朔双英，仔细看了一看，冷笑道：“雕虫小技也敢在金某面前

卖狂，丑星童子你活该受苦……”

说着，暗聚真气于右掌，一拍一引，少年大吃一惊，吐出一口浓痰，舒了舒手脚喜道：“解了，解了，金大侠谢谢你遽明微笑道：“你到现在还大侠大侠的，叫得金某心里好不难受……”

少年“嗤”地笑出声来道：“金，金兄……感谢您救难之恩，恩同再造……”

遽明好笑道：“你这人真奇怪，方才去掉一个大侠的名号，就在你上面加了个‘您’字，我真不懂你是什么意思？”

少年舌头一吐，扬了个鬼脸，道：“便好，好，对不起了，金兄……”

遽明忍俊不已，思及少女穴道未解，行至姑娘身边，笑道：“你留神啊，我解穴道的手法特别痛苦……”

说罢，伸出手掌就要拍下去，姑娘面颊一红，瞟了遽明一眼，突低唤道：“遽明……”

遽明一怔，奇道：“姑娘有何见教。”少女羞愧地望了少年一眼，一言不语，竟然默默低下头去，这一些莫名其妙的动作，使得金遽明迷疑不已，再也笑不出来了。

少年看得清楚，此刻不禁问道：“金兄人称龙凤，一表人材，想嫂嫂必也是一位人间佳丽，绝世美人……”

遽明闻言，不明就里，脱口道：“杨兄此言何意，金某实在不解，至于妻子，金某尚未聘娶，杨兄何以知道必是一位绝世美人？”

少年不言，却微笑朝妹妹盼了一眼。

少女芳心宛如鹿撞，说不出是惊是喜，人已羞得连脸孔都有点发白。

遽明恍然大悟，心中一急，忙道，“爹爹，我们走吧！那……那事情尚未办完，容不得拖延了……”

一拉金独生手腕，付了酒钱，朝少年道，“杨兄珍重了，今朝金某身有急事，不能耽搁，容日后再致歉意……”

一面提心吊胆为少女拍活穴位，说道：“对不起，姑娘自己珍重了！”

言毕头也不回，拉着金独生朝门外走去。

当他转弯抹角穿过酒店大门时，似乎看到姑娘芳肩起伏，眼泪如雨而落，但是，他已无法顾及了。

少年怔怔立在当地，说不出是何滋味，他仿佛觉得自己做错了一件事似的，颤声道：“对不起，妹妹，我是无意的……”

少年怔怔立在当地，说不出是何滋味，他仿佛觉得自己做错了一件事似的，颤声道：“对不起，妹妹，我是无意的……”

那少女不言，暗暗流着泪水，芳心凄凉已极，她情窦初开，便尝到了惨痛哀伤的液味。这人间浮荡的感情，未免太复杂了吧……

金遽明告别爹爹，欲往贵州风悬岩。

天气晴朗，阳光和煦，开封道上响起了悲壮的歌声，歌声飘荡空间，袅袅不绝。

一个跌跌撞撞的影子由对面道上奔来，遽明停止了歌声，好奇地打量着他。

“啊！夏鼎郎君！”

遽明吃了一惊，但又疾快地走前两步，拦住来人去处，喝道：“喂，夏鼎郎君，何处不相逢，想不到我们又见面了，这次该把《南风真集》还给我了吧？”

夏鼎郎君惊呼一声，退后两步，一个跌撞的身子更是东倒西歪地摇摆不定道：“是你！”

遽明冷笑道：“不错，正是在下，夏鼎郎君，看样子你受了极重的内伤，难以跟我对敌，还不快把《南风真集》还给我，免得你伤上加伤。”

夏鼎郎君抬起灰暗的眸子，在遽明脸上转了一圈，干咳两声，吃力地道：“金某人，你听着，你不用再恐吓我了，反正咳，咳，咳……”

他一连干咳三声，吃力地讥讽道：“我夏鼎郎看反正即刻就将离世，金某人你再凶恶也没用了……”

遽明奇道：“夏鼎郎君，以你的武功造诣，已是武林顶尖角色，怎么会吃了这么大的亏，被打的遍身鳞伤？”

闻言，夏鼎郎君脸色惨变，左后一探，摸出一个四方铁匣往遽明掷去，恨恨道：“还你，还你，你走吧！别再噜苏了！”遽明扬手接过，仔细观察一遍，正是自己的《南风真集》，心中大喜，但仍不解地道：“夏鼎郎君，难道武林中又出了什么超群拔类的人物吗？”

夏鼎郎君两眸观天，长吁短叹，似乎根本就沒把遽明说的话听进耳里。

遽明更疑，问个不休，夏鼎郎君不耐地道：“走开，《南风真集》已还你了，你还噜苏什么？”说着，闭目跌坐地上，不理遽明。

遽明好奇心起，哪会死心，见状不由笑道：“一山还比一山高，夏鼎郎君素以诡诈计谋见称，想不到这番却栽到人家手上，哈哈……”夏鼎郎君听后勃然大怒，灰暗的眸子闪过一丝愤意，恨声道：“金遽明，你少讽刺我，哼哼，若不是他们仗着人多势众，用车轮战，夏鼎郎君还不至于轻易败北的，哼他还想再说下去，这时突有一阵呐喊声响传了过来，喊声如雷，显见这批人不在少数。

夏鼎郎君脸色一变，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力量。一蹶而起，竖着眉毛，咬牙切齿地漫骂道：“哼！来吧，夏鼎郎君并非是无能之辈！”

遽明恍然大悟，知道他的仇敌来了，一面冷笑道：“夏鼎郎君，你已身负重伤，万难拼斗，倒不如三十六计走为上着，一走了之，待医好之时再行报复吧！”

夏鼎郎君瞠目地道：“金某人，敢瞧不起我！”左臂一伸“锵啷啷”撒出一柄长剑，蓄劲以待。

“金某人，你走开点，让你瞧瞧夏鼎郎君并不是泛誉之辈啊……”

遽明微笑道：“匹夫之勇算不得是勇，夏鼎郎君，你还是走为上着吧。”

夏鼎郎君气得手足颤抖，狠狠盯他一眼道：“金某人你等着吧，待会儿夏鼎郎君与你还有一场好戏呢！”

遽明微笑道：“乘人之危的事，金某从来不干，你若有意找我比斗，先等伤好之后……”

说话间，呐喊之声更近，遽明寻目望去，只见一大群人影疾奔而来，带起漫天飞沙，滚滚黄尘。

“夏鼎郎君，有种的别逃，哈哈……”

远方有人在吆喝，粗暴的嗓子，带着得意的笑声：“哈哈，夏鼎郎君，你象只耗子似的，东躲西藏，满街乱钻，看弟兄们不把你搜了出来，打断你的骨头，哈哈……”

夏鼎郎君目眦尽裂，以手指天，口中喃喃不停地骂道：

“好贼子，夏鼎郎君与你们拼了！”

见状，遽明道：“夏鼎郎君，这批人是何处来的，为何又跟你结仇？”

夏鼎郎君恨恨道：“告诉你无妨，这批贼子全是毒爪帮爪子，被我无意中得罪，用毒手暗算……哼哼，我夏鼎郎君一个不察，中了他们的诡计，迟早是死的，倒不如跟他们拼命，杀一个是一个，杀一对是一双，大家死在一起……”

“哦”，遽明星眸闪耀了，毒爪帮滥杀无辜，人神共愤，他不但耳闻已久，并且自己在往昔一段行侠日子里，也有个刻骨的认识。所以，他一听来者是毒爪帮斥牙时，他一股侠义心肠已有所决定了。

“夏鼎郎君，你我之间本无感情可言，但是……”不待他把话说完，夏鼎郎君已怒吼一声道：“金某人，你走开一点！”一个跌撞的身子朝前来的毒爪帮爪牙迎去！

遽明一个箭步，手臂长外，立刻将夏鼎郎君肩膀抓住大喝一声道：“别鲁莽行事，听我说下去！”

夏鼎郎君怔了一怔，道：“快说吧！”

遽明微微一笑道：“我问你，自从在括苍山上发生那件事以后，你我是否毫无交情朋友可言！”

夏鼎郎君一怔，脸色微红，颌首承认道：“不错！”

遽明道：“我俩相处过一段日子，虽无感情可言，但也算有缘，我金某愿为了你我这段昔日缘份，帮你一次忙！”

闻言，夏鼎郎君吃了一惊，道：“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帮忙，夏鼎郎君却认为你是多此一举！”

遽明奇道：“为什么？”

夏鼎郎君做笑道：“人各有志，夏鼎郎君虽是一个不义之人，但也不愿受人微丝恩惠！”

这时，呼喝之声更近，一个面如紫枣的五短老者，率领一大批凶横汉子急奔而来，未语之前，先是一个大喝：“呔，夏鼎郎君，看你会听到天涯海角，快拿命来吧！”

夏鼎郎君怒喝道：“五爪狼，你少放屁，有本事放马过来！”

一面挥舞着长剑，迈开脚步迎了上去，遽明剑眉微扬，也冷笑一声道：“夏鼎郎君，你敢不接受我的好意？”

手臂陡起，五指箕张，闪电似地抓住夏鼎郎君长剑剑身，一弯一扭，“锵”的一声，一柄长剑立刻从中折断，断成两截跌落在地上。

夏鼎郎君大吃一惊道：“金遽明，你，你作什么……”

那面如紫枣的五短身材老者也微怔了怔，脱口道：“好深厚的内功！”

遽明一拍夏鼎郎君肩膀，笑道：“你歇会儿吧，金某人足够对付这批草包饭桶了！”

夏鼎郎君长叹一声，坐到地上，喃喃道：“金遽明，金遽明，我不愿受你半点恩惠！”

他人却一动不动，只是自语不已。

遽明抱拳一拱，道：“来人何方好汉，是否能见告在下！”

五短老者慌忙回了礼，道：“老汉人称五爪狼李绍康，不知少侠有何赐教之处！”说着望了夏鼎郎君一眼，右臂一招，身侧三个凶横汉子，立刻从旁趋向夏鼎郎君。

遽明哪里不知老者心机，眸子一转，佯作不知，笑道：

“哦，阁下就是五爪狼，在下耳闻已久，今能得睹阁下风采，真是三生有幸……”

五爪狼受宠若惊，咧开大口哈哈笑道：“少侠太客气了，李某草莽之士，仗着三招两式庄稼把式……”

他尚未说完，那三个凶恶汉子已从遽明背后绕了过去，遽明眼角一斜，全身猝起动作，两掌一错“呼呼”击了过去，嗖着左足一个横扫千军，快似闪电扫了过去！

“躺下！”声出人倒，三个凶恶的汉子心未留意，顿时惊呼一声，扑通巨怕，摔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

五爪狼大吃一惊，想不到遽明笑里藏刀，想施救已是不及，气得暴喝一声道：“好小子，你敢施计谋暗算毒爪帮帮徒，我……”

人如离弦之矢，一个掠身纵了过来。

遽明冷笑道：“你们这批千杀的毒爪帮坏蛋，狼狈为奸，欺压善良。我金某早有一除为快之心，难得你们自投罗网，金某替天惩善良百姓出一口恶气！”

说着，一掌把五爪狼震得老高。接着，遽明如虎入狼群，拳足交加，一时惨叫之声此起彼落，这批平日为非作歹的毒爪帮帮徒，想不到在此遇到杀星，不到盏茶时间，就被杀得落花流水，脚断手折，伤亡过半。

遽明余怒未消，冷笑道：“嘿，你们这批混蛋，也尝到被欺负的痛苦了吧！哼哼，恶有恶报，活该落在金某手里让你们享受个够吧！”

若掌疾出如风，抓住了个彪形汉子手臂，一拉一抖，“呼”地一声，彪形大汉张口痛吼，扑倒地上打滚。原来他一只毛茸茸的手臂已然骨折手继……

五爪狼抚着胸脯，偷偷趋向遽明身后不到三丈之地，一言不响，手臂一扬，立刻一团黑黝黝的物体朝遽明后背袭去。

那物体无光无亮无风声，遽明杀得兴起，根本就没察风有人偷袭，依旧手足并用，逼得毒爪帮透不过气来。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盘坐地上的夏鼎郎君的眼睛闪过一丝感激的神色，蓦然的一声猛吼，双手使出生平之力一撑，一个虚软的身子竟然快如疾风，向遽明扑了过去。

遽明大吃一惊，尚以为夏鼎郎君狼心狗肺偷袭自己，不由剑眉一挑，击出一掌。掌风嗖然，夏鼎郎君如被千斤锤击中，惨号一声，顿了一顿。

这原是一霎间的事，夏鼎郎君顿了一顿，突然厉叫一声奋扑过去。

遽明大喝一声：“你要找死？”

蓦觉夏鼎郎君神情有异，迅速撤回掌势，硬生生将掌劲带向毒爪帮一个凶恶汉子身上。只见那凶横汉子“扑通”倒下，夏鼎郎君也闷哼一声，同时扑倒地上。

“夏鼎郎君！”遽明喝了一声，正想寻问，星眸瞟处，突见夏鼎郎君脊背上，正刺着一个呈圆形而四周布满芒刺的东西，芒刺锐利异常，伤口四周冒出黑紫的血，醒目已极，他不禁恍然大悟，自己责备地重拍下脑袋，歉然道：“对不起！夏鼎郎君，我实不知……”

说到此，他杀机陡起，星眸急瞟，只见五爪狼愣立一旁，不知所措，心念动处，大喝道：“你这卑鄙小人，快给我跪下！”

五爪狼又急又慌，拔足就逃。遽明勃然大怒，拾起夏鼎郎君的半截剑身，使力掷去：“狗贼，看人逃到哪里去！”

一道白光流星般带起强烈的破空之声，朝五爪狼飞去。

五爪狼斗志全失，心慌意乱，“嚓”的一声，鲜血泉喷，他已惨呼一声，扑倒在地面。

遽明连忙趋至夏鼎郎君身前，正想用力扶他起来，哪知在他手臂刚伸出之时，夏鼎郎君似知他的心意，忽然拼出最后一股力量喝道：“别动我，我身上全是毒……”

闻言，遽明警觉地收住手臂，又感激又抱歉地问道：“告诉我，夏鼎郎君，你为什么要救我？”

夏鼎郎君望了他一眼，苍白的脸上展露了一线笑容，吃力地喘息着，反问道，“你又为什么要帮助我？”

遽明一怔，随即道：“我帮助你完全看在昔日括苍山一段缘份。我，我是诚意的，你呢？”

夏鼎郎君咳了几声，抬起灰暗的眸子凝视着遽明，微笑道：“跟你一样……”

遽明一愣，见他满脸真挚的笑容，虽然肌肉痛苦地扭曲着，看起来却仍然觉得诚恳的，纯洁的。

夏鼎郎君剧烈地喘息一会儿，突道：“金兄，我希望，来生是个……好……人……”

他轻叹了一口气，两腿一伸，眼睛一闭，顿时死了过去。

遽明大吃一惊，想用手摇他身体，忽然想起了他全身布满了毒物，连忙收回手臂，呼道：“夏鼎郎君，夏鼎郎君……”

一连呼了几遍，也没有回答……

五十

遽明又赶路了，虽然他一生几乎都在赶睡中生活，但是他却觉得今番确实特别沉重，象缚着两块千斤大石似的。他觉得凄凉，因为，一个个他认识的人，都相继死去，在他脑子里留下一丝丝影象。

贵州接近了，此处山路崎岖，草木茂盛，特别是绵绵细雨，几乎天天都在下着，他烦上加，额角上那忧郁的皱纹，更明显地能够看得出来了。

忽然听到前面有人哭泣，凄凉悲惨的泣声，如泣如诉随风飘来，清晰可闻。

遽明加紧脚步，疾走过去，一边暗忖道：什么人在这里哭泣，发泄满腔悲怆辛酸！只见一个衣着破乱，蓬发垢面，骨瘦如柴的瘦弱老婆子，蹲在一个枝叶零落的大树下掩面哭泣。

遽明行至老妇跟前问道：“请问婆婆，有何伤心事，如此悲伤，是否能够告诉在下，在下或能帮助你一臂之力。”

老妇人吃了一惊，仔细瞧了遽明一眼，泣道：“老妇仅有的一个儿子死了……”

“哦！”遽明同情道：“这的确很不幸，不过大娘要节哀，哭总不是办法啊！”

老妇人悲哀道：“老身丈夫早年悲死异乡，茹苦含辛抚养这么个孩子，好不容易抚养他长大了。老身总以为从此不必操劳了，孩子大了有事情做，老身就有了依靠，哪知……”

遽明叹惜道：“大娘实在太可怜了。”

老妇人伸出布满皱纹的手，擦了擦泪痕，凄然道：“老身一个人，没田没地，连一间破房子都卖了给死鬼做埋葬费，叫我怎么样活下去。唉，年纪大了，连给人做工，人家都不要老妇人自个捶了捶背，拿起横在树上的一根木头拐杖，巍颤颤站了起来：“年轻人，你们是幸福的，你们有力气有办法，不像我老婆子举目无亲，唉……”

老妇人长叹一声，望了遽明一眼，缓缓向斜坡下走去，一面说道：“年轻人，多谢你的同情，你们是有前途的……”

“有前途！”遽明凄凉地自己反复念了几遍，觉得这话对自己是极大的讽刺，把一个濒临绝境的人当成有前途的人。

见那老妇人愈走愈远，心念一动，忙不迭地叫道：“大娘慢走！”

老妇人缓缓回过头来道：“年轻人，唤老身做什么？”

遽明伸手入怀，一阵乱摸，抓出一大把碎银子，来到老妇人面前，将银了递给她，道，“大娘，收下吧！”

老妇人仿佛吃了一惊，看了银子一眼，半晌摇头道：“年轻人，谢谢你的好意，这些银子恕老身不能接受。”

遽明微笑道：“没关系，大娘你收下吧，银子我有的是，不在乎这一点！”

其实，他身上除了那装着《南风真集》的铁盒外已是身无分文了。他想：这些银子留在自己身上也没有用处生不能带来，死不能带去，自己生死未卜，要这些银子有什么用！

老妇人仍然摇头道：“老身虽然劳苦一生，贫穷一辈子，但也知道无功不受禄，不能平白受人施惠。年轻人，难得你有这么好的心肠，老身感激你就是了！”

遽明接着道：“大娘，刚才你说的不错，我们年轻人有的是办法，银子您收下吧，何况这区区之数，只不过使您能暂时应付一下急难就是了……”

老妇人还待拒绝，遽明一声不响，把银子往她手中一塞，疾奔而去，连老妇人回话的机会都没有，他身影已杳。

老妇人又哭泣了，这番，她却是因为遽明的好仁施义，使她深深感动而哭泣了。

进了贵州地面，遽明有点激动了，这次他怀着双重目的来的，一则为父报仇，一则为师雪耻，虽然他没有太大的自信，但是，他很愿意去闯一闯。

这个小城叫罗甸，与云雾山对望，格必河正从罗甸交穿而过，这是一个靠水为生的城市，街道并不广阔却很干净，尤其是往为行人衣着各异，十分醒目，为这城市平空增添了不少颜色。

日过中午，遽明在街上游逛了一会儿，肚子开始饿了，寻了间酒店，正想迈步走进，突然记起自己将银子都给了那可可怜的老妇人，已是身无分文了，只有强忍饥饿，继续在街上游逛着。

格必河水势平缓，河床尤深，沿河船舟来往，白帆飘扬，映着澄清的河水，一望无际，绚丽已极。

这时，河岸旁搬物运货的人，呼喝不绝，竟是十分热闹，然而，遽明眼光却停留在一处，那是一个贮物的空场，正有一个白衣少年来回巡视着，瞧模样似乎来头不小。

白衣少年器宇不凡，身佩长剑，不停地向来往对他行礼致意的货工点着头，或则轻轻一笑，露出白白的牙齿，其状甚为得意。

“他武功不错！”

遽明自语赞许一声。这时，白衣少年突然拉高声音说话了：“喂，哪个人能将这大货桶抬到船上去，我就赏他十两银子！”

此言一出，四周哗然，十两银子，在这平日卖苦工混饭吃的货工看来，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不一会儿，白衣少年四周已挤满了人，指手画脚，窃窃私语，个个都蠢然欲动。

遽明打量那大货桶，只见它二尺来粗，八尺来高，四周全都是生铁打造，重甸甸的怕不下七八百斤。暗忖道：这不是开玩笑吗，这些货工毫无半点功夫，全是以力气混饭吃，又怎能办得到呢？虽然，这帮人常久吃这行饭，力大过人，但是，这货桶足有七八百斤重，总不是常人所能够办得到的。

顷间，已有三四个彪形大汉尝试过了，试完之后，都摇着头，自叹无力，望之兴叹！白衣少年轻笑一声，伸手入怀，摸出一个大元宝来，大众人面前一晃，说道：“现在本人提高奖赏金，凡是谁能将大货桶搬上船去我这锭大元宝就送谁？”

哄声如雷，这一群货工眼睛也瞪得大大的，望望那元宝，望望那大货桶，一副人迷已深之状，直瞧得遽明差点笑出声来。

此时，又有两个大个子试了两下，精大的货桶别说动，几乎连摇一下都没有，两个大个子弄得满身大汗垂头丧气地退了回去。

财能迷人，来往尝试者仍不乏其人，但都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白衣少年似乎讽刺地笑了两声，又从怀里摸出一锭大元宝来高呼道：“本人再加一个元宝，合起来已有一百两银子了。谁愿意来试试，不过这次，我却有个条件，若自不量力前尝试者，一经失败，就得自行断去一根手指，以做不自量力的惩罚此言一出，喧声大作，不少人自觉无望，退了出去，也有不少人既想尝试以得到巨额赏银，又怕一个不巧平白损失一根手指，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遽明大感不悦，心想：这个年纪轻轻，气宇不凡，怎么爱做这种害人的事情……

忽听旁侧有人窃窃私语，语声压得低，若非耳目特别灵，或习过深厚内功的人决难听出：“老黄，戚公子为何老喜欢这个危险举止，真想不通，他父亲是咱们罗甸城里最有名善人，而他却……”

“小刘，我也觉奇怪，自从戚公子从云山回来以后，什么都好像变了似的……”

“老黄，听说戚公子拜了坏人为师，才学会了……”

两人对话至此，忽顿住不说了，各自望了遽明一眼，相偕离去，深怕遽明对他们不利似的，遽明心中暗叫怪事，但却也想不出个究竟。

思忖间，一个高大结实的汉子走了过去，恭身道：“戚公子，我愿试一试！”

白衣少年似乎忖了一忖，满面诧异道：“文杰，你怎么也希望得到这些钱呢？”

文杰苦笑着，掀起破旧的衣衫袖子，道：“最近我妻子生病了，需要一点钱救急，所以我来试试看，不知是否能够搬得动。”

白衣少年嘴角一撇道，“好吧，文杰，本人虽佩服你为人刚直，不贪外财，但是，若你失败了，我订立的办法依旧要实行啊！”

文杰深重地点首，趋至大货桶一旁，双手拦腰抱住，“嗨”地一声，紧

跟着“吱吱吱”之声大起，那粗大的货桶已在摇晃了。

四周喝声如雷，全是给文杰加油的，白衣少年已微露紧张之色。

遽明暗赞一声道：“好大的蛮力，一个没学习武功的人，能够做到这种地步，的确是一件不比寻常的事情！”

文杰长吸了一口气，牙齿紧咬，闷吼一声，双臂使劲，大货桶一阵摇晃。

遽明见他满面热汗横流，手臂粗筋暴现，两支八字形的脚步已在泥土上印下一道痕迹，心中很是怜惜同情，暗想：此人为妻子生病，而甘冒断指之险得那赏银作医病费用，心性确实是纯正难得……只听文杰闷喝一声“起”，那粗大的货桶已被他天生一股蛮力提高半尺。

一时掌声大起，惊叹、羡慕、敬佩之声不绝于耳。白衣少年笑容已自收敛，双手把那雪白大元宝握得紧紧的……

旁人未觉，遽明却看得清楚，暗喝一声：想不到这芝麻点大的城市，居然有这种人才！

文杰每走一步，都吃力地哼一声，那地面上随着他的脚步，已然印下不少的足步痕迹。

“文杰加油”一个旁观者高声呼叫。

文杰吃劲地笑了笑，但脸上那扭曲的肌肉使他笑的并不太好……

遽明赞许地点点头，微感放心，但是，当他发现另一桩事时，他不禁暗吃一惊。原来离文杰半尺来远之处，正有一个由地面凸了出来的石头，遽明怕他被石头绊倒，以至前功尽弃，还得受断指之灾，但是，文杰依然未觉，只怔了怔；脚步仍旧未停。

遽明想制止已来不及，暗叫一声“要遭”，果然不出所料，文杰突然触及凸出来的石头，立刻立足不稳，“咚”地一声，向旁跌去，重甸甸的大货桶脱手而出，滚出三四丈远。

白衣少年眉头一扬，道：“文杰，你承认失败了吧！”

文杰脸色发白，怔怔地点着头，心中不知在想什么。

四周又响起叹息和同情的声音，都在为文杰的不幸，而感到由衷的惋惜与怜悯。

白衣少年得意地笑了笑，道：“文杰你过来吧！等待处罚！”

文杰迷惘地移动脚步，白衣少年“刷”的一声从腰间抽出一把短刀，短刀锋利已极，闪闪发光，众人都屏息静观，暗为文杰捏了一把冷汗。

文杰缓缓伸出左手，沉痛道：“戚公子，文杰自认失败了，你处罚吧！”这个心性忠厚的善良人只有任凭宰割了！

白衣少年贪婪首道：“文杰，你还不错！”说罢，持着锋利小刀就要挥下。

遽明大为不平，也不怠慢，挺身而出，大喝道：“文杰胜了，戚公子你应该把赏银赏给他才对！”

此言一出，众人动容，白衣少年也是一怔，仔细打量了遽明一眼，脱口道：“哦，外乡人！”又喝道：“外乡人，你不服气吗？”

遽明冷笑道：“服不服气是在下心里的事，与你无关，总之文杰赢了，你应该把银子给他！”

白衣少年眉头一挑，喝道：“文杰明明把持不住货桶的重量，跌落地上，众目之下，都是见证，外乡人你这不是存心找碴吗？”

遽明冷笑道：“文杰既然能将货桶搬起，也就能将它抬到船上去，若不

是那块石头，哼，他不就赢了吗？虽然他触到石头，运气不好，但他是足够的力量将货桶搬上船去，你不该将赏银交给他吗？”

闻言，白衣少年“哦”的一声，低头寻思一会儿，突道：“不行，方才我明明规定，能将这货桶搬上船去才算是赢，现在货桶尚在那儿，文杰是该受处罚的！”

遽明不悦地还想再言，白衣少年已盯眼道：“外乡人你如原打抱不平，不妨也照我这规定去试一试，如果你能将它搬到船上，我不但将银子赏给你，并且连文杰都放过了不再追究！”

他见遽明文质彬彬，不象是一个怀有武功的人，所以想重重的羞辱他一番。

遽明冷笑道：“此言算数吗？”

白衣少年怒道：“君子一言四马难追，我戚英可是有头有面的人物，何以能说话不算数！”

言罢，目光灼灼，等待遽明动手，遽明不慌不忙到至货桶旁，右臂一使劲，食、中二指朝货桶铁环一勾，喝声“起”顿时将这足有七八百斤重，生铁打造的铁桶勾了起来。

他存心卖弄，以挫白衣少年的傲气，指勾巨物，形同玩耍，仍旧一摇三摆，哼着小调缓缓将货桶提到船上，然后慢慢地步下船来，微笑道：“戚公子，赏银该给我了吧！”

众人骇得说不出话来，白衣少年脸色大变，喝道：“戚英这次能一睹武林高手，幸甚！”说着，一面缓缓行了过来，眸子里流露出一丝可畏的杀机。

遽明装做不知，伸出一掌，冷道：“公子请赐赏银！”

白衣年轻哼一声，握着元宝的手掌往遽明手中一塞，口称：“拿去，”另一掌却疾快地叩向遽明手腕命脉之处，疾如闪电。

他快，遽明更快，一声“谢谢”方才出口，手臂真气贯注，灵蛇般不缩反伸，乍看柔如无骨，其实却坚硬已极。

白衣少年要叩人，反而被叩，这一惊非同小可，仓猝间奋力一挥，一张脸已涨成象个红柿子似的。

遽明手掌一松，低声道：“小秋子，再练几年再来！”白衣少年羞得无地自容，虽然这霎间周围没有一个人发觉，然而他的自尊心却是经受不住的，一转身如飞而去。

遽明两指轻轻一夹，坚硬的无宝如被他掰泥似的掰下一小块来，自语道：“酒资够了。”

另外一大块往文杰手中一塞：“你收下给妻子医病吧！”头也不回，转眼无影无踪。

黎明之前，一阵寒风吹拂而来，吹过山林幽壑，吹到一个青衣少年身上，衣衫闪闪飘忽，这微带秋意的气候，确实令人有寒瑟的意味。

风悬岩是贵州的一座大山，树木盘错，虬枝如铁，怪石起伏，人迹罕至。这天一大早，却有一个青衣少年挽着双手，踉踉地在山林幽谷之间踱着，不时抬头四处观望，举止不安，现于仪表……

“唉！”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尽管风高气朗，景色角宜人，却无法使他心情稍微开朗一点儿，便道：“钟山一灵，钟山一灵，你怎还没到，难道你害怕了，不敢赴约……”

他嘲笑两声，额头上那一道优郁的皱纹，隐约可见，说道，“唉，他竟

是这么一个，哼……”

少年人自语至此，突然顿住话语，原来山的那一头有个人影在晃动，正向这边驰而来，其势有如一泻千里，简直快得无法形容。

年轻人星眸放光，倏而喝道：“来人是否钟山一灵老匹夫？”

声如金石，散发在这人迹罕至的风悬岩上，传至老远，那山头飘来的影子，闻声顿了一顿，随即一个飞身，从那山与山的间隔之处，跳了过来，人如巨鹤凌空。

年轻人吃了一惊，疾忖道：“钟山一灵武功果然不差，这两峰距离足有七八丈之远，他竟然能若无其事地飞掠而来，这手轻功确实已是炉火纯青了。

人影身形快速，几个起落已距离年轻人身前不远之处，亦是一声鸣金似大喝：“你是姓金小子？”

遽明做笑一声，“不错！在下等你多时了！”

来人“哦”的一声，一个跳腾，顿时现出一张瘦小的脸颊，只见他年过古稀，颧骨高耸，利眸深陷，炯炯发光，颌小一缕长须过胸，令人见了不由自主地生出凜然之意。遽明一见来人正是钟山一灵。五年前，那在括苍山伤害自己爹爹金独生的绝毒手段，顿浮上眼前，怒从胆边生，大喝一声迎了上去道：“钟山一灵，你我仇怨，就此结算吧！免得夜长梦多……”

钟山一灵仔细打量遽明一眼，心中微惊，冷冷道：“你就是杀我们人的金姓少年？”

遽明傲笑一声，长衫一褪，道：“钟山一灵，闲语少说，我金遽明绝不靠武器，仅以徒手双掌与你做个了结……”

钟山一灵怒喝道：“好狂的口气，来吧，老夫不让你失望就是！”

遽明剑眉一扬，喝道：“钟山一灵，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死！”身子猛长，“呼呼”带起凌厉风势，扑上前去。他满腹怨毒、仇恨，此刻要做彻底发泄了。钟山一灵心神一凛，喝道：“小子果然有点能耐，怪不得如此目中无人，敢杀老夫门人弟子！”

说着手掌也不闲着，一曲一直，“轰”的一声，四掌交接发出震天巨响，遽明立足不稳，退了一步，再见钟山一灵步伐丝毫未乱，一时恼怒交加，狂喝一声，运起金刚罡气排山倒海似的劲袭而去。

钟山一灵冷笑一声道：“小子不过如此！”双掌一翻，依然与上次一使出巨大的劲。

“轰”然大响，翻起飞沙走石，钟山一灵突觉情形有异来不及抗拒，闷吼一声被震退三丈之外，气翻血涌，眸闪金星。

遽明冷哼一声，探身而上，人如猿猴，敏捷已极，大喝一声：“拿命来！”

吃了一次亏，增长一分见识。钟山一灵再也不敢大意，疾退丈余，气得毛发根根倒竖起来！

“小子，等着瞧吧！”

他强提一品真气，不但未有丝毫反攻之势，反而仰天哈哈大笑起来，洪亮深沉的笑声，有如金石交接，激起一股排山倒海的无形大力，由空气间向遽明全身侵袭过来。

遽明见状，突然记起括苍山上，他那神奇的笑声使得爹爹内腑受伤，几乎毙命，不由警觉地凝气提神，将全身真气汇于丹田之所，倏而暴出一声清亮的啸声，划破云霄，直可空金裂石。

笑声啸声如出一辙，夹着震撼山林的无形力量，游龙似地在空间翻翻滚

滚，随着各人笑声啸声的高低深长，在远处空谷里，传起如雷鸣般的回音。

两人的身子开始抖动了，喘息加快，头上也不停地冒着白气，尤其是钟山一灵边笑打量遽明，惊异之情洋溢于仪表。

半晌，笑声、啸声由高而低，由劲而弱，两人内功损耗过多，连脸也都发白了，可是谁也不愿先停，深怕对方乘隙而入，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平静悠间的风悬岩，往日只有轻风刮过带起的树枝声，和那幽谷里潺潺流水声，然而，今天出奇地充满杀伐之音。

遽明奋不顾身，已将性命置于脑后，每笑一声必走前一步，不多时两人相距已是越来越近。

钟山一灵凝神戒备，炯炯的眸子一瞬不瞬盯在遽明脸上，充满了气愤的杀机。

这时，风悬岩山，一处青苔满布的削壁上突然传来一声铿锵之声：“咦，今朝杀伐之声怎么如此之重，难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成……”此声一出，两人同时大吃一惊，钟山一灵倏而高声喊道：“何方高人在侧，请现身赐教……”

他语气之中，全然没有了他那一贯骄傲气势，原来他已从这短短的几句话语中，听出说话之人，必是一位惊人骇世的人物。

遽明疾忖道，“一定是孤剑震中原，当今世上只有他有如此功能！”

想起父仇师恩，剑眉一挑，喝道：“钟山一灵，别的不谈，咱们先决个胜负再说！”臂出如电，五指如爪，“飒飒”尖锐地攻袭过去。

钟山一灵心神不宁，倒退两步，兀自高呼道：“何方高人请即刻现身，以免……”

话未说完，突听一连串震耳笑音响起，钟山一灵心胆俱裂，人已惊得几乎瘫痪倒地。

遽明生死早已置之身外，并不觉得惊奇，足尖一点，人如一缕轻烟，双掌劈出，十指箕张，在钟山一灵周身布下了一道无形的罗网。

先机已失，钟山一灵惊慌之下，步伐顿乱，被逼得连连倒退，还手无力。

“哈哈哈哈……”

那震耳欲聋的笑声，钟山一灵听了却似遇到了克星，本来他已吃力地招架不停，经此一来，更加吃力了。

“哈哈哈哈……”

一阵铿锵笑声，钟山一灵全身一震，遽明把握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右臂穿出，拍在钟山一灵腹结要穴上。

钟山一灵惨呼一声，摔倒地上，但仍匍匐着叫唤着，那微弱嘶哑的声音，已先表明他受了致命的内伤。他仍呻吟着：“何方……高人，请，请出来！”

对面削壁上仍笑声不绝，遽明两掌又分别拍在钟山一灵气海、期门要穴上。

钟山一灵惨吼一声，伏地不起，顷刻，他不知从哪里来的力量，“锵唧唧”抽出腰间悬挂的长剑，剑光闪闪，寒气逼人，遽明不倒退一步，双掌护胸以待。

岂料，钟山一灵并不去攻击他，手臂使力一扬，那寒光闪闪的长剑脱手而去，带起一缕白光，又劲又猛又快地朝那断崖绝壁之处刺去。

只见绝壁上碎石横飞，四处激射，钟山一灵叹息一声，伤发毙命，死于就地。

遽明暗叫一声惭愧，整了整衣衫，望了钟山一灵一眼，正想将他掩埋，

哪知一阵震天笑声传来，白影一闪，不知何时他面前已立着一个修长的老人身影。

老人须发如银，全身雪白，找不出一丝杂色，遽明吓了一跳，抬跟打量时，却看不清他的面孔生成怎样，原来老人银霜似的须发长眉，已将整个面庞遮盖住了。

“是谁！”遽明不怀好意地问道。

老人一挽长达五尺的雪白长发，哈哈大笑，并不作答。

遽明喝道：“你就是孤剑震中原仿傲生？”

老人面部没有表情，但从那复盖脸庞的银发雪眉缝隙中，却透出慑人魂魄的神光，连遽明这等人看了都吃惊了。然而，老人却慈祥地颌首道：“年轻人，行事要有分寸，冤冤相结，长此循环，终究不是道理！”

遽明不悦道：“你没资格管……”

老人毫不以为忤，仍慈祥地道：“夜间人静，头脑最清，年轻人，汝不妨今夜细思一遍……”

遽明想起师恩浩荡，自己毫无报答之处，不禁怒上加怒，大啸一声，运起金刚罡气，击了出去。

沙石飞扬，老人“咦”的一声，道：“年轻人，你不听教言？”

遽明喝道：“什么教言！金某一概不管，只要为师雪仇！金刚罡气贯于四肢，布之于双臂，“哼”的一声，又加成功劲。

老人叹了一口气道：“竖子不可教也……”

也不用力做势，轻轻飘出一掌，“轰然”一声，遽明竟然被一股奇神奇奥妙的柔绵大力，带得老远。

老人缓缓转身，慢慢行向一方，一边慈祥道：“年轻人，练武人最忌肝火旺，汝师必教，这点不会不知道的！”遽明怒气未息，身子一长飞掠而去，星眸发光，那奇门金刚罡气，又自脱颖而去，这番是十足的功劲。

老人头也未回，无由地叹了一口气道：“杀难动身，天诸人力不可挽回也！”

衣袖一扬，依然轻飘飘不见有任何奇之处，遽明却闷吼一声，人如断线风筝，直往那绝壁落去……

老人须发无风自动，忽然自语道：“这年轻人，英雄之材，前途无量，老夫岂不做孽……”

自语声未了，白影一闪，一双手已抓住遽明衣衫，再短一寸，遽明就不能绝处逢生了。孤剑震中原仿傲生的动作，看不过举手之劳，手臂伸直，微微一使劲，便又无由地长出三寸之多……。

这一瞬间，遽明悲伤欲绝，的确，这是他有生以来没遇到的耻辱，少年刚烈脾气一发，不但不让孤剑震中原抓住，反而聚足金刚罡气，扬手击去。

孤剑震中原惊呆了，饶他百年修心修性，慈性绝高，也禁不住惊呼了一声。

这时，遽明微笑一声，便挣脱仿傲生的拯救，跳下万丈深壑……

这风悬岩景绝佳之处，却无由地加上了。

于是，江湖平静了，山林平静了……

每当秋季，贵州风悬岩却有人在悲泣，凄惨辛酸的哭声，令人回肠荡气。

这绝壁凸出的大石上，每年秋天都放了一束鲜花，馥郁的花香，含有无限的悲哀。

悲欢离合仍旧在人间循环着，风悬岩悲歌不断，为什么这样的伤心呢？

全书完

